

官場現形記

三

## 第三十一回

改營規觀察上條陳……說洋話哨官遭毆打

話說：冒得官回家之後，囑付太太把女兒紮扮停當，又收拾了一間房屋，將家中上下人等，統通交代清楚。他自己一路出來，先送信給統領的小戈什，託他「務必將此事拉攏成功，感德匪淺！」自己却躲在一個朋友家去過夜。

却說統領向例：每天這頓晚飯，是從不在家吃的，託名在外面應酬；其實是天天在秦淮河裏鬼混。這天到了下午，仍舊坐轎出門，先在船上打牌，又到釣魚巷裏吃酒。約摸應酬到十一點多鐘，畢竟心上有事，便先吩咐打轎回去。小戈什的心上明白，預先叮囑轎夫，叫他把轎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館跟前，打門進去。羊統領假充吃酒，跟了進來。此時冒家上下，都是串通好的。當把他一領領到小姐房中，衆人一哄而出。統領等房中無人，纔上前同小姐勾搭。聽說這一夜，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，冒小姐只是不答，賽同啞子

一樣。羊統領以爲他是害羞，所以并不在意。良宵易過，便是天明。羊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，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敲門，打的震天價響。隨後接着，有人出來開門。這進來的人，分明是個男人聲氣。羊統領雖然是個偷花的老手，到了此時，不禁心中害怕起來，生恐是小戈什誤聽人言，以致落了他們的圈套。連忙骨碌從牀上爬起，察看動靜，聽了聽，只聽得房間外面，有人底底的說話。於是羊統領格外疑心，正想穿起長衣，輕輕拔去門門，拿在手中，預備當作兵器，可以奪門而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；羊統領在裏面各事停當，走到門前，又側着耳朵聽了一聽，誰知反無動靜。於是心上更爲驚疑不定，想要開門，一時又不敢去開，只得呆呆站立在門內。約摸站了有兩刻鐘之久，冒小姐業亦披衣下牀。此時冒小姐業睡初醒，花容愈媚。羊統領越看越愛，不禁看出了神，忘其所以，輕輕說得一句道：「天還早得狠，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？」冒小姐亦不理他。却不料這一問，早被門外一個人聽見，用手指頭，輕輕把門叩了兩下，亦說道：「天還早得狠，統領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？」羊統領一聽門外有男人說話，這一嚇非同小可。但是說話的聲音很熟，一時想不起是誰，怔在那裏，半天喘不出氣來。還是冒小姐爽快，連忙邁步走近門前，伸手將兩扇門

解瑣一聲，拉了開來，說了聲「有話讓你們當面講。」羊統領起初，還當是小姐過來拉他的，却不料有此一番舉動。房門開處，驟外一望，只見一個男人面僵僵的，朝着房門，跪着不動，那人低着头亦看不出面貌。羊統領滿腹狐疑，更是摸不着頭腦。正在兩難的時候，幸虧門外跪的人，先開口道：「沐恩在這裏伺候老帥。難得老帥賞臉，沐恩感恩匪淺！」說完這兩句，抬起頭來，聽統領吩咐話。羊統領仔細一看，認得他是冒得官，直弄得毫無主意。只聽得冒得官又說道：「了頭還不過來，幫着我求統領？」一言未了，他女兒亦跪下了。羊統領至此，方纔恍然大悟。見他們跪着不起，知道沒有歹意，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，一手去拉小姐，嘴裏說道：「你們這番好意，我都曉得。此刻我要回去，彼此心照就是了。」冒得官起來之後，又請一個安，說道：「全仗老帥栽培！」其時臉水早點心，都已齊備。羊統領只揩了一把臉，立刻要走。冒得官父女兩個，拉着抵死不放，定要統領吃過點心再去。羊統領無奈，只得每樣夾了一點吃了，方纔走的。冒得官又趕出門外，站過出班，方纔進來。

自此以後，羊統領便天天到冒家走動。又過了兩日，却把冒得官傳了去問過仔細。見了制台，替他竭力的洗刷。制台一心修道，還來不及，那裏有工夫管這閑事，便也不去追問。統領回來，便借了一樁事，把朱得貴的差使撤掉還不算，又要斥革他的功名，辦他的遮解。朱得貴急了，到處託人替他求情。冒得官便挺身而出，說：『我去替你求求。』見了統領，鬼混了一陣。統領非但不革他的功名，并且還賞他一封信，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標下去當差。一個好人，全做在冒得官身上。這朱得貴非但不恨他，而且還感激他。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羊統領在江南久了，認識的人亦就漸漸的多了。而且他南京有賣買，上海有賣買，都是同人家合股開的。便有他現在南京一引字號裏做搗手的一個人，其人姓田號子密，是徽州人氏。這人生的又矮又胖，但是頭髮不多，背後却拖了一根極細極短的辮子；因此衆人就送他一個表號，叫田小辮子。做了十幾年搗手，手裏着實有錢，近來忽然官興發作。羊統領便勸他道：『如要做官，捐個同通，到江南來有我的面子，無論那個道台跟前託託，差使是一定有的。』無奈田小辮子在南京住久了，磕來碰去的官，道台居

多；他便有心爬高，官小了不要做，一定要捐道台，他自己拿錢捐官，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，只好聽其所爲。等到上兌之後，便把店中之事，料理清楚，又替東家找了一個人接手，他便起身進京引見。

他東家往來的人，都是官場，他在官場登久了，而且一心一意，又酷慕的是官，官場的規矩，應該是在行的了。誰知大謬不然。不要說別的，單說他進京引見的時候，有人請他上館子吃飯。他到的晚了，大夥兒已入了座，還有叫的條子，亦在那裏。他進門之後，見了人就作揖，見了相公亦是作揖。後來人家問他：『怎麼你見了相公，要如此恭敬？』他說：『我看見他們，穿着靴子。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時候，那些局子裏當差的老爺們，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。我見了他們，疑心他們是部裏的司官老爺，纔從衙門裏下來。他們做京官的，是不得罪的。橫豎禮多人不怪，多作兩個揖，算得甚麼。』自己做錯了事，人家說說他，他還不服。諸如此類的笑話，也不知鬧出多少。

等他到省之後，齊巧這江南的藩司糧道鹽道，統通換了新人，他一個也不認得。這天大早，頭一個上制台衙門，到了司道官廳上。人家是曉得制台脾氣的，總要打過九點鐘，

纔上衙門。他一進官廳，就在坑上頭一位坐下。後來等等大家不來，他便不耐煩，獨自一人，坐在坑上打盹，穿着簇新的蟒袍補褂，身子一歪，就睡着了。睡了一會，各位候補道，也有有差使的，也有沒有差使的，霎時間絡絡續續，來了五六十位。號房看見別位大人來到，方纔把他推醒。他一隻手揉眼睛，却拿一隻手滿身的亂抓，說是坑上有臭蟲，把他咬着了。說話間定睛一看，一見來了許多人，把他嚇了一跳。幸虧全是候補道，其中也有認得的？也有不認得的。連忙下坑，一一招呼。招呼之後，正待歸坐，却見一個人走了進來，也是紅頂花翎朝珠補褂。他却不認得這人是誰，見了面，一揖之後，忙問的「貴姓。」那人說「姓齊。接下來又問「台甫」旁邊走上來一位候補道，是羊統領的熟人，曾經託過他，招呼田小辮子的。這位候補道，忙把田小辮子一拉，說了聲「這是方伯。」田小辮子連忙應聲道：「原來是方翁先王，失敬失敬！」藩台也不理他，逕自坐下。這個藩口，外面又進來一個人，大家都認得是兩淮運使，新從揚州上省稟見的。衆人見了，一齊都招呼過。獨有田小辮子，又頂住問「貴姓台甫。」運司說了。接着又問「貴班。」運司亦看出他是外行，便回了聲「兄弟是兩淮運司。」誰知田小辮子不聽則已，及至聽了「運司」

一響，那副又驚又喜的模樣，真正描畫不出；陡然把大拇指頭一伸，說道：『啊！聽了得！財神爺來了！』大衆聽了他的話，都爲詫異，就是那位運司，亦楞住了。只聽得田小辦子說道：『你們想想看，兩淮運司的缺有名的，是：一個鐘頭進來一個元寶，一個元寶五十兩；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頭，就是二十四個元寶，二十四個元寶，就是一千二百兩；十天一萬二千兩，一個月三十天，便是三萬六千兩；十個月三十六萬，再加兩個月七萬二，一共是四十三萬二。阿唷！這們一個缺，只要給我做上一年，就做穀了！』他正說得高興，忽然旁邊有他一個同寅插嘴道：『有如此的好缺，怎麼給人家做，人家還不肯做呢？』衆人忙問：『給誰誰不要？』那人說道：『就是那個唐什麼先生，不是有旨意放他這個缺，他一定要辭不做嗎？』又一個人說道：『唐某人呢，本來是個大名士。做名士的人，不免就把銀錢看輕些。任他是甚麼好缺，也都不在他心上。而况現在的這個運司缺，亦比前差了許多。』田小辦子道：『任他缺分如何壞，做官的利息，總比做生意的好些。』衆人見他說的窮形盡致，也不理他。



停了一刻，約摸已有十點打過，制台在老祖前應做的功課，一一停當，方纔出外見客。頭一班司道進見，田小辮子是初次稟到的人，於是隨着一同進去。見了制台，一切禮節，全是隔夜操練好的，居然還沒有大錯。不過一件毛病不好，是：愛搶說話。無論制台問到他，不問到他，他都要搶着說。幸虧這位制台，是位好好先生，倒也並不動氣。

見過一面之後，第二天藩司上院，就說他的壞話，說他是生意人出身，官場上的規矩，都不懂得。制台道：『還好，尚不失他的本色。這種人倒是老實人，是不會說假話的。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，有些外頭的事情，我們不曉得，倒好問問他。究竟他還沒有沾染官場習氣，諒來不敢蒙蔽我們。藩台見制台如此，亦沒有別的說話。等到公事回完，只好退了下來。』

第三天又一同上院。湊巧同見的有營務處上的一位道台，制台朝着這位道台說道：『現在營制太不講究，就以羊某人所帶的幾營而論：有一營一半是德國操，一半是英國操。又一營全是德國操，忽然當中屬了些長苗子。這長苗子是我們中國原有的，如今屬在這德國操內，中又不中，外有不外，倒成了一個中外合璧。我兄弟年紀大了，有些小事情怕心

煩，總要諸位費心幫幫忙。羊某人也是糕糊糊的，你們總得說說他纔好。還有此一俾習氣最不好；我每逢出門，看見街上有些兵，都把洋鎗倒掬在肩膀上，那一頭也有拴一把雨傘的，也有挂一雙釘鞋的，真正難看。」制台說到這裏，那個營務處道台，還沒有答腔，田小辮子搶着說道：「不瞞大帥說，職道在敝居停羊某人營裏，看得多了，德國操的洋鎗，都是倒掬的，大帥倒不必怪他。」制台聽了，也不去理他，只同那個營務處上的道台說話；一會又說道：「新近有個大挑知縣，上了一個條陳，其中有些話，都是窒礙難行。畢竟書生之見，全是紙上談兵，這些營務事情，如非親身閱歷，決不能言之中旨。」田小辮子又插嘴道：「職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處久了，有年職道同敝居停談起這件事，職道擬過幾條條陳，很蒙敝居停說好，明天到要抄出來，送給大帥瞧瞧。」制台道：「你有什麼見解，儘管寫出來。」田小辮子又答應了「是。」

等到院上下來，便把從前在店裏專管寫信的一位朋友，請了來，同他商議。他自己拿嘴說，那個朋友拿筆寫。寫了又寫，改了又改，足足弄了十六個鐘頭，好容易寫了一個手摺，其中又打了幾個補釘。到了次日上院，齊巧這日，制台感冒，止轅不見客。田小辮子

擦了一個空，心中甚是快快，便同巡捕官說道：『我是來遞條陳的，與別位司道不同。老帥既不出來見客，可以帶我到簽押房裏獨見的。』巡捕官說：『老帥今天連老祖跟前的功課都沒有做。此刻剛正吃過藥，蒙着兩條棉被，在那裏出汗。早有過吩咐，統通不見。請大人明天再過來罷！』田小辮子無奈，只得悶悶而回。誰知制台一連病了五天，就一連止了三天轅門，田小辮子要見不能見，真把他急得要死。

到了第六天，制台的病稍爲好些；因爲江南地方大，事情多，不好不出來理事。於是兩三個跟班的架着，勉強出來會客。田小辮子跟了一班司道進見。自然是藩台同着鹽糧二道說話，問：『老帥今天可大安了？』制台道：『病是好了；不過覺着沒有氣方。到了我這樣的年紀，算算不大，怎麼一病之後，竟其如此無用？』別人尙未開口，田小辮子先搶着說道：『老帥白天忙，晚上忙，早晨又早晨的公事，夜裏有夜裏的公事，人有多少精神，禁得起如此的麼呢！老帥總要保養保養纔好。』他說的原是真話。不料這位制台，上房裏一共有十一個姨太太，聽了他話，一時誤會了意，沉吟了半天，忽然說道：『老兄的話很不錯。但是兄弟姬妾雖多，這兩年因爲常常在老祖跟前當差，一直是齋戒的，怎麼還

會生病？」田小辮子連忙接口道：「職道說的公事，是老帥天天辦的公事；並不是……」說到這裏也咽住了。制台見他說話莽撞，心裏好不自在，半天不響。正想端茶送客，忽然田小辮子站起來，從袖筒裏掏出一個手摺，雙手奉上制台，說道：「這是上回老帥吩咐擬的條陳，職道已經寫好了五六天了。帶來請老帥過目。」制台說了半天的話，早已力倦神疲，恨不得他們即刻出去，好到上房歇息。偏偏田小辮子，要他看條陳，他要待不看，無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慣的了，一時又放不下臉來。只好打起精神，把手摺接了過來，掙扎着大略看了一遍；兩手拿着手摺，禁不住瑟瑟的亂抖。藩台怕他勞神，便說：「老帥新病之後，不可勞神，條陳上的事情，過天再斟酌罷。」誰知田小辮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道：「兄弟這個條陳，是大帥五六天前頭吩咐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跪到制台面前，拿手指着條陳說道：「大帥，條陳不多，祇有四條。大帥請看這第一條。」此時制台正被他弄得頭昏眼花，又見他自己離位指點，毫無官體，本來就要端茶送客的；如今見他這個樣子，倒要看看他的條陳如何再講。但是頭裏發暈，雖然帶了眼鏡，也是看不清楚，便道：「你說給我聽罷。」田小辮子一聽大喜，忙把手摺接了過來，雙手高捧，站在地當中。高聲朗

誦，未曾念滿三行，已經念了好些破句。原來替他做手摺的人，其中略爲掉了幾句文；所以田小辮子念不斷句。制台聽了不懂，便問大衆：「諸公懂他的話不懂？」各位司道都不言語。制台道：「你老實講給我聽罷，不要念了。」田小辮子便解說道：「職道的第一條條陳，是：出兵打仗，所有的隊伍，都不准他們吃飽。」制台道：「還是要剋扣軍餉不是？俗語說的好，「皇帝不差餓兵，」怎麼叫他們餓着肚皮打仗呢？」田小辮子道：「大帥不知道。這裏頭有個比方：職道家裏養了個貓，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。到了晚上，就不給他吃了，等他餓着肚皮；他要找食吃，就得捉耗子。倘或那天晚上給他東西吃了，他吃飽了肚皮，就去睡覺，便不肯出力了。現在拿貓比我們的兵。拿耗子比外國人，要我們的兵去打外國，斷斷乎不可吃得全飽。只好叫他們吃個半飽，等到走了一截的路，他們餓了，自然要拚命趕到外國人營盤裏搶東西吃。搶東西事小，那外國人的隊伍，可被我們就吵亂了。」制台道：「不錯不錯。外國人想是死的，隨你到他營盤裏搶東西吃。他們的炮火，那裏去了？我看倒是一個兵不養，等到有起事來，備角文書給閻王爺，請他把枉死裏的餓鬼放出來打仗，豈不更爲省事？」說完，哈哈一笑。田小辮子雖聽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話

，但見制台的笑，料想其中必有緣故。於是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『這個道理，是職道想了好天，悟出來的。』制台聽他說的話開味，便也不覺勞乏，反催他說道：『第一條，我已懂的了。你說第二條。』田小辮子見制台要聽他條陳，更把他喜得了不得，連忙說道：『前頭第一條講的是陸師。這第二條講的是砲臺。現在我們江南，頂吃重的是江防要緊口子上，都有砲臺。這砲臺上的大砲，是專門打江裏的船的。職道有一個好法子，教這砲臺的兵，天天拿了大千里鏡，把這江裏的路看清。譬如：外國人的船，朝着西面來的，我們就架上大砲，朝着東面打去；倘若是朝着東面來的，我們就朝着西面打去；這叫『迎頭痛剿』，萬無一失。至於或南或北，都是如此。』制台道：『砲臺上的砲，不打江裏敵船，打那一個；難道撥轉來打自己的人不成？至於砲臺上的人，原應該懂得點測量的，等到有見了敵船，東西南北，對准水線，要算准時刻，約摸船還未到的前頭，一秒鐘或兩秒鐘三秒鐘，就得把砲放出。等到砲子到那裏，却好船亦走到那裏，剛剛碰上。自然是百發百中，萬無一失。天下那裏有但辨方向，不論遠近，向海闊天空的地方，亂開砲的道理？况且放一個砲，要多少錢，你也子細算算沒有？』田小辮子見制台正言厲色的駁他，又當着各位司

道面上，一時臉上落不下，只好好辨道：「職道所說的「迎頭痛勦，」原說的是對准了船頭，纔好開砲。」制台道：「等船頭對准砲門，已來不及了。等到砲子到跟前，那船早已走過，豈不又是落了空？總之：不懂得理，還是不要假充內行的好。」田小辮子被制台駁的無話可說，於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一聲也不敢響。此時制台同他駁了半天，虛火上來，也有了精神了，索性叫他再把後頭兩條，逐一解說出來。田小辮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第三條是：爲整頓營規起見，怕的是臨陣退縮，私自逃走，或者在外頭鬧亂子闖禍。照職道這個法子，就不怕他們了。」制台道：「有什麼高明法子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」田小辮子道：「職道也不過如此想，可行不可行，還求大帥的示下。」制台道：「快講，不要說這些費話了。」田小辮子道：「凡是我們的兵，一概叫他們剃去一條眉毛。職道想這眉毛，最是無用之物，剃了也不疼的，每個人祇有一條眉毛，無論他走到那裏，都容易辨認。倘是若逃走，以及鬧了亂了，隨時拿到，就可正法，是斷乎不會冤枉的。」制台道：「從前漢朝有個「赤眉賊，」如今本朝倒有了「無眉兵」了，真正奇聞！你快一齊說了罷。」田小辮子只得又說道：「這第四條是：每逢出兵打仗的時候，或是出去打鹽梟，拿鹽

盜，所有我們的兵，一齊畫了花臉出去。制台道：『畫了花臉，可是去唱戲？』田小辮子道：『兵的臉上，畫的花花綠綠的，好叫強盜看了害怕。他們老遠的瞧着，一定當是天神天將來了，不要說是打強盜，就是去打外國人，外國人從來沒有見過，見了也是害怕的。』制台道：『你的法子很好，倒又是一個「義和團」了。』田小辮子把臉一紅道：『職道雖然沒有見過「義和團」；常常聽北邊下來的朋友，談起團裏的打扮，有些都學黃天霸的模樣。職道現在，乃是又換一個樣兒，是照着戲臺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臉去畫。無論什麼人見了，都要害怕的。』田小辮子只圖自己說得高興，不提防制台聽了他的條陳，竟其大動肝火，頓時唾了一口道：『呸！這樣放屁的話，也要當作條陳來上。你們諸公聽聽，傳出去，豈非笑談！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，將來候補的一定還要多哩。』田小辮子還當制台有心說笑話，同他嘔着玩耍，便亦笑嘻嘻的湊趣說道：『江南本來有個口號，是：「婊子多，驢子多，候補道多，」』制台不等他說完，便接口道：『像你這樣的候補道，本來只好比比驢子婊子，再稍微上等點的人，你就比不上。』其時藩台等人，見制台說話說的長遠了，恐怕他累着，又要犯毛病，上了年紀的人是經不起的。『况且這位制台，是忠厚慣的，今



忽一旦動了真火；田小辮子，又是個市井無賴，不曉得甚麼輕重的；生恐他兩個人把話說搶，將來不好收場。於是不等端茶碗，便一齊站立告辭。制台一面送他們，還一面數說田小辮子。此時田小辮子要強辯，也不敢強辯了，於是跟着大眾，一塊兒出去。

走到外面，將要上轎，便有他的相好，埋怨他這個條陳，今天是不應該上的。勸他的人，就是他的同寅趙元常；他便拉了趙元常袖子，自己分辯道：『我那裏有工夫上這撈什子。這原來是大帥，他自己問我要的。他問我要，我怎麼好說不給他。而且條陳上不上在我，用不用由他，他也犯不着生這們大氣，拿人不當人。人家的官小雖小，到底也是個道台，銀子一萬多兩呢！』趙元常見他的爲人，呆頭呆腦，說的話，不倫不類，又想到制台剛纔待他的情形，恐怕事情不妙。趙元常本是羊統領的知交，田小小辮子到省，羊統領會託過他說：『田小辮子是個生意人，一切規矩都不懂得，總得你老哥隨時指點指點他纔好。』所以這趙元常纔肯埋怨他，勸他不要多講話。後來他不服趙元常的話，趙元常也生氣。便趁空回了羊統領說：『田某人大不懂事，總得統領自己，把他叫來開導開導纔好。』羊統領本來同他很關切的，當時一口應允，說：『等我馬上關照他。』

齊巧這日陰天，狠有雨意。羊統領沒有事情做，便叫差官拿了片子，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幾個道台，甚麼孫大鬍子。余盡臣，潘金士，糖葫蘆，烏額拉布，田小辮子，一共六人，又面約了趙元常，通統賓主八位，同到釣魚巷大喬家，打牌吃酒。趙元常因另有事情，說明白去去再來。羊統領却自己坐了轎子，先去吃烟。這大喬同羊統領，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。見面之後，另有副肉麻情形，難描難畫。一霎時親熱完了，所請的七位大人，也陸續來了。

當下先打牌，後吃酒。却不料那田小辮子田大人，新叫的一位姑娘，名字叫翠喜，是烏額拉布烏大人的舊交。烏額拉布，田小辮子，今天是第一次相會。看見田小辮子同翠喜要好，心上着實吃醋。起初田小辮子，還不覺得。後來烏大人的臉色，漸漸的紫裏發青，青裏變白；他是旗下人，又是闊少出身，是有點脾氣的；手裏打的是麻雀牌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。這一副牌，齊巧是他做「莊」，一個不留神，發出一個「中風」底家拍了下來。上家跟手發了一張「白板」，對面也拍出。其時田小辮子正坐對面，翠喜歪在他懷裏，

替他發牌，一會勸田小辮子發這張牌，一會又說發那張牌。田小辮子聽他說話，發出來一張「八萬」，底家一攤就出。仔細看時，原來時「北風」「暗剋」，二三四萬「一搭」，三張「七萬」，一張「八萬」等張，如今翠喜出發「八萬」。底家數了數：「中風」「四副」，「北風」「暗剋」八「副」，三張「七萬」「四副」，「八萬」「吊頭」不算，連着和下來「十副」頭，已有二十六副；一翻五十二，兩翻一百零四，萬字「一色」，三翻二百零八。烏額拉布做莊，打的是五百塊洋錢「一底豹」，「么二架」，「莊家」單輸這一副牌，已經二百多塊。烏額拉布輸到輸得起；只因這張牌，是翠喜發的，再加以醋意，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頓時拿牌往前一推，漲紅了臉說道：「我們打牌四個人，如今到多出一個人來了。看了兩家的牌；發給人家和，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，來做我一個的。」翠喜忙分辨道：「我又不曉得下家等的是「八萬」你「莊家」固然要輸，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輸。」烏額拉布道：「自然要輸。你可曉得你們田大人，不是「莊」，「輸的總要比我少些？」翠喜道：「一個老爺，不是做一個姑娘；一個姑娘，不是做一個老爺；甚麼我的田大人？你們諸位大人聽聽，這話好笑不好笑。」田小辮子看見烏額拉布同翠

善倒蛋，心上已經不顧意。他本是個草包，毫無知識的人，聽了翠喜的話，便也發話道：「中正街勾驢子，誰有錢誰騎。烏大人，你不要這個樣子。」烏額拉布見田小辮子說出這樣的話來，便也惱羞成怒，伸手拿田小辮子兜胸一把，那一隻手，就想去拉他的辮子。幸虧糖葫蘆眼睛快，說道：「別的好拉；他的辮子，是拉不得的，共總只賸了這兩根毛，拉了去就要當和尚了！」烏額拉布果然放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田小辮子也拉住烏額拉布的領口不放。只聽得田小辮子罵烏額拉布「烏龜」；烏額拉布亦罵田小辮子「田雞」。田小辮子說：「我做「田雞」，總比你當「烏龜」的好些。」當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兩人對罵的話，記也記不清。這日打牌的人，共是兩桌。大衆見他二人扭在一處，只得一齊住手，過來相勸。其時外邊正下傾盆大雨，天井裏雨聲，嘩喇嘩喇，鬧的說話都聽不清楚。大家勸了半天；無奈他二人總是揪着不放。烏額拉布臉上，又被田小辮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兩處，雖然沒有出血，早已一條條都發了紅了。羊統領雖然是武官；無奈平時酒色過度，氣力是一點沒有的，上前拉了半天，絲毫拉不動二人。又想：「倘或被他二人一個不留神，誤碰一下子，恐怕吃不住；」便自己度德量力，退了下來。後來好容易，被孫大鬍子，趙

元常一千人，將他倆勸住的。烏額拉布坐定之後，方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發疼；及至立起，走到穿衣鏡前一看，纔曉得被田小辮子挖傷了好幾處。明天上不得衙門，見不得客，心上格外生氣。一面告訴別人，一面立起身來，想找田小辮子報復。其時田小辮子，已被趙元常等，拖到別的屋裏去坐。烏額拉布見找他不到，於是又踩着腳罵個不了。羊統領道：「烏大哥臉上的傷，可惜是田小辮子挖的；倘或換在相好身上，是相好拿的，弄得這個樣兒，烏大哥非但不罵他，而且還要得意呢。」說的大家嗤的一笑。

其時天已不早，外面雨勢雖小了些，依舊淅淅瀝瀝下個不了。羊統領便吩咐擺席。正要叫人去請田趙二位大人，只見趙元常獨自一個進來，說田小辮子不肯吃酒，一個人溜回去了。羊統領只好隨他。於是大家入座；商議着明天上院，叫人替烏額拉布請了三天感冒假，好在釣魚巷養傷。

席面上正說着話，忽見外面走進四五個人來。爲首的渾身拖泥帶水，用一塊白手巾掣着頭，手巾上還有許多鮮血。走進門來，一見統領，便拍託一聲，雙膝跪地，口稱：「軍門救標下的命！」羊統領一見之下，不覺大驚失色，心上想：「剛纔他們打架的時候，並

不見他在內。怎麼他的頭會打破？」正在疑惑感，又聽那個人說道：「標下伺候軍門這多少年，從來沒有誤過差事，就是誤了差事，軍門要責罰標下，或打或罵，標下都是願意的。如今憑空裏添了個外國上司，靠着洋勢，他都打起人來，這還了得！標下是天朝人，雖說都司不值錢，也是皇上家的官，怎麼好被鬼子打？標下今年活到毛六十歲的人了，以後這個臉，往那裏擺？總得求軍門，替標下作主。」說罷，又碰了幾個頭，跪着不起來。羊統領還不明白他的說話，便問：「你到底是在做什麼的？你說在我這裏當差，怎麼我不認得？你是好好一個人，怎麼會叫外國人打？總是你自己不好，得罪了他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標下在新軍左營當了十八年的差，軍門有時出門，或者回來，標下跟着本營的營官接差送差，軍門的面貌，早已看熟的了。平時沒有事，標下又不敢不上常到軍門跟前，伺候你老人家，軍門那裏會認得標下呢？至於外國人那裏，標下算得忍耐的了。他說外國話，標下也學着說外國話對答他，並沒有說錯甚麼。他搶過馬棒，就是一頓。現在頭上，已打破了兩個大窟窿，流了半碗的血。軍門不替標下作主，標下拚着這條老命不要，一定同那鬼子拚一拚。」

其時檯面上的人，算孫大鬚子公事頂明白；聽了那人的話，沒頭沒腦，心上氣悶得很，急忙插嘴問道：『你到底是誰？叫個甚麼名字？怎麼會同外國人在一塊兒？說明白了，好叫你軍門大人，替你作主。』羊統領到此，亦被孫大鬚子一言提醒，帮着催他快說。又見那個人回道：『標下叫龍占元，是兩江儘先補用都司，現在新軍左營當哨官。五天頭裏，標下奉了營官的差遣，同了本營的繙譯，到下關迎接本營的洋教習。那知一等等了五天，連個影子都沒有。偏偏今天天下大雨，標下以爲下雨，那外國人總不會來的了；正因等得不耐煩，就跑到一個朋友家去躲雨，那曉得正是下大雨的時候，輪船正攏碼頭。標下聽見輪船上放氣，趕緊跑到躉船上去看，只見外國人站在那裏生氣，說：『天下雨，把他行李弄潮了。』諸位大人想想看，是天下雨，濕了他的行李，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。標下因爲他是外國人，制台大人，尙且另眼看待；標下算得甚麼東西，當時就趕緊上前周旋他。他一連問了幾句話，標下又趕緊的答應他。不料標下周旋他，倒周旋壞了，他咕咧呱啦說的是些甚麼話，標下還一句不懂。他已經動了氣，拿起腿來，朝着標下就是兩腳。標下說：『有話好說。你犯不着踢人。』他也不聽見，順手就把標下手裏的馬棒，搶了過去，一連

拿標下打了十幾下子，以致把頭打破，標下說的句句真言，諸位大人不相信，現今繙譯同了標下同來，他就是個鬼體。」

說到這裏，跟他來的人當中，便有一個衣服穿的略爲齊全的，走上來，朝着羊統領打了一個干；自稱他是營裏的繙譯；一向少來替軍門請安；今天是被龍占元龍都司拉了來，替他做見證的。羊統領見他打乎，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欠，仍舊坐下，問他道：「怎麼好端端的，會叫洋教習打他？洋教習說些甚麼？他是怎麼回答的？」那繙譯便湊前一步道：「回統領的話：龍都司實實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輕，頭都打破。他說的話，一字兒不假。至於他爲了甚麼挨打，却要怪他自己不會的說話。」羊統領道：「是啊。外國人斷乎不會憑空打他的。總是他自己不好。」此時龍占元跪在地下，聽見繙譯說他不是，統領怪他不好，直把他氣的臉紅筋脹，昂着頭，撅着嘴，一個人賭咒。羊統領也不理他，便催繙譯快說。繙譯回道：「干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老天爺今天下雨的不是。如果不下雨，洋人的行李不會弄潮，就沒有這場事了。偏偏輪船撞碼頭，偏偏下了大雨。那洋人的行李，從輪船上搬到躉船上，雖然一跨就過；搬行李的人，又沒有拿傘，不免弄潮了些。洋人的脾氣，



亦實在難說話：到了臺船上，就跳着腳罵人。等他罵過一會子，沒有人在他面前，他也只好罷手。齊巧龍都司要去討好，上去同他拉手，周旋他。那洋人的脾氣，是越扶越醉的，不理他倒也罷了；理了他，他倒跳上架子了。龍都司同他拉手；他不同他拉，却把他的手一推，瞪着眼睛，打着外國話問他。你不會外國話，不理他，也就罷了；偏偏這位龍都司又要充內行，不曉得從那裏學會的，別的話一句不會說，單單會說「也司」一句。洋人打着外國話問他：「你可是來接我的不是。」龍都司接了一聲「亦司。」洋人又問：「既然派你來接我，爲甚麼不早來？你可是偷懶不來？」龍都司又答應了一聲「亦司。」洋人聽了他「亦司亦司，」心上愈覺不高興，又問他道：「你不來接我，如今天下雨，你可是有心要弄壞我的行李不是？」這時候，我們懂得外國話，都在旁邊替他發急。誰知他不慌不忙，又答應了一聲「亦司。」洋人可就不答應了。他手裏本來有根棍子的，舉起棍子兜頭就打，誰知用力過猛，棍子一碰就斷。彼時洋人氣不過，一面嘴裏罵他，一面就伸手把他手裏的馬棒，奪過來沒頭沒臉，就是一頓。等到頭已打破，他嘴裏還在那裏「亦司亦司，」真正把我們旁邊人氣昏了。

後來好容易，把洋人勸開。等到雨下小些，叫了馬車，連人連行李，一齊替他送回家去。我們這裏，大家都怪龍都司說：『你同洋人說話，怎麼只管說「亦司亦司」一句？如今爲這「亦司」上，可就吃了苦了。』我們說話他還不服，說：『我們官場上，向來是：上頭吩咐話，我們做下屬的人，總得「是是是，」「着着着，」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規矩待他，他還心上不高興，伸出手來打人，真正是豈有此理！』現在洋人已經回家去了。龍都司因爲捱了洋人的打，而且頭亦打傷心上不甘，特地奔到軍門公館裏喊冤。到了公館裏，曉得軍門在這裏，所以又趕了來的。『羊統領聽完了一席話，不禁緊鎖雙眉，把頭搖了兩搖，說道：『我就曉得你們這些人，不安本分，專門替我惹亂子。好端端的外國人那裏，你又去得罪他做什麼？』龍占元道：『標下怎敢得罪外國人！他打標下，却是打得不在理。』羊統領道：『你要怎樣？』龍占元道：『求大人伸冤。』羊統領尙未答言。畢竟孫大鬍子老奸巨猾，忙替羊統領出主意道：『人已經被外國人打了，你有甚麼法子想，你去替他伸冤？終究是我們自己人不好。他不去躲雨，輪船一到，他就把外國人接了下來；自然沒得話說。如今是他自己誤了公事，反說外國人不講情理，這場官司，就怕打到制台跟前，

非但打不贏，而且還要弄出交涉重案。我們現在是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」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。」人已打了，外國人不來問你的信，總算有你的臉了。如今反要生出是非來，我看狼可不必！」

一席話，提醒了羊統領，立刻把臉一沉，朝着龍占元發落道：「本營營官派你去接洋教習：沒有叫你去躲雨，你偷着去躲雨，以致外國人的行李，沒人照應，自然要弄潮的了。這要怪你自己不好，外國人打你是應該的。以後當差使，都樣的誤事，還了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回頭吩咐同來的繙譯，叫他回去同營官說，叫他另外派人。「這龍哨官，我非但撤去他的差使，而且還要重辦，以爲妄言生事者戒。」繙譯聽了羊統領的吩咐，只好答應着。可把龍占元急死了，跪在地下，磕頭如擣蒜，口稱：「軍門開恩，標下以後不敢生事了。如今也不求伸冤了。」羊統領道：「你們衆位請聽，他到如今，還說他自己冤枉。不到黃河心不死，我一定不能饒他，明天我還要把外國人請了來，叫他看我發落。」龍占元一聽不妙，又連忙磕頭，連忙說道：「求諸位大人可憐標下，替標下好言一聲罷！」羊統領又問問：「冤枉不冤枉？」龍占元回稱：「不冤枉。」又問：「該打不該打？」回稱：

「實在該打。」羊統領見他自己認了不是，還不肯放他，叫同來的繙譯把他帶回去，交代給營官：「倘或三天之內，外國人不來說話，便罷。倘有一言半語，我是問他要人的。」龍占元至此，方才無話可辯；又磕了一個頭起來，含着眼淚，抱頭而去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二回

寫保摺筵前親起草……謀釐局枕畔代求差

却說：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；祇因他憑空多事，得罪了洋教習，深怕教洋習前來理論，因此心上很不自在。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位布兩個人，吃醋打架，弄得合席大衆，興致索然。於是無精打采，草草吃完，各自回去。

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，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面前上條陳，弄得制台不高興；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。『過天我替你們和和事；不然天天同在一個官廳子上，彼此見面不說話，算個甚麼呢！』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，吃過他的飯的，聽了他的話，心上雖然不服，嘴裏不便說甚麼，只好答應着。

又過了兩天，羊統領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，於是纔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。後來龍占元的本營營官，又上來回過羊統領，求統領免其看管，並且不要撒他差使。當時又被羊

統領着實說了他許多不好，看他本營營官面上，暫免撤差；只記大過三次，以儆將來。龍占元又親自上來叩謝。羊統領吩咐他道：『現在的英文學堂，滿街都是。你既然有志學洋話，爲什麼不去拜一個先生？好好的學上兩年，一個月，只消化上一兩塊洋錢的束修。等到洋話學好了，你也好去充當繙譯。再不然，到上海洋行裏做個「康白度」；一年賺上幾千錢子，可比在我這裏當哨官強得多哩。要照現在的樣子，只學得一言半語，不零不落，反招人家的笑話，這是何苦來呢！』龍占元道：『回軍門的話：標下從前總共讀過三個月的洋書。通學堂裏只有標下天分高強，一本潑辣實，只賸得八頁沒有讀。後來有了生意，就不讀了。過了兩年，如今只有「也司」這一句話，沒有忘記。滿打算借此應酬應酬外國人，不提防倒推了一頓打。這一下子可把標下打苦了，到如今頭上還沒有好。以後標下再不敢說洋話了。倘若再學會兩句，標下有幾個腦袋，又是馬棒，又是拳頭，這不是性命相關嗎？』羊統領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『不會也罷了。完完全全做個中國人，總比那些做漢奸的好。』龍占元於是又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然後退了出來。

這裏羊統領，便想仍到釣魚巷相好家擺一檯酒，以便好替烏田二人和事。兩天頭裏寫

了知單；叫差官分頭去請。所請的無非仍舊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幾個，其中却添了兩位：

一位是趙大人，號堯莊，乃廣西人氏。說是制台衙門的幕府。還有人說制台凡遇要做摺子奏皇上，都得同他商量，制台自己不起稿，都是他代筆。合省的官員，文自藩司以下，武自提鎮以下，都願意同他拉攏。然而他面子上，極其不肯同人家來往，坐在那裏總不肯同人說話；不曉得是架子大呢，亦不曉得是關防嚴密的緣故，望上去很像有脾氣似的。他的官雖是知府；祇有道台以上的官，請他喫飯，或者還肯賞光。就是道台，亦得耍當紅差使的；倘或是黑道台，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，都不在他心上。人家同他說話，他只是仰着頭，臉朝天，眼睛望着別處。別人問三句，回答一句；有時候還冷笑一聲兒，也不言語。因此大眾都稱他爲趙大架子。這回羊統領請他，他曉得羊統領上頭的聲光極好，而且廣有錢財，愛交朋友；所以請帖送去，答應肯來。

又一個姓胡號筱峯，排行第二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。有人說他父親曾經當過「長毛」，後來投降的官亦做到鎮台。胡筱峯一直在老人家手裏當少爺，脾氣亦並非不好。不過他的爲人，一天到晚，坐亦不是，站亦不是。人家要靜，他偏耍動。說起話來，沒頭沒腦，

到人家頂住問他，他又說到別處去了。知道他底細的人，都叫他小長毛。後來人家同他相處久了，摸着他的脾氣，又送他一個表號，叫他爲胡二搗亂。

再說胡二搗亂，這天因爲羊統領，請他在釣魚巷且吃花酒，直把他樂的了不得。頭天晚上，就叫管家開箱子，把衣服拿好。其時是四月天氣，因爲氣節，早已經很熱。拿出來的衣服，是：春紗長衫，單紗馬褂。當天晚上忽下了兩點雨，清晨起來，微微覺得有點涼颼颼的。他又叫管家替他拿來紗袍子，夾紗馬褂。裝扮停當，專等羊統領來催請。羊統領請的是晚飯。他忘記看帖子，還當請的是早飯；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。等了一回，不見來催，又把他急的了不得，動問管家：『羊統領請客，可是今天不是？不要你們記錯了！』管家回：『不錯，是今天。』隔夜雖然下了幾點雨，第二天仍舊很好的太陽。胡二搗亂在公館裏，前院後院，前廳後廳，跑了十幾盞；一來心上煩躁，二來天氣畢竟熱，跑得他頭上出汗，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穿不住了。於是又穿了件熟羅長衫，單紗馬褂，裏面又穿了一件夾紗背心。此時已有晌午，還不見羊統領來催，又問管家：『到底是甚麼時候？』當中



有一個記得的，回了聲「請的是晚飯。」胡二搗亂罵了聲「王八蛋，爲什麼不早說！」於是仍在自己家裏吃中飯。好容易捱到三點半鐘，到這時候，熟羅長衫也有些不合景了，只得仍舊換了春紗長衫，單紗馬褂。剛要出門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，於是仍舊回轉上房，在抽屜裏翻了半天，翻出一個鼻烟壺來，說道：「街上驢馬糞，把人熏的實在難受；有了這個，就不怕了。」等到坐了轎子，誰知鼻烟壺是空的，又叫管家回去拿烟。管家拿不到。好容易自己下轎，方纔找到。走到半路上，又想起未曾帶扇子，不及回家去取。幸虧街上有個扇子鋪，就下轎買了一把。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氣是涼的，晚上回來要添衣服。於是又分付管家回家去，把小夾襖拿了來，預備晚上好穿。

如此者往返耽擱，及至到釣魚巷已經有五點多鐘了。幸虧止到得一個主人，其餘之客一個未到。胡二搗亂到處搗亂，人家同他沒有到甚麼談頭的。同羊統領見面之後，略爲寒暄了兩句，便也無話可說。羊統領自去躺下吃烟。胡二搗亂便趁空找着姑娘搗亂，也不顧羊統領吃醋，只是搗亂他的。搗亂了半天，恨的那些姑娘們，都罵他爲斷命胡二。胡二搗亂只得噙着嘴笑。後來端上點心來，請他吃點心，方纔住手。

又歇了一回，請的客人絡絡續續的來了。羊統領見田小辮子，烏額拉布二人到了，便拉了他們的手，說了許多的話；又給他二人一家作了兩個揖，說：「你二位千萬不要鬧了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獨有你二位見面不說話，好像有心病似的，叫人家瞧着算什麼呢！其時田小辮子頗有願和之意；無奈烏額拉布因爲臉上挖的傷還沒有好，一定不肯講和。禁不起羊統領，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，後來又請了一個安，旁觀那些客人，亦幫着着實說，烏額拉布方纔氣平。大家都派田小辮子不是。羊統領叫他替烏大人送了一碗茶；兩個人又彼此作了一個揖，各道款意，方纔了事。

其時已有七點半鐘了，羊統領數了數所請的人，却已到齊；只有制台幕府趙堯莊趙大架子沒有到。後來想叫差官去請，又怕他一陪着制台說話，恐有不便，只好靜等。誰知一直等到九點鐘，纔見他來。他是制台衙門裏的關幕，人人都要巴結他的。大概的人，他不過略爲把手拱了一拱。便一手拉了余燾臣到烟鋪上說話，連主人都不在眼睛裏。後來擺好席面，主人就不讓坐，他方同主人謙了一謙。主人手執酒壺，又等了好半天，一直等到把話講完，方纔起身入座。主人連忙敬他第一位；他又讓了一句道：「還有別位沒有？」余

蓋臣道：「這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僭你堯翁的。」趙大架子也不答言，昂然據首座而坐。其餘的人，亦就依次入座。通檯面上只有余蓋臣當的差使頂闊，而且錢亦很多，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學堂總辦，常常提起某人狠能辦事。余蓋臣便趁這個機會，託人關說，求大帥賞他一個明保，送部引見。制台雖然應允，但是摺子尚未上去，余蓋臣又打聽得制台，凡有摺奏，都是這趙大架子拿權。因此余蓋臣就極意的拉攏他。趙大架子的架子雖大，等到見了錢，架子亦就會小的。當初也不曉得余蓋臣，私底下餽送他若干，弄得這趙大架子，竟同余蓋臣非常知己。這時候到了檯面上，趙大架子還是同余蓋臣扳談，下來再同主人對答兩句；餘下的人，他既不屑理人；人家亦不敢仰攀他，同他說話。在釣魚巷吃酒，是要叫局的。趙大架子恐怕有礙關防，一定不肯破例。主人只得隨他。其他賓主，每人祇叫得一個，亦爲着趙大架子在座，怕他說話的緣故。因此這一席酒，人雖不少，頗覺冷清得狠。趙大架子吃了兩樣菜，仍舊離坐躺在炕上吃烟；余蓋臣是同他有密切關係的，便亦離座相陪。後來主人讓他歸位吃菜，他始終未再入席，搖搖頭，對余蓋臣說：「這般人兄弟同他們談不來的。」余蓋臣得了這個風聲，便偷偷的關照過主人，叫他們只管吃，不要等了。

趙大架子吃烟，自己不會裝。余蘊臣雖然不吃烟。打烟倒是在行的。當下幸虧他替趙大架子，連打了十幾口，吃得滿屋之中，烟霧騰騰。霎時菜已上齊，主人又過來請吃稀飯。趙大架子又搖頭說：「心上怪膩的狠，不能吃了。」余蘊臣也陪着不吃。主人深抱不安，席散之後，又走過來道歉，又說：「另外替趙大人余大人留了飯。」趙大架子回稱「謝謝。」說完這句，立起身來，想要穿了馬褂就走。余蘊臣曉得他不願久留，便讓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裏去坐。趙大架子點頭應允。兩人一同出門。其時主人早已穿好了馬褂，候着送了。

一時別過主人，同到王小五子屋裏。王小五子接着，自然另有一副場面。余蘊臣立刻脫去馬褂，橫了下來，又趕着替趙大蘊臣打烟。王小五子趕過來，替他代打，余蘊臣還要；一連等趙大架子，又抽過七八口，漸漸的有了精神，兩手抱着水烟袋，坐在炕沿上，想要吃烟；余蘊臣忙叫王小五子過來替他裝烟。此時余蘊臣一見房內無人，便把身子湊前一步，想要同趙大架子說話。趙大架子忽然先問道：「蘊翁，託你安置的兩個人，怎麼樣

了？」余蘊臣道：「兄弟早同藩台說過，一個調動，就委他兩人前去。」趙大架子道：「還要等幾個月？」余蘊臣道：「現在正在這裏替他倆對付着。看有兩處，就在這幾天裏頭期滿，不過幾天就要委他們的。那裏用着幾個月。你老先生委的事，豈有儘着耽擱的道理。」余蘊臣這時候，本來相請趙大架子過來商量自己事情的；不料趙大架子先同他說安置人的話；自己的事，倒弄得一時不好開口。只得權時隱忍着，仍舊竭力的敷衍；又叫王小五子備了稀飯，留趙大架子吃。趙大架子推頭有公事，還要到衙門裏去。余蘊臣不好挽留，自己的事，始終又未曾能說向他開口。臨到出來上轎，便邀他明天晚上到這裏吃晚飯。趙大架子道：「看罷咧。如果沒有公事，准來。」

趙大架子去後，余蘊臣當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。王小五子見余蘊臣很巴結趙大架子，就問趙大架子的履歷。余蘊臣便告訴他說：「趙大人是制台衙門的師爺，見了制台，是並起並坐的。通南京城裏，沒有再闊過他的。」王小五子便問余大人：「你當的甚麼差使？一年有多少錢進款？」余蘊臣便說：「我當的是通省牙釐局總辦。所有那些外府州縣，大小鎮市上的釐局，都是歸我管的。這些局裏的委員老爺，我要用就要用，我不要用就換掉

，他們不敢不依我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他們那些官都歸你管。你的官有多們大？」余蓋臣道：「我的官是道台，所以纔能穀當這牙釐局總辦。」王小五子鼻子裏嗤的一笑道：「道台是什麼東西，就這們闊？」說到這裏，又自言自語道：「哦原來如此。」忽然又問道：「余大人，我問你，我聽說現在的官，拿銀都好買得來的。你這個官，從前化過幾個錢？」余蓋臣起初聽他罵道台「什麼東西，」心上老大不高興；後來又見他問自己的官，從前化過幾個錢；便正言厲色道：「我是正途兩榜出身，是用不着化錢的。化錢的另是一起人，名字叫捐班，我們是瞧他不起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余大人，官好捐，你們的差事，想亦是捐來的了。」余蓋臣道：「呀呀呼！差使那裏好捐？私下化了錢買差使的，固然亦有；然而我得這個差使，是本事換來的，一個錢沒有化。就是人家在我手裏當差使，我也是一文不要的，那是再要公正沒有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你余大人是一個錢不要的了。」余蓋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；前個月裏，有天春大人請你吃酒，我看見他當面，送給你一張銀票，說是六千兩銀子。春大人還再三的替你請安，求你把個什麼釐局給他。不是你接了他的銀票，滿口答應他的嗎？不到十天，

果然有人說起，春大人升了釐局總辦，上任去了。」余蘊臣見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處，只得支吾其詞道：「他的差使，本來要委的了。銀子是他該我的，如今他還我，並不是化了錢買差使的。這種話你以後少說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照這樣說起來，沒有銀子的人，也可以得差使了。」余蘊臣道：「怎麼不得？老實對你說，只要上頭有照應，或者有人囑託，看朋友面上，亦總要委他差使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原來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。余大人，咱們的交情怎麼樣！我要薦個人給你，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樁事情。」余蘊臣當他說笑話，並不在意，只答應了一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你薦給我的人，我想拿頭一分的好差使給他。」王小五子嘿嘿無語的歇了半晌。起身收拾安寢。

一宵易過，又是天明。到了次日，余蘊臣惦记着自己的事情。上院下來，隨又寫信給趙大架子，約他今天晚上，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。趙大架子回說公事忙，不得脫身，等到事完出衙門，八點鐘，在自己相好貴寶那裏吃晚飯，可以面談一切。余蘊臣只得遵命。纔打七點鐘，便餓着肚皮，先趕到貴寶房間裏伺候。一等等到九點鐘，趙大架子纔從衙門裏

出來。余蘊臣接着，賽如捧鳳凰似的，把他迎了進來。一進門來抽烟。堂子裏曉得他的脾氣的，早已替他預備下，打好的烟二十來口，一齊都打好在烟杆之上，賽如排鎗一樣，一排排的都放在烟盤上。只等趙大架子一到，便有三四根槍，兩三個人，替他輪流上烟對火門。此時趙大架子，來不及同余蘊臣說話；只見他躺在炕上，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個不了。有時貴寶來不及，余蘊臣還幫着替他對火，足足抽了二點鐘。其時已有十點鐘了，趙大架子要吃飯，飯菜是早已預備下的。當下只有他同余蘊臣兩個人對面吃，貴寶打橫，伺候上菜添飯。趙大架子叫他同吃，他不肯吃。趙大架子還生氣說道：「陪我吃頓飯，有什麼要緊的，就這樣的不好意思起來？你們當審姐的人，只怕不好意思的事情，儘多着哩。」說罷，便把面孔板起，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。余蘊臣搭趣着，替他們解和。

等到把飯吃完，趙大架子一面漱口；余蘊臣又順手點了一根紙吹給他，慢慢的談了幾句公事；然後趁勢問他：「這兩天大帥背後，於兄弟有甚麼話說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不是蘊翁提起，兄弟早在這裏打算主意了。無奈兄弟公事實在忙，一天到晚，竟其沒有動筆的時候。」余蘊臣忙問：「甚麼事，一定要蘊翁親自動筆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就是蘊翁得明



保的那句話了。」余蓋臣一聽「明保」二字，正是他心上最爲關切之事，不禁眉飛色舞。仔細一想，又怕趙大架子拿他看輕，立刻又做出一副謹慎小心的樣子，柔聲下氣的說道：「這都是大憲的恩典，堯翁的栽培！」趙大架子道：「豈敢。不過制軍既有這個意思，我們朋友的人，那裏不替朋友幫句忙？說也好笑，前幾天是兄弟催制軍；這兩做天反了過來，倒是他催兄弟。」余蓋臣道：「催甚麼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起先是制軍雖然有了保舉堯翁的意思，一直沒有定規。是兄弟天天追着他問，同他說道：『像余某人這樣人，直要算得江南第一個出色人員。大帥既有恩典給他，摺子可以早些進去；將來朝廷或者有什麼恩典，也好叫他及早自効。』制軍聽了兄弟的話，果然答應了，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。這兩天兄弟一來因爲事情忙，沒有工夫動筆，二來怎麼保舉法子，下個什麼考語，也得商量商量。」余蓋臣道：「正爲這件事，兄弟要過來求教。承堯翁的吹噓，又承堯翁替兄弟上勁，真正感激得很！但是還望你堯翁成全到底，考語下得體面些，那就是感之不盡！」說罷，特地離位，深深一揖，又說得一句道：「全仗大力。」趙大架子兩手捧着水烟袋，趕忙拱手還禮，却一面說道：「自家兄弟，說那裏話來。今天既是蓋翁提起，我們都是自

己人，蓋翁愛怎麼說，就怎麼說，兄弟無不遵辦。照樣寫了上去制軍看了，也不好挑剔什麼。」余蓋臣道：「這是堯翁的格外成全，兄弟何敢妄參末議。而且又是自己的事，天下斷無自稱自讚的道理，只得仍請堯翁先生主裁。」

趙大架子聽了他這一路恭惟，心上着實高興。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，可以賣弄他的權力；無奈吃過了飯，沒有過癮，霎時烟癮上來，坐立不安，十分難過，便道：「你我不是外人，你來，我念你寫，寫了出來，彼此商議。」其時余蓋臣還不肯寫，後來又被趙大架子再三的相催，說：「你我自家人，有什麼怕人的？不是說句大話，現在南京城裏，除了你我，餘人都不在咱眼裏。我念，你寫，這不同我寫的一樣嗎？」其實是余蓋臣心上，巴不得這個摺子，自己竭力的恭惟自己。今見趙大架子，一再讓他自己寫，遂也不便過於推辭。便向貴寶要了一副筆硯，一張紙；讓趙大架子坑上吃烟；他却自己坐在桌子邊起稿。嫌掛的保險燈不亮，又叫人特地點了一支洋燭。貴寶曉得他要寫字，忙着過來替他磨墨。余蓋臣不要，叫他到坑上替趙大架子裝烟。貴寶去後，余蓋臣便提筆在手，拿眼瞧着趙大架子，看他說甚麼，好依着他寫。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烟的時候，約摸趙大架子，烟癮已過

得一半，隨見趙大架子一礮碌從炕上爬起。却先歪着身子，提起茶壺，就着茶壺嘴抽了兩口，方纔坐起來說道：「兄弟的意思，摺子上沒有多少話說，還是夾片罷。」余蘊臣道：「似乎摺子鄭重些，叫上頭看得起些。」趙大架子道：「這倒不在乎。橫豎保了上去，上頭沒有不准的。總還你一個『着照所請。』」依兄弟看來，其實是一樣的。」余蘊臣見他如此，說亦不敢過於計較，只得跟着他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是夾片亦好。」趙大架子見着余蘊臣擊筆在手，只是不寫，便道：「你寫完！」余蘊臣道：「等堯翁念了好寫。」趙大架子笑道：「蘊翁的大才，還有什麼不曉得的。你別同我客氣，你儘管寫罷，寫出來一定合式的。我要過癮，你費點心罷。」說完，仍舊躺下，呼呼抽他的烟去了。余蘊臣至此，面子上只得勉強着自己起稿，心上却是十二分高興，嘴裏却不住的說道：「姑且等兄弟擬了出來再呈政。」此時趙大架子只顧抽烟，一聲不響。幸喜余蘊臣是正途出身，又在江南歷練了這幾多年，公事文理，也還辦得來。於是提筆在手，想了想，一口氣便寫了好幾行。後來填到自己的考語，心上想：「還是空着十六個字的地步，等趙某人去填；」既而一想：「又怕趙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，不如自己寫好了，同他去斟酌。他同我這樣交情，

諒來不致改我的。」主意打定，又斟酌了半天，結結實實自己下了十六個字的考語，後頭帶着敝他辦厘金，辦學堂，如何成效，說的天花亂墜，又足足的寫了幾行。一霎寫完，便自己離位，拿着底子，踱到烟炕前，請趙大架子過目。趙大架子接在手中，就在烟燈上看了一回，一聲不言語，又心上盤算了一回。余蓋臣忍耐不住，急忙問他道：「堯翁看了，還好用不好用。兄弟於這上頭不在行，總求堯翁的指教。」趙大架子道：「格式倒還不錯，就是考語還得……。」余蓋臣不等他說完，接嘴問道：「考語怎麼樣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若照蓋翁的大才，這幾句考語，着實當之無愧。不過寫到摺子上，語氣總似乎還要軟些，叫上頭看着也受用。如果說的過於好了，一來不像上司考核下屬的口氣，二來也不像摺子上的話頭。兄弟妄談，蓋翁高見以爲何如？」說罷，仍把底稿遞在余蓋臣手裏。余蓋臣一聽他話，不禁面孔漲得緋紅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楞了一回，仍舊走到桌子跟前坐下，提起筆來想改。誰知改來改去，不是怕趙大架子說話，就是自己嫌不好，捱了半天，仍舊未曾改定。只得老着臉皮，朝趙大架子說道：「這個考語，還是請你堯翁代擬了罷。不是攔船手，休來弄竹竿，兄弟實實在在有點來不得了。」趙大架子道：「我們知己之說，這考

議論只有幾個字，輕了也不好，重了也不好。我兄弟擬了出來，還得送制軍閱過。一向制軍却沒有改過兄弟的筆墨，如今倘若未能弄好，被他改上一兩句，兄弟却坵椹不下；所以要替你蓋翁斟酌盡善，就是這個緣故，蓋翁自己人，我兄弟不妨直說。」余蓋臣聽了愈爲感激，當下便親自蘸飽了筆，送到坑牀邊，請趙大架子動手。趙大架子道：「這個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。」於是亦不接他的筆，仍把身體橫了下來，一聲不言語，一口氣又吃了五六口烟。吃完了烟，趺着鞋皮，走下坑來，把原稿略爲改換了幾句。却把十六個字的考語，統通換掉。余蓋臣看了，似乎覺得還不能滿意；但是恐怕趙大架子動氣，只得連稱「好極好極。」趙大架子改好之後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。因爲堂子裏的烟，吃的不爽快，要回到公館裏過癮。余蓋臣只得穿了馬褂，陪着一同出門。臨時上轎，余蓋臣又打了一躬，說了許多感激的話，又道：「大帥前深荷一切成全，明天過來叩謝。」說完，兩人分手。

余蓋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來。其時已有夜半十二點鐘。余蓋臣尚未走進王小五子家的大門，黑影裏望見有個人，先從他家裏出來。燈光之下，雖不十分明白，然而神氣還看得

出，狠像是個熟人似的。後來彼此又擦肩而過，這人沒有看見余蘊臣，余蘊臣却看清這人，原來是認得的。但是官職比他差了幾級，大人卑職，分明攸關。余蘊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，連忙拿頭別了過去。等到這人去遠，方一步步踱進了大門，霎時走到王小五子房中。他倆本是老相好，又兼余蘊臣明保到手，心上便也十分高興。見面之後，說不盡那副肉麻的情形，兩個人鬼混了一陣。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話來，連忙說道：「余大人，我託你一樁事情，你可得答應我？」余蘊臣道：「好答應的，我自然答應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你別同我調脾。好答應也要你答應，不好答應也要你答應，你先答應了，我纔說。」余蘊臣道：「到底甚麼事，要我答應？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不是你昨兒說的，在你手下當差的人，統通不用錢你買；只要上頭有面子，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薦來的，都可以派得。只個話可有沒有？」余蘊臣道：「自然派差使一個錢不要。但是面子，也得看什麼面子，就是相好，也要看什麼相好，不能執一而論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我不同你說這些。你但看我們的交情怎麼樣？」余蘊臣道：「用不着提到咱倆的交情。難道你有什么人薦給我不成？咱倆交情雖厚，你要薦人提我却不收。」王小五子見他說不收，登時把臉一沉，拿頭睡在

余蓋臣的懷裏，却拿兩隻雪白粉嫩的手，抱住余蓋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臉；撒嬌撒癡的說道：『你不答應我，我寧見不成功。』此時余蓋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國緞夾袍子，被王小五子拿頭在他懷裏，膩了兩膩，登時繃了一大片。余蓋臣向來吝嗇懂懂的，見了肉痛，爲的是相好面上，是有些說不出口，只好往肚皮裏嚙。兩個人揪了半天，畢竟余蓋臣可惜那件衣服，連連說道：『有話起來說。不要只個樣子，被別人看了要笑話的。』王小五子又把臉一扳道：『誰不曉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？將來我還要嫁你哩。我嫁了你，我便是釐金局總辦的太太，誰敢不巴結我，誰敢來笑我？』余蓋臣又只得順着他說道：『不錯，你嫁了我，你就是我的太太。我有了你這位好太太，從此以後，釣魚巷也不來了。』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道：『這些話誰相信你？誰不曉得余大人的相好多？這些話，快別同我客氣。倒是我託你的事情怎麼樣？』說話間，余蓋臣接連打了幾個呵欠，伸手摸出來金表來一看，短針已過一點，長針却指在六點鐘上。余蓋臣道：『啊唷不早了！我們快睡了，明天還要早起上院哩。』一面說，一面自己寬去衣服，躺在床上去睡了。王小五子道：『你不答應，我不許你睡覺。』於是也不及卸裝，趕到床上同他纏你個不了。余蓋臣被他鬧急了，便道：『你

先把那人說給我，等我好替你對付着看。」王小五子見他已有允應，便不同他吵了，和衣歪着，拿頭靠在枕頭上，低聲說道：「我說的不是別人，你們同在一處做官，還有什麼不認得的。」余蘊臣道：「倒底是誰？」王小五子道：「就是候補同知黃大老爺，他託我的。」余蘊臣道：「姓黃的天底下多得狠。沒頭沒腦，叫我去找那一個？」王小五子道：「真個我記性不好。他有個條子在這裏。」說着，便伸手從衣裳小襟袋裏，把個名條摸了出來；跟手又叫房間裏奶奶。點了一支洋燭，余蘊臣睡眼朦朧的，拿起名條靠近燭光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，是「知府用試用同知黃在新，叩求憲恩賞委釐捐差事」兩行小字。余蘊臣不看則已，看了之時，不覺心上舉拍一跳，半天不言語。王小五子忙問：「看清楚了沒有？這人可是認得的？」余蘊臣還不響。又停了一大會，方問得一句道：「這人是幾時來嫖你起的？這條子可是方纔給你的？」王小五子見問，也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楞了半天，回答不出話來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方纔余蘊臣在王小五子大門口，碰見的那個人，就是



黃在新。這黃在新雖是江南的官；同余蘊臣比起來，一個道台，一個同知，兩人官階不同，不在一個官廳子上。余蘊臣如何偏會認識他？只因這黃在新最會鑽營，凡在紅點的道台，他沒有一個不巴結，因此都同他認得。他此時身上雖有幾個差使，無奈薪水不多，無濟於事。因見余蘊臣正當釐金局的老總，便想謀個釐局差事，託了幾個人，遞了幾張條子，余蘊臣尚未給他下落，他心上着急。幸喜他平日，也常到釣魚巷走走，與余蘊臣有同靴之誼。王小五子見他臉蛋兒長得標緻，便同他十分要好，余蘊臣反退後一步。黃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動，余蘊臣却一字兒不知。余蘊臣在王小五子玩耍，黃在新却盡知底裏。即此一端，已可見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。

此時余蘊臣看了名條，想起剛纔齊巧碰見他在這裏出去，不免心上一動。又接着問王小五子的話，王小五子又對答不出，自然格外疑心。疑心過重，便是吃醋的根了。此時余蘊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，心上早已懂得八九，接連哼哼冷笑兩聲說道：「他的條子沒有人替他遞了，居然會想着了你，託你替他求差使，他這人真會鑽。倒是你倆是幾時認識起來的，你却同他如此關切？」王小五子見余蘊臣生了疑心，畢竟他自己賊人胆虛，亦不敢

撒嬌撒癡，立刻拿兩隻手，扳着余蘊臣的腦袋，同他臉對臉的笑着說道：「這裏頭有個講究，你不曉得，等我來告訴你。我是江西人，七歲上就賣在擋子班裏學唱戲。等到十五歲上，纔到的南京。這黃大老爺他也是江西人，同我是嫡親同鄉。他是我自己家裏的人，有什麼不認得的？」我替他求差使，也無非照應同鄉的意思，有什麼動疑的？」余蘊臣連連搖頭道：「算了罷！你們江西人，我也請教過的了，做官的，讀書的，於這鄉誼上狠有限。不信你一個做審姐的，倒比他們做官的，讀書的，有義氣，這話不要來騙我。況且你七歲上就賣在擋子班裏，東飄西蕩，這姓黃的果然是你的同鄉，你也不會認得他的，這話越說越不對。倒是你倆有了多少時候的交情，你老實對我說罷。他不同你有交情，你爲甚麼要替他求差使呢？我曉得我們化了錢，無非做個大冤桶，替人家墊腰。如今竟公然替恩客說人情求差使，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，被你們弄着玩。」此時余蘊臣越說越氣，也不睡覺了。一碯碌從牀上坐起，吩咐叫轎夫打轎子，又自己立誓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再不到這裏來了。倘若以後再到這裏，你們看我左脚邁到這屋裏來，你們拿刀砍我的左脚，右腳邁到這屋裏來，你們拿刀砍我的右脚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捲捲袖子，直把兩個袖子，捲到手灣子上

頓；兩隻眼睛，睜的像銅鈴似的；又拿兩隻手去盤辮子。辮子盤好，人家總以爲他這個樣子，一定要打人了。誰知並不打人，却又着兩隻臂膊，握緊了兩個拳頭，坐在牀沿上生氣。再說王小五子，起先聽見余蘆臣拿他勳落，不禁臉上一陣陣的紅上來，心頭止不住必必的跳。後來又見他爬起，連忙和着身子去按捺他，無奈氣力太小，當不住余蘆臣的蠻力，按了半天，按他不下，只得隨他起來。後來見他盤好辮子，並不打人，方纔把心放下。連忙和顏悅色的自己分辯道：『同鄉有甚麼好假冒的，天生同鄉是同鄉，我不能拿他當外人看待。至於問我如何認得他，蘇州來的洪大人，清江來的陸大人，每逢吃酒，都有他在座，慢慢的我就認得了他。怎麼沒有交情，我就不作與認得他的？』余蘆臣也不理他，只是坐在牀沿上生氣。鬧得大了，連着房間裏的奶奶，都上來勸和。余蘆臣只是不言語。一迸到五更雞叫之後，天色微微的有點亮了，余蘆臣也不等轎子了，要了長衣裳，紮扮停當，一直逕去。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，只得聽其自然。

余蘆臣走到街上，尙是冷冷清清的，一無所有。此時心上又氣又悶，不知不覺，忘記了東南西北，又走錯了一大段。後來好容易，雇了一部東洋車子，纔把他拉到公館。打門

進去，一路罵轎夫，罵跟班的，罵老媽，罵丫頭，一直罵進了上房。驚動了上下人等，曉得大人在外頭住夜回來；於是重新打洗臉水，拿漱口水，茂生肥皂，引見姨子，又叫廚子做點心，真正忙個不了。

齊巧這日是轅期，照例上院。點心未會吃完，轎子已伺候好。等到走到院上，已有靠九點鐘了。余蘊臣還是氣吁吁的。頭一個會見了孫大鬍子，便把黃在新託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話，統通告訴他。又說：「黃在新的品行，太覺不堪，甚麼人不好託，單單會託到姨子，真正笑話。」孫大鬍子笑道：「這也難怪他。實在是你蘊翁同王小五子的交情，非他可比。朋友說的話，不及貴相知說的靈，所以黃某人纔走的這條路出來。做官爲的是賺錢，只要有錢賺，也顧不得這些了。」余蘊臣聽了孫大鬍子奚落他的話，不白的把臉一紅，拿話分辯道：「我們逛窯子，也不過行雲流水罷了，算得什麼交情。」孫大鬍子忙接嘴道：「又行雲，又流水，還算不得交情？不曉得弄到什麼分上，纔算得交情呢。」余蘊臣發急道：「人家同你說正經話，你偏拿人來取笑，真正豈有此理！老實對你講罷，王小五子同黃某人，都是江西人，他替他求差使，乃是照應同鄉的意思。」孫大鬍子道：「一個當妓

女的，居然肯照應同鄉，賢於士大夫遠矣，蓋翁，你應該立刻委他一個上等的釐差；一來顧全貴相好的面子，二來也可以愧勵愧勵那般不顧鄉情的士大夫。你們衆位聽聽，我兄弟說的可是不是？」此時官廳子上的人，已經來得不少了，天天在一起的幾個熟人，聽了他言，都說「應得如此。」無奈余蓋臣決計不答應，一定還要回制台；撤去他的差使，拿他參辦，以爲卑鄙無恥，巧於鑽營者戒。當時又被孫大鬚子指駁了一句，余蓋臣方始頓口無言。

欲知孫大鬚子說的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

查帳目奉札謁銀行……借名頭斂錢開書局

話說：孫大鬍子，聽見余蘊臣一定要稟揭黃在新託妓謀差的事，一再勸他，都不肯聽。孫大鬍子哼哼冷笑道：「他託妓媒差，雖然是他的壞處；然而你做監司大員的人，你不到窰子裏去，怎麼會曉得他託妓媒差呢？這樁事，還怪你不是。」余蘊臣被他這一駁，頓時閉口無言。歇了半天，纔勉強說道：「我們嫖婊子，不過是好玩罷了。他鑽營差使，竟走婊子的門路，這品行上總說不過去。我就是不到上頭去說他壞話，這種人要在我手裏得意，叫他一輩子不用想了。」說完，面子上雖把此事丟開，後來又着實到王小五子家發了幾回脾氣。經王小五子千賠不是，萬賠不是；後來又把這話通知了黃在新，嚇的黃在新有許多時，不敢公然到釣魚巷王小五子家住夜。余蘊臣拿不到破綻，方纔罷手。

又過了兩月，余蘊臣的保摺批了回來，所保送部引見，業已奉旨允准。等到奉到飭知

，立刻上院叩謝。接着便是同寅前來道喜，下僚紛紛稟賀。余蓋臣少不得置辦酒席，請班同寅。同寅當中，多半都是好玩的。家裏請酒不算數，一定要在釣魚巷擺酒請他們。余蓋臣也樂得借花獻佛；一來趁他們的心願，二來又應酬了相好同吃酒。都推趙大架子爲首座，趙大架便亦居之不疑。接連又是你一檯。我一檯，替他賀喜。如此者輪流吃過，足足有半個多月光景。

真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余蓋臣便想請咨入都引見。制台答應。所有他的差事，一齊都委了別人，暫行代管，爲他不久就要回來的。一連幾天；白天忙着料理交代，晚上又有一班相好，輪流擺酒，替他餞行。有天夜裏，正在釣魚巷吃的有點醉醺醺了，他忽然發議論道：『回想兄弟纔到省頭一天的光景，再想不到今日是這個樣子。我還記得我到省頭一天，其時正是黃制軍，第二次到江南來。我頭一天上院，沒有傳見。其實上司見不見，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；倒是那時候，臉上總覺得攔不下去。從官廳子走出去上轎，賽如對了跟班轎夫，都像沒有臉見他們似的。此時得差得缺的心，還沒有。心上總想：『我連上司都見不着，我還出來做什麼官呢？』到了第二次上院，還沒有見。因爲別人見不着

的很多，並不光我一個；那時心上便坦然了許多，見了轎夫跟班，也不難爲情了。以至頂到如今，偏偏碰着這位制軍，是不輕易見客的。他見也好，不見也好，便也漠然無動於中了。我還記得從前沒有得事的時候，只指望能夠得一個長差使，便已心滿意足了。實因江南道台太多，得缺本非易事。誰料後來，接二連三的，竟其弄了好幾個長差使在身上，一天到晚忙個不了。此時不以爲樂，反以爲苦，屢次三番想辭掉兩個，無奈上頭一定不放。現在憑空的又得了這個明保，索性不叫我過安安穩穩的日子，拿我送部引見，想是我命裏注定的。今年「流年」犯了「驛馬星」，所以要叫我出這一盪遠門。」衆人道：「能者多勞，像你蘆翁的這樣大才，怎麼上頭肯放你呢？至於這回明保，乃是放缺的先聲，光當當差使，也顯不出蘆翁大才，所以制軍一定要有此一舉。從此簡在帝心，陳臬開藩，都是意中之事；放個把實缺，小焉者也，算不得什麼。」余蘆臣道：「承諸位老哥厚愛。放個把缺做做，兄弟也毋庸多讓。至於將來還有甚麼好處，兄弟却不敢妄想。」說罷，那副得意揚揚之色，早流露於不自知了。霎時席散。

又過了兩天，上院稟辭。剛剛走到院上，齊巧昨日制台接到軍機大臣上的字寄，說是



一連有三個都老爺，奏參江南的吏治，大大小小，共有二十幾個官。甚麼孫大鬍子，田小辮子，烏額拉布，余蕙臣，還有督幕趙大架子，統領羊紫辰等，一干人統通在內。其中所參的劣迹，以余蕙臣趙大架子頂利害。說余蕙臣總辦釐金，非但出賣釐差；並且以剔除中飽爲名，私向屬員需索陋規。等到屬員和盤託出，他又並不將此款歸入公家，一律飽其私囊。某人餽送若干，某局繳進若干，那位參他的都老爺，查的清清楚楚，摺子上都聲鼓明白。還說他出賣釐差，並不在南京過付；上海有一月錢莊，內中有他一個把弟檔手，專門替他經手；人家要送他銀子，只裝送到這月錢莊上，由他把弟出封信給他，或者打個電報，南京這邊，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來，真正是再靈驗沒有。摺子上又說他，所有賺來的銀子，足有五十多萬兩，狠在上海置買了些地皮產業，剩下的一齊存在一月銀行裏。至於參趙大架子頂重的頭一款，是說他霸持招搖；甚至某月某日，收某人賄賂若干，亦查的明明白白。又說兩江總督，保舉道員余某一摺，係趙某及余某，在秦淮河妓女貴寶房中，擬定摺稿。摺子後頭，歸結到兩江總督身上，說他年老多病，昏曠糊塗，日惟以扶鸞求仙爲事，置吏治民生於不顧。此外孫大鬍子，田小辮子，烏額拉布，羊紫辰，不過多是帶筆。

在初入仕途的人，見了難免擔驚受怕，至於歷練慣的人，却也毫不在意。

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。且說這日，余蓋臣剛把手本遞了上去，制台一見是他，雖說是自己保舉的人，究竟事關欽派，查辦之案，便也不敢迴護，忙叫巡捕官傳話給他，叫他不必動身，在省候信。巡捕出來，說完這句，各自走開，也不說制台請見，也不說制台道乏。余蓋臣摸不着頭腦，在官廳子上呆了半天。有些不知底裏的人，還過來敷衍他，問他「幾時榮行。」他也只好含糊糊糊的回答。後來坐了一回，看見各位司道上去，又見各位司道下來。其時藩台糧道都已得信，見了制台出來，朝着他都淡淡的，似招呼不招呼的，各自上轎而去。他甚爲沒趣，也只好搭起着出來。

這時候，他的差使，都已交付別人替代，他已無公事可辦。院上下來，一直巡回公館，一天未曾出門，却也無人前來拜他。頭天晚上，趙大架子還面約今日下午，在貴寶房中擺酒送行。誰知等到天黑，還不見來催請。自己却又爲了早晨之事，好生委決不下，派了師爺管家出去打聽，獨自無精打彩的在家靜等。誰知等到起更，一個管家從院上回來稟報

說：『趙大架子趙大人，不知爲了什麼事情，行李鋪蓋，統通從院上搬了出來。後來小的又打聽到孫大鬍子，孫大人門口，纔曉得京城裏有幾位都老爺，說了閒話，連制台都落了不是，總算仍舊派了制台查辦，還算給還他的面子。余蘊臣急忙問道：『這位都老爺是誰？但不知有幾個人參在裏頭？孫大人在內不在內？』管家道：『聽說雖然在內，並不十分要緊。趙大人參的却狠不輕。』余蘊臣又急忙說道：『我呢？』家人不言語。余蘊臣連連搖頭，躁脚道：『完了完了！怪不得趙大人他說今兒請我吃飯的，原來他自己遭了事，所以沒有來催請。但是我自己被參，爲的是那一件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。怎麼好呢！』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時所作所爲，簡直沒有一件妥當的。一霎時萬慮千愁，坐立不定。正躊躇間，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一位師爺，也從外面回來了，手裏還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張諭帖。余蘊臣見面就問：『打聽的事怎麼樣了？』那位師爺有心在東家面前討好，不肯直談，只聽他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『只說京城裏有什麼消息，大約在省城候補的，統通在內。這一定是都老爺想好處，我們不要理他。觀察這樣的憲眷，還怕什麼呢？』余蘊臣道：『怕是不怕什麼，爲的是倒底參的是那幾件事，……你手裏拿的什麼？』那位師爺見問，索性把他

所抄的那張諭帖，往袖筒裏一藏，說沒有甚麼。余蓋臣道：「明明白白的，看見有張紙寫的字。你瞞我做什麼呢？」師爺到此無禁，方把一張諭帖拿了出來。余蓋臣取過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的，無非「勸戒屬員，嗣後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；倘若陽奉陰違，定行參辦不貸。」各等語。這張諭帖，是寫了貼在官廳子上的，如今被這位師爺抄了回來。余蓋臣看過後，往旁邊一攔，說道：「這種東西，那一任制台沒有，我也看見慣了。他下他諭帖，我住我的夜，管他媽的事。這也值得遮遮掩掩的？」那師爺被東家搶白了兩句，面孔漲得緋緋紅，一聲也不言語。余蓋臣又問道：「我叫你打聽的事，有什麼瞞我的，你快老實說罷！」那師爺只是咳嗽了兩聲，一句話還是沒有。余蓋臣知道他是無能之輩，便踩着脚說道：「真正是什麼材料，這從那兒說起！」說完了這句，便背着手，一個人在廳上踱來踱去。他不理師爺，師爺亦嚇的不敢出氣。

攔下余蓋臣在家候信不提。且說制台自接奉廷寄之後，却也不敢怠慢，立刻就派了藩司糧道兩個人，按照所參各款，逐一查辦。因為幕友趙大架子被參在內，留住衙門恐怕不

便：就叫自己兄弟二大人通信給他，叫他暫時搬出衙門，好遮人耳目。趙大架子無奈，只得依從。所以頭天雖在相好貴寶家中定了酒席，並未前去請客。

到了第二天，貴寶派了男女班子，到石壩街趙大人公館裏請安，聽見門上說起，纔曉得大人出了岔子，如今在家裏養病，生人一概不見。男女班子無奈，只得悵悵而回。

此時省城裏面，一齊曉得制台委了藩台糧道查辦此案。幸喜都是同寅，彼此大半認識，一個個便想打點人情，希圖開脫。

其中糧道爲人，却狼爽快，有人來囑託他，他便同人家說道：「制台雖然拿這件事委了兄弟，其實也不過敷衍了帳而已。現在的事情，無論那一樁那一件，不是上瞞下，就是下瞞上。幾時見查辦參案，有壞掉一大票的，非但兄弟不肯做這個惡人，就是制台也不肯失他自己的面子。他手下的這些人雖然不好，難道他平時是聾子瞎子，全無聞見，必要等到都老爺說了話，他纔一個個的掀了出來，豈不愈顯得他平時毫無覺察麼？不過其中，也總得有一兩個當災的人，好遮掩人家耳目。總算都老爺的話，並非全假，等他平平氣，以後也免得再開口了。兄弟說的句句真言，所以諸公儘管放心罷了。」衆人聽了他言，俱各

把心放下。

不料藩台自從奉到委札的那一天起，却是凡有客來，一概擋駕。今天調卷，明天提人，頗覺雷厲風行，大家都不免提心弔膽。然而想想糧道的話，曉得制台將來，一定要顧自己的面子，決不會參掉多少人的；不過彼此難爲幾弔銀子，沒有什麼大不了事，便亦聽其自然。藩台見人家不來打點，他便有心公事公辦，先從余蓋臣下手，同制台說：『原參余道，出賣釐差，銀子放在上海，別的雖然沒有憑據，然而銀子存在銀行裏，是有簿子可查的。祇要查明白了，簿子上是余蓋臣的花戶，便一定是他的贓款了。現在是什麼時候，庫款如此空虛，他們還要如此作弊，真正沒有良心了！司裏同余道雖是同寅，然而爲大局起見，決計不敢迴護的。』制台道：『別的還好辦；銀行是外國人的，恐怕他不由你去查哩。』藩台道：『銀行雖是外國人開的，然而做的是中國人生意。既然做我們中國人生意，一年到頭，賺我們中國人的錢也不少了，難道這點交情還沒有？我又向他捐錢，看看帳簿子，有什麼不可的。』制台道：『既然老哥說可以，料想沒有什麼不可以的。本省的官雖多，能殺辦事的人，究竟狼少，還是老哥諸事諳練，這件事情，就借重老哥辛苦一盪罷。

。早去些，早些回來，也好早點覆奏進去，免得再生枝節。」藩台一想：「話雖如此說。究竟自己做了這幾來的官，從未同外國人打過交道。外國人樞眼睛高鼻子，雖然見過幾個；但是上海地方，聽說一共總有十幾國的人；我是一省的藩台，到了那裏，總得一家家的都去拜望拜望，彼此言語不通，這個十幾國約繙譯，倒不好找。一個弄得不得法，被繙譯瞞着我做了手脚……。」左思右想，總覺不好，只得回覆制台道：「司裏的公專，承上宣下，一來忙的實在走不脫身；二來司裏亦不會說外國話，不認得外國字，將到了銀行裏，查起外國帳來，一個字不認得，還不是白去？這樁事關係很大，請大人委了別人罷！」制台道：「好在總要帶着繙譯去的，只要帶個明白點的繙譯就是了。就是兄弟亦不會說外國話，不認得外國字，怎麼也在這裏辦交涉呢？」藩台被制台頂的無話可說，只得又稟請了一位洋務局裏的提調——乃是本省候補知府，姓楊名達仁。因為他從小在水師學堂裏出身，認得鬼子多，而且也會說兩句外國應酬話。——

同他去，便借他做個靠山。他本任之事，當由制台札委鹽道，暫行兼理。

藩台無奈，只得回家部署行裝。因係欽派案件，不敢耽誤，次日有下水輪船，遂即攜帶隨員幕友，逕赴上海。一路上，兩手狠捏着一把汗，深悔自己多嘴，惹出這件事來。

次日輪船到了上海，上海縣接着迎入使館。跟手進城去拜上海道。見面之後，敘及要到銀行查帳之事，上海道道：『但不知余某人的銀子，是放在那一月銀行裏的！』藩台大驚道：『難道銀行還有兩家嗎？』上海道道：『但只英國，就有麥加利，匯豐兩月銀行。此外俄國有道勝銀行，日本有正金銀行，以及嘴囑國法蘭西統有銀行，共有十幾家呢。』藩台聽說，楞了半天，又說道：『我們在省裏，只曉得有匯豐銀行洋票，幾年頭裏，兄弟在上海時候，也曾使過幾張。却不曉得有許多銀行。依兄弟想來，只有匯豐同我們中國人來往，余某人的這銀子，大約是放在匯豐，我們只消到匯豐去查就是了。』上海道道：『外國人銀行開在上海的，原是爲着做中國人生意來的，那一月不好存銀子，並不光是匯豐一家如此。但是匯豐兩個字，人家說起來，似乎熟些，或者余某人的銀子，就放在他家，也未可知。方伯可先到他家去查查也不妨。』藩台聽說，稱「是。」於是端茶告辭。回到公館，過了一夜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就要想到匯豐去查帳。起身梳洗之後，便吩咐套馬車。穿好行裝，帶了繙譯，兩個人同上了馬車，一直往黃浦灘而來。未會上車的時候，車夫就問：「到那裏去？」藩台說：「匯豐銀行」馬夫說：「今天禮拜，銀行是不開門的。」那繙譯因是省裏帶來的，在內地久了，也忘記禮拜不禮拜。被馬夫一句話提醒，他亦恍然道：「不錯，禮拜日外國人是不辦公事的，去也是白去。不如大人到別處拜客，明天一早去不遲。」藩台道：「管他媽的禮拜不禮拜，我到他門口飛張片子，我總算到過的了。就是他**不辦公事**，料想客人總好見的。我昨天就到此地，今天還不去拜他，被外國人瞧着也不好。况且我今天見了他，先把大概情形告訴了他，明天再去查帳，也就容易些。」繙譯道：「禮拜關門，連客也是不見的，不如明兒一塊去的好。」藩台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多走一步路都是怕的。橫豎坐馬車，又不要你跑了去，多走一邊也不難。」繙譯也不敢說別的，只好跟了他走。一霎時走到匯豐銀行門口果見兩扇大門，緊緊閉着。投帖的人叫喚了半天，亦沒有一個**人**答應，投帖的無奈，只得走到馬車跟前，據實回覆；藩台道：「既然沒有人，留張片子就是了。」投帖的又跑回去，拿張片子塞了半天，亦沒有塞進，只好蘸了點唾沫，拿片子

貼在門上走的。藩台自己覺着無趣，又怕繙譯笑他，說他不懂外國規矩；回到公館，坐定之後，便對手下的人說道：「外國人禮拜不辦事不會客，我有什麼不曉得的。不過上頭委了我這件事，照例文章，總得做到。將來查帳查得到，固然有面子；即使查不到，我們這裏到底來過兩邊，總算是盡心的了。」他如此說，手下的人，只好連連答應稱「是」。

到了第二天，便是禮拜一，銀行裏開了門。他老人家仍舊坐了馬車趕去。未曾到銀行門口，投帖的已經老早的，拿着名片，想由前門闖進去，上了臺階，就挺着嗓子喊「接帖！」幸虧沒有被外國人碰見，撞見一個細崽，連忙揮手，叫他出去；又指引他走後門，到後頭去。等到投帖的下了臺階，藩台也下了馬車了。投帖的上前稟明原由，藩台心上狠不高興，自想：「我是客，我來拜他，怎麼叫你走後門？」原來這匯豐銀行，做中國人的買賣，什麼取洋錢兌匯票，帳房櫃台，統通都設在後面；所以那細崽指引他到後邊去。當下藩台無奈，只得跟了投帖的號房，走到後面。大衆見他戴着大紅頂子，都以為詫異，說他倘然是來兌銀子的，用不着穿衣帽；如果是拜買辦的，狠可以穿便衣，也用不着如此恭敬

。其時櫃臺上收付洋錢，查對支票，正在忙個不了，也沒人去招呼他。號房拿了名片，雙喚了幾聲「接帖，」沒有人理他；便拉住一個人，問：「外國人在那間屋裏住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來支洋錢的，我不曉得，你去問他們櫃上罷。」號房無奈，站在櫃台邊望了一望，都是忙碌碌的，不好插嘴；急的藩台罵：「沒中用的王八蛋，連帖子都不會投，還當什麼號房！」號房急了，隨檢了櫃檯上一個鼻架銅絲眼鏡的小夥子先生，問他：「外國人在那裏？我們大人要拜他。」小夥子先生望了他一眼，並不理他，仍舊低下頭，手模算盤，跌跌撻撻算他的帳去了。號房沒法，只得又檢了一個嘴上兩撇鬚鬚的老頭子先生，照前問了一句。畢竟老頭子先生，古道可風，回問了一聲：「你們是那裏來的？要找外國人做甚麼？」號房還沒有回答他來的是藩台夫人，那老頭子先生，手裏早拿了一管筆，一疊支票，一張張的往簿子上自己去騰清，再問他話，也聽不見了。號房急得要死，藩台瞧着生氣。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，忽見裏面走出一個中國人來，也不曉得是行裏的什麼人。藩台便親自上前，向他詢問；自稱是江南藩司，奉了制台大人的差使，要找外國人說一句話，看一筆帳。那人聽說他是藩台，便把兩隻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，回報了一聲：「外國人忙

着在樓上。你要找他，他也沒工夫會你的。』此時繙譯跟在後頭，便說：『不看洋人，先會會你們買辦先生也好。』那人道：『買辦也忙着哩。你有什麼事情？』藩台道：『有個姓余的道台，在你們貴行裏存了一筆銀子，我要查查看，到底是有沒有。』那人道：『我們這裏，沒有甚麼姓余的道台。不曉得。我要到街上有事情去。你問別人罷。』那人揚長的竟出後門去了。其時來支洋錢取銀子的人，越聚越多。看洋錢叮呤噹啷，都灌到藩台耳朵裏去。洋錢多用大筐籬盛着，豁瑯一擲，不曉得幾千幾萬似的。整包的鈔票，一疊一疊的數給人看，花花綠綠，都耀到藩台眼睛裏去。此時藩台心上着實羨慕，想：『我官居藩司，綜理一省財政，也算得有錢了，然而總不敵人家的多。』正想着，忽聽繙譯說道：『啊，喲已經十二點半鐘了！』藩台道：『十二點半鐘便怎麼樣？』繙譯道：『一到十二點半，他們就要走了。』藩台道：『狠好，我們就在這裏候候他，他總得出來的。等他們出來的時候，我們趕上去問他們一聲，不就了結嗎？』正說着，見許多人一閃而出，都向後門出去，也分不出那個是買辦，那個是帳房，那個是跑街，那個是跪樓。一千人出去之後，却並不見一個外國人。你道爲何？原來外國人都是從前門走的。所以藩台等了半天，還是白

等，直等到大衆去淨之後，靜悄悄的鴉雀無聲。繙譯明知就裏，也不敢說別的，只好說：『請大人暫回公館吃飯。過天託人找到他的買辦，問他一聲，或者就託他代查。大人犯不着褻尊，自己一盪盪往這裏來。』藩台看此情形，也覺無味，只得搭起着說道：『我同余某人並不是冤家，一定要來查他的帳。不過我不來兩盪，上頭總說我不肯盡心。如今外國人不見我，這事便不與我相干，我回省也有得交代了。至於買辦那裏，你們明天順便去問一聲也好。我們的事情凡是力量可以做到的，無不樣樣做到。他不理你，你却無法了。至於當差使，也說不到「褻尊」二字，外國人瞧不起我們中國的官，也不自今日爲始了。這件事我碰着了，倒還是心平氣和。』說罷，拉起衣裳，一直出來上馬車，趕回公館。

繙譯當天，果去託人找着了買辦，提起前情。買辦道：『不要說難查，就是容易查，他有銀子，儘着他存，他愛存那裏就存那裏，總不能當他是賊款辦。幸而你們大人沒有來見外國人，倘若見了外國人，被外國人說笑上兩句，那却難爲情呢！』繙譯聽了無話，回來回了藩台。

於是藩台纔打斷了查帳的念頭，只想拿話搪塞制台。不敢說洋人不見；他造了一篇謠

言，說問過洋人，簿子上沒有余某人的花戶，所以無從查起。一面先行電稟，一面預備自行回省。

這日正想夜裏趁招商局輪船動身。早晨還在棧房裏默默自想：「深悔自己多事，憑空的要捉人家的錯處。如今人家錯處捉不着，自己倒弄了一場沒趣；」越想越沒味。

正在出神的時候，忽然門上傳進一個手本，又拿着好幾部書，又有一個黃紙簿子，上面題着「萬善同歸」四個大字。藩台見了詫異，忙取手本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「總辦上海善書局候選知縣王慕善」又看那幾部書：一部是太上感應篇詳解，一部是聖諭廣訓圖釋，一部是陰隲文制藝，一部是戒淫寶鑑，一部是雷祖勸孝真言。藩台看了，心上尋思道：「原來都是些善刻。刻善書，固是好事。但他忽然要來找我，却爲何事；」心上正想回復不見，那個拿手本的二爺說道：「這位王老爺，據他自己說起，真正是個好人，自從他開了這個書局之後，所有的淫書，已經被他搜尋着七百八十三種。現在一齊存在局中，預備大人調查。有些書，外頭都沒有板子，只有他那裏一部。他隨身帶個手摺，都開的明明白白，預備當面呈上來的。」藩台一聽這話，心上便想：「姑且叫他進來問問再說。我生平淫書

亦算看得多了，那裏會有七百八十幾種？他既然有，姑且調來看看。等到看過，再出示禁止不遲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吩咐了一聲「請。」少停，王慕善進來，磕頭請安，自不必說。歸坐之後，藩台先問他這個局子，是幾時開的，一共刻了多少書。王慕善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從卑職會祖手裏，以至傳到如今，一直以行善爲念。到卑職父親晚年，就想創個善書會；苦於力量不足，沒有辦得起來。卑職仰承先志，現在雖然粗規模，然而經費總還不夠，所刻的書亦有限得狠，剛纔呈上來的幾部都是的。卑職此來；一來想求大人提倡提倡；二來這有一篇淫學目錄，等大人寓目之後，求大人賞張告示，嚴行禁止，免得擾亂人心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站起來，把呈上來的書，檢出二部，指着說道：「凡事以尊主爲本，所以卑職特地注了。這部聖諭廣訓圖釋，是專門預備將來進呈用的。這一部太上感應篇詳解，是卑職仰體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。聽說制台大人極信奉的是道教，這太上感應篇，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，親手著的救世真言。卑職足足費了三年零六個月工夫，方纔解釋得完。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賞張告示，禁止書賈翻刻，只准卑局一家專利。如此卑局方能持久，如有什麼善書，便可多刻幾部；就是大人有什麼著作，卑職亦可効勞。」藩台道：「能

夠多類幾部，原是極好的事；不過專科一層，我們做大憲的人，祇能禁人爲非，那能禁人向善。至於提倡一節，亦是我們應盡之責。什麼聖諭廣訓圖釋，太上感應篇詳解，你明天可送幾百部來，等我下個公事，派給各府州縣去看。」王慕善道：「卑局裏的書，能得大人如此提倡，將來一定可以暢銷。卑職回去，就在每部書的面上，加上「奉憲鑒定」四個大字。明天每樣先繳進兩百部來。」藩台道：「狠好，」王慕善道：「請大人的示：這筆書價，卑職還是具個領字，由大人這裏來領呢，還是等到大人回省之後，再到大人庫上來領呢？」藩台初意，以爲他這些善書，雖然賣錢；至於這一二百部，一定是捐給各府州縣看的。今見他論到書價，心上便有點不高興，楞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既然想要勸人爲善，最好把這些書，捐送與人家。如果要人家拿錢，恐怕來買的就少了。」王慕善不禁一驚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；三部五部，卑職這捐送得起；再多，不要說是卑職捐不起，就是卑局裏也難支持得住！」藩台道：「這開書局的經費，是那裏來的？」王慕善道：「都是捐得來的。」說着，又把那本「萬善同歸」的簿子，翻了出來，查給藩台瞧。一頭指着，一頭說道：「這是柔軍門捐銀五十兩，這是某中丞捐洋五十元，這是某方伯捐銀三十兩，這是某太



守捐洋四十元。」隨後又特地翻出一條，指給藩台看道：「只是家兄王子密部郎，就是現在做小軍機的，他也幫過二十四兩。」藩台道：「原來老兄是子翁的令弟！兄弟同令兄狼要好，兄弟去年陸見進京，我們兩個狠說得來。但是這些錢，都是衆人捐湊的，更不應該拿他賣錢。兄弟既同令兄相好，將來回省之後，替老兄想個法子，弄一筆永遠經費。外府州縣有肯爲善的，也等他們捐兩個。」王慕善聽了，特地離位請了一個安，又說了聲「謝大人栽培。」藩台道：「這書同簿子，你先帶回去。我這裏有什麼捐款，隨手就送來給你，不消得寫簿子的。」王慕善於是感激涕零而去。

藩台送客回來，對着同來的幕友相公說道：「在現時勢，拿着王法嚇唬人，叫人做好人，還沒人聽你的話。如今忽然拿着善書去勸化人，你送給他瞧，他還不要瞧；還要叫人拿錢，豈非是做夢。說句老實話，這些書我就不要瞧。倒是把他那七百多種淫書調來看，一定有些新鮮東西在內。」藩台說到這裏，便有個幕友插嘴道：「方伯既然曉得這些書沒用，爲什麼還勸他捐給人家看呢？」藩台道：「勸人爲善，一來名氣好聽；二來他是小軍機王子密的令弟，把做敷衍過去就完了。我那裏有這許多工夫，去替他派書，替他

黃在新。這黃在新雖是江南的官；同余蘊臣比起來，一個道台，一個同知，兩人官階不同，不在一個官廳子上。余蘊臣如何偏會認識他？只因這黃在新最會鑽營，凡在紅點的道台，他沒有一個不巴結，因此都同他認得。他此時身上雖有幾個差使，無奈薪水不多，無濟於事。因見余蘊臣正當釐金局的老總，便想謀個釐局差事，託了幾個人，遞了幾張條子，余蘊臣尙未給他下落，他心上着急。幸喜他平日，也常到釣魚巷走走，與余蘊臣有同靴之誼。王小五子見他臉蛋兒長得標緻，便同他十分要好，余蘊臣反退後一步。黃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動，余蘊臣却一字兒不知。余蘊臣在王小五子玩耍，黃在新却盡知底裏。卽此一端，已可見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。

此時余蘊臣看了名條，想起剛纔齊巧碰見他在這裏出去，不免心上一動。又接着問王小五子的話，王小五子又對答不出，自然格外疑心。疑心過重，便是吃醋的根了。此時余蘊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，心上早已懂得八九，接連哼哼冷笑兩聲說道：「他的條子沒有人替他遞了，居然會想着了你，託你替他求差使，他這人真會鑽。倒是你倆是幾時認識起來的，你却同他如此關切？」王小五子見余蘊臣生了疑心，畢竟他自己叫人胆虛，亦不敢

刻的善書，每部之上，都加了「奉憲鑒定」四個大字。又特地上了幾家新聞報紙的告白。又把自己書局門口原有的招牌，重新寫過，是「奉憲設立善書總局。」招牌之旁，添了兩扇虎頭牌，寫的是「書局重地，闕人免入；」一面又掛着一條軍棍。據他自己說：「現在我這引書局，既然收了由官經辦，我應得按照總辦體制：夥計們就是司事；又吩咐手下的人，以後都得稱我爲總辦。」看了日子，開局懸掛招牌。預先由帳房，在九華樓定了幾桌酒，登了一張知單。凡認識的官紳兩途，請了好幾十位。單子上：也有寫「知」字的，也有寫「代知」的，還有寫「謝謝」的。有些不曉得他的根底的，還當他的確是小軍機王某人的令弟，同藩台有多大的交情，一齊湊了分子來送禮。吉期既到，書局門前，懸燈結彩；堂屋正中，桌圍椅披，鋪設一新，又點了一對大蠟燭。王慕善穿了行裝，掛着一付忠孝帶，先在堂中關聖帝君神像面前，拈香行禮。磕頭起來，手下的司事，又一齊向他叩頭賀喜。然後人來客往，足足鬧了半日。

王慕善生怕正經官紳來的不多，掃他的面子，預先託了人，走了門路，處處說好。居然到了那日，大老紳衿，也到得兩位。王慕善便殷殷勤勤，留住吃飯。當下居中一席，賓

坐六位，王慕善自己奉陪。五個客人，統通都是道台；

第一位姓宋號子仁，廣東人氏；官居分省試用道，乃是這裏有名的紳董，常常要同上海道見面的。

第二位姓申號義甫，蘇州人氏；乃是一月善局裏的總董。自從他爺爺手裏創辦善舉，無論那一省有什麼賑捐，都是他家起頭。有名的申大善人，沒有一個不曉的。到這申義甫手裏，也着實有幾文了。申義甫每辦一次賑捐，連捐帶保，不到五六年，居然由知縣也升出道台，指省浙江。因為近年光景甚好，過的日子很舒服，也就不去到省了。

第三位新從京裏引見出來，路過上海，尙未到省的一位湖南試用道，姓朱號禮齊，山西人氏。王慕善因為他也是觀察，借他來裝場面的。偏偏這位朱禮齊，最喜擺自己的觀察架子，有人問他「貴姓台甫，」他對答之後，一定要贅上一句，「兄弟是湖南候補道。」無論湖南人員，也不論候選候補，只要官比他小的，見了他面，無論在張園裏，或者戲館裏，番菜館裏，尊他一聲「大人；」他馬上就替人家惠茶菓，惠戲價，惠酒帳。上海沒片票號，都說有他的本錢在內，手邊亦着實開闊。有人拿了手本，到他公館裏請安，同他敘

大人卑職，他一定請見。倘或告幫：少則十塊八塊，多則三十二十，亦常常的給人家。王慕善曉得他這個脾氣，便有心交結他，無論那裏碰着，老遠的就是一個安，高高朗朗，叫一聲「大人。」請起安來眼睛望着鼻子低下了頭，拿兩隻手往屁股後頭一癢。倘或朱觀察問長問短，他滿嘴的「是是是，者者者。」因此朱觀察狠賞識他，肯同他來往。

第四位是一位江西候補道，姓蔡號智菴，乃浙江人氏，是聰明刁刻一路的人。曾經代理過三個月鹽道，自以爲拿過印把子的人，覺得比衆不同，眼眶子裏只有督撫藩臬，別人都不在他心上了。因與王慕善稍沾點親戚，王慕善特地央他來陪客。他初意想要不來的，後來聽說宋子仁，申義甫一千人，統通在彼，曉得場面還好，所以趕得來的。

還有一位姓翁，號信人，山東人氏。身上祇捐了一個候選道，在上海做做生意，不知如何被王慕善請得來的，便把他屈坐了第五位。幸虧他爲人顛顛預預，對於這上頭，倒也並不在意。

當下坐定之後，王慕善先開口問宋子仁，申義甫二位道：「宋老伯，申老伯，這兩天的公事一定忙得狠？」宋子仁皺着眉頭道：「不要說別的，單是兩江制台，蘇州撫台，託

獨霸的事件，孰也有七八樁在身上。還有上海道，託我出來調處的事情，還有地方官辦不了的事情，亦一齊來找我。真是天天吃了人參，精神亦來不及！剛剛上海道還在兄弟那邊。上海道前脚走，上海縣跟着又來，並不是欺他官小，對不住他，只好擋駕。見面之後，有得同你纏，只怕到此刻還不得來。義翁，你這兩天接到山東的電報沒有？黃河怎麼樣了？」申義甫立刻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面孔道：「利津口子還沒有合龍，齊河的大堤又衝開了。山東撫台，昨兒一天，共總有九個電報給兄弟，託兄弟立刻替他匯十萬銀子去。子翁，現在市面銀根如此之緊，一時那裏提得到許多！後來又來一個電報，說叫二小兒到工上去當差，年終合龍，兩個過班可得道員。因此情面難却，匯了五萬銀子給他。二小兒亦就這兩天動身前去。子帶可有什麼信帶？」朱子仁道：「恭喜恭喜，二世兄不日也同義翁一樣，真正是鳳毛濟美。兄弟有什麼信，回來寫好再送過來。」

正談論間，代理過江西鹽道的蔡智菴，因與朱禮齋翁信人扳談，彼此問起「貴姓台甫」朱禮齋回答之後，又從靴統子裏掏出一張申報，上面刻着分發人員名單，便指着一行說道：「上月引見分發的這湖南道朱儀孫，就是兄弟。」蔡智菴自以為曾經拿過印把子的

人，自然目空一切。誰知翁信人也只是不理他。只有王慕善替他亂吹，道：「這位朱大人，學問經濟，名重一時。這回晉京引見，上頭聖眷極好，不日就要放缺的。」蔡智菴不等他說完，急於替自己表揚道：「現在皇上狠留心吏治，所以我們敝省撫憲陸大中丞，委派兄弟代理糧道的摺子上頭，特地還加了四個字的考語。諸位要曉得代理的時候雖短，有得代理，就會署事，有得署事，就會補缺。同是一樣候補道，儘有候補了幾十年，一回印把子拿不到的多着哩。」王慕善聽了，不勝傾倒。這時候朱禮齋已經問過翁信人的「貴班。」翁信人說是候選道。蔡智菴道：「信翁要做事情，何不分發到省？不要說補缺，就是像兄弟代理過一次，倒底多了一付官銜牌，說起來名氣也好聽些。」翁信人道：「在這裏做生意，本來算不得什麼。不過常常要同你們諸位在一塊兒，所以不得不捐個道台，裝裝場面。我這道台，名字叫做「上場道台，」見了你們諸位道台在這裏，我也是道台；如果見起生意人來，我還做我的一品大百姓。」翁信人一面說，一面端起酒杯來，一連喝了五個鐘，也微微的有了點酒意。蔡智菴被他說得頓口無言；朱禮齋也做聲不得。

申義甫大善士，便提起印刷善書一節，「真是關係人心風俗的一件事情。明天小兒到

北邊，可以叫他帶幾十部去，順便送送人，也算得一椿善舉。」王慕善道：「小姪這升書局，所出的書，有諸位老伯，諸位憲台提倡，不愁沒有銷路。但是吃本利害，小姪自己一個錢的薪水不支；以及天天到局裏辦公事，什麼馬車錢，包車夫，還有吃的香烟，茶葉，都是小姪自己貼的。真正涓滴歸公，一絲一毫不敢亂用。如此謹慎，每月還要墊得五六百塊，什麼朋友薪水，刻板刷印的工錢，以及紙張等類，沒有一項少得的來。上回南京藩台到這裏，小姪前去叩見。承他老人家美意，允許各項善書，每種要一千部；扎派各府州縣，代爲分銷；將來這項書價，就在他們養廉銀子裏扣回，却是再好沒有。不過目下要墊本印書，至少非四五千金不可；所以小姪要求諸位老伯，諸位憲台，替小姪想個法兒，支持過去。將來少則三月，多則五月，各府州縣書價領到之後，一定本利同歸。小姪是決不食言的。」當下各位道台聽了他的話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一說話也沒有。倒底朱禮齋慷慨，首先創議，助銀五百兩。王慕善立刻請安，「謝大人提倡。」跟手宋子仁說了聲：「兄弟只好勉強棉力，捐一百銀子，附附驥的了。」蔡智菴是向來吝嗇的，不肯自己拿錢，却替王慕善出主意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我們儘力幫一千，幫八百，在我們已經出了一身



大汗；然而還缺少多，於事仍屬無濟。兄弟有個愚見，不知申義翁以爲何如？」申大善士忙要請教。蔡智菴道：「所有各省賑捐銀子，都在義翁的手裏，無非是存在莊上生息。現在兄弟做個中人，求義翁撥借王大哥五千，利錢或照莊折，就是多點也不妨。將來書價領到，本利雙還：一則成全了善舉，二來義翁又可多收幾個利錢，豈不公私兩便？」宋子仁也幫着勸說，連稱「智翁所言極是。」王慕善聽得心花都開。只見申大善士連連搖頭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這筆賑捐銀子，自從先曾祖存到如今，已有八十多年，是從來沒有人提過，如今五千金難然爲數不多，王大哥非荒唐之人，兄弟亦沒有什麼不放心。但是此例一開，人人都好來借。借的多了，都像王大哥這樣謹慎的人，是不打緊；設有差池，這筆款子誰來歸還？所以兄弟這個不能出借的苦衷，還求諸公原諒！」

正說話間，忽見外面來了一個人，急匆匆走到申義甫耳朵旁邊，說了兩句話。登時申大善士面孔失色。大家正要問信，又見走進兩個堂子裏的娘姨大姐，直至筵前，朝着王慕善說道：「恭喜耐王大小，倪先來，倪先生也來哉。」一句話，又把個王慕善弄得置身無地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四回

辦義賑善人是富……盜虛聲廉吏難爲

話說：王慕善這日，正在局裏請客吃酒，忽然走進來兩個堂子裏的娘姨大姐，笑嘻嘻的朝着他說：『我們先生就來。』王慕善一看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相好，西會芳花媛的一個大姐，名叫阿金，一個娘姨名喚阿巧的。便是前個月裏過節，王慕善短欠這花媛十二樓酒錢，九十六樓局錢，節邊正因轉運不靈，沒有送去。花媛媛的母親，平時因見這位王大少來往的狠有幾個大人老爺，諒亦安心漂帳的人，一時掉頭不轉，也是有的。因此並未叫娘姨大姐上門來討。以爲過節之後，只要王大少仍舊前來照應，這錢終究要還的。誰料自從節前頂過如今，王大少一盪未嘗光降。到局裏問問，總說在家裏。到公館裏問問，又說在局裏。打定主意，總不叫你見面。後來又聽他同走的朋友講起，說王某人節後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寶寶，兩人十分要好，不到一月，已經吃過三個雙樓，碰過八場和。花

媛媛的娘心上恨極了，幾次三番要去候他；總被他預先得信，不是從後門逃走，便是賴在周寶寶房間，進住不出來，因此花媛媛的娘，一連候了幾日，未曾候到，只得天天仍舊到書局裏來跑。後來碰到過一次，花媛媛的娘，本來要同他拚命的。禁不起他花言巧語，下氣柔聲，一味的欺纏，央告花媛媛的娘道：「姆媽不要動氣，實因前帳未付，沒臉登門，並非不放在心上。」又道：「姆媽，我的事情，你是曉得的。目下我這邊書局，新馬路宋子仁宋大人，鐵馬路做善舉的申義甫申大人，都肯幫我銀子，把局面着實還要撐大。目下他們幾位都已答應，但是銀子還未到手；等到他們把錢一送來，頭一注就先拿來還你。非但酒錢菜錢兩三百塊，算不得什麼，並且我從前許過媛媛，送到一付金鋼臂，如今也要了此心願。請你今天先回去。我少則十天，多則半月，一定不會誤你事的。」花媛媛的娘道：「大少！人心是肉做的。你春天來做我們媛媛的時候，還是個小先生，如今……。」王慕善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，我有什麼不曉得的。等我銀子下來的多，還要討媛媛來做姨太太哩；你就是我的丈母娘。我討了媛媛，接你丈母娘一塊同住。」花媛媛的娘道：「大少，你祇要把局錢菜錢算還給我，就夠了？別的好處，我亦不敢想了。」王慕

善道：「事情將來定要如此辦，你放心罷了。」花媛媛的娘，也只得權時隱忍而去，連他跳槽的事，亦未揭穿。誰知過了半個多月，仍無消息。花媛媛的娘，一連又叫人來過兩三盪，無奈總不見面。他這引書局，乃開在靶子路北面，來一盪非輕容易。花媛媛的娘急了，乃買通王慕善的車夫；車夫便告訴他：「幾時幾日開局，我們東家一定在這裏的，你們儘管來就是了。」花媛媛的娘，記在肚裏。誰知到了開局的那一天，王慕善早已防備，預先託了宋子仁，替他到營裏借了四名親兵，穿着號褂子，站在局門口，彈壓閒人。又請巡捕房，派了兩個華捕，幫同禁阻一切閒雜人等，毋許擅入。却說花媛媛的娘，這日有事在心，一早便喚女兒起身。收拾停當，已有十一點半鐘，及至走到，不差亦有半點鐘了。只見人來客往，馬車包車，着實不少。花媛媛母女兩個，曉得此時不便，又在外面茶館裏，等了點半鐘。看看來的人已有大半，方同了阿金阿巧，盪至門前；親兵巡捕，攔阻不准進去。媛媛母女二人，面孔究竟還嫩，禁不起呼喝，便退了出來。畢竟阿巧心靈機巧，便道：「既到此間，那有不見之理？」便讓媛媛母女仍到茶館裏去坐。他就拉了阿金，硬闖進去。巡捕喝問何人。阿巧便說是王老爺自己公館的人。巡捕不便阻攔，任其揚長進去。

王慕善一見，果然大吃一驚。檯上面正是一班貴客，倘若鬧穿，諸多不便。急能生巧，便道：『你們來，極好，我家大老爺，本來有一信在這裏，我因為有事，所以還沒送來。如此就託你二人帶了去，省得我去一盪。』說罷，趁着到房取信爲由，把阿金阿巧，一直領到帳房。先埋怨他不該當着大衆，毋我的臺；又說：『上下不過幾天，怎的急到這步田地？』阿巧道：『事情並不與我相干。他娘姨兩個，一定要來，伺候茶館裏，大少你自己同他去說罷。』王慕善絢眉頭道：『我在這裏有事，他們偏偏要來同我胡纏！』阿巧道：『這是你自己不好，說話不當，也怪不得別人。洋錢一時來不及，多少給他們幾個，陸陸續續的開銷點，他們也不來找你了。』王慕善曉得今天的事，非錢不能了給。硬硬頭皮，從帳房櫃子裏，取出昨兒新借來的一封洋錢，數了數，除用之外，只賸得六十多塊了。於是把零頭留下，先拿五十塊錢給媛媛；又拿十塊給阿金阿巧平分，求叩二人，快快勸他母女回去，有話過天再說。阿巧阿金見錢眼開，樂得做好人，拿着洋錢，倒千恩萬謝而去。

王慕善見他二人走出大門，方把一塊石頭放下，重新趕到客堂入席，連道：『對不住

！』又道：『剛纔來的兩個人，說也好笑。他先生就是普慶里的洪如意，還是家兄去年路過上海的時候，照應過他幾十個局，碰過幾場和，吃過兩檯酒。等到家兄進京之後，他們常常通信，還帶東西，都是小姪替他們傳遞。』宋子仁道：『令兄大人，真要算個風流才子了。洪如意是由蘇州來的，一切氣派倒底兩樣。』當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竟把花媛媛一段故事，絲毫未嘗揭穿。王慕善於是把心放下，舉箸讓菜。忽然纔覺得不見了上面第二位申大善士，忙問衆人：『申老伯那裏去了？』宋子仁對他說：『申義翁聽說爲着莊上存的一筆款子，也不曉得怎樣，管家來送了個信給他，他就急忙忙的去。不及關照你，託我們關照你，一打岔就忘記了。』王慕善聽了，甚爲氣悶；只因蔡智菴勸他代借五千銀子的一句話，雖未答應，在王慕善却不能不癡心妄想。當下席散，衆人告辭。

次日朱禮齋，果然送到五百兩銀。王慕善千恩萬謝，自不必說。但是上節過節，拖欠太多。五百銀子，換了六百幾十塊錢；還還局帳，還還店帳；大老官有了錢，把腰子就硬起來了，不免又要多擺幾個雙檯，以及吃大菜，又麻雀，坐馬車，看戲製行頭，都是跟着來的；不到十天，五百雪花銀，早花得乾乾淨淨。等到錢化完了，又想到：『宋子仁還答

應過我一百銀子，不免向他要來應用。』偏偏碰着這位老先生，極其囉嗦，又是極其小心。見面之後，問長問短；問局裏一個月有多少開銷，現在已刻了多少書，每年可趁幾個錢。王慕善於是隨嘴亂編，只求搪塞過去，好拿他的銀子。後來宋子仁，又說了許多勉勵他的話，然後拿出來一張月底的期票。王慕善錢既到手，如獲至寶，便也不肯久坐，隨意敷衍了幾句，一溜烟辭了出來。回到局裏，一看是張期票，遠水不能得近火，於歡喜之中，不免稍爲失望。躊躇了半天，只得託本局帳房朋友，化了幾塊錢洋，到上錢莊上去貼現，換了回來。又被帳房扣下五十多塊，說是工匠薪工，廚房伙食，再不付，人家都要散工了。王慕善因到手只有八十來塊錢，急的朝着帳房跺腳，心上雖不願意，而又奈他不得。八十來塊錢，禁不得大用，不得三天又完了。

沒得錢用，只得另覓別法。又想：『錢少了，實在不彀揮霍。現在不如去找蔡智菴，前天承他美意，肯替我向申義甫設法。』主意打定，便去找蔡智菴。蔡智菴聽出申義甫的口氣，曉得他一定不肯挪借，恐怕自己去說不成功，要坍樣的，便道：『這話，須得你老哥自己去找他，我們旁邊人，只能敲敲邊鼓。他同老哥交情厚，自然會替你老哥想法』

子的。」王慕善不知他用意，便道：「卑職遵大人的示，且等卑職去過之後，看是如何說法，再來稟復大人，求大人替卑職想個法兒。」蔡智菴道：「就是如此。」

王慕善從蔡智菴那裏出來，果然去找申大善士。進門之後，托門上人通報。門上人說：「我們大人，正接着山西電報。聽說山西今年鬧荒年，撫台有電報來，託這裏匯銀子去。正請了閣二老爺來，在廳上商量呢。你老還是此刻見，還是停刻見？」王慕善一想：「我這邊來的真不湊巧，偏偏來找他，偏偏碰着他有事。但既來到此間，斷無不見佛面之理；」便道：「不管是誰，你替我回就是了。」門上人遞上名片。申義甫一見是他，肚皮裏就是點不願意，心上想道：「那天蔡某人一開口，就勸我借給他，五千銀子，好容易被我借端逃走。他今日又纏上門來，真正討厭！」欲待不見，不料王慕善已到廳簷低下等「請」了。申大善士無法，只得叫「請。」見面之後，寒暄過去。申義甫不等他說話，先問他道：「你曉得了沒有？」王慕善回稱：「不知；」又問：「老伯有什麼事情？」申義甫道：「山西荒年，草根樹皮沒得吃了，現在吃人肉。撫台有電報來，托我替他捐一百萬銀子的款，立等散放。老兄你是曉得我的光景的，不要說是一百八十萬，就是十萬八萬三千五



千，我也得一個個的在人頭上捐下來，那裏有這筆閒款來墊哩？」王慕善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老伯做的是好事，如果有錢墊，自然早解去一天，可以把人早救活一天。」申義甫道：「呀呀乎！兄弟若不是辦的頂真，都像這樣東西借起來，那裏還能撐得起這個局面？」閻二先生也幫着申義甫說：「申大先生如何勤懇，如何爲難。現在賑捐已成強弩之末，那裏能像從前來的容易？」滔滔汨汨說個不了。王慕善到此，方請教他姓字。申義甫道：「你連閻二先生閻大善人還不得認，也難爲你這個老上海了！他姓閻，他的號叫閻佐之。新近由知州保舉了直隸州，已經三次奉旨嘉獎。有兩回上諭高頭，兄弟名字底下，一個總是他。」閻二先生聽了，滿面孔義形於色，便亦請教王慕善的名號。王慕善說了。申義甫道：「這位王大哥，就是我同你說過，開辦善書局的那一位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我們中國人，認的字有限，要做善事靠着善書教化人，終究事倍功半。倘若拿善書送給人家，人家不看，這書豈不白丟？依兄弟愚見，總不如實事求是，做些眼前功德，到底實在些。申大先生以爲何如？」申義甫未及開口，王慕善道：「兄弟力量不足，所以只好刻刻書，勸化勸化人。如果本錢大，力量足，像申老伯做的這些事，我都要做的。」閻二

先生冷笑道：「做善事要本錢，任憑你一輩子都做不成。兄弟資格淺，說不着。即以我們申大先生而論：當初他家太太老伯手裏，何嘗有錢。他家太太老伯，起初處個小館，一年不過十來吊錢。後來本鄉裏，因他年高望重，就推他做了一位鄉董。他老人家從此到處募捐，廣行善事。俗語說：『和尚吃八方，』他家太太老伯，連着師姑菴裏的錢，都會募了來做好事，也總算神通廣大了。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時候，已經積聚下幾百吊錢。到他太太老伯，以至他老伯手裏，齊巧他兩年，山東河南接連決口，京津一帶赤地千里，地方上曉得他家肯做好事，就把他推戴起來。凡有賑捐，一概由他家經手。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，莊上的銀子，已經存了好幾十萬了，申老伯去世的前頭幾年，記得那時候，我只有十三歲。有天到申府上，替申老伯請安，申老伯拉着我的手說道：『你們小孩子家，第一總要做好人。做了好人，終究有返本的。你想我公公手裏，是什麼光景，連頓粗茶淡飯，也吃不飽。自從做了善事，到我手裏，如今房子也有了，田地也有了，官也有了，家裏老婆也有了，孩子伺候的人也有了，那一樁不是從善事來的？』皇天不負苦心人，』這句話是一點不差錯的。』後來申老伯去世，就傳到我們這位申大先生手裏。申大先生更與衆不同，

非但局面比前頭來的大，如今他老人家的頂子，已經亮藍，指日就要紅了。你不聽見說，他們世兄即日也要保道台，真正是鳳毛濟美，可欽可敬！」王慕善聽了，不勝豔羨，隨向閻二先生說道：「你佐翁先生，雖然不及申老伯，照此下去，發財亦是意中之事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說那裏話！我那裏比得上他？大學上說的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，」我現在正在這裏求着哩。」申義甫道：「不用你求，山西這一盪，你亦跑不掉。現在算來算去，與我們捐了銀子匯上去，叫他們去做現成好人，何如我們自己去，也樂得叫他們地方上供應供應。我們吃辛吃苦，賣了許多面子，捐了許多銀子，還不應該好好的巴結巴結我們嗎？而且還可以多帶幾個人去，將來義賑出力，保舉當中，也樂多提拔幾個人。」閻二先生一迭連聲的答應「是，」又問：「大約幾時可以動身？」申義甫道：「至少亦得十來天。現在頂要緊的是刻捐冊，刻好了，好託報館裏替我們一家家去分送。稿子我這裏已經擬好了一張，你看看還有要改的地方沒有。」閻二先生大約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好是好，但是還少了八個字。」申義甫忙問：「那八個字？」閻二先生道：「經手私肥，雷殛火焚。這八個字好少的嗎？你若是不把這個字刻上去，人家一定不相信。」申義甫道：「是

極是極。這是我一時忘記。這八個字本來是不能少的。」其時王慕善亦站起來，帮着看了捐冊底稿一遍，楞在旁邊，一聲不敢言語。後來聽了他二人攀談，方曉得其人還有這許多講究。末後申閻二人，又談論到名字。申義甫道：「兄弟是勸捐世家，居中頭一個，兄弟也不消客氣的了。其餘的你斟酌去罷。」王慕善至此，忽然動了附驥的念頭，便朝着申義甫說道：「申老伯，小姪雖是材力淺薄；這勸捐的事，自分還得辦來，可否這捐冊後頭，附上小姪一個名字？一來等小姪附驥，叫人家瞧着，小姪得與諸大善士在一塊兒辦事，也是莫大之榮幸；再則小姪也可以借此歷練歷練。小姪情願報効，捐來的錢，涓滴歸公，一個薪水也不敢領。」申義甫聽了他話，同閻二先生兩個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歇了半天，申義甫未及開言，閻二先生先發話道：「備個名字在裏頭，這樣事倒不容易。你不要以為安個名字上去是小事。一個名字，雖然只有三個字，一個字要有幾百萬銀子的鄭重。你自問你有這個肩膀，擔得起這個鄭重不能？」王慕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去找宋子仁宋老伯，做個保人，可好不好？」申義甫一想：「他這來是為借錢來的。現在借錢的話，說不出口，倒想幫着勸捐，只求附個名字，我不好不答應他，而且他所來往的，都是幾個觀察

，零上去打面還不錯，樂得送個人情，答應了他；」便道：「並不是兄弟不相信吾兄，一定要吾兄找保人；實因事情關係者大，並不是兄弟一人之事，兄弟也作不得主，有個保人，人家就不會批評到兄弟了。」王慕善道：「這個小姪都知道；」申義甫又道：「吾兄現在做了我們自己一家人了，但願吾兄從此一帆順風，升官發財。各式事情，都在此中生發，真正是名利雙收，再好沒有。從前人說「爲善最樂，」兄弟是過來人，難道還騙你嗎？」王慕善道了，自然高興。閻二先生道：「現在捐冊還沒有刻，再一筆筆的捐起來，至快也要二十天纔得動身。今年十月裏，乃是家慈的七十晉九的生日。上次廣西賑捐，請獎案內，已經替他老人家，請了二品封典。前月家表兄進京，順便把誥命軸子領到，兄弟打算看個日子，借張園替他老人家熱鬧一天。十月裏兄弟又出去放賑，不能在家裏，也就借此預祝，以盡人子之心。大先生以爲何如？」申義甫道：「是極是極。顯親揚名，本該如此。佐兄不是這兩年辦賑，那裏能夠有此一番作爲？如有知單公啓，兄弟一定預名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本要借重。」又閒談了一回；彼此別去。

自從這天起，申義甫便拿紅紙，另寫了一張「勸捐山西急賑總局」的條子貼在門口，

王慕善便不時到他的家裏鬼混。過了三天，捐冊石印好了，下一排末了一個，果然刻着王慕善的名字。王慕善着了，心上着實得意。所有捐冊，除送報館代爲隨報分送外，但止王慕善一個人，身上就揣了五六百張。每到一處，開口三句話不離本行，立刻從懷裏掏出捐冊來送給人看，又指着末一個名字說道：『這就是兄弟，現在也在這裏頭幫忙。諸公如要賑濟，不妨交給兄弟，同送到局裏都是一樣的。再者兄弟是初進去，等兄弟名下多捐幾個，也替兄弟撐撐面子。』人家見他說得如此懇切，有些抹不下臉的，不免都得應酌他幾塊。然而大注捐款，一注沒有，捐了三天，捐冊送掉三百多份，只捐得一百八十幾塊洋錢，都是些零星碎戶。王慕善便有些懶惰起來。及至回到局裏一問，纔曉得申大人三天不出門，坐在家裏，已經捐了人家十幾萬了。王慕善纔曉得這勸捐一事，竟同做官一樣，非有資格不可。

正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過了幾天，便是閻二先生替他老太太預祝的日子。到了幾天頭裏，先把張園大洋房定下，隔夜帶了家人前去，鋪設一新。又定了一班髦兒戲。發了一張知單，總共請了三百多客，都是上海有名的大人先生。到了次日，閻二先生一早起來

，穿了袍褂，坐了馬車，趕到張園。又把自已妾生的一子個兒帶了來；這個兒子總有九歲，也裝扮着，穿着小袍套小靴帽，戴着五品頂子。說今天來的客多，好叫他帮着回拜。此外帳房家人，一共去了十來個。

閻二先生是七點鐘到的張園，八點頭一位客到，乃是這裏有名的一位道台，叫做磕頭道台；這人年紀，也有四十來歲了。據他自己說，他這個道台，也捐了二十來年了，指省湖北，一直沒有當過差使。公館住在上海。專候人家有喜慶等事，他便穿着衣帽，前來擺闊；無論這他家同他有無來往，只要是場面上的人，被他曉得了，到了這一天，定是他頭一個，戴着大紅頂子，前來磕頭的。後來大家看熟了，就送他這們一個美號，叫做磕頭道台。人家見磕頭道台，無處不磕頭，就有些不認得的人，偶過家中有事，亦就發付帖子給他，等他來磕頭。這位磕頭道台，吃量又好；每到一個人家，總要等到開過席，吃過中飯，纔走；有時並且連晚飯都吃了去。人家有事，人來客往，總得有人陪客；別位大人先生，就是發帖子請他光陪，來雖來，不過同點卯應名一般，一來就走，而且還有拿架子不來的；獨有這位磕頭道台，他一到之後，馬上就替你陪客送客，一直忙碌到走，不消主費人

心的。因此各家都有，都要請他。

且說這天，磕頭道台到了大洋房裏，拜過壽堂見過主人，讓坐奉茶。此時爲時尙早，大洋房內空落落的，一個人沒有，主人問二先生，因這位磕頭道台，沒有什麼談頭，便把兒子喚過來，叫他替老伯請安磕頭。道台一見，先問幾歲，讀什麼書。二先生一一回答過。磕頭道台又見他戴着頂子，便叫：『世兄貴班。』二先生道：『還是前年四川水災賑捐案內，買的捐票，捐的一個同知職銜。小孩子年紀少，等他大些，再替他弄實官。』磕頭道台道：『現在捐票什麼折頭？兄弟想請一個三代一品封典。』二先生道：『有有。某翁是自己人，我老實說，若是別人，就是出了錢，我也不同他講的。某翁要辦這件事，姑且再等一兩個月。這回山西義賑，極少要捐七八十萬。有些捐整千整萬的人，他們各人會替自己請獎，或者移獎子弟，我們想不到他的好處；就是請獎之外，有點盈餘，也爲數有限。其次，當舖錢業，雖然由各府各縣，傳諭各幫首董，勒令派捐。將來他們這些捐票，仍舊要出賣與人，希冀撈回兩個。這種捐票，都跟着大行大市走的，我們也估不到便宜。要拾便宜，到在零碎捐款上頭。人家捐了一百八十，十塊八塊，誰還想什麼好處；



然而積少成多，這便是經手人的沾光。譬如：有一萬銀子的捐款，照例請獎，人所共知的，也不過十萬八萬二十萬，餘的都要等到湊齊整數，將要奏報出去的時候那一省的事，就由那一省的督撫同我們商量好了，定個折扣，賣給人家，仍舊可以請獎。人家樂得便宜，誰不來買？而且這筆買賣，多半還是我們經手。」磕頭道道：「如此一來，就是打個六折七折，賣給人家，豈不是一百萬銀子的捐款，又多出六七十萬嗎？倒可以救人不少！」閻二先生道：「你這人好呆，再拿這銀子去賑濟，我們一年辛苦到頭，爲的什麼？果然如此，我爲什麼不叫你買捐票，倒叫你等兩天呢？叫你等兩天，就有便宜給你。不過這裏頭，也不是我兄弟一人之事。現在山西急等賑濟，靠你觀察的面子只要能彀經手，募捐萬把銀子，於照例請獎之外，兄弟並且可以在別人名下，想個法子再送你一個保舉，不要說是一個三代一品封典，別的官還可以得好幾個哩。」磕頭道台聽了，着實心動。不過要他募捐一萬銀子，尙待躊躇。

正談論間，客人也陸續續的來了，於是打住話頭。後來客人漸漸的多了，主人便吩咐開席。磕頭道台搶着代做主人，讓人喝酒。自從冷葷盤子吃起，以及吃到後四道，一直

沒有住嘴。末了上了一碗紅燒蹄子，他先讓衆人吃，衆人都說「謝謝實在吃不了。」他見衆人不吃，便拿筷子橫着一捲，一張蹄子的皮，通統被他捲來，放在飯碗上。只見他拿筷子把蹄子皮一塊一塊夾碎，有一寸見方大小，和在飯裏，不上一刻工去狠吞虎嚥，居然吃個精光。依他肚皮，還沒有吃飽，因見衆人都停了筷子，他亦只好罷休。這棹席散，齊巧有後來的客多開一席，他又搶着代東，吃過第二頓，方纔吃飽。抹過臉，又着實替主人張羅了一回，看了一回堂戲。後來見客人都已散完，他纔走的。

且說閻二先生，等老太太生日做過，停了一日，出門謝過客，便預備起身。他說出去放賑，是穿不得皮袍子的；山西天冷，叫家裏人替他做了一身的絲棉襖褲穿在裏頭，將來外面，是單件破棉袍子也狠多了。因爲要做大善士，面子上不能不裝做十二分儉樸。銀子可以由匯兌莊匯去，棉襖棉褲不要說自己帶去。好在沿途都有地方官，派人照料。大善士是前去救人的；皇上還要另眼看待，不要說是一個小小州縣，一個不好，只要大善士一封信給撫台，立刻拿他撤任，就是參官亦容易，因此上誰敢不來巴結他？諸事停當，便帶了師爺二爺一塊兒上了火輪船，取道京津，徑往山西。在路行走非止一日。他到那裏，沿途

都打電報給山西撫台；好在大善士打電報，是不花錢的。

有天到了山西境界，山西撫台預先有滾單下來，給沿途州縣，說是南方大善士閻某人，帶了銀子，還有棉襖棉褲，前來賑濟，是救我們山西百姓來的；我們地方上，不好不盡地主之誼，一路之上，都要好好派人招呼。那些州縣，接到本省上司的公事，有什麼不盡心的打尖住宿？一齊都預備公館，有些還張燈結綵，地方官自己出來迎接。大善士到店之後，還送魚翅酒席。閻二先生要做出清正的樣子，一到店，到忙叫店家把燈彩一齊撤去；人家送來的酒席，一概不收。問店裏夥計要一碗開水，把那帶來饜饅，泡上兩個吃了充饑。同人家說：『我們有乾糧吃，還算過的天堂日子。將來走到太原那邊，赤地千里，寸穀不收，草根樹皮都沒得吃，餓得吃人肉，那日子纔不是人過的哩！』說到這裏，恨不得就哭出來，說道：『我想到那些遭難人的苦楚，我連乾糧都吃不了。』人看了他這個樣子，都拿他十分敬重，齊說：『樣纔真正是好人呢！』

這個風聲一出，下站辦差的，便不敢替他張燈結綵，送酒席了。誰知他見人家辦差草率，便道人家有心怠慢他，說：『我費了千辛萬苦，帶了銀子，來到你山西地方放賑，原

是替你們地方上救百姓的；怎麼連點供應都沒有，吃的東西亦不預備；還是瞧不起我們，拿我們不當人呢，還是多嫌我們，不要我來放賑？既然多嫌我們，不要我們放賑，我立刻寫封信給撫台，等我們回去就是了。」地方官一見大善士生了氣，那還了得，早嚇得屁滾尿流。自己當面求情求不下，又託了紳士出來挽留，纔算答應的。等到地方官趕把酒席做好送來，他又說不要了，又道：「我不是爭他這點東西，爲的是場面上下不去。況且我們辦善舉的人，自有乾糧充饑，是從來不受人家酒席的。」決計不收，一定叫來人抬回去。地方官拿他無可如何，只得忍氣吞聲而止。有些州縣，還有意巴結大善士，連大善士的師爺二爺，都得好處。托他們在大善士跟前吹噓，將來大善士到省，好在撫藩跟前替他說好話，調好缺。因此這一路上，大善士甚有威風！

一日到了太原地界。這太原一府，正是被災頂重的地方。大善士見機曉得善難開，倘若再像從前耀武揚威，被鄉下那些人瞧見，一擁而前，那時節連他的肉，都被人家吃掉還不多。於是吩咐手下人，分做三四起，一齊扮做逃荒的樣子，都不坐車，走了十幾里。

等到進了城，見了本城地方官，然後再聲張起來，說是南邊闖大善士到了。撫台得了

信，不等他來拜，先自己去拜他，說了多少仰慕感激的話，一口一聲「閻老先生，」又面諭首府縣，好生款待，好生招呼。閻二先生的官階，雖然祇有個知州；然而這一回，乃是賑濟而來，便擺出他大善士的架子，連撫台亦不放在眼裏，竟稱撫台爲某翁，自己稱兄弟。齊巧這位撫台，乃是最講究這些過節的；現在爲着要銀子賑濟，不能不仰仗於他。雖然奈何他不得，心上却實在不高興，面子上依舊竭力敷衍。

閻二先生頭天到得太原。第二天就派了手下司事等衆，帶了銀米，分往各處；稽查戶口，核實散放；自己也穿了極破的衣服，跟了裏頭做事。

列位要曉得，這些做大善士的人，一年到頭，捐了人家多少錢銀，自己吃辛吃苦，畢竟那被災戶口，也着實沾光。若無此輩，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；有了此輩，到底救活性命不少。此乃做書人持平之論；若是一概抹殺，便不成爲恕道了。但是辦捐的人，能多清白乃聲，實事求是，不於此中想好處的，雖然也有；至於像這回書上所說的各節，却亦不能全免。既然有了這種人，這等事，做書的人，拿他描畫出來，也不算得刻薄了。

閒話少敘。且說閻二先生在太原，足足放了兩個多月的賑，又辦了些善後事宜，功德

做了不少，銀子却也用去不少。不但山西百姓頌聲載道，就是山西官員，從巡撫以下，也沒有一個不感激他的。他到此更覺揚揚得意，目中無人。又他生平爲人度量極少，天底下人除他之外，沒有一個好的。回省之後，見了撫台，便把他放賑所到的地方，那些府廳州縣，某人如何不好，某人如何不好，一半公怨，一半私仇，竟說的沒有一個好人。撫台聽了，當時亦着實生氣，吩咐藩台，把情節較重的，撤參了幾個。

畢竟他的架子太大了，不滿意於人的地方很多。起先是他到撫台面前，說人不好；後來漸漸的人到撫台面前，說他不好。人衆我寡，一張嘴如何說得過衆人。撫台想起前情來，見了人那副傲慢樣子，心上狠不舒服。因此便將機就計，卽上了一個摺子，上敕：「山西吏治，早已壞到極處。現當大旱之後，戶口凋殘，元氣一時難以驟復；非得關心民瘼之員，竭力撫循，不足以資補救。茲查有南中義紳，分省補用知縣閻某人，此次由上海捐集鉅款，來晉賑濟，急公好義，已堪嘉尚。自到太原後，臣屢次接見，見其才識宏通，性情樸實；每至一次放賑，往往惡衣菲食，與廝養同甘苦，奔馳於炎天烈日之中，實屬堅忍耐勞，難能可貴。及試以他事，尤復剛毅果敢，不避嫌怨，實爲當今不可多得之員。伏乞俯

念督省需才，允留在該督差遣，委用之處，出自逾格鴻慈……。」各等語。摺子上去，朝廷自然沒有不答應的。有天批摺回來，撫台也不聲張，袖了摺子，前去拜他。見面之後，又着實拿他抬舉，慢慢露出借重之意。閻二先生聽了，只當是撫台住批他的語，不免拿腔做勢，添了許多自抬身價的話，說甚麼「現在山東直隸，都等着我去放賑。我顧了你們，便不顧了別處。現在除非有上諭留我，在貴省幫忙，那是無可如何之事。除此之外，無論是誰，都留我不主。」撫台到此，方微微的一笑，從袖筒管裏，取出批摺，送到他的面前。此時也不稱呼他閻老先生，但說得一句道：「現在有上諭在此，老兄請看。」閻二先生一聽大驚，趕忙接在手中看時，只見前是山西撫台的摺子，保舉他留他在山西的一派話；後面一行奉旨，是閻某人着交某人差遣委用十幾個字。閻二先生看到這裏，一時又驚又喜，兩手拿着摺子放不下來。驚的是：「他在我面前，從未提過一筆，憑空的一個摺子，竟其把我留下。」喜的是：「我本是一個沒有省分的人，現在忽然歸了特旨班，即日就可補缺，因此心上忐忑不定。」但是既經留在山西，同撫台便是堂屬，體制不能再照前番稱呼。一旦要我恭順起來，並非心有不甘，實在面子上，一時放不下去。前日是並起並坐，

今日是「大人卑職，」未免叫不出口，難以爲情。」仔細思量，躊躇不決。既而一想：「他既然能敬曉得我的好處，保舉我，他便是我的知己。古人云：『感恩知己，』我既感他的恩，就是叫聲大人，」有何不可。」主意打定，於是放下摺子，慌忙離坐，恭恭敬敬朝撫台磕了個頭。磕頭之後，按着請了一個安，說了聲「卑職蒙大人提拔，謝大人栽培。卑職情願伺候大人，替大人效力，」

撫台仍舊前同他客氣，每逢稟見，無不立請。見了面總是灌米湯。有些實缺知府，都趕不他上，他說一是一，二是二。撫台從沒道過一個「不」字。因而官場上有些黑點的，反去趨奉他，巴結他。他起初同人家做客氣，到得後來也就居之不疑了。又過了些時，他帶來的銀錢，已漸漸放完。因爲要在撫台前討好，又打電報到上海，匯了十幾萬來。起先銀去都歸他一人經手，除掉放賑之外，並無別用。自從改歸山西差遣之後，上海二批匯來的錢，撫台漸漸也要干預；有時並借辦理善後爲名，向他支付。他礙於撫台情面，不敢不的，十幾萬銀子，經不得幾回，也就完了。銀子用完，再打電報到上海。人家曉得他已經做了山西的官，而且銀子已用掉不少，大約可以無須再行接濟，以後的錢，便來得不像



前頭容易了。

他此時正在熱頭上，爲了一樣甚麼事，到撫台面前，說首府不好。撫台馬上把首府撤任，就同藩台商量，派閻某人署理。藩台道：「閻某人乃是知州班次，署理知府，未免銜缺不甚相當。」撫台把臉一板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還拘甚麼資格嗎？我從前保舉他，留他在山西，就想要重用他的。現在朝廷尙且破格用人，你我豈可拘守成例？」藩台被撫台駁得無話可說，只得諾諾稱「是，」回到衙門裏，立刻掛牌；然而爲他碰了撫台一個釘子，心上總不高興。第二天閻二先生上去謝委，獨獨藩台沒有見他。撫台又立逼催他接印。恰巧前任這幾月，碰着天旱，一無進款，賠的也苦極了，也樂得早交卸一天，早輕快一天。閻二先生擇定第三天接印。他老先生向來是儉樸慣的，上任的那一天，坐了一乘破轎子——名爲四轎，其實祇有兩個轎夫——一把紅傘，一面鑼，喝道的亦止有一個。問問那副人那裏去；回稱都餓跑了。閻二先生不便挑剔。等到拜過印，升堂點卯，六房書吏，只有三個人，差役亦祇有五六個。點卯應名，都是一個人輪流上來好幾盞了。至看他們穿的衣服，都同叫化子一樣。閻二先生手裏早捏着一把汗，曉得荒年沒有收成，這個缺萬勿生

發；只得將機就計，做個清官，還好好騙上司的耳目。等到接印之後，一連十幾日。下屬應送的到任規，一處沒有；而且弄得是政簡刑清，案無留牘，連下屬申詳的案件，半個月來，亦是一樁沒有。並不是德化感人，實因太原一府的百姓，都已死淨逃光，所以接印以來，竟無一事可做。他這時，仍舊總辦放賑事務。看看秋盡冬來，北方天氣寒冷，未交十月，已下得一場大雪。上海一連去了幾個電報，不見有銀子匯來，心中正在愁悶。一日端坐衙中，忽然接到撫台一個札子。拆閱之下，這一急非同小可。

要知所爲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

捐鉅資統綽得官高……吝小費貂璫發妙諷

話說：閻二先生，自從代理太原府以來，每日上院稟見撫台，以及撫台同他公事往來，外面甚是謙恭。雖然缺分苦些，幸而碰着這種上司，倒也相處甚安，怡然自得。不料一日正坐衙中，忽然上院發來一角公事。折閱之下，乃是撫台下給他的札子，前面敍說他集款放賑如何得力；接着又說：『現在已交冬令，不能布種；若待交春，又得好幾個月光景。這個幾月當中，百姓不能餐風飲雪，非再得鉅款接濟，何以延此殘生。該員聲望素孚，官紳信服。爲此特札該員，迅速多集款項，源源接濟；幸勿始勤終惰，有負委任。』各等語。閻二先生接到札子，躊躇了半夜。次日上院，又要顧自己面子，不能說上海不能接濟的話；只說已經打了電報去催，大約不久就有回信的。撫台聽了，無甚說得。

過了三日，又下一個札子催他。他弄急了，便和一個同來放賑的朋友，現在他衙門裏

做帳房的一位何師爺商量。何師爺廣有輅略，料事如神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撫台一回回的札子，只怕爲的自己，不是爲的百姓罷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何師爺道：「現在太原府的百姓，都完了。到了春天雨水調勻，所有的田地，自然有人回來耕種。目下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往往走出十八里，一點人烟都沒有，那裏還要這許多銀子去賑濟？所以晚生想來，一定是撫台自己想好處。他總覺着你太尊上海地方子大，扯得動，一個電報去，自然有幾十萬匯下來。那裏曉得今非昔比，呼應不靈！」閻二先生道：「如今上了他的圈套，要脫亦脫不掉，你有什麼法子呢？」何師爺此時雖然掛名管帳，其實自從東家接任到今，一個進帳沒有；而且這位東家又極其苛刻，每日零用，連合衙門上下吃飯，不到一弔錢，就是要賺他兩個，亦爲數有限。這個帳他正管得不耐煩；如今聽了東家的話，他便將機就計，想好了一條計策，說道：「太尊明日上院，只消求撫台給晚生一個札子。晚生拚着辛苦，替太尊回上海去走一盪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札子上怎麼說法？」何師爺道：「勸捐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目下捐務，已成強弩之末，況且上海有申大先生一幫在那裏，你人微言輕，怎麼會做過他們？」何師爺聽了笑道：「勸捐是假。報効是真。」閻二先生

聽到「報効」二字，便曉得其中另有文章，連問：「報効如何辦法？」何師爺道：「若照部定章程，開個捐局，專替山西辦捐。人家有了銀子，不論那裏都好上兌，何必定要跑到你們局裏？此所以我不說勸捐，而說勸人報効，因為勸捐是呆的，報効是活的。我只要撫台上一個摺子，先說本省災區甚廣，需款甚繁，倘有報捐在一萬兩以上者，准其專摺奏請獎勵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能捐一萬銀子的有幾個呢？」何師爺道：「晚生的話，還沒有說完。捐不捐在他，出奏的權柄在我。能捐一萬銀子的固然不多，只要他能多捐上六七千，我們同撫台說明，算他一萬，給他一個便宜，人家誰不趕着來呢？合起捐官的錢來，所有多限，將來一奉旨就是特旨班，人家又何樂而不爲呢？這筆款子，叫名是山西賑濟，賑濟多少，有甚憑據？儘着撫台的便，隨他愛怎麼報銷，就怎麼報銷。如此辦法，撫台有了好處，一定沒別的說話。你太尊就是要調好缺過府班，都是容易之事；他還肯再叫你在這太原府喝西風碼？」一席話，說得閻二先生不覺恍然大悟。連連點頭，連稱「你話不錯。」又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明天我就上去，照你的話回撫台，這個札子，一定是一要就到。但是你一無官職，他下札子給你，稱呼你甚麼呢？」何師爺道：「太尊辦了這數十萬銀子的

捐款，還怕替晚生對付不出一個官來？起碼至少一個同知，總要叨光的了。」閻二先生笑了一笑，心上也明白：『將來一個官，總得應酬他的。准其明日等把話同撫台說好，隨後填張實收給他就是了。』

商量已定，次日上院，便把勸人報効的法子，告訴了撫台；又道：『我們山西沒有外銷的款子，所以有些事情，細於經費，都不能辦。現在開了這個大門，以後儘多儘用，部裏頭還能多再來挑剔我們嗎？』撫台聽了，果然甚喜，便問：『這件事，仍舊要到上海去辦，那裏有錢的主兒多，款子好集；但是派誰去的？』閻二先生便把何師爺保舉上去；又說：『這何某就是在上海幫着卑府辦捐，後來又同到此地放賬的。此人頭極熟，而且狠靠得住，委他勸辦，一定可以得力。』撫台道：『你老哥想出來的法子就不錯。保舉的人亦是萬無一失的。』說着，便叫人請了奏摺師爺來，同他說知底細。一面拜摺進京，一面就下公事給何師爺，委他到上海勸辦。

次日何師爺上轅謝委，一張嘴猶如蜜糖一般，說得撫台竟有十二分器重。閻二先生，又趁空求調好缺，撫台道：『我亦曉得你苦久了，要緊替你對付一個好缺，補補你前頭的

辛苦。你由知州保直隸州的部文已到。這回賑濟案內，我回藩台說，單保一個過班，尙不足以酬勞；所以於免補之外，又加一個候補知府，後以道員用。兄弟老實說，這山西太原府一府的百姓，不全虧了你一個人，還有誰來救他們的命呢？就是再多給你點好處也不爲過。」閻二先生聽了，謝了又謝。不久撫台果然同藩台說了，另外委了他一個美缺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位何師爺，名順，號孝先，乃是紹興人氏，自從奉了委札，便也不肯耽擱，過了兩日，遂即上院稟辭。又蒙撫台發下來二百兩銀子的盤費，又有在省的上司同寅，託他到上海辦洋貨買東西的錢，到也有二百兩，一共約有五百銀子光景。他便留起二百兩當盤纏，拿那三百兩換了現錢，帶着。走到路上，遇見那些被災的人，鬻兒賣女的，他男的不要，專買女的，壞的不要，單檢好的。那些人都餓昏了，只要還價，就肯賣人。人家討價，譬如十歲的人，只要十吊，五歲的只要五吊。他還價，每一歲只肯出五百小錢。人家想錢用，沒得法子，只好賣給他。於是被他這一買，不到三天，竟其買到五十多個女孩子。他一路之上，爲這五十多個女孩子，倒也花得盤費不少。到了上海，檢了幾個年紀大些，

面孔長得標緻些的，留下預備將來自己受用。其餘的或是賣給親戚，或是賣給朋友，總收人家好幾倍錢。未後又贖下二十多個，沒有人要，幸虧他上海人頭熟，找到一個熟識的媒婆，統通交代了他，販了出去，大大的賣了一筆錢。後來這班女孩子，也不曉得被媒婆子一齊賣到一個何等所在。做書的人既非目覩，說說亦是罪過，也就付諸不論不議之列了。

且說何師爺回到上海，便自己另外賃了一座公館，掛起「奉旨設立報効山西賑捐總局」的牌子。未到上海的前頭，已吩咐手下人等，不准再稱何師爺，須改口稱何老爺。靠着山西巡撫的虛火，天天拜客，竭力同人家拉攏。有人請酒，一概親到。如此者應酬了一個月下來，居然有些人上他的弔；報効一萬銀子的有三個，八千銀子的有四個，六千銀子的有十來個。一面上兌，一面就打報電給山西撫台，替人家專摺奏請獎勵。真正是信實通商，財源茂盛。等到三個月下來，居然捐到三十多萬銀子；他一齊作爲六七千，報銷上去，下餘的都是他自己所賺。山西撫台得了他這筆銀子，究竟拿去做了什麼用度，曾否有一文好處到百姓沒有，無人查考，不得而知。

單說何孝先，自辦此事以來，居然別開生路。與申大善士一帶，旗鼓相當，彼此各不



相下。畢竟他是山西撫台奏派的，却也拿他無可如何。又過了些時，何孝先私自打電報，託山西撫台於賑捐案內，兩個保舉，從同知上一直保到道台，又加了二品頂戴。從此搖搖擺擺，每逢官場有事，他竟充作大人物了。偶然人家請他吃飯，帖子寫錯，或稱他爲「何老爺」，「何大老爺」，他一定不到。只要稱他「大人」，那是頂高興沒有。從此以後，羨慕他的人更多，不是親也是親，不是友也是友，都願意同他往來。就有他一個表弟，是從前瞧不起他的。如今見他已做了道臺，居然他表弟到上海，也就來拜他了。

他表弟姓唐行二，湖州人，是他姑丈的兒子。他姑夫做過兩任鎮台，一任提台，手中廣有錢財。他表弟當少爺出身，十八歲上由廩生連捐帶保，雖然有個知府前程，一直却跟在老子任所，並沒有出去做官。因他自少有個脾氣，最歡喜吸鴉片烟，十二歲就上了癮，一天要吃八九錢。人家都說吃烟的人，心是靜的。誰知他竟其大謬不然，往往問人家一句話，人家纔回答得一半，他已經說到別處去了。他有年夏天穿了衣帽出門拜客，竟其忘記穿襯衫。同主人說說話，不知不覺會把茶碗打翻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一天到晚，少說總得鬧上兩個亂子；因此大眾送他一個美號，叫他做唐二亂子。且說唐二亂子，二十一

歲上了父憂，三年服滿，又在家裏享了一年福。這年二十四，忽然想到上海去逛逛，預備花上一二萬玩一下子，還想順便在堂子裏討兩個姨太太。到了上海雖然同鄉甚多，但因他一直是往外頭隨任，平時同這般同鄉，並沒有甚麼來往，所以彼此不大接洽。恰巧他表兄何孝先新過道班，總辦山西捐輸，場面很大，唐二亂子於是找到了他。

當天何孝先，就請他吃大菜，替他接風；跟手下來，又請他吃花酒，薦相好給他。唐二亂子畢竟無所不亂，席上朋友叫的局，他見一個愛一個，沒有一個不轉局。後來又把老表兄，何孝先素來有交情的，一個大先生名字叫甄寶玉的，轉了過去。何孝先心上雖不願意，但念他同亂人一般，無理可講，只好隨他。好在他烟癮過深，也不能再作別事，樂得聽其所爲，彼此不露痕迹。唐二亂子又好買東西，不要說別的，但是香水，一買就是一百瓶，雪茄烟一買就是二百匣。別的東西以此類推，也可想而知了。

一連亂了十幾日。何孝先見他用的銀錢，像水滴一般，趁空便兜攬他生意之事。他問報効是何規矩，何孝先一一告訴了他。因爲他是有錢的人，冤桶是做慣的，樂的用他兩個；於是把打拆扣上兌的話藏起不說，反說：「正項之一萬，正項是外，再送三千給撫台，

包你一個特旨道一定到手。你是大員之後，將來引見的時候，只得山西撫台摺子上多加上兩句，還怕沒有另外恩典給你？有此一條路，就是要放缺，也很容易的。」

一席話，說得唐二亂子心癢難抓，躍躍欲試。但是帶來的銀子，看看所剩無幾，辦不了這樁正事，忙同何孝先量商，要派人回家去匯銀子。何孝先是曉得他底細的，便說：「一萬幾千銀子，看你老表弟聲光，那裏借不出，何必一定要家裏匯了來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本來我亦等用錢，索性派人回去多弄幾文出來。」

何孝生怕過了幾天，有人打岔，事情不成功；况且上海辦捐的人，鑽頭覓縫，無孔不入，設或耽擱下來，被人家弄了去，豈不是悔之不及。盤算了一會道：「老表，你如果要辦這件事，是耽誤不得的。我昨天還接到山西撫台衙門裏的信，恐怕這個局子，早晚要撤，這種機會，求亦求不到，失掉可惜！依我的意思，這萬多銀子，我來替你擔，你不過出兩個利錢，一個月兩個月還我不妨。你果然如此辦，馬上我就回局子，一面填給你收條，一面打電報知會山西。這事情辦的狠快，不到一個月，就好奉旨的。一奉旨你就好特旨道，趕着下個月進京，萬壽慶典還趕得上，趁這檔口，我替你山西弄個差使。這裏頭事在

人爲，兩三個月，只怕已經放了實缺，也論不定。『一席話，說得唐二亂子高興非常，連說：『准其託老表兄代借銀子，利息照算，票子我寫。』何孝先見買賣做成，樂得拿他拍馬屁，今天看戲，明天吃酒。每到一處先替他向人報名，說這位就是唐觀察；有些扯順風旗的，亦就一口一聲的觀察，唐二亂子更覺樂不可支。

何孝先便勸他道：『老弟你卽日就要出去做官了。像你天天吃烟，總得睡到天黑纔起來，倘若放實缺到外邊呢，自由自便，倒也無甚要緊。但是初到省，總得趕早上幾天衙門；而且你要預先進京謀幹謀幹，京裏那些大老，那一個不是三更多天，就起來上朝的？老弟別的事，我不勸你，這個起早，我總得勸你歷練歷練纔好。』唐二亂子道：『要說起早，我不能。要說磨晚，等到太陽出了再睡，我却辦得到。我倘若到京城，拚着夜夜不睡，趕太早見他們就是了。』何孝先道：『他們朝上下來，還要上衙門辦公事，等到回私宅見客，總要等到吃過中飯。你早去了，他們也不得見的。就是你到省之後，總算夜夜不睡，等到天亮上院；難道見過撫台，別的客就一個不拜？人家來拜你，亦難道一概擋駕？倘若上頭委件事情，叫你立刻去辦，你難道亦要等到回來，睡醒了再去辦？只恐有點不能罷！』

「唐二亂子想了一想道：『老表兄你說的話不錯。我就明天起，遵你教，學着起早何如？』當時無話。」

是夜唐二亂子果然早睡。臨睡的時候，又吩咐管家：「明天起早喊我。」管家答應着。無奈他睡慣晚的人，早睡了睡不着。在牀上翻來覆去，雞叫了好幾遍，兩隻眼一直睜到天亮。看看窗戶角上有一點太陽光射了下來，恰恰纔有點朦朧；不提防管家來喊他了，一連叫了三聲，把他喚醒。心上老大不自在，想要罵人，忽然想起「今天原是我早起早，叫他們喊我的；」於是隱忍不言，揉揉眼睛爬了起來。當下管家忙着打洗臉水，買早點心。衆管家曉得少爺今天是起早，恐怕熬不住，只好拿鴉片來提精神，於是兩個管家，一遞一個裝烟，足足吃了三十六口。

剛坐起來却又打了兩個呵欠，正想再橫下去睡睡，却又何孝先來了。一見他起早，不禁手舞足蹈，連連誇獎他有志氣，「能夠如此奮發有爲，將來甚麼事不好做呢？」唐二亂子一笑不答。何孝先便說：「你不是要買翡翠領管麼？我替你找了好兩天，如今好容易，纔找到一個正真是滿綠；你不相信，拿一大碗水來，把領管放在裏頭，連一大碗水都綠得

碧綠的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要多少價錢？」何孝先曉得他大老官脾氣，早同那賣翎管的掇客，串通好的，叫他把價錢多報些。當時聽見唐二亂子問價，便回稱三千塊。誰知唐二亂子聽了鼻子裏嗤的一笑道：「三千塊買得出甚麼好東西，快快拿回去，看了亦不要看。」那個賣翎管的掇客，聽他說了這兩句，氣的頭也不回，提了東西，一掀簾子竟去了。

唐二亂子道：「我想我這盞進京，齊巧趕上萬壽，總得進幾樣貢纔好。你替我想，這樣貢要預備多少銀子？」何孝先道：「少了拿不出手，我想總得兩三萬銀子，你看夠不夠？」唐二亂子又嗤的一笑道：「兩三萬銀子夠什麼，至少也得十來萬。」何孝先道：「你正項要用十來萬，你還預備多少去配他。你一個候補道，不走門子幫襯幫襯，你這東西誰替你孝敬上去呢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自己端進去。」何孝先道：「說得好看！不經老公的手，他們肯叫你把東西送到佛爺面前嗎！要他們經手，就得好好的一筆錢。你東西值十萬，一切費用，只怕連十萬還不夠！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我們是世家子弟，都要塞起狗洞來，還了得。」何孝先道：「你不信，你試試看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這些閑話少說。這種錢我終究是说不出的。如今且說辦幾樣什麼貢。」何孝先想了一棒是「電氣車。」唐二亂子

雖亂，此時却禍至心靈，連說：「用不得，這個車在此地大馬路，我碰見過幾次，大馬路如此寬的街，我還嫌他走的太快，怕他鬧亂子。若是宮裏，那裏用得這傢伙，不妥不妥。」何孝先又說「電氣燈。」唐二亂子又嫌不新鮮。後來又說了兩樣，都不中意。後還是他自己點對，想出四樣東西，是：一個瑪瑙瓶，一座翡翠假山，四粒大金鋼鑽，一串珍珠朝珠。好容易把東西配齊，忙着裝潢停當。

看看又耽擱了半個月。唐二亂子要緊進京。齊巧山西電報亦來，說是已經保了出去。得電之後，自然歡喜。過了一天，又接到家信。由家裏託票號又匯來十多萬銀子。收到之後，算還何孝先的墊款，還了置辦貨的價錢。然後寫了招商局豐順輪船大餐間的票子，預備進京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北京。唐二亂子自小嬌生慣養，以至成人。今番受了輪船火車上下勞頓，早害得他叫苦連天。預先託人在順治門外南半截胡同，賃了一所房子。搬了進去，就一連睡了三天。又叫人請大夫替他看脈，大夫把了脈出來，同管家說：「你們大人，不過路上受了點辛苦，沒有什麼大毛病，將息兩天就好的。」管家連忙搖手道：「先生

萬你萬不可如此說，你要說他沒病，你二遭就沒有生意了。你一定要說他有病，而且說病的狠利害，開的藥味要多，價錢要大。頂好每劑藥裏，都要有人參。他瞧了纔歡喜，說你本事不小，明日仍舊請你。」大夫道：「人參是補貨，無論什麼病可以吃的嗎？」管家道：「大老官吃藥，不過呷上一口就吐掉的。本來沒有什麼病，橫豎藥又吃不到肚皮裏去，莫說是人參，就是再開上些別的亦不妨。我們已同對過藥鋪裏說明，方子上有人參，叫他不論什麼放上些。價錢儘管開大，賺了錢一家一半。先生，你若是要生意好，要我們敝上天天來請你，你醫金不妨多要些，三十兩二十兩儘管開口。要的少了，他還瞧不起你。這價錢，我們亦是一家一半，先生，我們講的是真話，並不是玩話。他是有錢的人，不賺他的賺誰的？」那個醫生唯唯遵教而去。到了次日，唐二亂子果然又派人來請。那醫生即同來人說：「貴上的症候狠不輕！而且不好耽誤日子，一天最好要看三盞！」人說：「我爲着要替你們貴上看病，把別的主顧生意，一齊回掉，專看你一家，總得二十四塊錢一盞，再加四元六角掛號錢。」唐二亂子一遵命。等到開出方子來，動不動人參五錢，珠粉二錢，一貼藥總在好幾十元。唐二亂子吃過之後，連稱大夫有本事，果然病已好了許多。



又過了幾天，方纔出門拜客。此番來京，爲辦萬壽進貢；於是見人就打聽進貢的規矩，也不是管席面上戲館裏，有人沒人，一味信口胡吹；又道：『我這分貢，要值到十萬銀子，至少賞個三品京堂侍郎銜，纔算化的不冤枉。』人家聽了他，都說他是個癡子，稱人廣東地方說的，他並不以爲意。他有個內兄，姓查號珊瑚，大家叫順了嘴，都叫他爲查三蛋。這查三蛋現在居官刑部額外主事，在京城前後混了二十多年。幸虧他人頭還熟，專門替人家拉拉皮條，經手經手事情，居然手裏着實好過。如今聽見唐二亂子來京，曉得唐二亂子是個闊少出身，手筆着實不少，早存心要弄他幾個。便借至親爲名，天天跑到唐二亂子寓處，替他辦這樣，弄那樣，着實關切。不料唐二亂子是大爺俾氣，只好人家巴結他，他却不會敷衍別人的。查三蛋見唐二亂子不甚親熱，便疑心唐二亂子瞧他不起，心上老大不自在，因此心上愈加想要算計他一下子。唐二亂子是肚皮裏存不下一句話的，把進貢的事，天天朝着大衆說。查三蛋立刻拉在身上，說：『我裏頭極熟，宮門費一切等事，等我找箇人進去替你講，十萬銀子的貢，大約化上三萬銀子的使費，也就發了。』無奈唐二亂子另有一個偏見，別的錢都肯化，單單這個宮門費不肯化，說：『我有銀子甯可報効皇上。他們是什

麼東西，要我巴結他？我做皇上家的官，是天子奴才，他們伺候皇上，難道不是奴才，我爲什麼要送錢給他用？我有三萬銀子，我大八成的道台，都可捐得了，我爲什麼拿錢塞狗洞？」查三蛋道：「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。他們這些人，賽如就是些小鬼，你同他們纏些甚麼？見上司要門包，難道見皇帝，就不要門包麼？這宮門費，就同門包一樣，從敬事房起，裏裏外外，有四十八處，一千多人，分這筆錢怎麼好少他們的呢？」唐二亂子一聽內兄要他化錢，心上愈加不高興，闔着眼睛，搖頭不語。其實查三蛋說的，都是真語，就是勸他出三萬兩，也恰在分際，所謂不即不離。無奈唐二亂子，因爲舅爺是窮京官，本來就瞧他不起的，如今見他想要經手，越發生了疑心，所以彼此更不投機。查三蛋一見妹夫有疑他的意思，就是要掏良心，也不肯掏了。

此時趨奉唐二亂子的人真不少，大家一見查三蛋語不投機，就有個想討好的，私下同唐二亂子說：「我認得軍機上某王爺，大約只消化得一萬銀子，這分貢就託王爺替我們帶了進去。有禮王爺的面子，還怕上頭不收；王爺又在軍機上，這事情由他經手，將來上頭有什麼恩典，少不得仍在王爺手裏經過，他得你一萬銀子了，一定是替你盡心的。不要說

京堂，論不定上頭只肯給你一個京堂，王爺替你求求，變個侍郎，亦未可知。」唐二亂子信以爲真，從此便不理他內兄，把這事全託了那個人。那個人又天天來候信，催着付銀子，又道：「早進去一天，觀察就早高陞一天。」唐二亂子果然把一萬銀子給了他。誰知那人錢已到手，一連三日沒有回覆。

唐二亂子急了，幸虧他是直性子的人，等到沒得主意的時候，仍舊請了舅爺來商量。查三蛋見妹夫又請教到他，便乃揚揚得意的說道：「你這人本來好糊塗，我們至親，豈肯叫你上當；你不相信，偏要聽人家的瞎說，拿我們不當人，如今怎麼樣？一萬銀子那裏去了？事情到底辦成沒有？」亂子道：「這些話不用說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誤聽人言，丟掉一萬銀子，算不了什麼。」查三蛋道：「我叫你只出三萬銀子的宮門費，你嫌多。如今又貼上一萬，倒說算不得甚麼。真正不曉得你們打的什麼算盤。」唐二亂子一聲不響，悶在那裏吃烟。查三蛋又道：「京城裏這種人——撞木鐘的人很多。一個不留心，就上了當去。等到騙了你的銀子，你要找他，就沒有地方去找他了。我且請教你，那個人到底叫個什麼名字？你怎麼會認得他的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那人沒有姓，名字叫文明，是個在旗的，還

是那天在志美齋席面上認得的。他說他是內務府的司員，現住城裏石駙馬大街。我想他既是內務府的官，一定裏頭的信息靈通的，所以就託他去辦。誰知道了他的騙，真正意思想不到之事。」查三蛋道：「越發荒謬。他既是內務府的人員，不在裏頭走門路，倒走到外頭來，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也好，但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這已過去的事情，也不用談他了。且商量現在我們怎麼辦法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我已經吃虧一萬，若是你再要三萬，豈不是總共要化去四萬，我總嫌太多。如今我只肯再出兩萬，連失撇的總共三萬，總算依你數了。」查三蛋道：「一萬銀子，是你自己的情願，被人家騙去，與我何干，又不是我用的，這話可笑不可笑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我不管。我總在這個算盤算上。」查三蛋低頭一想：「他的算盤如此打法。我如今按照三七叫他拿錢，並沒有叫他多拿分文。無論那裏，看他用錢用的狠大方，獨獨於我至親面上，如此計較；而且我辦的，仍舊是他切己之事。他同我調脾，我也犯不着拿好良心待他。看來他上過當一次還不夠，定要叫他再上一次，方能明白。」主意打定，便道：「既然你只肯兩萬，三成之中，不過少了一成，同前途去商量起來看。只要他們肯收，我又何苦要你多化呢？」唐二亂子聽得此言入耳，方纔

說了聲「費心。」

查三蛋退了出去，便去找到素來同他做連手的一個老公，告訴他有這筆買賣。老公不  
等他提價錢，先說道：「三爺的事情，又是令親，我們應得効力。」查三蛋道：「不是這  
等說。」便附耳如此這般，述了一遍；又道：「我們雖是親戚，但是他太覺瞧人不起，只  
肯出一萬銀子的宮門費。他是有錢的人，不是拿不出，等他多化兩個亦不打緊。」老公一  
聽他們至親，尙且如此，是樂得多敲兩個，連忙堆下笑來說道：「他是什麼東西，連着親  
戚都不認，真正豈有此理！就是三爺不吩咐，咱也要打抱不平的。你去招呼他，叫他把一  
萬銀子先交個進來，就說上頭通統替他回好，叫他後天十點鐘，把東西送上來。等他到了  
這裏，咱們自然有法子擺佈他。」查三蛋諾諾連聲。

連忙趕到唐二亂子寓所，同他說：「准定二萬銀子的宮門費，由大人總管替我們到上  
頭去回過。叫你今天先把宮門費交代清楚，後天大早再自己押着東西進去。」唐二亂子道  
：「何如？我說這些人，是個無底洞，多給他多要，少給他少要，不是我攔得緊，豈不又  
白填掉一萬？如今二萬銀子，我是情願出的。」說着，便叫一個帶來的朋友，拿着摺子，

到錢莊上劃二萬銀子，交給查三蛋，替他料理各事。

查三蛋銀子到手之後，自己先扣下一半，祇拿一半交代了老公。老公會意。

到了第三天，唐二亂子起了一個大早，把貢禮分作兩檯，叫人檯着。查三蛋在前引路。他自己却坐車跟在後頭。由八點鐘起身，一直走到九點半鐘，約摸走了十來里，走到一個地方。查三蛋下車，說：「這裏就是宮裏了。閑雜人不准進去。」衆人於是一齊歇下。查三蛋揮手，又叫衆人退去。唐二亂子亦祇得下車等候。等了一回，只見裏頭走出兩個人來，穿着靴帽袍子。查三蛋便招呼唐二亂子說：「門裏出來的人，連忙走上前去，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，口稱：『唐某人現有孝敬老佛爺的一點意思，相煩老爺們代呈上去。』誰料那兩老公見了他，大摸大樣一聲不響。後來聽他說話，便拿個眼瞧了他一瞧，說道：『你這人好大胆！佛爺有過上諭，說過今年慶典，不准報効。你又來進什麼貢？你是甚麼官？』唐二亂子道：『道臺。』老公道：『虧你是個道臺，不是個戲臺。咱問你，你這官是怎麼來的？』唐二亂子道：『山西賑捐案內報効，蒙山西撫院保的。』老公道：『銀子捐來的就是

，拉什麼報効名字。倒好聽！咱一見你，就曉得你不是羊毛筆換來的。如果是科甲出身，怎麼連個字都不認得。佛爺不准報効，有過上諭，通天底下誰不曉得？單單你不遵旨。今兒若不是看查老爺分上，一定拿你交慎刑司，辦你個「胆大鑽營，卑鄙無恥。」下去候着罷！」那老公說完了這兩句，揚長的走進去。唐二亂子這一嚇，早嚇得渾身是汗，連烟癮都嚇回去了。歇了半天，問人道：「我這是在那裏？」其時攬東西的人，早已散去，身旁止有查三蛋一個。查三蛋一見他這個樣子，曉得他是嚇呆了，立刻就走過來，替他把頭上的汗擦乾，對他說道：「當初我就說錢少了，你不聽我可恨。這些人我來同他說，他們連我都騙了。既然二萬不夠，何不當時就同我說明，却到今天拿我們開心。」此時唐二亂子神志已清，回想剛纔老公們的說話不好，又計起末後還叫他「下去候着」的一句話，看來凶多吉少，越發急的話都說不出。只聽查三蛋附着他耳朵說道：「老妹丈，今天的事情鬧壞了，有我亦不中用。看這樣子，若非大大的再破費兩個不能下場。」唐二亂子一個心只想免禍，多化兩個錢是小事，立刻滿口應允。查三蛋便留他一人在外看守東西，自己却跑上臺階，走到門裏，找着剛纔的那個老公。往來奔波，做神做鬼，又添了二萬銀子。先

把貢禮留下做當頭。二萬銀子交來，非但把貢禮賞收，而且還有好處；倘不交二萬銀子，非但不還東西，而且還辦「胆大鑽營」的罪。三面言定，把貢禮交代清楚。要唐二亂子方急急的跟了查三蛋出來。這天起得太早，烟癮沒有過足，再加此一嚇，又跑了許多路，等到回寓，已經同死人一樣了。

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六回

騙中騙 逢鬼魅……強中強 巧遇機緣

話說：唐二亂子唐觀察，從宮門進貢回來，受了一肚皮的氣，又驚又嚇，又急又氣。回到寓中，脫去衣裳，先喫鴉片烟過癮。一面過癮，一面追想：『今日之事，明明是舅爺查三蛋混帳。我想我待他也不算錯，拿他當個人，託他辦事；不料他竟其如此靠不住。你早說辦不來，我不好另託別人，何至於今天坍這一回檯呢？』往來盤算，越想越氣。然而現在的事情，少他不得，明曉得他不好，又不敢拿他怎麼發作，只好悶在肚裏。過足了癮，開飯吃了。老爺一肚皮悶氣，無處發洩，只好拿着二爺來出氣，自從進門之後罵人起，一直罵到吃過飯，還未住口。查三蛋見他罵的不耐煩，於是問他：『許人家的二萬頭怎麼樣？』唐二亂子道：『有什麼怎麼樣，不過是我晦氣，注着破財就是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叫朋友拿摺子，再到錢莊裏打二萬銀子的票子給查三蛋。臨走的時候，却朝着查三蛋深深

一揖道：『老哥這遭，你可照應照應愚妹丈罷！愚妹丈錢雖化得起，也不是偷來的，出的也不算少了；我也不敢想甚麼好處，只圖個錢去身安樂罷。老哥千萬費心！』查三蛋聽他的話，內中含着有刺，畢竟自己心虛，不禁面上一紅一白，想要回敬兩句也就無辭可說了。掙扎了半天，纔說得一句道：『我們至親，我若是拿你弄着玩，還成個人嗎？單是他們不答應，也是叫我沒有法子！』唐二亂子並不理他，查三蛋同了那個朋友，去劃銀子。不提。

約摸過了五個鐘頭的時候，其時已將天黑，唐二亂子見他沒有回報，不免心中又生疑慮，便想派人去找他。正談論間，只見他從外頭與興頭頭的進來，連稱「恭喜。」唐二亂子一聽「恭喜」二字，不禁前嫌盡釋，忙問：『銀子可曾交代？進的貢怎麼樣了？』查三蛋道：『銀子自然交代。貢都進上去了。聽說上頭佛爺很歡喜，總管又幫着替你說話，已有旨意下來，賞你個四品銜。』唐二亂子道：『甚麼四品銜？我自己現現成成的二品頂戴，進了這些東西，至少也賞我個頭品頂戴，怎麼還是四品銜？難道叫我縮回去戴藍頂子不成？』查三蛋道：『只個不曉得。但是恩出自上，大小你總得感激。就是你說的有現成的

紅頂子，這個不相干。那是捐來的，這是特旨賞的，到底兩樣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道臺本是四品，也不在乎又賞這個四品銜。」查三蛋道：「這個何足爲奇。怎麼有人賞個三品銜，派署巡撫，難道巡撫不比三品銜大些？」終究唐二亂子秉性忠厚，被查三蛋引經據典，一駁便已無話可說；並不曉得凡賞三品銜署理巡撫的，都由廢員起用一層。他仕路閱歷尚淺，這都不必怪他。

且說他自從奉到賞加四品銜的信息，心上一直不高興。無奈查三蛋只是在榜架弄着，說：「無論大小，總是上頭的恩典。到底上起任來，官銜牌多一付。你雖不在乎此，人家却求之不得。無論如何，明天謝恩總要去的。倘若不去，便是看不起皇上。皇上家的事情，一翻臉你就吃不了，還是依着他辦的好。」唐二亂子無奈，只得一一遵行。

到了第二日謝恩下來，無精打彩的，也沒有拜客，一直回到寓處。心想：「我化了不差十五萬銀子，只弄到這們一點點好處，真正劃算不來。」一個人正低着頭亂想，忽見管家拿進一張名片來，說是有客拜會。唐二亂子舉目看時，只見片子上寫着「師林」二個大字，便知又是旗人了。楞了一回，回稱：「我不認得這人，他是誰？來拜我做甚麼？」管

家道：「小的也問過他們爺們。他們爺們說，他老爺是內務府堂郎中的兄弟。曉得上回，文明文老爺，拿了老爺一萬銀子，事情沒有辦妥。如今這一萬銀子的事，連堂官都曉得了，交派他老爺的哥哥查辦這事。他老爺的哥哥，爲着事情忙，所以特地派他四老爺來的；因爲自己親兄弟，各式事情靠得住點。」唐二亂子此時，正因一注注的銀子化的冤枉，心上肉痛，一聽這話，心想：「這樁事，怎麼會被內務府堂官曉得？如果內務府堂官用了我的錢，少不得總有好處到我；倘若沒有用，這個錢果然被姓文的吃起，也總有個水落石出，不如請他進來問問再講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吩咐一聲「請。」此時六月天氣，正是免褂時候。師四老爺下得車來，身上穿了一件米色的亮紗開氣袍，竹青襯衫，頭上圍帽，脚下千層板的靴子，腰裏羊脂玉搭虎龍的扣帶，四面掛着粘片表連袋，眼鏡套，扇套華帕，板榔荷包，大襟裏拽着小潮烟袋，還有什麼漢玉件頭，叮嚀嚙，前前後後都已掛滿。進門的時候，手裏還搖着團扇，鼻子上架着大圓墨晶眼鏡，走到會官廳坐下。等了一回，主人出來。師四老爺慌忙除掉眼鏡，把團扇遞在管家手中，因係初見，深深一躬。唐二亂子連忙還禮。禮畢歸坐，先敘寒暄。師老爺爲人着實圓到，見了唐二亂子，說了無數若干的仰

幕話。又說：「兄弟常常聽見家兄提起大名，每恨不能一見。今日齊巧有堂派查辦的公事，家兄裏頭事情多，不得閑，所以派了兄弟來的。所查的事情，老哥想已曉得的了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恰恰曉得。多承諸位大人，及令兄大人費心，兄弟實在感激得很！諸位大人及令兄大人跟前，兄弟還沒有過來請安，甚是抱歉！」師四老爺道：「自家人說那裏話來！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文某人同四哥是同衙門？」師四老爺道：「兄弟在銀庫上行走，文某人在外頭當些零碎差使。雖同衙門，却不同在一處，不過曉得有他這麼一個人罷了。現在是上頭堂官曉得了這樁事情。不瞞老哥說，這些事情，原是瞞上不瞞下，常常有的，就是家兄及兄弟，也常常替人家經手。堂官曉得了這件事很生氣，說：「被他這一鬧，豈不拿我們內務府的牌子都鬧壞了嗎？」馬上要撤姓文的差使，還要拿他參辦。後來是家兄出了一個主意，說：「文某八這注錢到手不多幾天，大約還可以歸原。現在不如暫且不拿他發作，由我們下頭嚇嚇他，騙騙他；等他把原銀繳了出來，就求上頭給他一個恩典，一來保全他的聲名，二來拿銀子還了原主，亦可見得我們內務府的牌子，到底不錯。」堂官聽了家兄的話，甚以為然，答應照辦。誰知家兄事情雖則拉在身上，無奈一天到晚，公事忙不

了，那裏還有工夫管這些閑帳，一擱擱了三天。難爲上頭堂官倒忘記着這事，今天又問了下來，所以家兄特地派兄弟過來，先問問詳細情形，好斟酌一個辦法。唐二亂子道：『多蒙費心。』說着便把姓文的事情，細述一遍，又道：『兄弟並不是捨不得這一萬銀子，爲的事情上說不過去了。』師四老爺道：『是啣！等到回去告訴了家兄，再過來稟覆。』於是二人又談了些別的閒話。唐二亂子着實拿師四老爺恭維；又道：『現在朝廷廣開言路，昨兒新下上諭，內務府人員，可以保送御史，將來貴府衙門又多一條出路。』師四老爺纏着眉頭說道：『好什麼！外頭面子上好看，裏頭內骨子吃虧。粵海淮安江甯織造，一齊裁掉，你算算，一年要少進幾個錢！做了都老爺，難道就不喝西風？就是再添一千個都老爺，也抵不上兩個監督，一個織造的好；這叫做明升暗降。』唐二亂子又問他住處。師老爺道：『家兄及兄弟，都是一天到晚不回家的時候多。有什麼事情，兄弟過來，千萬不敢勞駕。』說完，起身告辭，臨時上車，又再三作揖打恭，叫唐二亂子不要回拜。唐二亂子只得答應着。

等到師四老爺去後，唐二亂子一人想道：『憑空丟掉一萬銀子，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

，真正恨人！却不料這事，竟被內務府堂官曉得，看起來這銀子倒還有回來的指望。銀子小事，堵堵查三蛋的嘴也好。」想罷，怡然自得。因為師四老爺再三叮囑，不要回拜，只好遵命。意思想過天，邀他吃飯，以補此情。

誰知到了次日一大早，師四老爺改穿了便衣過來，說：「昨日兄弟回去之後，就把詳細情形，告訴家兄。家兄當時就把姓文（一）找了來。你曉得這姓文的是誰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他就是福中堂的嫡親姪少爺。他叔叔現在闖了，未曾入閣，就奉旨插進了鑲白旗。因為他姪兒沒出息，不幹正經，所以一點不肯照應他，由他一個人去混，他還常常打着他叔叔的旗號，在外頭招搖撞騙，弄人家的錢。被福中堂曉得了，打過好幾頓，鎖在一間空屋裏，此番不曉得，時放出來的。我們堂官，總看他叔叔分上，當派他個小差使，等他混兩個錢使。大一點事情，又不敢派他，怕他要鬧亂子。如今好，索性又把堂官的旗號打出來了。家兄一想，這件事倘要認真辦起來，與受同科，不但姓文的担不起，就是老哥亦落不是的。再說（二）老實話，福中堂的面上也不好看。平時他老人家雖然恨他姪兒，等到有起事情來，拆了膀子往裏灣，總是幫自己人的，就是老兄也不犯着，

因此得罪福中堂。所以家兄一聽是他，越發要替兩面，把這事圓全下來。當時找着他之後，衙門裏不便說話，家兄請他上館子，吃到了一半，纔把這事先吐一點風給他。他起初還想賴，後來被家兄點了幾句眼，他無話說了，然後自己招認的，自認是一時糊塗，央告家兄替他想法子。家兄看他軟了下來，索性把他一嚇，便同他說道：「你老哥這件事也太荒唐了！原主兒已在都察院拿你告下了，不久就有文書來提你歸案的。堂官今兒早上得了這個信，氣的了不得，已回過你們老中堂。將來都察院文書來的時候，因為要顧本衙門的聲名，不能不拿你公事公辦。」誰知這一嚇，纔把個小哥嚇毛了。這小哥兒不管有人沒人，在館子裏朝着家兄就跪下了，求着替他想法子。家兄一見大驚，說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有話請起來說，」被人家瞧着，算那一回事呢！」家兄叫他起，他不肯起。後來好容易被家兄拉了起來。家兄就問他：「你這個錢可曾動過沒有。」那姓文的回稱：「剛正騙到之後，一直沒有敢出手。這兩天聽聽外頭風聲定些，到昨日纔動了九百幾十兩銀子。」家兄道：「好好好。現在你把那未動的九千零幾十兩銀子拿了來。堂官跟前，我替你想法子去，保你無事。」姓文的說：「總要能夠按住姓唐的不告纔好。」家兄就說：「唐觀察那裏，有我



們兄弟倆，替你求情，這點面子還有。」唐二亂子此時，聽得一萬銀子，尚有九千多好收回，早已心滿意足；便連連的說道：「不要緊是還能夠收九千多，就是再少些，只要賢昆仲一句話，兄弟無不遵命。況且賢昆仲替兄弟出了這把力氣，難道兄弟就不該應拿出兩吊銀子來道乏嗎？」師四爺道：「咱們自己人，還說甚麼道乏，你快別說了，叫人不好意思的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四哥雖如此說，兄弟總得盡心的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兄弟的話，還沒有完。家兄見他肯把九千多銀子交出來，便不肯放鬆一步，當時拿話攏住他。等到吃完了飯，同他同車到他家裏，叫他把銀子一五一十，統通交代了家兄，點過數目不錯。然後家兄又到此衙門裏，找到兄弟，叫兄弟過來送個信，並且叫兄弟代達，說姓文的拿了老哥，這邊一萬兩銀子，已經被敝衙門的兩位堂官統通知道。後來是家兄出意，叫姓文的吐出來，求求上頭保全他的功名。現在上頭已答應，姓文的銀子，家兄亦業已到手了。却料已經被他用掉了九百多兩，歸不得原，上頭堂官跟前，也就不好交代。倘若爲着這九百多銀子，弄得姓文的壞官；一來他們令叔面子上不好看；二來家兄騙他這個九千多銀子出來，原答應他保他無事，現在也不可失信於他。但是銀子只有九千零幾十兩，堂官不好拿

來交還吾兄。愚兄弟有錢的時候呢，這個幾百兩銀子，就是姓文的墊了出來，替他光光臉；只要預先同老哥說一聲，將來老哥銀子拿到手之後，把那九百多兩仍舊算還就是了，連利錢都不要的。大家都是爲朋友，有什麼說不明白。無奈愚兄弟應酬大，錢來不夠用，都弄得前缺後空，一個堂郎中，一個銀庫，連着九百多銀子都墊不出，說出來人家亦不相信。要不是老哥跟前，彼此知己，兄弟也不好實說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笑話。賢昆仲如此出力，已經當不起，怎麼好再叫賢昆仲貼錢？少掉九百多銀子，兄弟情願自己吃虧。既不要賢昆仲代認，也決計不要文某人扯出來；一則顧全福中堂面子，二則我們那裏不拉個朋友。拜求四哥代爲稟覆貴衙門的幾位大人，這個九百多兩銀子，就說姓唐的情願不要了，務求諸位大人不必追究此事。」師四老爺連忙分辨道：「你老哥不在乎這九百多銀子，我們有什麼不曉得；不過姓文的總得把一萬銀子歸原，由他完完全全交到堂官手裏，再由堂官完完全全交給老哥手，然後大家都有面子。倘若少了一分一厘，姓文的就不能交代上頭，上頭也不能交還老哥。就是老哥不說甚甚麼，勉強收了，終究於敝衙門聲名有礙。現在用了這九百多銀子，上頭堂官還不曉得。是姓文的拉住家兄，替他想法子，所以家兄叫小弟

過來代達。不看別的，總看他令叔福中堂分上，由老哥這邊，借給他九百多銀子，等他把一萬之數湊足，交代上頭，好在此款終究是歸老哥的，將來老哥一同收了回來，彼此不响起。如此辦法；不但成全了姓文的功名，且顧全了他叔叔福中堂的面子，三則敝衙門也保全聲名不少，我們敝衙門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感激老哥。至於老哥說麼甚道乏，我們敝衙門上下，已承老哥保全不少，還敢想什麼好處？就是老哥另有賞賜，家兄及小弟，亦決計不敢再領的。』唐二亂子聽了他話，心上盤算了一回，自言自語道：『面子上叫我拿九百兩銀子，去換九千銀子回來，而且連那九百也還我，不過他們借去用一用，此事原無不可。但是我同姓師的纔第二回見面，一來人心測摸不定，二來他哥是堂郎中，他自己又管着銀庫，如此發財的官，連九百多銀子都無處拉攏，這個話誰能相信。我已一誤再誤，目下不能不格外小心。我與其脫空九百多銀子，我情願失撇二千銀子；姓文的用掉九百多，總算一千，我不要他，還我九千；當中我情願再送他昆仲一千道乏，況且這種事情，何必定要煩動堂官，莫妙於大家私下了結。』主意打定，又委宛曲折告訴了師四老爺。師四老爺也曉得他九百多銀子不肯脫空，然而面子上掉不過來，便道：『這也怪不得老哥，兄弟同老

哥是新交，姓文的九千銀子沒有拿回來，反叫老哥先拿出九百多兩，無論誰不能相信。」  
唐二亂子亦忙分辨道：「並不是不相信四哥，爲的是大家簡便辦法，省得堂官知道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這事原是堂官派下來的，怎能個不稟復？這事亦是兄弟荒唐，不該應來同老哥商量，先叫老哥墊銀子。現在不說別的，姓文的用掉的九百多，不要他還。兄弟回去，同家兄商議，無論如何爲難，總替他想個法兒，湊齊這一萬整數，等他在堂官面前交代過排場。堂官跟前，既然老哥不願出面，兄弟同家兄說，將來仍由兄弟，把這一萬銀子的銀票送過來。兄弟也不同老哥客氣。」老哥就預備一張一千銀子的銀票，還了兄弟就是了。兄弟雖沾光幾十銀子，拿回去到堂官跟前，替老哥賞賞人，也不能少的；至於道乏萬萬不敢。」唐二亂子見他說得如此，有何不放心之理，立刻滿口應承。師四老爺又問：「老哥給姓文的一萬銀子，是誰家的票子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是恆利家的票子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來往的，亦是恆利，明天仍到恆利，打張一萬銀子的票子來就是了。」說罷自去。

唐二亂子果然也到恆利，劃了一張一千銀子的票子，預備第二天換給師四老爺。寫寫

了一千，說是人家出了這們一把力，總得道乏的。誰知到了次日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。唐二亂子心上急的發躁，想：『他說得如此老靠，斷無不來之理，莫非出了岔子，又有什麼變卦？』左思右想，反弄得坐立不定。好不容易等到天黑，師四老爺來了。唐二亂子喜得什麼似的！迎了進來，讓茶讓烟。師四老爺說：『本來早好來了，無奈掌官定要見老哥一面，反怪老哥許多不是，都是家兄弟你抗下來的。現在也不要你去見了。銀子也拿來。這話也不用提了。爲了這件事，兄弟今兒一天沒有吃飯。』唐二亂子忙說：『我們同去吃館子。』師四老爺道：『兄弟還有公事，要緊把東西交代了回去。改日再奉擾罷。』唐二亂子一再挽留，見他不肯，只得罷休。於是師四老爺，方在靴統子裏，掏出一大搭的銀票，從幾萬至幾千，一共約有十幾張。翻來覆去，纔檢出一張一萬銀子的票子。剛要遞到唐二亂子手裏，又說：『昨兒說明白要恆利的票子，這張不是。』於是又收了回去，又在票子當中，檢了半天，檢出一張恆利的一萬票子，交代唐二亂子看過無誤。唐二亂子見他有許多銀票，心想：『倒底內務府的官兒有錢，他昨天還推頭沒有錢墊，這話哄誰呢。』師四老爺也覺着，連忙自己遮蓋道：『這都是上頭發下來給工匠的。兄弟若有這些錢，也早發

財了，不在這裏做官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唐二亂子也把自己寫好的兩張一千兩的銀票拿出來交代師四老爺。師四老爺一看是兩張，忙問：「這一千做什麼用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令兄大人及四哥，公事忙，兄弟連一杯酒都沒有奉請，這個就折個乾罷。」師四老爺把眉頭一縐道：「說明白不要，你老哥一定要費事，叫兄弟怎麼好意思呢！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這算得什麼！以後叨教之處多着哩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既然老哥說到這哩；兄弟亦不敢自外，兄弟這裏謝賞了。」說着，一個請了安下去。請安起來，把銀票收在靴統子裏，說：「有要緊公事。」匆匆告辭出門而去。臨走的時候，唐二亂子又頂住問他的住處，「預備過天來拜。」師四老爺隨說了一個。

自此唐二亂子，得意非凡。過天查三蛋來了，唐二亂子又把這話說給他聽，面孔上狠露出一副得意揚揚之色。查三蛋只是冷笑；心上却也詫異想道：「像他只樣的昏蛋，居然也會碰着好人，真正奇怪！」

誰知過了一天，出門拜客，趕到師四老爺所說地方，問來問去，那裏有姓師的住宅！唐二亂子罵車夫無用。等到回來，又差人到內務府去打聽，堂郎中，及銀庫上那裏有什麼

姓師的！唐二亂子這纔嚇壞了，連忙再取出那張一萬頭票子，差個朋友到恆利家去照票。櫃上人接票在手，仔細端詳了一回，又進去對了一回票根，走出來問：『你這票子是那裏來的。』去人說：『是人家還來的。怎樣？』櫃上人冷笑一聲道：『這是那裏來的假票子。幸虧彼此是熟人，不然可說要得罪了。如今相煩回去拜上令東，請查查這張票子，是那裏來的，胆敢冒充小號的票子。查明白了，小號是要辦人的。』去人一聽這話，嚇得面孔失色，連忙回來，通知了東家。唐二亂子也急得蹶脚，大罵姓師的不是東西。立刻叫人去報了坊官，叫坊官替他辦人。

自此以後，唐二亂子，就蹶在家裏生氣，一連十幾天沒有出門。查三蛋也曉得了；不過背後拿他說笑了幾句，却沒有當面說破。又過了些時，到了引見日期，唐二亂子隨班引見。本來指省湖北，奉旨到例發往。齊巧碰着這兩日，朝廷有事，沒有拿他召見。白白賠了十五萬銀子進貢，不過賞了一個四品銜，餘外一點好處沒有。這也只好怪自己運氣不好，注定破財，須怨不得別人。

閒說少敘，且說唐二亂子領憑到省，在路火車輪船，非止一日。路過上海，故地重臨

，少不得有許多舊好新歡，又着實打亂了十幾天。方纔搭了長江輪船，前往湖北。

單說此時。做湖廣總督的，乃是一位旗人，名字叫做湍多歡。這人內寵極多，原有十個姨太太，湖北有名的，叫做「制台衙門十美圖。」上年有個屬員，因想他一個什麼差使，又特地在上海，買了兩個絕色女子送他。湍制台一見甚喜，立刻賞收；從此便成了十二位姨太太。湖北人又改稱他爲「十二個金釵；」不說「十美圖」了。

湍制台尙未曾添收這兩位姨太太的時候，他十位姨太太當中，祇有九姨太太最得寵。這九姨太太，是天津侯家后鑿子襲出身。生得瘦括括長攏面孔，兩個水汪汪的眼睛，模樣兒到還長得不錯；只是脾氣太刁鑽了些。天生一張嘴，說出話來，恰是甜密密的，真叫人又喜又愛，聽着真正入耳；若是他與這人不對，罵起人來，却是再要尖毒也沒有。他巴結祇巴結一個老爺，常常在老爺跟前狐狸似的，批評這個姨太太正不好，那個姨太太正不好。起先湍制台總要聽他的話，拿那些姨太太打罵出氣。然而湍制台雖然糊塗，總有一天明白；而且天天聽他絮聒，也覺得討厭。有天這九姨太太，又說大姨太太這麼不好，怎麼不好。湍制台聽得不耐煩，冷笑了一笑，隨口說了一句道：「我光聽見你說人家不好，到底



你比別人是怎樣個好法？我總不能把別人一齊趕掉，單留你一個。况且這大姨太，是從前伺候過老太爺老太太的，就是去世的太太也狠歡喜他。我看死人面上，他就是有不好，也要擔待他三分。你既然多嫌他，你住後進，他住前院，你不去見他就是了。」九姨太因為湍制台，一向是同他遷就慣的，忽然今兒幫了別人，這一氣非同小可。不等湍制台說完，早把眉毛一豎，眼睛一瞪，拿出十指尖尖的手，朝着自己的粉嫩香腮，畢畢拍拍一連打了十幾下子，一頭打，一頭自己罵自己道：「我知道我這話就說錯了。我是什麼東西，好比得上人家。人家時伺候過老太爺老太太的，有功之臣，自然老爺要另眼看待。既然要拿他抬上天去，橫豎太太死了，爲什麼不拿他就扶了正，我們一齊死了讓他？」湍制台是吃鴉片的，每位姨太太屋裏，都有烟傢伙，九姨太順手在烟盤裏，撈起一盒鴉片，往嘴裏一送，趁勢把身子一歪，就在地下困倒了；困在地下，又趁勢打了幾個滾，兩隻手在地下亂抓，兩隻腳卻蹬在地板上，綳綳的响；頭上的頭髮也散了，一枝的翡翠簪子，也蹬成好幾段了；嘴裏還是哭罵不止。湍制台看了這個樣子，又氣又恨，又發急；氣的是九姨太有己無人；恨的是九姨太以死訛詐；急的是九姨太吞了鴉片烟，倘若不救，就要七竅流血死

的。事到此間，只得勉強捺定性子，請醫生弄了藥來，拿他灌救。誰知一連弄了多少藥，九姨太只是咬定牙關，不肯往嘴裏送，湍制台急得沒法，於是又自己賠小心，拿話騙他，說：『把大姨太立刻送回北京老家裏去，不准他在任上。』以爲如此，九姨太總可以不尋死了，豈知仍然還自個不開口。自從頭天晚上鬧起，一直鬧到第二天下午四點鐘，看看一周時不差，只有三個時辰，過了這三個時辰，便不能救，只好靜等下棺材了。湍制台被他鬧的早已精疲力極。一回想到九姨太脾氣不好，不忍恨罵兩聲；一回又想到他個恩情，不免又私自一人落淚。此時房間裏，有許多老媽子丫頭，圍住九姨太等死。

他一個人，却輪在對過房間牀上傷心。正在前思後想，一籌莫展的時候，忽見九姨太的一個貼身丫頭進房有事。這丫頭年紀二九，狠有幾分姿色。女孩兒家，到了這等年紀，自然也有了心事，碰着這位湍制台，又是個色中餓鬼，無人的時候，見了這丫頭，常常有些手脚不穩。這丫頭曉得老爺愛上了他，也不免動了知己之感；但是懼怕九姨太的利害，不敢如何，口雖不言，偶然眼睛一眇，就傳出無限深情。湍制台是何等樣人。豈有不領略之理。且說此時湍制台。見他一人進得房來，頓時把痛恨九姨太的心思，全移在他一人身

上。便招手將他叫近身邊，借探問九姨太太爲名，好同他勾搭。當時說過幾句話，湍制台忽然拿嘴朝着對過房間努了兩努，說道：『阿彌陀佛。他這人居然也有死的日子。等他一死，我就拿你補他的缺。你願意不願意？』說着，就伸手要抓這丫頭的手。丫頭見是如此，恐防人來看見，連忙拿手一縮道：『你等着罷。你當他眼前會死，你再等一百年，他亦不會死的。只怕這種烟吃了下去，他的精神格外好些。』湍制台詫異道：『據你說起來，難道他吃的不是鴉片烟？然而明明白白，我見他在烟盤子裏拿的。你不要胡說，不是鴉片是甚麼？』大丫頭道：『我告訴你，你不許告訴別人。』湍制台一聽這話，一磳碌碌從床上爬起，也不下床，就跪在牀沿上發咒道：『你同我說的話，我若是同別人說了，叫我不得一死。』大丫頭道：『爲了這一點點的事，也不犯着發這大的咒。』湍制台也未聽清，但是一味胡纏，拉着袖子催他快說。大丫頭道：『不是三個月頭裏，九姨太鬧着有喜，說肚子大了起來？老爺喜的甚麼似的，弄了多少藥給他吃，還有一罐子的益母膏，叫他天天拿開水冲着吃的。誰知過了兩個月，九姨太肚子也痛了，又說並不是喜，藥也不吃了，就把剩下來的一半罐子益母膏，丟在抽屜裏，一直也沒有人問信。齊巧前天收拾抽屜，把他拿

了出來，不料被九姨太看見，奪了過去。昨兒九姨太全大姨太鬥了嘴回來，就把個大姨太恨得什麼似的，口說：「一定要老爺打發了大姨太，倘若老爺不肯，我就全他拚命。」後來又說：「我的命沒這們不值錢，我死了，倒等他享福不成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找了個小烟盒子，挑了些益母膏在裏頭，原是預備同老爺拚命的。九姨太挑這益母膏的時候，只有我在跟前，他還囑咐我不准說。所以把老爺發急，只是空發急，老實對你說，九姨太是不會死的。」湍制台聽了，方纔恍然大悟，說：「這賤人如此可惡，原來是裝死訛詐我的！」還要全大丫頭說什麼，大丫頭已經掙扎脫身子，說聲「有事去了。」湍制台只得眼巴巴，望他出去，又生了一個悶氣；曉得九姨太是裝死，索性不理他，一個人到外面去了。

這裏九姨太，見湍制台不來理他，只道老爺見他不肯吃藥，無法施救，索性死心塌地，避了出去；弄得事情不能收篷，自己懊悔不迭，却不料大丫頭有背後一番言語。想來想去，今日之事，總無下場，等到半天，老爺仍無音信，看看一週時已到，到時不死，反被人拿住破綻；於是躊躇了半天，只得自己裝作噁心，乾弔了半天，哇的一口，吐出些白沫。旁邊看守他的人，都說：「好了。九姨太把烟吐了出來，就不妨事了。」當時老媽三五

個；一個揸背，一個揉胸，還有一個拿飯湯，又有一個拿開水，鬧得七手八脚，烟霧騰天。又聽得九姨太哇的一聲，把方纔吃的飯湯，也吐了出來，自己反說道：『我吞了生烟，等我自己死，豈不狠好。何必一定要救我回來，做人家的眼中釘，肉中刺。』說着，又嗚嗚烟烟哭起來了。大衆見九姨太回醒轉來，立刻着人報信給老爺。老媽子又拿了一把茗帚，把他吐的東西掃了出去。誰知吐的全是水，一些烟氣都沒有。

却說湍制台到前面簽押房裏，坐了一回，不覺神思困倦，歪在牀上，朦朧睡去。正在又濃又甜的時候，不提防那個不解事的老婆子，因九姨太回醒過來，前來報信，條地把湍制台驚醒。恨的湍制台把老婆子罵了兩句，又說什麼『我早曉得他不曾死的。要你們大驚小怪。』老婆子討得沒趣，只得擰起着，退到後面。九姨太便從這日起，借病爲名，一連十幾天不出房門。湍制台亦發脾氣，一連十幾天止轅，沒有見客，却也不到上房。畢竟九姨太自己詐死，唬人心虛，這幾天內，反比前頭安穩了許多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湍制臺自從聽了大丫頭的話，從此便不把九姨太放在心上，却一心想哄騙這大丫頭上手。無奈大丫頭懼怕九姨太，不敢造次。湍制臺亦恐怕因此家庭之間，越發攪得不安

，於是亦祇得罷手。但是自從九姨太失寵之後，眼前的幾位姨太太，都不在他心上，不免終日無精打彩，悶悶不樂。

合當他色連亨通；這幾天止衙門不見客；他爲一省之主，一舉一動，做屬員的都刻刻留心。便有一位候補知縣，姓過名翹，打聽得制臺所以止轅之故，原來爲此，這人本是有家，到省雖不多年，却是善於鑽營，爲此中第一能手。他既得此消息，並不通知別人，亦不合人商量。從漢口到上海，只有三天多路，一水可通。他便請了一個月的假，拿了一萬多銀子，面子上說到上海消遣，其色是暗中物色人材。一耍耍了二十來天，並無所遇。看限期將滿，遂打電報叫湖北公館，替他又續了二十天的假。四處託人，纔化了八百洋錢，從蘇州買到一個女人，帶回上海。過老爺意思說：『孝敬上司，至少一對起碼。』然而上海堂子裏，看來看去，都不中意。後首有人薦了一個局，跟局的是個大姐，名字叫迷齊眼小脚，毛，面孔雖然生得肥胖，却是眉眼傳情，異常流動。過老爺一見大喜，着實在他家報効，同這迷齊眼小脚毛，訂了相知。有天阿毛，到過老爺棧房裏玩耍，看見了蘇州買的女人，阿毛還當是過老爺的家眷。後首說來說去，纔說明是替湖北制台討的姨太太。

這話傳到阿毛娘的耳朵裏，着實羨慕，說：『別人家勿曉得阿是前世修來格？』過老爺道：『只要你願意，我就把你們毛官討了去，也送給制台做姨太太，可好？』阿毛的娘還未開口，過老爺已被阿毛一把拉住辮子，很很的打了兩下嘴巴，說道：『倪是要搭耐軋拆頭格，倪勿做俗制臺格小老媽？』又過了兩天，倒是阿老的娘做媒，把他做外甥女——也是做大姐——名字叫阿土的，說給了過老爺。過老爺看過，甚是對眼。阿毛的娘說道：『倪外甥男是才好格，不過脚大點。』過老爺也打着強蘇白說道：『不要緊格，制臺是旗人，大門是看價格；』就問要多少錢。阿毛的娘說：『倪有男人格，現在搭倪男人斷了，連一應使費才勒海，一共要耐一千二百塊洋錢。』過老爺一口應允。次日人錢兩交。又過了幾天，過老爺見事辦妥，所費不多，甚是歡喜。又化了幾千銀子，製辦衣飾，把他二人打扮得煥然一新。又買了些別的禮物。諸事停當，方寫了江裕輪船的官艙，逕回湖北。

恰巧領憑到省的湖北候補道唐二亂子，剛在上海玩夠了，也包了這隻船的大餐間，一同到省。這唐二亂子的管家，同過老爺的管家，都是山東同鄉，彼此談起各人主人的官階事業。唐二亂子的管家，回來告訴了主人，竟說過大老爺替湖北制台接家眷來的。唐二亂子

初入仕途，惟恐禮節不週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立刻叫管家拿了手本，到官館裏替憲太太請安；又說：『如果憲太太在官館裏住的不舒服，情願把大餐間奉讓。』過大老爺一看手本，細問自己的管家，纔曉得大餐間住的，原來是湖北本省的上司，也只得拿了手本過來稟見。彼此會面，唐二亂子估量他，一定同制台非親即故。見面之後，異常客氣；又問：『憲太太幾時到的上海？』過老爺正想靠此虛火，便不同唐二亂子說真話，但說得一聲『同來的不是制台太太，乃是兩位姨太太。』唐二亂子道：『大太太，姨太太，都是一樣的，不妨就請過來住。兄弟是吃烟人，到官館裏倒反便當些。』後來過老爺執定不肯，方始罷休。唐二亂子因過老爺能夠替制台接家眷，這個分兒一定不小，所以拿他十分看重，過老爺也因為他是本省道台，將來總有仰仗之處，所以也竭力的還他下屬禮制。在路非止一日。一日到了漢口，擺過了江。唐二亂子自去尋覓公館不提。

且說過老爺，帶了兩個女子，先回到自己家中。把他太太住店正屋，騰了出來，讓兩位候補姨太太居住。制台跟前文巡捕，有個是他拜把子的，靠他做了內線。又重重的送了一分上海禮物，託他趁空把這話回了制台。



這兩個月湍制台，正因身旁，有一個隨心的人，心上頗不高興；一聽這話，豈有不樂之理，忙說：『多少身價，由我這裏還他。』巡捕回道：『這是過令謁誠報効的，非但身價不敢領，就衣服首飾，統通由過令製辦齊全，送了進來。』湍制台聽了，縐着眉頭道：『他化的錢不少罷！』巡捕道：『兩三萬銀子，過令還報効得起，他在大帥手下當差，大帥要栽培他，那有不栽培他；他就再報効些，算得甚麼。只要大帥要賞收，他就快活死了。就請大帥吩咐個吉日好接進來。』湍制台道：『看什麼日子，今兒晚上抬進來就是了。』

從前湍制臺娶第十位姨太太的時候，九姨太太正在紅頭上，尋死覓活，着實鬧了一大陣，有半年多沒有平復。這回的事情，原是他自己不好，湍制台因此也就公然無忌，條地一添就添了兩位。九姨太竟其無可如何，有氣放在肚裏，只好罵自己用的丫頭老媽出氣。湍制台亦不理他。

過老爺孝敬的這兩位姨太太，蘇州買的一位，年紀大些，人亦忠厚些，就排行做第十一；阿士排行第十二。阿士年紀小雖小，心眼極多。進得衙門，不得半月，一來是他自己

留心，二來是湍制台枕上的教導，居然一應賣差賣缺，弄銀子的機關，就明白了一大半。此時他初到，人家還不拿他放在眼裏。除了過老爺之外，他亦並無第二個恩人；因此便一心只想報答過老爺的好處。

此時湍制台感激過老爺送妾之情，已經委他辦理文案，又兼到了別處兩個差使，暫時敷衍，隨後出有優差美缺再行調劑。過老爺倒也安之若素。却不料這第十二姨太太，每到無事的時候，便在這些姊妹當中，套問人家我們做姨太太的，一年到頭倒底有多少進項。就有人告訴他，從前只有九姨太太，有些脫天漏網的事，做的頂多銀子，少了不要，至少五百起碼，以及幾千幾萬不等。他因此便有心籠絡九姨太太，好學九姨太太的本事。九姨太太此時是失寵之人，見了這兩位新的，自然生氣。等到阿士前來敷衍他，却不把他喜的了不得，畢竟性子爽直，一個不留心，又把自己的生平所作所爲，統通告訴了阿士。阿士大喜，趁空就在湍制台面前，試演起來；頭一個，是替過老爺要缺，而且要一個上等好缺。湍制台情面難却，第二天就把話傳給了藩台。不到三天，牌已掛出去了。

過老爺自從進來當文案，合衙門上下不到半個月，統通被他溜熟；又結交了制台一個

貼身小二爺做內線，常常到十二姨太跟前通個信。此番得缺，就託小二爺暗地送了十二姨太五千銀子的孝敬。小二爺經手在外，言明祇有要缺，每年加送若干銀子；這便是十二姨太開門第一樁買賣。十二姨太，見這宗買賣做得得意，等到過老爺上任去之後，又把衙門裏的委員，以及門政大爺勾通了好幾位。只要圖得湍制台心上歡喜，言聽計從，他們便好從中行事。

此時唐二亂子到省已將一月，照例的文章都已做過。但他是初到省的人員，兩眼墨黑，他不認得上司，上司也不認得他。彼此雖然見過一面，不過旅進旅退，上司亦未必就有他在心上，所以凡是初到省的人，要得到一個差使，若非另有脚路，竟比登天還難！還虧他胸無主宰，最愛結交。自從路上認得了過老爺到省之後，他倆便時常來往；但吃虧頭一個月。過老爺自己的事情，還沒有着落，如何能替人家說話。好容易熬到十二姨太，把過老爺事情弄好；但又是出外任，不能常在省城。等到稟辭的前兩天，唐二亂子在寓處備了酒席，替他餞行。話到投機，過老爺就把湍制台，貼身小二爺這條門路，說給了唐二亂子；自己又替他從中湊合。自此唐二亂子有此內線，只要不借銀錢差使，自然唾手可

得。况兼這十二姨太，精明強幹，不上兩月，便把全套本領統通學會，無錢不要，無事不爲，真要算得一女中豪傑了。

要知所爲之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七回

繳憲帖老父託人情……補札稿寵姬打官話

話說：湖北湍制台，從前會做過雲南臬司。彼時做雲南藩司的，乃是一個漢人，姓劉名進吉。他二人氣味相投，又爲同在一省做官，於是兩人就換了帖，拜了把兄弟。後來湍制台官運亨通；從雲南臬司任上，就升了貴州藩司，又調任江甯藩司，升江蘇巡撫，不上兩年，又升湖廣總督；真正是一帆風順，再要升得快亦沒有了。劉進吉到底吃了漢人的虧，一任雲南藩司，就做了十一年半，一直沒有調動。到了第十二年的下半年，纔把他調了湖南藩司，正受湖廣總督管轄。官場的規矩，從前把兄弟，一朝做了堂屬，是要繳帖的。劉藩司陸見進京，路過武昌，就把從前湍制台同他換的那副帖子，找了出來，拿了紅封套套好，等到上衙門的時候，交代了巡捕官，就是繳還憲帖。巡捕官拿了進去，湍制台先看手本，曉得是他到了，連忙叫請巡捕官，又把繳帖的話回明。湍制台偏要拉交情，便道：

「我同劉大人交非泛泛，你去同他說，若論皇上家的公事，我亦不能不公辦。至於這副帖子，他一定要還我，我却不敢當。總而言之：我們私底下見面，總還是把兄弟。」巡捕官遵諭，傳話出來。劉藩司無奈，只得受了憲帖，跟着手本下去。見面之後，無非先行他的官禮。湍制台異常親熱。劉藩台年紀大，湍制台年紀小，所以湍制台竟其口口聲聲稱劉藩台爲大哥，自己稱小弟。劉藩台一直當他是真念交情，便把繳帖的話，亦不再提了。在武昌住了五日，湍制台又請他吃過飯。接着稟辭過江，坐了輪船，逕到上海，又換船到天津，然後搭了火車進京。藩臬大員照例是要宮門請安的。召見下來，又赴各位軍機大臣處稟安，一連在京城應酬了半個月。他乃是一個古板人，從不曉得什麼叫做走門路，所以上頭仍舊交他回任。等到請訓後，仍由原道出京，二次路過武昌，制湍台同他還是狠要好。留住了幾天，方纔辭赴長沙上任。

無奈劉藩台是個上了年紀的人，素來身體生得又高又胖。到任不及三月，有天萬壽，跟了撫台拜牌，磕頭起來，一個不留心，人家踏住了他的衣角，害得他跌了一個筋斗。誰知這一跌，竟其跌得中了風了。當時就嘴眼歪斜，口吐白沫。撫台一見大驚，立刻就叫人

把他抱在轎子裏頭，送回藩台衙門。他有個大少爺，是捐的湖北候補道，此時正進京引見，不在跟前。衙門裏只有兩個姨太太，幾個小少爺，一個大少奶奶，兩個孫女兒。一見他老人家中了風，合衙門上下都驚慌了，立刻打電報給大少爺。大少爺得到電報，幸虧其時引見已完，立刻起身出京。到了武昌，也沒有稟到，就趕回長沙老人家任上來了。此時他父親劉藩台，接連換了七八個醫生，前後吃過二十幾劑藥，居然神志漸清；不過身子虛弱，不能用心，當時就託撫台，替他請了一個月的假，以便將養。誰知一月之後，還不能出來辦事。他心上思量：「自己已有這們一把年紀，兒子亦經出仕，做了二三十年的官，銀子亦有了。古人說得好：『急流勇退，』我如今狠可以回家享福了；何必再在外頭吃辛吃苦，替兒孫作馬牛呢？」主意打定，便上了一個稟貼給撫台，託撫台替他告病。撫台念他是老資格，一切公事，都還在行，起先還照例留過兩次；後來見他一定要告退，也只得隨他了。摺子上去，批了下來，是沒有不准的。一面先由巡撫派人署理，以便好好交卸，交卸之後，又在長沙住了些時。常言道：「無官一身輕，」劉藩台此時却有此等光景。

閒話少敘。且說他大少爺號叫劉頤伯，因見老人家病體漸愈，他乃引見到省的人，是

有憑限的；連忙先叩別了老太爺，逕赴武昌稟到。臨走的時候，劉藩台自恃同湍制台有舊，便寫了一封書信，交給頤伯，轉呈湍制台，無非是託他照應兒子的意思。自己說明暫住長沙，等到兒子每有差使，卽行迎養。當時分派已定，然後頤伯起身。等到了武昌，見過制台，呈上書信，湍制台問長問短，異常關切。官場上的人，最妒忌不過的；因見制台向劉頤伯如此關切，大家齊說：『劉某人不久一定就要得差使的。』就是劉頤伯自己，亦以爲靠着老太爺的交情，大小總有個事情當當，不會久賦閒的。那知一等等了三個月，制台見面，總是狠要好；題到「差使」二字，却是沒得下文。劉頤伯亦託過藩台，替他吹噓過；湍制台說：『一來誰不曉得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？二來劉道年紀還輕；等他閱歷閱歷，再派他事情，人家就不會說我閒話了。』藩台出來，把話傳給了，劉頤伯亦無可如何。

又過了些時，長沙來信，說老太爺在長沙住的氣悶，要到武昌來走走。劉頤伯只好打發家人去接。誰知老太爺動身的頭天晚上，公館裏廚子做菜，掉了個火在柴堆上，就此燒了起來，自上燈時候燒起，一直燒到第二天大天白亮，足足燒了兩條街。這劉進吉一世的



官囊，全被火神收去，好容易把一家大小救了出去。當火旺的時候，劉進吉一直要往火裏跳，說：『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。』幸虧一個小兒子，兩三個管家，拿他拉牢的。這火整整燒了一夜。合城文武官員，帶領兵役，整整救了一夜；連撫台都親自出來看火。當下一衆官員，打聽得前任藩台劉大人被燒，便由首縣出來，替他設法安置，另外替他賃所房子，暫時住下；衣服伙食，都是首縣備辦的。到底撫台念舊，首先送他一百銀子。合城的人，一見撫台尙且如此，於是大家湊攏，亦送了有個七八百金。無奈劉進吉是上了歲數的人，禁不起這一嚇，一急老毛病又發作了。起火之後，曾有電報到武昌，通知劉頤伯。等到劉頤伯趕到，他老人家早已病得人事不知了，後來好不容易找到前頭，替他看的那個醫生，吃了幾帖藥方，纔慢慢的回醒轉來。又將養了半個月，漸漸能殼起來；便吵着要離開長沙。兒子無奈，只得又湊了盤川，率領家眷，伺候老太爺同到武昌。

此時老頭子還以爲：『制台湍某人，是他的把弟，如今老把兄落了難，他斷無坐視之理。』一到武昌，就坐了轎子，拄了拐杖，上制台衙門求見。他此時是不做官的人了，自己以爲可以脫略形骸，不必再拘官禮。見面之後，滿口「愚兄老弟，」人家聽了，甚是親

熱。豈知制台心上，大不爲然。見了面，雖然是「你兄我弟，」留茶留飯；無奈等到出了差使，總輪劉頤伯不着。有天劉進吉急了，見了湍制台，說起兒子的差使。湍制台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咱倆把兄弟，誰不曉得。世兄到看，未及一年，小點事情委了他，對你老哥不住；要說著名的優差，又恐怕旁人說話。這個苦衷，老哥不體諒我，誰體諒我呢？老哥儘管放心，將來世兄的事情，總在小弟身上就是了。」劉進吉無奈，只好隱忍回家。

後來還是同寅當中，向劉頤伯說起，方曉得湍制台的爲人，最是講究禮節的，劉進吉第一次到武昌，沒有繳回憲帖，心上已經一個不高興。等到劉頤伯到省，誰知道他的號這個「頤」字，又犯了湍制台祖老太爺的名諱下一個字。因此二事，常覺耿耿於心。湍制台有天同藩台說：「劉某人的號，重了我們祖老太爺一個字，兄弟見了面，甚是不好稱呼。」湍制台說這句話，原是想要叫他改號的意思。不料這位藩台，是個樛樛糊糊的，聽過之後，也要忘記，並沒有同劉頤伯講起。劉頤伯一直不曉得，所以未曾沙換。湍制台還道他有心違抗，心上愈覺不高興。

等到劉頤伯打聽了出來，回來告訴了老太爺。老太爺聽了，自不免又生了一回暗氣。

但是爲兒子差使起見，又不敢不遵辦。不過所有的東西，早被長沙一把天火都收了去，各樣值錢的東西，都搶不出，那個還顧這副帖子。劉進吉見帖子找不着，心上發急。幸虧劉頤伯明白，曉得漚制台一個字不會寫，這帖子一定是文案委員代筆的。現在只須託個人，把他的三代履歷抄出來，照樣謄上一張；只要是他的三代履歷，他好說不收，劉進吉聽了兒子的話，想想設法，只好照辦。却巧文案上有位陸老爺，是劉頤伯的同鄉，常常到公館裏來的，劉頤伯便託了他。陸老爺道：「容易得狠。制軍的履歷，卑職統通曉得。新近還同荊州將軍換了一副帖，也是卑職寫的。大人只要把老大人，同他換帖的年分紀清，不要把年紀寫錯，那是頂要緊的。」劉頤伯喜之不盡，立刻問過陸老爺；把某年換帖的話，告訴了陸老爺。陸老爺回去，自己又賠了一付大紅全帖，用恭楷寫好了，送了過來，劉頤伯受了，送給陸老爺過目。陸老爺道：「只要三代名字不錯就是了，其餘的字，只怕他還有一半不認得哩。」劉頤伯却又自己改了一個號，叫做期伯，不叫頤伯了。

次日一早，父子二人一同上院；老子繳還憲帖，兒子稟明改號。當由巡捕官進內回明。漚制台接到帖子，笑了一笑，也不說什麼，也不叫請見。巡捕官站了一回，無可說得，

只得出來，替制台說了一聲「道乏。」父子二人，悵悵而回。

因爲臬台爲人還明白些，並且同制台交情還好，到了次日，劉頤伯便去見臬台，申明老人家繳帖，並自己改號的意思；順便託臬台力爲吹噓。臬台滿口應允，次且上院，見了湍制台，照話敘了一遍。湍制台笑着說道：「從前他少君不在我手下，他不還我這副帖子，倒也罷了。如今既然在我手下當差，被人家說起，我同某人把兄弟，我照應他的兒子，這個名聲可担不起！所以他這回來還帖子，我却不同他客氣了。至於他們少君的號，犯了我們先祖的諱，吾兄是知道的。我們在旗頂講究的，是這回事。他同兄弟在一省做官，保不住彼此見面，總有個稱呼；他如果不改，叫兄弟稱他什麼呢？他既然「過而能改，」兄弟亦就「既往不咎」了。臬台接着說：「劉道老太爺年紀大了，一身的病，家累又重得狠。自遭回祿之後，家產一無所有。劉道到省，亦有好幾個月了，總求大帥看他老人家分上，賞他一個好點的差使，等他老太爺，也好借此養老。」湍制台道：「這還用說嗎？我同他是個什麼交情。你去同他講，他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兒子，叫他放心就是了。」臬台下來，回覆了劉期伯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湍制台過了兩天，果然傳見劉期伯見面，先問：『老人家，近來身體可好；』着實關切。後來提到差使一事，湍制台便同他說道：『銀元局也是我們湖北數一數二的差使了；衛某人當了兩年，也不曉得他是怎麼弄的，現在丁憂下來，聽說還虧空二萬多；今兒早上託了藩台來同我說，想要後任，替他彌補。老實說：我同衛某人，也沒有這個交情；不過看徐中堂面上，所以纔委他這個差使。現在你老哥可能答應下來，替他彌補這個虧空不能？』劉期伯一想：『這明明是問我能夠替他擔虧空，纔把這事委我的意思。我想銀元局，乃是著名的優差，聽說弄得好，一年可得二三十萬。果然如此，這頭二萬銀子，算得什麼，不如且答應了他。等到差使到手，果然有這許多進項，我也不在乎此；倘若進款有限，將來還好指望他調劑一個好點的差使。』主意打定，便回還：『蒙大帥的栽培。衛道的這點虧空，不消大帥費得心，職道自當替他設法彌補。』湍制台道：『你能替他彌補，那就好極了。』劉期伯又請安謝過。等到退出，告訴了老太爺，自然合家歡喜。

誰知過了兩天，委札還未下來。劉期伯又託了臬台，進去問信。湍制台道：『前天我不過問問他能否還有這個力量，籌畫一二萬金，借給衛某人彌補虧空。他說能彀，足見他

光景還好，一時並不等什麼差使。所以這銀元局事情，兄弟已經委了胡道胡某人了。」臬台又說：「劉道自己到不要緊；一來年紀還輕，就是閱歷兩年，再得差使，並不為晚。二則像大帥這樣的公正廉明，做屬員的人，只要自己謹慎小心，安分守己，還愁將來不得差缺嗎？所以這個銀元局，傳與不得，劉道甚為坦然。不過他老太爺年紀太大了，總盼望兒子能夠得一個差使，等他老頭子看着好放心，司裏所以肯來替他求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湍制台一聽臬台的話，頗為入耳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釐金會辦，現要委人，不妨就先委了他。等有什麼好點的差使出來，我再替他對付罷。」臬台出來，通知劉期伯。劉期伯雖然滿肚皮不願意，也就無可如何。只等奉到札子，第二天照例上院謝委，自去到差。不提。

且說湍制台所說委辦銀元局的胡道，你道何人，他的老底子，却是江西的富商。到他老人家手裏，已經不及從前，然而還有幾十萬銀子的產業。等到這胡道當了家；生意一年的失本下來，漸漸的有點支不住。因見做官的利息尚好，便把產業，一概併歸別人，自己捐了個道台，來到湖北候補。候補了幾年，並沒得什麼差使。他又是舒服慣的，平時用度極大，看看只有出，沒有進，任你有多大家私，也只有日少一日。後來他自己也急了，

便去同朋友們商量。就有同他知己的，勸他走門路，送錢給制臺用，將本就利，小往大來，那是再要靈驗沒有？胡道台亦深以爲然，當時就託人替他走了一位摺奏師爺的門路，先送制台二萬兩，指名要銀元局總辦，接差之後，再送一萬；以後倘若留辦，每一年認送二留。另外再送這位摺奏師爺八千兩，以作酬勞。三面言明，只等過付。

却不料這個檔口，正是上文所說的那位過老爺得缺赴任。因爲使過唐二亂子的錢，便把湍制台貼身跟班小二爺的這條門路，說給了唐二亂子，又替他二人介紹了。這本二爺年紀雖小，只因制台聽他說話，權柄却着實來得大，合衙門的人，都聽他指揮。而且這小二爺專會看風色，各位姨太太，都不巴結，單巴結十二姨太太，十二姨太太正想有這們一個人，好做他的連手，故爾他倆竟其串通一氣，祇瞞湍制台一人。此時省裏候補的人，因走小二爺門路得法的，着實不少。唐二亂子到省不久，並不曉得那個差使不好，那個差使不好。人家見他朝天搗亂，也沒有人肯拿真話告訴他。至於他的爲人，外面雖然搗亂，心上並非不知巴結向上。瞧着一班紅道臺，天天跟着兩司上院見制台，見撫台，院上下來便是什麼台，什麼局；局裏一樣有般官小的人，拿他當上司奉承，每逢出門，一樣是戈什親兵呼么喝

六；看了好不服熱！空閒之時，便走來同小二爺商量，想要弄個闊點事情當當。此時十二姨太，正在招權納賄的時候；小二爺替他出力，便囑咐唐二亂子，叫他一共拿出二萬五千兩，包他銀元局一定到手。起初唐二亂子，還不曉得銀元局有多少進項；聽小二爺一說，嚇的把舌頭一伸，幾乎縮不進去。回家之後，又去請教過旁人，果然不錯。便一心一意，拿出銀子，託小二爺替他走這條門路。

誰知這邊纔說停當，那邊姓胡的，亦恰恰同摺奏師爺議妥，只等下委札，付銀子了。小二爺一聽不妙，一面先把外頭壓住，叫外頭不要送稿，聽他的消息，他此時正是氣餒薰天，沒有人敢違拗的；一面進來同十二姨太，打主意，想計策。議論了半天，畢竟十二姨太有才情，便道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『只等今天晚上老爺進房之後，看我眼色行事，』小二爺會意，答應着，自去安掛去了。

且說這天湍制台做成了一注買賣，頗覺怡然自得，專候銀札兩交，於是制台催師爺，師爺催門上，說明當天送稿，次日下札，不料催了幾次，一直等到天黑，外頭還沒送稿，畢竟制台公事多，一天到晚，忙個不了，又不能專在這上頭用心，橫豎銀子是現成的，偶



然想起，催上一二次也就算了。到了晚上，公事停當；這兩個月、只有十二姨太頂得寵，湍制台是一天離不開的；是夜仍然到他房中。坐定之後，想起日間之事，還罵門上公事不上緊的辦：『吃中飯的時候，就叫送稿，等到如今，還不送來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』一言未了，小二爺忙在門外答應一聲道：『怎麼還不送來，等小的催去。』說罷，蹬蹬的一氣跑出去了。不多一會，果見小二爺帶了一個門上進來，呈上公事。湍制台着見，還罵門上：『問他白天幹的什麼事，如今趕晚上纔送來。』說罷，就在洋燈底下，把稿看了一遍。正要舉起筆來，填注胡道台的名字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十二姨太，倏地離坐，趕上前來，一個巴掌，把湍制台手中之筆，打落在地。湍制台忙問：『怎的？』十二姨太也不答言，但說：『現在什麼時候，那裏來的怎麼大蚊子！』湍制台方曉得十二姨太打他一下，原來是替他趕蚊子的。於是叫人舉火，照地替他尋筆。趁這檔口，十二姨太便問：『什麼公事，這等要緊！要寫什麼，不好等到明天到簽押房裏去寫？』湍制台忙道：『爲的是一件要緊事。』十二姨太道：『什麼事？』湍制台道：『你女人家，問他做甚麼？』我爲的是公事，說了你也不曉得。』十二姨太道：『我偏要曉得曉得。』湍制台道：『告訴你亦

不要緊。爲要委一個人差使。」十二姨太道：「什麼差使，不好明天委，等不及就在今天這一夜？」湍制台道：「爲着有個講究，所以一定要今天委定。」十二姨太道：「倒底什麼差使，你要委那一個，你不告訴我，我不依。」湍制台道：「你這人真正麻煩。我委人差使，也用着你來管我嗎？我就告訴你。只爲着我們省城裏鑄洋錢的銀元局，前頭的總辦丁艱，如今要委人接他的手。」十二姨太搶着說道：「你要委那一個？」湍制台道：「我要委一個姓胡的。他是個道台。」十二姨太道：「慢着。我有一個人要委，這人姓唐，也是個道台。這個差使，你替我給姓唐的，不要給姓胡的了。等一回再出了什麼好差使，再委姓胡的，你說好不好？」湍制台道：「呀呀乎。派差使也是你們女人可以管得的。你說的姓唐的，我知道這個人有名的唐二亂子。這等差使，派了這樣人去當也好了，我定歸不答應，你快別鬧了。把筆拾起來，等我畫稿。連夜還要膽了出來，明兒早上，用了印標過硃，纔好發下去，等人家也好早點到差。」十二姨太見制台不答應他的話，登時柳眉雙豎，桃眼圓睜，筆也不尋了，一個老虎勢，就望湍制台懷裏撲了過來；撲到湍制台懷裏，就拿個頭往湍制台夾肢窩裏，直躺下去。湍制台一向是拿他寵慣的，見了這樣，想要發作

兩句，無奈發作不出。只得縐着眉頭說道：『你回委別人，我不願意，你也不能朝着我這個樣子。究竟這個官是我做的，怎麼能被你作了主意？』十二姨太道：『我要委姓唐的。你不委，我就不答應。』說着，順手拿過一隻茶碗來，就往地下順手一摔，豁瑯一聲響，早已變爲好幾片了。跟手又要再擇別的東西，湍制台道：『我不委姓唐的，這又何苦拿東西來出氣！』話猶未了，十二姨太忽伸手到桌子上，把剛纔送進來的那張稿，早已噙的一聲，撕成兩片了。湍制台道：『這更不成句話了。這是公事，怎麼好撕的！』十二姨太也不理他，一味撒嬌撒癡，要委姓唐的。他倆拌嘴吵鬧，小二爺都在旁邊，看的明明白白。等到看見十二姨太把公事撕掉，便朝送公事進來的那個門上，努努嘴說了聲『你先出去，明兒快照樣再補張進來。』小二爺進來，把筆拾起，也就跟手出去。十二姨太見門上及小二爺都出去，便又換了一副神情，弄得湍制台不曉得拿他怎樣纔好。一回十二姨太，要湍制台把這銀元局的事情，說給他聽。一回又要湍制台拿手，把住他的手寫字與他看。一回又問唐二亂子的名字怎樣寫。湍制台道：『你要委他差使，怎麼連他的名字都不會寫？』十二姨太，拿眼睛一瞅道：『我會寫字，我早搶過來，把稿畫好，也不用你費心了。』湍

制台無奈，只得寫給他看。十二姨太，又嫌寫的不清爽，要寫真字，不要帶草。說着，便把方纔撕破的那件送進來的稿，檢了個無字的地方，叫湍制台拿筆寫給他看。湍制台一見是張破紙，果然把唐二亂子的名字，一筆一筆的寫了出來。十二姨太等他寫完，便說：「曉得了，不用你寫了。時候不早，我們睡罷。」湍制台巴不得一聲，立刻寬衣上床。十二姨太順手把撕破的字紙，以及湍制台寫的字，團作一團，一齊往抽屜裏一放；又把洋燈旋暗。湍制台並不留意。等到睡下，兩個人又咕唧了一回。歇了半天，湍制台沉沉睡去。十二姨太聽了聽，房中並無聲息，便轉轉的披衣下床，走到桌子邊，仍把洋燈旋亮；輕輕從抽屜中取出那團字紙，在燈光底下，仍舊把他弄舒攤了，一張張攤在桌上；好在一張紙，分爲兩片，漿子現成，是容易補的，便另取了一條紙，從裂縫處在後面用漿子貼好。翻過來一看，仍舊完完全全一張公事；唐某人三個字的名字，又是湍制台自己寫的。十二姨太看了，不勝之喜。此時小二爺早在門外伺候好的，從門簾縫裏，見十二姨太諸事停當，亦輕輕的掀簾進來。十二姨太便將公事，交在他的手中，把嘴一努。小二爺會意，立刻蹣手蹣脚，趕忙出去，連夜辦事。不提。這裏十二姨太，仍舊寬衣上床。湍制台猶自大夢方醒

，睡得如死人一般，毫無知覺。

一宵易過，容易天明。湍制台起身下床。十二姨太裝着未醒。湍制台也不叫他，獨自一人洗面漱口，吃早點心。——自然另有丫鬟老媽承值，點心剛吃到一半，忽見外面傳進一個手本，說是新委銀元局總辦唐某人，在外候着謝委。湍制台聽他，楞了一回，問道：『誰來謝委？』外面門上回稱：『候補道唐某人謝委。』制台詫異道：『委的甚麼差使？可是撫台委的？何以撫台並沒咨會我？』門上回道：『就是纔委的銀元局。』湍制台更爲詫異，連點心都不吃了，筷子一放，說道：『我並沒有委他，是誰委的？』拿手本的門上，笑而不答。湍制台更摸不着頭路。正想持問，忽見十二姨太，一礮礮從床上坐起，一手揉眼睛，一面問道：『什麼事？』湍制台道：『不是你昨兒晚上要給唐某人銀元局嗎？一過一過，他已經來謝委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！』十二姨太把臉一板道：『我當作什麼事。原來這個有什麼希奇的。』湍制台愈覺不解，說道：『你的話，我不懂。』十二姨太冷笑道：『自家做的事，還有什麼不懂的。你不委他，他怎麼敢來冒充。』湍制台道：『我何會委他。』十二姨太道：『昨天的稿，是誰填的姓唐的名字？』湍制台道：『我何會填姓唐

的名字。』十二姨太道：『呸！自家做事，竟忘記掉了。不是你寫了一個是草字，我不認得，你又趕着寫一個真字的給我瞧嗎？就是那個。』湍制台道：『那不是拉破的紙嗎？』十二姨太道：『實不相瞞，等你睡着之後，我已經拿他補好了。兩點鐘補好，三點鐘發騰，四點鐘用印過硃，等五點鐘，已經送到姓唐的公館裏去了。他接到了札子，立刻就來謝委，這人辦事，看來再至誠沒有。這明明是你自己做的事，怎麼好推頭不曉得？』一席話，說的湍制台嘴上的鬍子，一根根的蹺了起來，氣憤憤的道：『你們這些人真正荒唐！真正豈有此理！這些事都好如此胡鬧的。這姓唐的，也太不安分了，我一定參他，看他還能夠在那裏當差使？』十二姨太冷笑道：『你要參他的官，我看你還自先參自己罷。只許州官放火，不須百姓點燈，你賣缺賣差，也賣的不少了，也好分點生意給我們做做。現在生米已經做成熟飯，我看你得好好休便好休。你一定要參姓唐的，我就頭一個不答應。等點弄點事情出來，我們總陪得過你。我看你還是媽媽糊糊的過去，大家不響，心上明白。這個差使，你賣給姓胡的，拿他幾個錢，等到姓唐的到差之後，我叫他再找補你一萬銀子就是了。』湍制台聽了，氣的一個肚皮，幾乎脹破，坐着一聲也不響，獨自一個心上思量：『

倘若發作起來，畢竟姨太太出賣，風雲雷雨，於自己的聲名也有礙。何如忍氣吞聲，等他做過這一遭兒，以後免得說話，而且還有一萬銀子好拿；縱然姓胡的不得銀元局，不肯出前天說的那個數目，舅外拿個別的差使給他，他至少一半還得送你；兩邊合攏起來，數目亦差仿不多。罷罷罷，橫豎我不吃虧，也就隨他們去罷。」想了一回，居然臉上的顏色，也就和平了許多。拿手本的門上，還站在那裏候示。湍制台發怒道：「怎麼等不及，叫他等一回兒。什麼要緊，也等得我吃過點心，再去會他。」說完了這句，重新舉起筷子，把點心吃完，方纔洗臉換衣服，出去會面。

等他轉背之後，十二姨太太指他，對家人們說道：「他自己賣買做慣的，怎麼能殼禁得住別人。以後你們有什麼事情，只管來對我說，我自然有法子擺佈，也不怕他不依。」家人們亦俱含笑不言。自此這十二姨太太，胆子越弄越大，湍制台竟非他敵手。這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湍制台出去，見了唐二亂子，面上氣色，雖然不好；然而一時實在反不過臉來，只得打官話，勉勵他幾句。然後端茶送客。唐二亂子自去到差不提。

這裏姓胡的弄了一場空；幸虧預先說明銀札兩交，所以銀子未曾出手。後來見銀元局委了唐二亂子，不免去找摺奏師爺，責其言而無信。摺奏師爺有冤沒處伸，於是來問東家。此時湍制台又不便說是姨太太所爲，只得含糊其詞，遮掩過去。後來又被摺奏師爺釘不過，始終委了他一個略次一點的差事，也拿到他一萬多銀子，纔把這事過去。

以後還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八回

丫姑爺乘龍充快婿……知客僧拉馬認乾娘

却說：湍制台九姨太身邊的那個大丫頭，自見湍制台屬意於他，他便有心惹草黏花，時向湍制台跟前勾搭。後來忽然又見湍制台從外面，收了兩個姨太太，他便曉得自已無分。嗣後遇見了湍制台，總是氣喘噤着嘴唇，連正眼也不看湍制台一眼；至於當差使，更不用說了，湍制台也因自己已經有了十二個妾；又兼這新收的十二姨太，法力高強，能把個湍制台壓伏的服服帖帖，因此也就打斷這個念頭。但是每逢見面，觸起前情，總覺自己於心有愧。又因這大丫頭見了面，一言不發，總是氣憤憤的，更是過意不去。因此這湍制台左右爲難，便想早點替他配匹一個年輕貌美，有錢有勢的丈夫，等他們一夫一妻，安穩度日，藉以稍贖前愆。主意打定，於是先候補道府當中，看來看去，不是年紀太大，便是家有正妻，嫁過去一定不能如意。至於同通州縣一班捐納的，流品太雜，科甲班酸氣難當

看了多人，總不中意，湍制台心中，因此甚爲悶悶。後來爲了一件公事，傳督標各營將官，來轅諭話。內有署理本標右營游擊戴世昌一員，却生得面如冠玉，狀貌魁梧，看上去不過三十左右。此時湍制台有心替大丫頭挑選女婿，等到大眾諭話之後，便向他問長問短，着實垂青。幸喜這戴世昌人極聰明，隨機應變，當時湍制台看了，甚爲合意。

等到送客之後，當晚單傳中軍副將王占城，到內衙簽押房，細問這戴世昌的細底，有無家眷在此。王占城一稟知，說：『他是上年八月斷絃，目下尙虛中饋。堂上既無二老，膝前子女猶虛。』湍制台一聽大喜，就說：『我看這人相貌非凡，將來一定要闢，我狠有心要提拔提拔他。』王占城道：『大帥賞識，一定不差。倘蒙憲恩栽培，實是戴游擊之幸。』湍制台聽了，正想託他做媒；忽然想起：『我一個做制台的人，怎麼管起了頭們的事來，說出去甚爲不雅。』轉念一想：『不好說是丫頭，須改個稱呼，人家便不至於說笑我了。』想了一會，便道：『現在有一事相煩，從前我們大太太去世的前頭，曾撫養親戚家一個女孩子，認爲乾女兒。等到我們大太太去世，一直便是我這第九個妾照管。如今剛剛十八歲，自古道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；』雖則是我乾女兒，因我自己并未生養，所

以我待他，却同自己所生的無二。今天我看見戴游擊，甚是中意，又兼老兄說他斷絃之後，還未續娶，如此說來，正是絕好一頭親事。相煩老兄做個媒人，并且同戴游擊說，他武官沒有錢，不要害怕，將來男女兩家的事，都是我一力承當。」王占誠諾諾連聲。

出去之後，連夜就請戴世昌請了過來，告訴他這番情由，又連稱「恭喜，」口稱：「吾兄有這種機會，將來前途可限量。」戴世昌聽了，不禁又喜又驚又怕，喜的是本省制台，如今要招他做女婿；驚的是我是個當武官的，怎麼配得上制台千金。轉念一想：「我要同他攀親，這頭親事闊雖闊，但是要拿多少錢去配他？」因此心中七上八下，楞了半天，除却嘻嘻笑笑之外，并無他話。王占誠懂得他的意思，又把湍制台的美意，什麼「男女兩家，都歸我一人承當」的話，說了出來。戴世昌聽了，止不住感激涕零，連連給王占誠請安，請他費心。

王占誠不敢怠慢，次日，一早上轎，稟復制台。稟明之後，湍制台回轉上房，不往別處，一直竟到九姨太房中。此時他老人家，久已把九姨太丟在腦後了，今兒忽然見他進來，賽如天上掉下來的寶貝一般。想要前來奉承，一想自己是得過寵的，須要自留身分；如

果不去理他，或者此時什麼回心轉意，反恐因此冷了他的心。正在左右爲難的時候，湍制台早已坐下，說道：『我今兒來找你，不爲別的事情，爲着我們上房裏丫頭，年紀大的，留着也要作怪。我想打發掉，兩個眼睛跟前，也清清楚楚；你跟前的那個大丫頭，今年年紀也不小了，也狠好打發了，你又不缺什麼人用；所以我特地同你說一聲兒。九姨太起先聽見湍制台要打發他的丫頭，心上老大不自在；要說不遵，怕他着腦；如果依他，爲什麼檢着我欺負。尙在躊躇的時候，只聽湍制台又說道：『你的丫頭，我是拿他另眼看待的呢。我替他檢了一個做官的女婿，又是年輕，又是有錢，亦總算對得住他的了。但是一件，既然說是配個做官的，怎麼好說我們的使女，我想來想去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說是你的乾女兒。你說好不好？』九姨太本來滿肚皮不願意，後來見他是許給一個做官的，方纔把氣平下；又想：『這丫頭果然大了，留在家裏，亦是禍害。倘若再被老爺看上了眼，做了什麼十三姨太，更不得了，不如將機就計，拿他出脫也好；』想完，便道：『我當不起他做我的乾女兒，就說是你的乾女兒罷。』湍制台道：『你我並不分家，你的我的，還不是一樣嗎？』九姨太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也得叫他出來，替你磕個頭。』湍制台道：『這也可不必

了。』正說着，九姨太已把大丫頭喚了出來，叫他替老爺磕頭；還要改稱呼。大丫頭扭扭捏捏的，替湍制台磕了一個頭。湍制台還了一個半禮。起來又替九姨太行過禮。九姨太便吩咐一應人等，都得改稱呼，因他小名喚做寶珠，就稱他爲寶小姐。

過了兩天，湍制台便推着男家，趕緊行聘。叫善後局撥了三千銀子給戴世昌，以作喜事之用。又委戴世昌兩個差使。此時湍制台因爲自己沒有女兒，竟把這大丫頭，常作自己親生的一樣看待，也撥三千銀子給九姨太，叫九姨太替他辦嫁裝；有了錢，樣樣都是現成的。男家看了是十月初二日的吉期。戴世昌特地又租了一座大公館。三天頭裏，請媒人過帖，送衣服首飾，面子上也狠下得去。兩位媒人；一位中軍王占城，一位首府康乃芳。到了這一天，一齊穿着公服，到制台衙門裏來。湍制台却是自己沒有出來奉陪，推說自己有公事，叫姪少爺出來陪的。兩個媒人，也沒有坐大廳，是在西面花廳另外坐的；這倒是湍制台愛惜聲名的緣故。且說到了正日，男府中張燈結彩，異常鬧熱。雖然有些人也曉得是制台姨太太跟前用的丫鬢；但是制台外面，總說是亡妻的乾女兒。大家也不肯同他計較，樂得將錯就錯，順勢奉承。還有些官員，借此緣由，前來送禮。湍制台也樂得檢禮重的，

任意收下。這場喜事，居然也弄到頭兩萬銀子，又做了人家的乾丈人，頗爲值得。花轎過去，一切繁文，都不必說。到了二朝，寶小姐同了新姑爺來回門，內裏便是九姨太做主人。九姨太自己不會生養，平空裏有了這個女婿，自然也是歡喜。而且這女婿能言慣道，把個乾丈母娘，奉承得什麼似的。因此這九姨太更覺樂不可支。

閑話少敘。單說這戴世昌，自從做了總督東床，一來自己年紀輕，閱歷少，二來有了這個靠山，自不免有些趾高氣揚，眼睛內瞧不起同寅。於是這些同寅當中，也不免因羨生妒，因妒生忌，有幾個曉得這寶小姐底細的，言語之間，便不免帶點譏刺。起初戴世昌還不覺着，後來聽得多了，也漸漸的有點差異，回家便把這話告訴了妻子。寶小姐道：「我的娘是亡過大太太的好姊妹，我纔養下來三天，大太太就抱了過來。人家的閑話，有影無形，聽他做甚？」話如此說，但是面孔上甚不好看。戴世昌便亦丟過。

但是一樣，寶小姐回到衙內，除了湍制台，九姨太，認他爲乾女兒之外，其他別位姨太太，以及姪少爺等，還拿他當了頭看待，不過比起別人，略有體面。他亦不敢同這些人並起並坐。他有幾個舊夥伴，見了他拿他取笑。一個個都來讓他，請他坐，請他吃茶，一

口一聲的，稱他爲小姐，把他急的什麼似的。十二位姨太太當中，除掉九姨太，自然算十二姨太嘴頂刻毒，見了人一句不讓。自兄老爺抬舉九姨太的丫頭，心上狠不舒服。一日聽見大衆奉承寶小姐，更把他惱了，便對着自己丫頭。連連冷笑道：『什麼小姐，你們只好叫他一聲『丫小姐。』將來你們一個個都有分的。』誰知自從十二姨太這一句話，便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通衙門都曉得了。有些刻薄的，更指指點點，當着他的面，拿這話說給他聽，把他氣的了不得，而又無從發作。後來又把這話，傳到戴世昌的耳朵裏，心上也覺氣悶；忽念要靠這假泰山的勢力，也只得隱忍不言。

這假泰山果有勢力，成親不到一月，便把他實補游擊。除了尋常差使之外，又派了一隻兵輪，委他管帶。人家見他有此腳力，合城文武官員，除掉提鎮兩司之外，沒有一個不巴結他的，就有一班候補道，也都耍仰承他的鼻息。

至於內裏這位寶小姐，真正是小人得志，弄得個氣燄薰天；見了戴世昌，喝去呼來，檢直像他的奴才一樣。後來人家走戴世昌的門路，戴世昌又轉走他妻子的門路，替湍制台拉過兩回皮條，一共也有一萬六千銀子，湍制台受了。自此以後，把柄落在這寶小姐手裏

，索性撒嬌撒癡，更把這乾爸爸，不放在眼裏了。寶小姐有一樣脾氣，是歡喜人家稱呼他「姑奶奶」，不要人家稱他「戴太太。」你道爲何？他說稱他「戴太太」，不過是戴大人的妻子，沒有什麼希罕；稱他「姑奶奶」，方合他制台乾小姐的身分。他常常同人家說：『不是我說句大話，通湖北一省之中，誰家沒有小姐，誰家小姐不出嫁，出了嫁，就是姑奶奶，這些姑奶奶當中，那有大過似我的？』他既歡喜奉承，人家也就樂得前來奉承他。有些候補老爺，單走戴世昌的門路不中用，必定又叫自己妻子，前來奉承寶小姐。大家是曉得脾氣的，見了面，姑奶奶長，姑奶奶短，叫的應天價響。候補老爺當中，該錢的少，這些太太們，同他來往，知道他是闊出身，眼睛眶子是大的，東西少了拿不出手，有些都當了當，買禮送他。

當中就有一家太太，他老爺姓瞿，號耐菴。據說是個知縣班子，當過兩年保甲，半年發審，都是苦事情；別的差使，却沒有當過。心上想調一個好點的，就回家同太太商量，要太太走這條門路。太太拿腔做勢，說道：『自古道「做官做官」，是要你們老爺自己做的。我們當太太的，只曉得跟着老爺享福，別的事是不管的。』禁不住耐菴左作一揖，



右打一恭，幾乎要下跪，太太道：『我要同你講好了價錢，我們再去辦這一回事。』瞿耐菴道：『聽太太吩咐。』太太道：『你得了好事情，一年給我多少錢？』瞿耐菴道：『我同你又不分家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這又何用說在前面呢？』太太道：『不是這樣說。等你有了事，我問你要錢，比抽你的筋還難。不如預先說明白了好。』瞿耐菴道：『太太用錢，我何會敢說一個「不」字；沒有亦是沒法的事。』太太道：『我不曉得你得個什麼差使，多少我不好說。你自己憑良心罷。』瞿耐菴想了半天，總說得一句「一家一半。」太太不等說完，登時柳眉雙豎，杏眼圓睜，喝道：『什麼一家一半！那一半你要留着給誰用？』瞿耐菴連陪笑道：『留着太太用。我替你收好着。』太太道：『不用你費心，我自己會收的。』瞿耐菴道：『太太說得是，說得是。』連連屏氣斂息，不敢作聲。太太又吩咐道：『我替你辦事情，我是要化錢的。頭一面一分禮是不能少的。你想要差使，以後還得時時刻刻去點綴點綴。你現在已經窮的什麼似的，那裏還有錢給我用；無非苦我這副老臉出去，向人家挪借，借不着，自己當當，這筆錢難道就不要還我嗎？』瞿耐菴道：『應得還，應得還。既然太太如此說法，以後差使上來的錢，一齊歸太太經管，就

是我要用錢，也在太太手裏來討。你說可好不好？」太太道：「如此也罷了。」當下商量已定，就想託一個廟裏的和尙做了牽線。

此時寶小姐聲氣廣通，交游開闊。省城裏除了藩台糧道兩家太太之外，所有的太太，一齊同他來往。他們這般女朋友，竟比男朋友來得還要熱鬧，今天東吃酒，明天西家抹牌；一齊坐着四人大轎，點着官銜燈籠，親兵隨從簇擁着，出出進進，好不威武。就這裏頭說差使，託人情，在湖北省城裏，賽如開了一升大字號一樣。寶小姐又愛逛廟宇，所有大大小小的寺院，都有他的功德。譬如寶小姐捐一百塊洋錢。這廟裏的和尙姑子，一定要回送公館裏管家大爺一分，上房裏老媽，鬻一分，每一分至少也得十幾塊洋錢。寶小姐進款雖多，無奈出款也不少，就是寶小姐不願意多出，手下的那些老媽了鬻們也一定要勸他多出。和尙姑子還時常到公館裏請安。見了面，拿兩手一合，頭一低，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然後再說聲「請姑奶奶的安；」跟着下來，就體性的拿「姑奶奶」奉承。無論有多少的高帽子，寶小姐都戴得上。寶小姐既向這般人混熟了，以後就天天的往寺院裏跑，又請那些要好的太太奶奶們吃素飯。人家見他禮佛拜懺，便認他是持齋行善一流；於是人家要

同席請他，也只得把他請在廟裏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慢慢地那些會趨門路的人，也就一個個的，來同和尚姑子拉攏了。

閑話休敘。且說這武昌省城，有名的是一座龍華寺。這龍華寺坐落在賓陽門內，乃是個極大叢林，聽說亦有幾千百年的香火了。寺裏居中，一座大雄寶殿，供的是釋迦牟尼。此外觀音殿，羅漢堂，齋堂，客堂，禪堂，僧房，曲曲灣灣，已經不在少處。另外還有精室，專備接待女客。因這龍華寺是武昌名勝所住，所以合城文武官員，空閑時候，都走來隨喜隨喜。就是過往的游客，亦都有慕名來的。寺裏有方丈，是專門只管清修，不問別事。執事的另外有人。頂關的是知客，專管應酬客人，以及同各衙門來往，督撫司道以下，統通認得。凡是當知客和尚；第一要面孔生得好，走到人前，不至於討厭。第二要嘴巴會說；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見了官場，說官場上的話，見了生意人，說生意場中的話；真正要八面圓通，十二分週到，方能當得此任。知客和尚專管知客，不要上殿做佛事；又常常聽見人說起，知客應酬老爺們還容易，最難的是應酬太太們。應酬了老爺，老爺當中，不肯化錢的居多。應酬了太太，却是大把銀子抓給他們用；所以他們趨奉太太，竟其

比趨奉老爺，還要來得起勁。這位太太的老爺，是什麼人，同誰家是親戚，跟前伺候的人，誰拿權，誰不拿權，和尚肚皮裏，都有詳詳細細的一本帳，說出來是不會錯的。單說這龍華寺裏的知客，法號善哉，是鎮江人氏，自少在金山寺出家，生的眉清目秀，一表非凡，而且人亦能言會道。二十三歲上，因往四川朝山回，路過武昌，就在這龍華寺內掛單，一連住了幾日。此時龍華寺當家老和尚，正苦少個幫手；見他伶俐聰明，討人歡喜，遂寫一封書信，給金山寺裏的老和尚，留這善哉和尚，在龍華寺裏執事。過了幾個月，當家老和尚見他着實來得，就升他爲知客和尚。不上一年，凡是湖北省裏的貴官顯宦，豪賈富商，他沒有一個不認得，而且還沒有一個不同他說得來。他更有一件本事，就是這些大人老爺們的太太，尤其沒有一個不喜歡到他寺裏走動。不說別的佈施，但是佛事一項，已經比前頭要多出好幾倍了。他既有此人緣，也就樂得借此替人家拉攏；人家自然不肯叫他白出力的。

此時這善哉和尚，打聽得寶小姐是制台乾小姐，是湖北第一分閩人。便借捐建水陸功德爲名，先送了一分禮物，無非是吃食等類；又送了兩副請帖，暫時不說佈施，只說是「

某日開建道場，請戴大人同姑姑奶奶前往隨喜。」寶小姐是少年性情，聽見有好玩的所在，沒有不趕着去的。善哉和尚又早同戴府管家，聯絡一氣，某日前往，預先送信給他。到了這天，善哉和尚竭力張羅，把寺裏寺外，陳設一新。男客所在，分上中下三等；上等是提督司道，以及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；二等是實缺候補，府班以下人員，至首縣止，同着些闊商家，什麼洋行買辦，錢莊匯票等字號；三等乃是候補州縣，以及佐貳各官，同隨常賣買人等，三等地方，都另有招呼的人。戴世昌雖是游擊，因係調台的乾女婿，所以坐了第一等客位，女客所在，也分三等，同男客不相上下，善哉和尚却又另外替寶小姐，備了一間精室。這精室之中，特地買了一張外國床，一副新被褥，湖色外國紗帳子，鴨毛枕頭，說是預備姑姑奶奶歇中覺的。床面繡四張外國椅子，一張小小圓檯。圓檯上放着一個小小攢合，堆着些蜜餞點心之類，極其精緻，說是預備姑姑奶奶隨意吃吃的。靠窗一張粧檯，脂粉鏡奩，梳篦鑲花水之類，亦都全備，又道是預備姑姑奶奶，或是覺後，或是飯後，重新梳妝用的。床後頭還有馬桶一個。寶小姐有了這個好地方，又加以和尚竭力趨奉，比書上說的「先意承志，」做人家兒子的，也沒有這麼孝敬。寶小姐來的多了，外頭的名聲也大了。

就有些想走門路的，鑽頭覓縫的，來巴結善哉和尚。善哉和尚也就此出賣些風雲雷雨，以顯他的聲光。

這個風聲，恰巧被瞿耐菴的太太聽得了。這瞿耐菴的太太，平時也是極其相信持齋念佛的，見了出家人，分外有緣。無事便到龍華寺裏來跑，因此同善哉和尚也極相熟。但是一樣；瞿耐菴的太太，手裏是沒有什麼錢的。和尚的眼睛，最爲勢利不過，見了沒錢的施主，就把他比下來了。這回起建水陸道場，開懺的那一天，寶小姐到場，只吃了一頓飯，就捐了五百兩銀子。瞿太太也跟來隨喜，好容易在家裏，連當帶借，送了十塊錢給和尚。和尚那裏拿他放在眼裏；不過是來者不拒，多多少少，一齊留下罷了。瞿太太雖然竭力拉攏，無奈出手不大，總覺上不得臺盤；此乃境遇使然，無可奈何之事。

恰巧四十九天功德圓滿，善哉和尚弄錢本事真大，又把老和和尚架弄出來，說是要傳戒。預先刻了傳單，外府州縣，分頭叫人去貼。這個風聲一出，那些願意受戒的善男信女，果然不遠千里而來。此番善哉和尚，却是大開山門，定了規例：凡來受戒的，每人定要多少錢。要了錢還不算，還要叫這些人吃苦頭，一體個個跪在老和和尚面前，拿些誓文，分爲

九團，或十二團，放在光郎頭上，用火點着；燒到後來，靠着頭皮，把他油都烤了出去，燒的吱吱的響。這人痛的愁眉苦臉，流淚滿面，嘴裏頭只是「念阿彌陀佛，」「阿彌陀佛，」「不敢說一聲「痛。」凡受過戒的，都說：「燒到痛的時候，只要念「阿彌陀佛，」佛菩薩自然會來救你的，就是要痛也就不痛了。」又說道：「凡一個人入了道，七情六慾，是不能免的。如今這一燒，可把他燒斷，永遠不想開葷，亦不想偷女人了。」如是者一個個頭上就同骨牌攢了眼的一樣，這地方永遠不生頭髮，其名又謂「燒香洞。」凡有香洞和尚，到那裏都好掛單，有飯吃，大家都肯佈施他。要說是沒有香規，大家都叫他野和尚，可是沒有人理的，燒過香洞之後，還要進禪堂。禪堂裏的規矩，是：坐一炷香，跪一炷香，輪流到九天九夜，一刻不得休歇，亦不准打盹睡覺。九天之後，方算圓滿。這九天裏頭，倘然錯了他一點規矩，另外有管他們的人，抗着又粗又長的板子，要在光郎頭上敲的。看起來真正苦腦，並不是修行，直截是受罪！

閑話少敘。單說此時這龍華寺受戒的人，只有僧衆，並無女人。善哉和尚會出主意，便出來同一班太太們說道：「諸位太太，都是前世裏修行，所以這一輩子，纔有這們大的

福分。倘若這一輩子裏再修行修行，下一輩子還不曉得什麼好哩！」一句語提醒了衆人，便問：「怎樣修行的好？」善哉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。若要修行，也沒有別的，只要同我們出家人一樣到大和尚跟前受個戒。等大和尚替你們起個法名。以後遇見寺裏做什麼功德，量力施佈點，這就是修行了。」寶小姐道：「要剃頭髮不要？」善哉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。我的姑奶奶，倘若要你們剃頭髮，豈不同姑子一樣；以後這們大的福分，叫誰去享呢？小僧說的，原是帶髮修行，只要一心皈依，都是一樣的。」寶小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亦來一分，修修來世，也是好的。」又問：「要多少錢？」善哉和尚道：「隨緣樂助，亦要看各人的身分。姑奶奶大才斟酌罷了。」於是在座的各家太太，聽見和尚說「隨緣樂助」，大家高興，就有一大半要受戒的。當時算寶小姐頂闊，送了大和尚三百塊洋錢，說是孝敬老師傅的贊敬。又拿出一百塊錢來齋僧，說是同衆位師兄結結緣的。和尚笑納之後，大和尚就替他起了一個法號，叫做妙善；其餘各位受戒的女太太們，從四元起碼，以至幾十元爲止。瞿太太亦送了十塊洋錢，隨同受戒。等到事完之後，和尚又備了幾桌素菜，請衆位受戒的女太太，一同到來，以敘同門之禮。



瞿太太是有心巴結寶小姐的，如今借此爲由，被他搭上了手。便爾趨前跟後，做出千奇百怪的樣子，來奉承寶小姐。又時常到寶小姐公館裏去請安，送東送西，更不必說。有天寶小姐在一位姊妹家裏，吃醉了酒，其日瞿太太也在座。瞿太太一見這樣，便過來替他捶背，替他裝烟，又親自攙扶他上轎，一直把寶小姐送回公館。這一夜瞿太太也沒有回家，就在寶小姐公館裏伺候了一夜。第二天寶小姐酒醒，狼覺得過意不去。後來彼此熟了，見瞿太太常常如此，也就安之若素了。瞿太太的脾氣，再要隨和沒有，連老媽的氣都肯受的。有些丫鬚，問他要東西不必說，空着還要拿他說笑取樂。寶小姐見了鬚們如此，他也和在裏頭，拿瞿太太來開心。有天亦是寶小姐醉後，瞿太太過來，替他倒了一碗茶，掇着又裝了幾袋水烟。寶小姐醉態可掬的，一手摸着瞿太太的頸項，說道：『我來世修修，修到有你這個女兒，我就開心死了。』瞿太太道：『我是巴而不得做姑姑奶奶的女兒，祇怕穀不上。』寶小姐道：『別的我都可以，倒是你是上了歲數的人，我只有這一點點年紀，那有你做我的女兒的道理？』瞿太太道：『姑姑奶奶說那裏話來！常言說得好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我那一椿趕得上姑姑奶奶？只要姑姑奶奶肯收留我，就情願拜在膝下，常常伺候你老人家。』

此時寶小姐已有十分酒意，忘其所以，聽了瞿太太的話，並不思量，便衝口而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替我磕個頭，叫我一聲『娘』罷，以後我疼你。」一句話直把個瞿太太樂得要死，果真爬在地下，替寶小姐磕了一個頭，叫了一聲「乾娘。」寶小姐趁着酒蓋了臉，便答應了一聲。見他磕頭，動也不動。

當日瞿太太伺候寶小姐睡覺之後，立刻趕回家中。此時他老爺瞿耐菴，蒙戴世昌替他吹噓，已經委了清道局的差使。這天正領了薪水回來，等太太，等到半夜，不見回家，以為一定是戴公館留下。今天不轉的了。豈知三更過後，忽聽打門聲急。開出門去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太太。太太回家，不說別的，劈口便問：「薪水領到沒有？」瞿耐菴道：「恰恰今日領到。因為太太未曾過目，所以不敢動用。」太太道：「好。」登時取了出來，一看整整七十塊洋錢。太太便吩咐備燕菜酒席兩桌，下餘的備辦男女衣料四分，再配些別的禮物，一概明天候用。瞿耐菴是懼怕太太，一向奉命如神的，只得諾諾連聲，不敢違拗。

次日一早，備辦停當。太太也早起梳洗。諸事齊備，便抬了酒席禮物，逕往戴公館而

來。這日寶小姐因爲昨夜酒醉，人甚困乏，睡到十二點鐘，方纔起身。人報瞿太太到來。只見瞿太太身穿補褂，腰繫紅裙；他老爺是有花翎的，所以太太頭上，也插着一支四寸長的小花翎；扭扭捏捏走出宅門後面。兩個抬金抬着禮物酒席。寶小姐忘記昨夜醉後之事，見了甚爲詫異。見面之後，忙問所以。瞿太太笑而不言。但見他走到客堂，拿圈身椅兩把，居中一擺。跟來的人隨手把紅毡鋪下。瞿太太便說：『請你們大人。今日是寄女兒特地過來，叩見乾爹乾娘，是不用迴避的了。』此時戴世昌正躲在房中，聽了摸不着頭路。寶小姐也覺茫然。倒是旁邊的丫頭老媽記着，便把昨夜之事說出。寶小姐道：『醉後之言，何足爲憑，我那裏好收瞿太太做乾女兒？真正把我折死了！』剛剛跨出房門，想要推讓，瞿太太已拜倒在地了。嘴裏還說：『既然乾爹不出來，朝上拜過，亦是一樣的？』寶小姐連忙還禮，連說：『這是那裏說起！』瞿太太拜過之後，趕忙又把禮物獻上，說是兩分送給乾爹乾娘，兩分連着一席酒，是託乾娘孝敬與乾外公乾外婆的。寶小姐只是謙着不受。瞿太太那裏肯依，說：『昨夜已蒙乾娘收留，倘今天不算，叫我把臉擱在那裏去呢！』於是旁邊一衆丫頭老媽，都湊趣說：『今天瞿太太來拜乾娘，乃是出於一片至誠，太太倒是

收了他的好，叫他心上快活。太太只要以後疼他就是了。」此時寶小姐無可如何，只得老老臉皮，認了他做乾女兒。後來戴世昌也出來見過禮，寶小姐又把丫頭老媽底下人廚子，統通叫了上來，叩見瞿太太；大家亦改口叫他瞿奶奶。當時擺席吃酒。

等到飯後，寶小姐一想，自己總覺過意不去。「索性今天把他帶進制台衙門，叫他認認乾外公乾外婆，也可顯顯我的手面。」當下便把此意，同瞿太太說知。瞿太太有何不願之理，登時滿口答應，又說：「於理應得去請安的。」於是寶小姐先打發老媽，到制台衙門裏去說明白，只說姑奶奶收了一個乾女兒，立刻進來叩見老爺，同九姨太太；但是且慢說出人頭來。老媽去後，寶小姐帶着瞿太太，也就跟手上轎而去。

一霎時到得湍制台衙門，自然是一逕到九姨太上房裏。此時湍制台聽了老媽的話，都曉得寶小姐收了一個乾女兒；大家以為總是人家的小姐了。九姨太急忙預備見面禮。正鬧着，人報寶小姐回來了。大家立起身看時，都想看看這位小姐，長得面貌如何。只見寶小姐走在頭裏，後面跟了一個臉上起縐紋的老婆婆，再細看看頭髮，也有幾根白了。大家見了詫異，還當是那小姐的娘自己同來的；然而來的，只有他倆，並沒有第三個，因此大眾

格外疑心。此時湍制台亦正在房中，從玻璃窗內看見，也覺着奇怪。只聽得寶小姐在院子裏喊道：『乾媽，我同個人來給你瞧瞧。』一頭說，一頭走進上房，吩咐老媽，把紅毡鋪地。寶小姐就拉了瞿太太一把，說道：『你就在這裏拜見外公外婆罷。』大眾至此，方纔明白，這同來的老婆婆，就是他的乾女兒。但是他要收個乾女兒，爲什麼不收個年輕的，倒收個老婆婆，真正叫人不明白。但是他如此一片至誠，九姨太只得出來，同他謙了一回，受了他一禮，讓他坐下，彼此寒暄了一回。瞿太太又把孝敬的禮物送上。九姨太也送了五十塊洋錢的見面錢。然後招呼開席，直吃到二更天，方纔盡歡而散，這湍制台雖未出來相見，但把他孝敬的禮物收下，也要算得賞臉的了。且說瞿太太這天，因爲頭一天來便住下，約摸到了時候，便即起身告辭。九姨太還再三叮嚀，叫他空了，只管進來，現在是自己一家人，用不着客氣的了。

此時瞿太太喜的心花都開，相別出來，上轎，在轎子裏滿腹盤算；思量幾時再進來；又思量過天還得備席，請請乾外婆。又想：『他們是闊人，眼眶子是大的，請他們不能過於寒儉，須得稍爲體面些。』又想：『橫豈有今天乾外婆送我的五十塊錢，羊毛出在羊身

上，就拿來應酬他。彼此要好了，少不得總要替我們老爺弄點事情。只要弄得一個好點差使，就有在裏頭了。」又想：「這條門路，全虧了善哉和尚；等到有了錢，須得到他寺裏，大大的佈施些，以補報他這番美意。」正盤算間，不提防轎子落地，說是已經到了自己家的門口了。瞿太太定了一定神，方纔從轎子裏走出來。還沒有出轎門，忽然一個跟班的走上來。回道太太：「老爺不好了！今天出出小恭，跌斷了一隻腿了！」瞿太太聽了，不禁大吃一驚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

省錢財懼內誤庸醫……：瞞消息藏嬌感俠友

話說：瞿太太從院上回來，在轎子裏，聽說老爺跌斷了一條腿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；連忙問道：『怎麼好端端的會把腿跌斷了？是什麼時候跌斷的？』跟班回道：『今兒早上老爺送過太太上轎之後，也就到了局子裏辦公事。但是今兒一天，總是低着頭想心事，沒精打彩，沒有吃飯就回來的。恰恰進門，提着褲子要去解手；小的正走過，看見擺尿缸的地方，原來潮濕，亦不曉得那一位在尿缸旁邊，掉了一個錢在地下；老爺見了錢，彎着腰要去拾，不想怎樣一個不留心，就滑倒了；弄得滿身是溺，還在其次；只聽老爺「啊唷」一聲，說是一條腿跌斷了。』瞿太太罵道：『混帳東西，地下掉了錢，你們不去拾，要叫老爺去拾。』跟班的道：『小的又沒瞧見錢，後來是老爺說了出來，纔曉得的。』瞿太太道：『跌壞怎麼樣？請大夫瞧過沒有？』跟班的道：『老爺跌倒之後，只顧啊唷的叫。他老

人家的身坯來得又大，小的一個人，怎麼拉得動他？好容易找了打雜的廚子轎夫，纔把這老人家連抬帶槓的抬進上房，床上睡下。」齊巧那個會說外國話的胡二老爺，有事來拜會，一聽說是老人家跌斷了腿，胡二老爺就急了說道：「我們做官的人，全靠這兩條腿辦事；又要磕頭，又要請安，還要跑路。如今把他跌折了，豈不把吃飯的傢伙完了嗎？」倒底胡二老爺關切，進去看過老爺之後，立刻就出去找了一位外國大夫來，瞧了一瞧。」瞿太太大驚道：「爲何不請一個傷科看看？那外國大夫，豈是我們請得去的？」跟班的道：「老爺亦何嘗不是如此說；所以一聽見胡二老爺說請外國大夫，可把他老人家急死了，說：『我這分家私，都交給他還不穀。我情願做個殘廢罷！』」誰知胡二老爺硬作主，自己去把個外國大夫請了來。老爺一定不要看，胡二老爺捉住老爺的腿，一定要看。外國大夫看了一回，便說：「治雖可治，將來走起路來，不免要一瘸一拐的呢。」胡二老爺道：「好好好，只要能穀會走路，可以磕得頭，請得安，就做個瘸子，也不打緊。」外國大夫道：「倘若只要磕頭請安，那是我敢寫得包票的。」後來胡二老爺要他包醫，他要十兩銀子。」瞿太太道：「老爺怎麼說？」跟班的道：「老爺急的什麼似的，暗底下拉了胡二老爺好



人幾把，朝着他搖手，說是不容他包醫。胡二老爺沒法，方纔又打了兩句外國話，同着外國大夫走的。『瞿太太一聽這話，方纔把一塊石頭落地。一面往上房裏走，一面又問：『可請個傷科來瞧過沒有？』跟班的道：『請是請過一個走方郎中瞧過，亦要什麼十五塊錢包醫；老爺還嫌多。後來請了一個畫辰州符的，來到家裏，畫過一道符，一個錢沒花，亦沒見什麼功效。』太太道：『爲什麼不早送個信給我？』跟班的道：『小的趕到戴公館，說太太到了制台衙門裏去了。太太，你想制台的衙門，可是我們進得去的？所以小的也就回來了。』

正說着，太太已到上房。走進裏間一看，老爺正睡在床上哼哩。太太把帳子揭開，望了一望，問了聲『怎麼好好的會把腿跌壞了？』又問：『現在痛的怎麼樣了？那個畫符的先生，他可包得你不做殘廢不能？』老爺正在痛得發暈，一聽太太的聲音，似乎明白了些；但回答得兩句道：『你回來了？今天幾乎拿我跌死！』說完這兩句，仍舊哼不已。太太就在床沿上坐下，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『我們又不是沒有見過錢的人，你要錢用，儘管告訴我，自然有地方弄給你。何犯着爲了一個錢，跌斷一條腿呢？如果一個治不好，當真

的不能磕頭請安起來，你這一輩子不就完了嗎？叫我這一輩子指望什麼呢？」說着，也就嚇嚇啞啞的哭起來了。瞿耐庵道：「你毋哭了，現在既已回來，該應怎麼找個大夫給我瞧瞧？」太太道：「外國大夫價錢大，無論如何，我們是請不起的，這個也不用提他了。如今你們趕快把傷科獨眼龍王先生請了來，問他要多少錢，給我他。務必今夜裏請他來一盞，就是睡了覺，也要來的。」跟班的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王先生說的：一過晚上十點鐘，就是拿八轎去抬他，也不來的。有話明天早晨再講罷？」太太道：「這東西混帳！你去同他說，他再不來，我去叫制台衙門裏的人，押着他來，看他敢不來？」說着，就想坐轎子，再回到制台衙門裏去。還是瞿耐庵明白，連連搖手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！去不得。去不得。你這一往回，要有多少時候！再等一會，天就亮了。一會，再去請他，他總要來的。何苦半夜裏吵到制台衙門裏去請了來，請封仍舊一個錢不能少事？我多熬一會就是了。」太太一想他話不錯，只得依他。

果然不多一刻，天也亮了。又過了一會，太太叫人去請獨眼龍王先生。家人去了好半天，纔回來說道：「先生纔起來，正看門診。總得門診看完了，纔得來呢。」瞿耐庵夫

婦無法，只得靜等。誰知一等等到下午四點鐘敲過，王先生纔來。當時引進上房，先問是怎麼跌的。瞿耐庵連忙伸出來給他看。王先生生來只有一隻眼，歪着頭，斜着眼，看了一會，說是骨頭跌錯了筋了，只要拿他扳過來就是了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瞿太太在帳子後頭說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就請你先生替他扳過來就是了。』王先生道：『如果是別人家，一定要他五十塊大洋。你們這裏打個九折罷。』瞿太太把舌頭一伸道：『要的可不少！怎麼比外國大夫還貴？』王先生也不答腔。瞿太太又再三同他磋商。王先生道：『要我治就得這個價錢。要省錢，可以不必請我。你們要曉得你們老爺這條腿是值錢的；不比尋常人的腿；不要磕頭，不要請安，可以隨隨便便的。我要替他弄好，三五天就要叫他走路。外面有外敷的藥，裏頭有內託藥。我這副藥，珍珠八寶，樣樣都全；但是這副藥本，就得四十塊大洋。倘若只要扳扳好，不消上藥，也費我半點鐘工夫，至少也得五塊洋錢。』瞿太太道：『只要你扳扳好，不敷藥可以不可以？』王先生道：『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不過好得慢些。跌壞的雖是骨頭，那骨頭四面的肉，就因此血不流通，血不流通，這肉豈不是同死的一樣？將來一點點都要爛的，爛過之後，還得上藥，然後去腐生新。合算起

來，化的錢只有比我多些，還要耽擱日子。你們劃算得來，我就依着你做，我原是無可無不可的。」瞿太太一想四十五塊錢，總嫌太多，心上思量：「且叫他把骨頭的筭頭扳進，至於藥，可以不用他的。昨天我在乾外婆屋裏，看見玻璃櫥裏，擺着藥瓶，什麼跌打損傷藥，生肌散，樣樣都有，我只要去討點就是了，只怕還要比他的好些哩。主意打定，便道：『好些的藥我們自己有，只要到制台衙門裏去討來。現在只要你先生替他扳准了就是了。』」王先生一聽，生意不成功，一來是心上不高興，二來也是他本事有限，當下不問青紅皂白，能扳不能扳，就拉住瞿耐庵的腿，看准受傷的地方，用兩隻手下死力的一扳。只聽得床上啊唷的一聲，瞿耐庵早已昏暈過去了。瞿太太正在帳子後頭，一聽這個聲響，知道不妙，立刻三步併作兩步，趕到前面，忙問怎的。王先生也不打言。瞿太太揭開帳子一望，只見老爺已經兩眼直翻，氣息全無，頭上汗珠子，有黃豆大小。瞿太太一見這個樣子，曉得是被王先生扳壞了。又見王先生拿袖子掩了兩掩，把條腿夾在夾肢窩裏，想用蠻勁，再把這條腿扳過來。瞿太太發急道：「先生，你快鬆手罷！再弄下去，他的腿本折的，倒被你一弄弄折了！也論不定，如今的人，還不知是活是死哩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拿老爺摺

中，渾身的揉來揉去。幸虧歇了不多一會，瞿耐庵慢慢的回醒過來，只是啊唷啊唷的喊痛。大家一見老爺有了活命，方始放心。王先生受了瞿太太的埋怨，只好鬆手，站在一旁，瞪着一隻眼睛在那裏呆望，好容易瞧着瞿老爺有了活氣，他又想上前去用勁。瞿太太連忙搖手道：『你快別來了！你再來來，我們老爺要送在你手裏了！叫門房裏趕緊替先生打發了馬錢，請先生回府罷！』

王先生無法，只得跟了跟班的走到門房裏，替他發給了四百錢的馬錢。王先生不答應，一定要五塊洋錢，說：『我是你們請了來的，同你們太太講明白的，不下藥，單要五塊洋錢。現在是你們不要我治，並不是我不治，如今要少我的錢可不能。』門房裏人道：『你先生的本事太好，所以不請你治。老實同你說，你的本事一個錢不值。現在給你四百錢，已經有你面子了，不走做甚？』王先生一見門房裏人罵他，愈加不肯干休，賴在門房裏不肯去，說：『你們要壞我的招牌，我是要同你們拚命的。』門房裏人道：『這王八羔子不走，真個等做？』一面說，一面就伸出手來，打了王先生兩拳。王先生氣急了，於是躺在地下，喊地方救命。鬧的大了，上房裏都聽見了。瞿耐庵睡在床上說道：『這種人同他

鬧什麼，給他兩個錢，叫他走罷！」瞿太太道：「你有錢，你給他，我可是沒有這多錢。他肯走就走，不走，我去到制台衙門裏去一聲說，叫首縣押着他走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自己走到外頭，叫底下人趕他出去。正吵着，齊巧胡二老爺走來，看瞿耐庵的病。瞿太太連忙退回上房。胡二老爺便問：「吵的什麼事？」門房裏人說了，還是胡二老爺顧大局，來過來好勸歹勸，又在自己搭連袋裏摸了一塊洋錢給他，纔肯走的。王先生纔走的時候，還說：「今天若不是看你二老爺臉上，我一定同他拚一拚哩。」說完了這一句，方纔揮揮衣服，辭別胡二老爺出門。

胡二老爺跟了瞿家跟班的，直入內室。瞿太太仍舊躲入床後頭。胡二老爺當下便問：「大哥的怎麼樣了？可是好些？」瞿耐庵說不動話，只是搖頭。胡二老爺，是瞿老爺的把兄弟，所以異常關切，便朝着跟班的說道：「外國大夫既不請，中國大夫又是如此，現在總得想個法子，我個妥當的人，替他看看纔好，總不能聽其自然。照這樣子，幾時纔會好呢？我也曉得你們老爺光景，彼此至好，這二三十塊錢，就是我替他出也不打緊。」剛說到這裏，瞿太太一聽他肯出錢，便在床背後接腔道：「難爲二老爺如此關切，一回一回的

好意！只要外國大夫包得好，就請二老爺同了他來就是了。」胡二老爺道：「這外國大夫，在外國學堂考過，是頂頂有名的；連這個都醫不好，還做什麼大夫？而且三十塊錢，要的亦並不算多。」瞿太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拜託費心了？」胡二老爺去不多時，果然同了外國大夫來，言明三十塊洋錢包醫，簽字爲憑。當下就由外國大夫，替他推拿了半天，也沒下甚麼藥。畢竟外國大夫本事大，當天就好了許多。前後亦祇看過三次，居然慢慢的能發行動，亦沒有甚癩子。他夫婦二人，自然歡喜不盡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瞿太太自從拜寶小姐做了乾娘之後，只有瞿耐庵腿痛的兩天沒有去，以後仍是天天去的。制台衙門裏，亦跟寶小姐去過兩次。九姨太太亦請過他，雖不算十分親熱，在人家瞧着，已經是十二分大面子了。瞿太太便趁空先託寶小姐，替他老爺謀事情，說道：「不瞞寄娘說你女婿自從弄，這個官到省，就背了一身的空子。雖說得過幾個差使，無奈省裏花費大，所領的薪水，連澆裏還不夠。現在官場的情形，只要有差使，無論大小人家有事，總要找到你，反不如沒有差使的好。現在你女婿，就是吃了這個有差使的虧，所以空子越發大了。不怕你老人家笑話，照這樣子再當上兩年，在裏弄得精打光呢。現在只求你老

人家痛我，你老人家不疼我，更叫我找誰呢？」

一番話，說得寶小姐不由不大發慈悲，特地爲他到了制台衙門一盪，先把這話告訴了九姨太。九姨太道：「你這話狠可以自己同你乾爹說。」寶小姐道：「我託乾爹這點事情，不怕他不依；然而總得好託乾娘，替我敲敲邊鼓，來得快些。」九姨太太應允。寶小姐立即跑到內簽押房，偪着湍制台，委瞿耐庵一個好缺。湍制台起初不答應，說：「他是相差之人，狠可敷衍。現在省城裏候補的人，熬上幾十年，見不着一個紅點子的都有，叫他不要貪心不足。」寶小姐一見湍制台不答應，登時撒嬌撒癡，因見簽押房裏無人，便一屁股坐在制台身上，一手拉着制台的耳朵，說：「乾爹，這件事我已經答應了人家；你不答應我，我還有什麼臉出去！」說着，便從懷裏掏出手帕子，哭起來了。湍制台被他纏不過，只得應允。寶小姐一直等他應允，方纔收淚，另外坐下。跟手九姨太亦走進來，又幫着他說了兩句敲邊鼓的話。湍制台自然是無可推却，當面說定，次日見了藩台，就叫他替耐庵對付一個缺；然後寶小姐走的。

原來瞿耐庵老夫婦兩個。年紀均在四十七八，一直沒有養過兒子，瞿耐庵望子心切，



每逢提起沒有兒子的話，總是長吁短嘆。心上想弄小，只是怕太太，不敢出口。太太也明曉得他的意思，自己不會生養，無奈醋心太重，凡事都可商量，只有娶姨太太一句話，一直不肯放鬆。每見老爺望子心切，他總在一旁寬慰，說什麼「得子遲早有命，命中注定的年紀，早晚總會養的。某家太太五十幾歲，一樣生產。咱們兩口子，究竟還沒有趕上人家的年紀，要心急做什麼呢？」瞿耐庵被他駁過幾次，雖然面子上無可說得，然而心總不死。

朋友們都曉得他有懼內的毛病，說起話來，總不免拿他取笑。起先瞿耐庵還要抵賴；後來曉得的人多了，瞿耐庵也就自己承認了。有一天一個朋友，請他吃飯，同桌的都是愛嫖的人。有兩個創議，說席散之後，要過江到漢口去吃花酒，今天一夜不回來。於是同席的人，都答應說去，獨有瞿大老爺不響。大家無非又拿他取笑，說他怕太太，恐怕回來要罰跪，此時耐庵已經吃了幾杯酒，酒蓋着臉，忽然胆子壯了起來，就說了聲「我也同去。」衆人又問他：「你這話可當真？」耐庵道：「怎麼不當真，我也不過讓他些；果真怕了他就好了，還做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呢？」衆人見他如此，都覺希罕。當天果然同他到漢

口去頑了一夜。

第二天酒醒，不覺懊悔起來。怕太太生氣，回家之後。少不得造謠言，說局子裏有公事，又有外頭解來的強盜；臬台因為他老手，特地派他審問，足足審了一夜，所以一夜未回。太太信以為真，以為臬台叫他問案，乃是有面子的事情，非但不追究他，而且也甚喜喜。不過說了一句：『既然有公事，為甚麼不差人送個信回來，省得家裏等門？而且夜裏天冷，也好差人送件衣服給你。』瞿耐庵一見太太如此體貼，連忙感謝不盡。

過了十天半個月，朋友們見他吃花酒沒有事，以後就常常有人請他。起先還辭過幾次，後來曉得太太受騙，便爾胆子漸漸大了起來，也就常常跟着朋友們走動走動了。他雖然是有家小的人，但是積威之下，只有懼怕的心，沒有喜樂的心。忽然一天到得堂子裏面，打情買俏，骨軟筋酥，真同初世為人一般，其快樂可想而知。

這時候漢口有個做鑿姐的，名字叫做愛珠，姿色甚是平常，生意也不興旺。自從那日瞿耐庵破例，跟着朋友吃花酒，因為他沒有局帶，有個朋友，就把愛珠薦給與他。愛珠生意本來清淡，好容易弄到這個孤老，豈有不巴結之理。當夜吃完了酒，其時已經不早，愛

珠屢次三番，要留瞿老爺住在他那裏。無奈瞿老爺一來怕有玷官箴，二來怕「河東獅吼」，足足坐了一夜；愛珠也就陪了一夜。

到了第二天，過江回省，見了太太，胡造一派謠言，搪塞過去。這便是第一次破戒。這次住雖未住，然而瞿老爺心上感念愛珠相待之情，已覺得是世界上有一無二了。

後來瞿老爺時常跟着朋友們過江闖蕩。人家請他吃酒，愛珠少不得也要敲他吃酒；朋友們也要他覆東道，推來推去，無可推却。有一天，太太到戴公館寶小姐那裏請安，午飯之後，跟班的回來說：「太太跟着戴太太到了制台衙門裏去，留住了吃晚飯，今天恐怕不得回來，叫小的回來拿衣服。」瞿耐庵一聽大喜，曉得太太是在戴公館制台衙門，常常住的，今天決計不回。便趁這個空，偷偷開了箱子，換了一身的新衣服。齊巧這天早上，領的薪水，尙未交帳，便包了二十塊錢，溜過江去。到得愛珠那裏，一班好頑的朋友，這天在漢口的，自然一招就到。這天瞿老爺，居然擺了一檯酒，自己坐了主位。愛珠坐着瞿旁，不時還同他咬耳朵說話，直把個瞿老爺樂得手舞足蹈，比起候補老爺，忽蒙掛牌署缺接印之後，第一次升堂理事，其開心也不過如此。這天愛珠又留他。他曉得今天太太是不

回家了，便爾一口答應。這一夜他倆要好，自不必說。

愛珠在枕頭上，訴說他本是好人家女兒；父母因為沒有錢用，所以纔拿我賣到鑿子裏來。誰知竟是個火坑，老搗的氣也受夠了，實實在在一天住不下去。『你老爺倘若有心救我，就求你救到底，我只要出得此門，就是做丫頭，亦是情願的。』說完了這兩句，不住的噙噙噙的哭。瞿耐庵聽了傷心，也幫着掉眼淚。後來愛珠再三問他：『你老爺的意思，到底怎麼樣？』瞿耐庵一時也回答不出。一來是愛他，二來又是憐他，滿心滿意，想要弄他。但是一樣：太太是著名的潑辣貨，這事萬萬商量不通的；倘若瞞着他做了，將來這飢荒一定不少，因此便把念頭冷下來。禁不住愛珠一隻手，假住他的頸子，一面又臉對臉的說道：『瞿老爺，你好狠心！我如此的求你，你都不肯可憐可憐我！你放心，我來的時候，老搗只出二百五十塊洋錢；你如今潑出，再多一半，有了五百塊，也儘夠使的了。』瞿老爺一聽五百塊錢，不禁心上又舉拍一跳，思量：『我那裏弄得五百塊洋錢呢！』當時便楞住無語；然而心上又實實捨他不得，只說『等明天商量起來再看，』也沒有回絕他。到了次日，約摸太太尚不會回家。恰巧有位朋友在別的鑿子裏，約他吃酒打牌，因此也

沒有過江回省。這天愛珠又頂住他，問過幾次。瞿耐庵也巴不得討他；但是苦於太太不准，二來亦是款項難籌，一時無從答應。

齊巧這天請他吃酒的這位朋友，——姓笄號玄洞——是湖北著名有錢的人。論起他的錢來，也不是自己賺的；是他老人家做武官，打長毛在軍營裏得來的。這兩年他老人家過世了，他自己尚在服中，就出來爛嫖爛賭；無論什麼朋友，都肯結交，一齊拉了來吃酒。不過也天生就的，另外一種脾氣，是；朋友遇有急難，問有借錢，他是一毛不拔的。倘若是在窰子裏替嫖子贖身，或者在賭檯上，人家借做賭本，他却整百整千的，借給人家，從來沒有回頭過。因此湖北官幕兩途，凡是好頑的人，都肯同他交結。他並且很高興，借着官場勢力，欺壓欺壓那些烏龜王八開窰子的。

瞿耐庵曉得他這個脾氣，齊巧這天正是他請吃酒，不覺打動念頭。想好了主意，先走到笄玄洞相好家裏，問：「笄老爺來了沒有？」窰子裏人回稱：「笄老爺剛剛起身，在屋裏床上吃大煙哩。」瞿耐庵掀簾進去。笄玄洞立即起身相迎，劈口便問：「今兒晚上奉請條子，接到了沒有？」瞿耐庵忙稱：「一定過來奉陪。」當下言來語去，扳談了半天。瞿

耐庵思思索索，想要說，又不好直說。楞了好幾次，纔走到宦玄洞身旁，附耳說了一句「育件事，要同老哥哥商量。」宦玄洞見他來時，早已一手拿着煙燈坐起來，洗耳恭聽；聽說「有事商量，」便正顏厲色的，問他：「有什麼事情？」瞿耐庵又扭扭捏捏的半天，把臉漲的緋紅，說道：「不爲別的，就是愛珠的事情。」宦玄洞道：「可是你要娶他？」瞿耐庵道：「老哥真是明鑒萬里！怎麼一猜就猜着了？」說着，便把愛珠要跟他的話，一五一十說了，又說：「別的都好商量；單是身價要五百塊洋錢，這件事頂煩難，一時往那裏去湊？所以來同老哥哥斟酌斟酌。」宦玄洞道：「身價還是小事。你是曉得我的脾氣的；無論什麼好朋友，就是親戚本家，他老子娘死了，沒有棺材睡，跪在地下問我借錢，告幫這個錢，我是向來不借的；倘然替人家要討小，或是賭錢輸了，這個錢我最肯幫忙的。不過你老嫂子答應不答應；不要將來我們旁邊人都弄得沒趣。」瞿耐庵又把臉一紅，道：「這個……。」宦玄洞道：「這個……怎麼樣？」瞿耐庵道：「……等我再去斟酌斟酌看。」宦玄洞道：「斟酌好了，快給我個信，我的錢是現成的。」

瞿耐庵仍回到愛珠屋裏，拿兩隻眼睛瞧着愛珠，一聲不響，呆坐了半天。愛珠又問他

：『事情怎麼樣？』瞿耐庵看了半天，實在捨不得，一時色胆包天，只說得一句：『依你辦就是了。有什麼怎麼樣？』愛珠便催他立刻叫了老鴇來，在當面商量。老鴇來了。瞿耐庵吱吱了半天，臉漲紅了，還是說不清楚。幸虧愛珠自己爽快快的說了。老鴇先討他八百，後來磨來磨去，磨到五百五。愛珠問瞿老爺：『怎麼樣？』瞿老爺道：『五百塊錢是有的；多了我沒處去借。』老鴇道：『瞿大老爺大福大量，何在乎這五十塊錢。』愛珠也生了氣，說：『瞿老爺！爲了五十塊錢，不肯救我麼！』說着就哭。

瞿耐庵沒有法子，又去找宜玄洞。宜玄洞就一口答應，代借五百五十塊，又說：『要了過來，老哥你總得另外打公館。這裏洋街上西頭，有我一處房子空着，你不妨就搬了先住起來。』又道：『正價雖有，零星開銷，也不能省的。我討小討慣的了，還有什麼不曉得的？索性成全你到底罷；五百五的正價，算是借項；如今再多送你兩百塊錢，就算是我的賀儀，我也不另外送了。』瞿耐庵感激不盡。

當天就去看房子，租傢伙。諸事停當，然後到窰子裏，同老鴇交清楚，連夜一頂小轎把愛珠接了出來。這天瞿耐庵，一心只有新討的小老婆在心上，潑出胆子來做，早把太太

丟在九霄雲外了。這一夜又沒有過江。

第二天晚上，特地叫了兩席酒，請請衆位朋友；自然是宜玄洞首座。席面上大家又叫局發拳，盡情取樂。等到席散，又有十二點鐘了。接連瞿耐庵三夜沒有回省。他太太跟着寶小姐在制台衙門裏，恰恰亦住了三夜。

第四天太太回來，問起老爺；家人不便直回，只說：「老爺在局子裏辦公事，三天三夜，沒有回來。」太太大動疑心，說：「他這個差使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整日整夜辦不完？就是上司有什麼公事，交代他辦，亦何至於連着回家睡覺的工夫都沒有了？這話我不相信。」立刻吩咐跟班：「趕快到局子裏，看看老爺，到底在那裏不在？」跟班心上是明白的；出來打了一個轉身，回來告訴太太，說：「老爺正在局子裏忙着呢？」瞿太太是何等樣人，眼睛比鏡子還亮，早看出那跟班說的是假話，便說：「是了。替我打轎子！」跟班的只得依他。等到了轎，請示「到那裏？」瞿太太說：「到局子裏看老爺去。」一句話把跟班的嚇急了，只好硬硬頭皮，跟到那裏再說。當時一羣人，跟着太太的轎子，一直走到局子裏。



誰知局子裏聲息全無，一個鬼影子也沒有。瞿太太見了把門的，劈口就問：「瞿老爺今天來過沒有？」把門的回道：「大老爺有四天不到這裏來了。」瞿太太回頭瞧着跟班的，哼明兩聲，嚇得跟班臉色都變了。瞿太太下轎，問明白了，走到老爺素來辦公事的一間屋子裏坐下。那個跟班連忙拿雞毛撢子，揮桌子上的灰塵；又忙着替太太獻茶。瞿太太道：「用不着你忙。我有話問你。」跟班的拉長了嗓子，一疊連聲的答應「者者；」手裏還是不住的做他的事情。瞿太太看着格外生氣，又厲聲罵道：「混帳王八蛋！你說老爺在局子裏，如今到那裏去了？你替我把老爺找出來，找不出來，問你要。」那個跟班的，還只顧答應「者者，」站在底下，拿兩着眼睛相着鼻子，一句別的話也沒有。太太氣極了，一迭連聲的拍桌子，罵「王八蛋，」叫他還出老爺來。其時向來的，還有一個，是本在公館廚房裏做打雜的，現在亦升作二爺了。這人姓胡名福，最愛挑唆是非，說人壞話。瞿太太歡喜他外頭有什麼事，都是他聽了來說，賽如耳報神一般，所以纔會提升到二爺。瞿太太到局子裏下轎，他早已跑到別屋子裏，向別人家的二爺，探問詳細；知道老爺這兩天同了朋友，出城過江，到漢口轆子裏頑耍，戀着不回來。他得到這信息，又如趕頭報似的，

趕過來到瞿太太跟前，彎着腰，蜷蜷螞螞螻螻的，將此情由，全盤託出。他說話說得旁人都不聽見；只見瞿太太面孔氣得鐵青，四肢厥冷，坐在椅子上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後來想了半天：『這事情非得自己親身過江，到漢口，決不能掃穴擒渠。』又問胡福：『老爺在漢口什麼人家住夜？』胡福道：『出去問過衆人，都說不曉得；橫豎到了漢口，總打聽得出的。』瞿太太無奈，遂命：『打轎，你們都跟着我到漢口去。』衆人只得答應着。

要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

息坤成解紛憑片語……紹心法清訟翻多才

話說：瞿太太霎時過得江來，下船登岸。轎夫仍把轎子擡起，都說：「怎們一個大地方，曉得老爺在那裏？到那裏去問呢？」到底瞿太太有才情，吩咐一個跟班的，叫他到夏口廳，馬老爺衙門裏去，就說是制台衙門裏來的，要找瞿老爺，叫他打發幾個人帮着，去找了來。家人奉命如飛而去。瞿太太也不下轎，就叫轎夫把轎子擡到夏口廳衙門左近，歇了下來，等回信。

原來這位夏口廳馬老爺在湖北廳班當中，也狠算得一位能員，上司跟前巴結得好，就是做錯了兩件事，亦能含糊過去了。他雖是地方官，也時常到戲館裏鑿子裏走走，不說是彈壓，就說是查夜。就是瞿耐菴宜玄洞幾個人，近來也狠同他在一塊兒。瞿耐菴討愛珠一事，他深曉得。昨夜請客，他亦在座。這天在衙門裏，忽然門上人上來，問：「制台衙門

有人來問瞿大老爺，叫這裏派人幫着去找他；『便急得屁滾尿流，立刻叫門上人出來，說：『瞿大老爺新公館在洋街西頭第二條衙堂，進弄右手轉灣，第三個大門便是；』又派了兩名練勇，同去引路。當下又問：『制台衙門裏甚麼人找他？爲的是什麼事？』來人含糊的回了兩句，同了練勇自去。

走不多時，遇見瞿太太的轎子，跟班的上前稟復，說：『老爺在某處新公館裏。』瞿太太一聽「新公館」三個字，知道老爺有了相好，另外租的房子，這一氣更非同小可。隨催轎夫跟着練勇，一路回到洋街西頭，按照馬大老爺所說的地方，走進弄堂，數到第三個大門，敲門進去。瞿太太在轎子裏，問：『這裏住的可是姓瞿的？』只見一個老頭子出來，回道：『不錯，姓徐。你是那裏來的？』瞿太太不由分說，一面下轎，一面就直着嗓子喊道：『叫那殺坯出來，我同他說話，辦的好公事！天天哄我在局子裏，如今局子搬到這裏來了！快出來，我同你去見制台。』一面罵，一面又號令手下人：『快替我打。』其時帶來的人，都是些粗鹵之輩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一陣乒乓兵兵，把這家樓底下東西，打了一個淨光。那個老頭子氣昏了，連說：『反了反了！這是那裏來的強盜！』正鬧着，瞿太太

已到樓上搜尋了一回。一看樣子不對，急忙下樓，問同來的練勇道：『可是這裏不是？怎麼不對呀？』那房主老頭兒也說道：『你們到底找的是那個？怎麼也不問個青紅皂白，就出來亂打人，世界上哪有這種道理？』瞿太太自知打錯，連忙出門上轎，罵手下人！『糊塗。不問明白就亂敲門。』老頭子見自己的東西，被他門擠毀，如今一言不發，便想走出去上轎，立刻三步併做兩步，跑出來，拉住轎槓要拚命。幸虧有兩個練勇助威，一陣吆喝，又要舉起鞭子來打，終把老頭子嚇回去了。

這裏瞿太太在轎子裏，還罵手下人，罵練勇。內中有一個練勇，稍須明白些，便說：『莫不是我們轉灣轉錯了罷？我們姑且到那邊第三家去問聲看。』剛剛走到那邊第三家門口，只見本公館裏另外一個管家，正在那裏敲門。瞿太太一見有自己的人來敲門，便道：『就是這裏了。』那管家一見太太趕到，曉得其事已破，連忙上前打一個千，說道：『太太請安。小的亦是來找老爺的，想不到太太也會找到這裏來。』瞿太太道：『你們一個鼻子管裏出氣，做的好事情，當是我不知道。如今被我訪着了，你倒裝起沒事人來了。你仔細着，等我同你老爺算完帳，再同你算帳。』說完，推門進去。却不料其時瞿老爺已不

在這裏了。只有新娶的愛珠，同一個老媽在樓上。一見樓下來了許多人，知道不妙，坐在樓上，不敢作聲。瞿太太因剛纔打錯了人家，故到此不敢造次。連問兩聲，不見有人答應，便即邁步登樓。一見樓上只有兩個女人，不敢指定他一定是老爺的相好；只得先問一聲：「這裏可是瞿老爺的新公館？」愛珠望他，並不答應。瞿太太只得又問。歇了半晌，愛珠纔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爲什麼走到這裏來？」瞿太太見問，反不免楞住了，站在扶梯邊，進不得進，退不得退。

正在爲難的時候，忽然胡福上來報道：「太太：正是這裏。跟老爺出門的黃升報信來了。」瞿太太一聽是這裏，立刻胆子放大，厲聲說道：「叫他上來。」黃升上樓見了太太，就跪在地下磕頭，說是替太太叩喜。瞿太太發怒道：「老爺討小，他歡喜，我是沒有什麼歡喜，用不着你們來巴結，我是不受這一功的。」黃升道：「小的替太太叩喜，不是這個，爲的是老爺掛了牌了。」瞿太太一聽「掛牌」二字，很像吃了一驚似的，連忙問道：「掛那裏？」黃升道：「署理興國州。」瞿太太道：「這一個缺也罷了。但是還不能遂我的心願。橫豎我們這位老爺，無論得了甚麼缺，出去作官，總是一個糊塗官。你們不相信

，只要看他做的事情。他說年紀大了，愁的沒兒子，要討小，難道我就不怕絕了後代，自然我的心比他還急。我又沒有說不准他討小，如今瞞着我做這樣的事情，你們想想看，叫我心上怎麼不氣呢！」衆人一見太太嘴裏雖說有氣，其實面子上比起初下樓的時候，已經好了許多。就以瞿太太本心而論：此番率領衆人，一鼓作氣而來，原想打一個落花流水；忽然得了老爺署缺信息，曉得乾娘賈小姐的手面做到，心中一高興，不知不覺，早把方纔的氣恨，十分中撇去九分。但是面子上一時落不下去，只得做腔做勢，說道：「我末辛辛苦苦的，東去求人，西去求人，朝着人家磕頭禮拜，好容易替他弄了這個缺來。他瞞着我，倒在外頭窮開心，我這是何犯着呢！他指日到任，手裏有了錢，眼睛裏更可以沒有我了。不如在今天同他拚了罷。我也沒福氣做什麼現任太太，等我死了，好讓人家享福。」說着，便要尋繩子，找剪刀，要自己尋死。一衆管家老媽，只得上前解勸。此時新姨太太愛珠，坐在窗口揩眼淚，只是不動身。一衆管家因聽得老爺掛牌，都不肯多事，一個個站着不動。瞿太太看了，愈加不肯罷休，說：「你們都是帮着老爺的，不替我太太出力。老爺得了缺，你們想發財；你們可曉得老爺的這個缺，都是太太一人的力麼？既然大家沒良心

，索性讓我到制台衙門裏去，拿這個缺仍舊還了制台，叫他另委別人；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我又不是衆人的灰孫子。」說罷，大哭不止。

正鬧着，人報馬老爺上來。原來瞿太太初上樓之後，齊巧瞿耐菴亦從外頭回來。剛進大門，一聽說是太太在這裏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心上盤算了一回：「別的朋友都靠不住，只有夏口廳馬老爺精明強幹，會能隨機應變，不如找了他來，想個法子，把個閻王請開；不然，飢荒有得打哩。」想好主意，剛出大門，那邊第三家被太太打錯的，那個姓徐的老頭兒，趕了過來，一把拉住瞿耐菴，說：「你太太打壞了我的東西，要你賠我，你若不賠我，要叫洋東出場，到領事那裏告你的。」瞿耐菴聽了，瞪口無言。還是跟去的管家會說話，朝姓徐的千賠不是，萬賠不是，纔把老爺放手，瞿耐菴得了命，立刻一溜烟跑到夏口廳衙門，將以上情形，同馬爺說知。馬老爺無可推却，只得趕了過來。瞿太太雖然從未見面，事到此間，也說不得了。當下馬老爺上樓，也不說別的，但連連躁腳說道：「要人家冒名頂替，亦得看什麼人去。他們叫耐菴頂這個名，我就說不對。如今果然鬧出事來了，打錯了中國人，還不要緊，怎麼打到一個洋行買辦家去？馬上人家告訴了洋



東，洋東稟了領事，立時三刻領事打德律風來，不但要賠東西，還要辦人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叫我怎麼辦呢？他說的話，雖然是沒頭沒腦；瞿太太聽了，大致亦有點懂得；本來是坐着的，到此也只好站起來。馬老爺裝作不認識，連問：「那一位是瞿太太？」管家們說了，馬老爺纔趕過來作揖。瞿太太也只得福了一福。馬老爺又說道：「這事情只怪我們朋友不好，連累大嫂過這一盪江，生這一回氣。這女人本是在簪子裏的，因為老搗凶不過，所以兄弟起頭合了幾個朋友，大家湊錢，拿他贖了出來。兄弟是做官人，如何討得婊子？衆朋友都仗義，你也不要，我亦不要；原想等個對勁的朋友，送給他做姨太太。當時就有人送給我們耐菴兄的；兄弟曉得耐菴兄的脾氣，糊裏糊塗，不是可以討得小的人，所以力勸不可。當時朋友們商議，大家拿出錢來養活他，供他吃，供他用；還要門口替他寫個公館條子，省得不三不四的人闖進來。大嫂是曉得的：我們漢口比不得省城，游勇會匪，所在皆是，動不動要闖禍的，有了公館條子，他們就不敢進來了。其時便有朋友說頑話：「耐菴兄怕嫂子，不敢討小。我偏要害他一害，將來這裏我就寫個瞿公館，等老嫂子曉得了，叫他吃頓苦頭，也是好的。條子如今還沒有寫，不料這話已經傳開，果然把大嫂騙到這

裏，嘔這一回氣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瞿太太聽說，低頭一想：「幸虧沒有動手，幾幾乎又錯打了。」又轉念想道：「如果不是這裏，何以我叫人請問你馬爺，你馬老爺派了勇同我到這裏來呢？爲甚麼黃升亦到這裏找老爺呢？」當把這話說了出來。馬老爺賴道：「我並沒有這個話。果然耐菴討了小，要瞞你嫂子，我豈肯再叫人同了你來？一定是我們門口，亦是聽了謠言，以訛傳訛，大嫂斷斷不要相信。」瞿太太又問黃升；虧得黃升人尙伶俐，亦就趁勢回道：「小的亦是聽見外頭如此說，所以會找到這裏來；不過是來碰碰看，並不敢說定老爺一定在這裏。」瞿太太又把瞿老爺幾天在外不回家的話說了。馬老爺道：「公事呢原有公事。」又湊前一步，低聲對瞿太太說道：「新近我們漢口到了幾個維新黨，不曉住在那一月棧房裏；上頭特地派了耐菴過來訪拿；恐怕聲張起來，那幾個維新黨要逃走，所以只以頑耍爲名，原是叫旁人看不出的意思。大嫂，你不曉得，這維新黨是要造反的，若捉住了就要正法的。這兩年狠被做兄弟的辦掉幾百個。不料現在還有這種大胆的人，來到這裏，又不曉得有什麼舉動。將來耐菴把人拿着了，還要大大的得保舉呢。」瞿太太道：「如今掛了牌，就要到任，怎麼還能來辦這個呢？」馬老爺道：「牌是藩台掛的，拿

維新黨是臬台委的，大家不接頭。大約總得把這件事情辦完了，纔得去上任。」瞿太太道：「維新黨是要造反的，是不好惹的。有了缺還是早到任的好。等我同制台說，把這差使委了別人罷，我們拿了人家的腦袋，去換保舉，怕勢勢的，這保舉還是不得的好？」馬老爺道：「制台跟前有大嫂自己去，自然一說就妥。」瞿太太又搶着說道：「倒是前頭打錯的那個人家，怎麼找補湯補他纔好？」馬老爺繃着眉頭道：「這倒是頂爲難的一樁事情。現在牽涉洋商，又驚動了領事，恐怕要讓成交涉重案咧。」瞿太太亦着急道：「到底怎麼辦呢？這個總得拜托你馬老爺的了。」說着，又福了一福。馬老爺見瞿太太一面已經軟了下來，不至生變，便也趁勢收篷，立刻拿胸脯一拍道：「爲朋友說不得，包在我身上，替他辦妥就是了。大嫂此地也不便久留，就請過江回省。且看事情辦的怎麼樣，兄弟再寫信給耐菴兄。」於是瞿太太千恩萬謝，偃旗息鼓，率領衆人，悄悄回省而去。

這裏馬老爺回到衙門，一看瞿耐菴還在那裏候信，馬老爺先把他署缺的話說了，催他趕緊回省謝委；又把方纔同他太太造的一派假話，亦告訴了他，以便彼此接洽，一面又叫人安慰徐老頭子打壞的東西，一齊認賠還，叫人替他點一付香燭，賠禮了事；又同瞿耐菴

商量：「現在看尊嫂如此舉動，尊寵只好留在漢口，同了去是不便的。等你到任一兩月之後，看看情形如何，再來迎接。好在這裏有我們朋友替你照應，你只管放心前去。」瞿耐菴見各事都已辦妥，異常感激，方纔辭別馬老爺渡江回省，向公館而來。

回家之後，雖說有馬老爺教他的一派胡言，可以抵制。畢竟是賊人胆虛，見了太太，總有點扭扭捏捏說不出話來。幸虧他太太打錯了一個人家，又走錯了一個人家，亦覺得心上沒趣，沒精打彩。見了老爺，但說得一句：「還不趕快去謝委；」又道：「拿什麼維新黨的差使，可以趁空讓給別人罷，自己犯不着攬在身上。」瞿耐菴一見馬老爺之計已行，便道：「這捉人的差使，我就去回覆了臬台，叫他另外派人。我們可以馬上就去到任。」瞿太太道：「你辭得掉頂好；倘若辭不掉，只好苦了我，再到制台衙門裏替你去走一盪。」瞿耐菴道：「容易得狠，一辭就掉，不消太太費心。」說着，便換了衣服，赴各憲衙門謝委。

第二天瞿太太又到戴公館叩謝過乾娘。又求寶小姐把他帶到制台衙門，叩謝過乾外公乾外婆。瞿耐菴不日也就稟辭。接着便是上司荐人，同寅餞行，亦忙了好幾日。

臨走的頭一天，瞿耐菴又到夏口廳馬老爺那裏，再三把新娶的愛妾相托。馬老爺自然一口答應。當下又請教做官的法門；馬老爺說：「耐菴，你雖然候補了多年，如今却是第一回拿印把子。我們做官人有七個字祕訣。那七個字呢。叫做：「一緊二慢三罷休。」各式事情到手，先給人家一個老虎勢：一來叫人家害怕，二來叫上司瞧着我們辦事還認真；這便叫做「一緊。」等到人家怕了我們，自然會生出後文無數文章；上司見我們緊在前頭，決不至再疑心我們有什麼；然後把這事緩了下來，好等人家來打點；這叫做「二慢。」「千里爲官只爲財，」只要這個到手。」馬老爺說着把兩個指頭一比；瞿耐菴明白，曉得他說的是錢了。馬老爺又說：「無論原告怎麼來催，我們只是給他一個不理；百姓見我們不理，他們自然不來告狀；這就叫做「三罷休。」耐菴，你要曉得我們湖北民風刁悍，最喜健訟；現在我們不理他，亦是個清訟之法。至於別的法門，一時亦說不盡。好在你請的這位刑名老夫子王召興，本是此中老手，一切趨避之法，他都懂得，隨時請教他就是了。」耐菴聽了，甚是佩服。回家收拾行李，雇船啟程。

等到了上船頭一夜，瞿太太等人靜之後，親自出來，船前船後看了幾十遍，生怕老爺

另雇了船，帶了相好同去。後來見老爺一直睡在大船上，曉得沒有別人同來，方纔放心。與國州離省不過四五天路程。頭天派人下去下紅諭。次日趕到本州，書差接着。瞿耐菴拜過前任，便預備第二天接印。這天原看定時辰，午時接印，到了十一點半鐘，瞿老爺換了蟒袍補掛，打着全副執事，前往衙門裏上任。

齊巧來個鄉下人不懂得規矩，穿了一身重孝，走上前來，拉住轎槓，攔輿喊冤。轎子跟前一班聽差的衙役三班，趕忙一齊過來呼喝；無奈這鄉下人蠻力如牛，抵死不放。瞿老爺忌諱最深，這日看定了時辰接應，說是黃歷上雖然好星宿不少，底下還有個壞星宿，恐怕沖撞了不好；特地在補掛當中，掛了一面小銅鏡子，鏡子上還畫了一個八卦，原取「諸邪迴避」的意思。如今忽見一個穿重孝的人，攔輿叫喊，早把瞿老爺嚇得面如土色，以為「倒底時辰不好，必定撞着什麼「披麻星」了。好容易定了一定神，方問得一句：「這穿孝的是什麼人？」那鄉下人見老爺說了話，連忙跪下道：「小的冤枉！小的是王七。小小的父親，上個月死了，有兩個本家想搶家當，爭着過繼，硬說小的不是小的的父親養的；因此要把小小的子趕出大門。」瞿老爺道：「不是你父親養的，難道是你娘拖油瓶拖來的嗎

？」王七道：「我的青天大老爺！爲的就是這句話！前任大老爺得了被告的錢，所以就小的斷輸了。小的打聽得今日青天大老爺上任，所以趕來求伸冤的。」瞿老爺不等說完，拍着扶手板大罵道：「好刁的百姓。我沒有來到這裏，就曉得你們興國州的百姓健訟。如今還沒有接印，你就來告狀，甚麼大不了的事情，這是你們家務事，亦要老爺替你管？我署這個缺，原是你上頭因我在省裏苦夠了，所以特地委個缺給我，原是調劑我的意思；不是叫我來替你們管家務。一個興國州，十幾萬百姓，一家家都要我老爺管起來，我亦來不及呀！趕出去！不准！」差役們一陣吆喝，七八個人一齊上前來拖，好容易把個王七拖走。王七嘴裏，還是一味的喊「冤枉」，見老爺不准，索性在轎子旁邊，大哭起來。瞿老爺聽着討厭，連連吐饒唾，連連說「晦氣」。後來見王七痛哭不止，不由無名火動，在轎子裏大聲喊道：「替我把那王八蛋鎖起來！等我接了印再打他。」新官號令，衙役們無有不遵的，立刻把王七鎖起。

說話間，瞿老爺已經到了大堂下轎。禮生告吉時已到，鼓手吹打着。等老爺拜過了印，便是老爺升座。典史堂參書差叩賀。瞿老爺急急等諸事完畢，一天怒氣，便在王七身上

發作，立刻叫人把他提到案前跪下，拍着驚堂木罵道：「你要告狀，明天不好來，後天不好來，偏偏老爺今天接印，你撞了來。你死了老子的人，不怕忌諱。老爺今天是初接印，是要圖個吉利的。拉下去？替我打！」兩旁差役一聲吆喝，猶如鷹抓燕雀一般，把王七拖翻在地，剝去下衣。霎時間兩條腿上，早已打成兩個大窟窿，血流滿地。瞿老爺瞧着底下，一灘紅的，方纔把心安了一半。原來他的意思以爲：「我今日頭一天接印，看見這個身穿重孝的人，未免太不吉利；如今把他打的見血，也可以除除晦氣了。」他坐在堂上，一直不作聲，掌刑的皂班，便一直不敢停手，看看打到八百，他還不作聲。倒是值堂的籤押二爺，瞧着不對，輕輕的回了老爺，方把王七放起來，然而已經不能行動了。瞿耐菴至此，方命退堂。

此時前任還住在衙門裏，沒有讓出。瞿耐菴只好另外賃了公館辦事，把太太一塊兒接了上來同住。

且說他的前任姓王，表字柏臣，乃是個試用知州委署這個缺，未及一年。齊巧碰着開徵時候，天天有銀子進來，把他興頭的了不得；以爲只要收過只季錢漕，就是交卸，亦可



以在省裏候補幾年了。那知樂極悲生，剛纔開徵之後，未及十天，家鄉來了電報，這是老太爺沒了。王柏臣係屬親子，例當呈報丁憂。報了丁憂，就要交卸，白白的望了錢糧漕米，只好讓別人去收。當下他看過電報，回心一想，連忙拿電報往身上一拽，吩咐左右不准聲張。他全不想一個外府州縣衙門，凭空裏來了一個電報，大家總以為省裏上司來了什麼公事，後來好容易纔打聽出來；然而他老人家雖然死了老太爺，因為要瞞衆人，並不舉哀。後被大家看破了，不免指指摘摘，私相議論。柏臣曉得遮蓋不住，只得把帳房及錢穀師爺請來，並幾個有臉面，有權柄的大爺們亦叫齊。等到衆人到了，他一齊讓到簽押房床後頭一間套屋裏去。兩位師爺坐着，幾個大爺站着，別的人一槩趕出。王柏臣更親手把兩扇門關好，然後回轉身來，朝着兩位師爺，一跪就下。大家雖然明曉得他是丁艱，面子上只作不知，一齊做出詫異的樣子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斷斷乎不敢當。快快請起。」說着，兩位師爺也跪下了。王柏臣只是不起，爬在地下，哭着說道：「兄弟接到家鄉電報：先嚴前經已天見背了。」兩位師爺又故作嗟嘆說道：「老伯大人是什麼病？怎麼我們竟其一點沒有曉得呢？」王柏臣道：「如今他老人家死已死了，俗語說得好，「死者不可復

生；」總求兩位照應照應我這些活的。我們一家幾十個人吃飯，丁憂下來，一靠就是三年，坐吃山空，如何乾靠得住！如今事情權柄，是在你們二位手裏。」又指着幾個大爺們說道：「至於他們，都是兄弟的舊人，他們也把不得兄弟遲交卸一天，好一天。只要你二位肯把丁憂的事情，替兄弟瞞起，多耽擱一個月或二十天，不要聲張出來，上頭亦緩點報上去。趁只當口，好叫兄弟多弄兩文，以爲將來丁憂盤纏；便是兩兄莫大之恩，就是先嚴在九泉之下，亦是感激你二位的。」一席話說得兩人都回答不出。還是帳房師爺有主意，一想：「東家早交卸一天印把子，我們亦少賺一天錢。好在他匿喪，與我們無干，我們樂得答應他，做個順水人情，彼此有益。」便把這話，又與錢穀師爺說明，錢穀師爺亦應允了；幾個大爺們，更是不願意老爺早交卸的；於是彼此相戒不言。王柏臣重行爬下，替兩位師爺磕了一個頭，爬了起來，送兩位師爺出去，一路說說笑笑，裝作沒有人一般。

當天帳房師爺，同錢穀師爺，又出來商量了一條主意，說：「現在錢糧纔動頭開費，十幾天裏，如何收得齊？總得想個法子，叫鄉下人願意在我們手裏來完纔好。」於是商量了一個跌價的法子，譬如：原收四吊錢一兩的，如今改爲三吊八，或是三吊六，言明幾天

爲限。鄉下人有利可圖，自然是踴躍從事。如此辦法：看來錢糧可以早收到手，二來還落個好聲名。商妥之後，當把這話告訴了王柏臣，王柏臣一想不差，便叫照辦。立刻發出告示、四鄉八鎮，統通貼遍。鄉下人見有利益可沾，果然趕着來完。看看到了半個月，這一季的錢糧，已完到六七成了。王柏臣的銀子也賺得不少了。

帳房錢穀二位師爺，又商量道：「錢糧已收到一大半，可以勸東家報了憂了。等到派人下來，總得有好幾天，怕不要收到八九分？多少留點給後任收收，等人家撈兩個，也堵堵人家的嘴。倘若收得太足了，後任一個撈不到，恐怕要出亂言的。」當把這話又通知了王柏臣，王柏臣還捨不得，兩位師爺便說：「有了這個樣子，我們也狠對得住東家了。到這時候，再不把丁憂報出去，倘或出了什麼岔子，我們是不包場的。」便有人把這話又告訴了王柏臣；王柏臣是個毛燥脾氣，一聽這話，便跳得三丈高，直着嗓子喊道：「我死了老太爺，我不報，我匪夷有罪名，我自己去擔，要他們急的那一門呢？」話雖如此說；自己轉念一想：「不對。如今我自己把丁憂的事情嚷了出來，倘若不報了憂，這話傳了出去，將來終究要擔處分的。罷罷罷！我就吃點虧罷！」當時就把這話交代了出去。又自覺自

解道：「丁憂大事，總以家信爲憑，電報是作不得准的。猶如大官大員，升官調缺，總以部文爲憑，電傳上諭，亦是作不得准的。所以我前頭雖然接到電報，不報丁憂，於例上亦沒有什麼說不過去。」此時合衙門上下，方纔一齊曉得老爺丁憂，一個個走來慰問。王柏臣也假裝出開訃的樣子，乾號了一場。一面稟報上司，一面將印信交代典史，太爺看管。跟手就在衙門裏，設了老太爺的靈位，發報喪條子，即日成服。從同城起，以及大小紳士，一齊都來叩奠。

轉眼間上頭委的瞿耐菴也就到了。瞿耐菴未到之前，算計正是開徵時候，恨不得立時到任。等得接印之後，一問錢糧，已被前任收去九分光景，登時把他氣的話都說不出來。後來訪問前任用的，是個什麼法子，纔曉得每兩銀子，跌去大錢四百，所以鄉下人都趕着來完。常言道：「好事不出門，」「惡事傳千里。」王柏臣接着電報，十幾天不報丁憂，這話早已沸沸揚揚，傳的同城都已知道，就有些耳報神到瞿耐菴面前送信討好。瞿耐菴拿到這個把柄，恨不得立時就要稟揭他；遂又詳求實在。又有人把帳房師爺代出主意，叫他跌價的話，說了出來；於是瞿耐菴恨這帳房師爺，比恨王柏臣還要利害；總想抓他一個錯

，拿練子鎖了他來，打他二千板子，方雪此恨。此時王柏臣錢雖到手，一聽外頭風聲不好，加以後任同他更如水火，現在尙未結算，交代後任，已經處處挑剔，事事爲難。凡他手裏頂紅的書差，不上三天，都被後任換了個乾淨；就是斷好的案子，亦被後任翻了好幾起。此事瞿耐菴一心只顧同前任作對，一樁案到手，不問有理無理，但是前任手裏占上風的，他總得反過來叫他占下風，要是前任批駁的，到他手裏一定批准。有天坐堂，一件案情欠是：姓張的任了姓孫的錢，有二十多年未還；還是前任手裏，姓孫的來告了。王柏臣斷姓張的，先還若干，其餘拔付。兩造遵斷下去。這個檔口，齊巧新舊交替，等姓張的繳錢上來，已是瞿大老爺手裏了。瞿大老爺有心要拿前任斷定的案子批駁，就傳諭下來，硬叫姓孫的找中人出來，方准具領。姓孫的說：『我的老爺！事情隔了二十多年，中人已經死了，那裏去找中人！橫豎有紙筆爲憑，被告肯認帳就是了。』瞿耐菴道：『放屁！姓張的答應，我老爺不答應。沒有中人。沒有證見，就聽你們糊糊糊糊過去嗎？錢存案，候尋到中人再領。』一陣吆喝，把兩邊都攙了下去；這是一樁，又有一樁，是：一個姓富的，定了一家姓田的女兒做媳婦。後來姓田的，忽然賴婚，說了姓富的兒子，許多壞話，就把女

兒另外許給一個姓黃的。姓黃的曉得了，到州裏來打官司。前任王柏臣斷的，是叫姓黃的退還禮金；拿姓田的訓飭了兩句，吩咐他不准賴婚，乃舊將女兒許配姓黃的。當時三家已遵斷具結。到了瞿耐菴手裏，姓黃的又來翻案。耐菴一翻舊卷，便諭姓田的，仍將女兒許與姓黃的兒子。姓黃的，不答應，上堂跪求。老爺說：「你兒子不學好，所以人家不肯拿女兒許給他。只要你兒子肯改過，還怕沒有人家給他老婆嗎？不去教訓自己的兒子，倒在只裏咆哮公堂，真正豈有此理。再不遵斷，本州就要打了。」一頓臭罵，又把姓黃的罵了下去。過了一天，又問案頭一起，乃是：胡六偷割了徐大海的稻子，却不是前任手裏的事。瞿耐菴坐到堂上，看了看狀子，便把原告叫了上來，問了兩句，叫他下去。又叫被告胡老六上來，便拍着桌子罵道：「好個混帳王八蛋！人家種的稻子，要你去割他的。」便喊叫：「拉下去，打他三百板子。」被告胡老六道：「小的還有下情。」瞿耐菴喝令：「打了再說。」早有皂役把他拖翻了，打了三百板，放他起來跪着。瞿耐菴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快說快說。」胡老六道：「小的的地，是同徐大海隔壁。他佔了小的的地，小的不依他，他不講理，所以小的纔去割他的稻子的。」瞿耐菴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再把原告徐大海帶上

。」罵道：『天下人總要自己沒有錯，纔可告人；你既然自己錯在前頭，怎麼能怪別人呢？也拉下去打三百。』徐大海道：『小的沒有錯？』瞿耐菴道：『天下那有自己肯說自己錯的？不必多說，快打快打。』站堂的早把徐大海拉下去，亦打了三百。瞿耐菴便喝令到一邊去，具結完案。隨手問第二起，乃是：盧老四告錢小驢子，說他酗酒罵人。瞿耐菴也是先帶了原告問過，叫他下去。把被告帶上來，打了一百。被告說：『小的平時一鐘酒不喝的，見了酒，頭就痛，怎麼會吃醉了酒罵人呢？是他誣賴小的的。』瞿耐菴又信以爲真了，竟把原告喊上來，帮着被告硬說道：『他是誣告，也打一百。』仍舊帶在一旁具結。於是又問第三起，是：一個人家大小老婆打架兒。大老婆朱荷氏，小老婆朱呂氏，男人朱駱駝。這件事實在是小老婆撒撥行凶，把大老婆的臉都抓破，男人制伏不下，所以大老婆來告狀的。瞿耐菴把狀子略看了看，便叫帶朱荷氏。朱荷氏上來跪下，剛說得幾句，耐菴不等他說完，便氣吁吁的罵道：『統天底下你做大老婆的，就沒有好東西。常言說得好：「上梁不整下梁差，」你倘若是個好的，小老婆敢同你打架麼？這要怪你自己不好。我老爺那裏有工夫替你管這些閑事。不准。』又把男人朱駱駝叫上來，吩咐道：『你家裏有

這樣凶的大老婆，爲什麼要討小？既然討了小，就應該在外頭，不應該叫他們住在一塊兒。鬧出事來，你自己又降伏不住他們，今又來找我老爺。你想我老爺又要伺候上司，又要替皇上家完錢糧，再管你們的閑帳，我老爺是三頭六臂，也來不及呀！快快回去，拿大小老婆分開在兩下裏住，包你平安無事。」朱駱駝道：「起初本是兩下任的；後來大的打上門來，吵鬧過幾次，纔併的宅。」瞿耐菴道：「這就是大的不是了。」說着，要打。大老婆急了，求了好半天，算沒有打。亦是具結完案。接着又審第四起，乃是：兩個鄉下<sup>各</sup>一個叫楊狗子，一個叫徐划子，兩個爲了一隻雞，楊狗子說是他的，徐划子又說時他的，說不明白，就打起架來；楊狗子力氣大，把徐划子右腿上踢傷了一塊，一齊扭到州裏來喊冤。官叫仵作驗傷。仵作上來，把徐划子的褲子脫了下來，看了半天，跪下稟過。瞿大老爺便同徐划子說道：「容易他踢壞了你的右腿。我老爺現在就打他的右腿。於是吩咐把楊狗子翻倒在地，叫皂隸只准拿板子打他的右腿，一連打了一百多下。先是發青，後來發紫，看看顏色同徐划子腿上踢傷的差不多了，瞿耐菴便命放起來，嘴裏又不住的自讚道：『像我這樣的老爺，真正再要公平沒有。』於是徐楊二人，又爭論那隻雞。瞿耐菴道：『這



雞頂不是好東西，爲了他害得你們打架。老爺替你講和罷。」正說着，忽拿面孔一板道：「這雞兩個人都不准，要充公來。替我拎到大廚房裏去。叫他倆下去具結。」衙役一聲吆喝，兩個人只得一癩一拐的，走了下來，眼望着雞，早拎到後頭去了。這天瞿耐菴從早上問案，一直問到晚，方纔退堂。足足問了二三十起案子，其判斷與頭四起，都大同小異。

第二天正想再要坐堂，只見稿案門上，拿了幾十張稟帖進來，說是：「這些人因爲老爺精明不過，都不願意打官司了。這是息呈，請老爺過目。請老爺的示，還是准與不准？」瞿耐菴忙道：「自然一齊准。」我正恨這與國州的百姓健訟，今我纔坐幾回堂，他們就一齊息訟，可見道政齊刑，天下無不可治之百姓。現在上頭正在講究清訟，這個地方照這樣子，只要我再做一兩個月，還怕不政簡刑清麼。」想罷，怡然自得。

那知這兩天來，把一個與國州的百姓，早已炸了，一齊都說：「如今王官丁了艱，來了這個昏官，我們百姓還有性命嗎！」又加瞿耐菴自以爲是，制台的親眷，腰把子是硬的；別人是抗他不動的。便不把紳士放在眼裏，到任之後，一家亦沒有去拜過。弄得一般狗頭紳士，起先望他來，以爲可以同他聯絡的；等到後來一見他一家不拜，便生了怨望之心

，都說：『這位大老爺瞧我們不起，我們也不犯着幫他。』又過兩天，聽見瞿耐菴問案笑話，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；其中更生出無數謠言，添了無數假話，竟把個瞿耐菴說得一錢不值，恨不得早叫這瘋官離任纔好。於是這話傳到王柏臣耳朵裏，便把他急的了不得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回

乞保留極意媚鄉紳……算交代有心改帳簿

話說：王柏臣正爲這兩天外頭風聲不好，人家說他匿喪，心上懷着鬼胎，忐忑不定。瞿耐菴亦爲錢糧收不到手，更加恨他，四處八方，打聽他的壞處。又查考他是幾時跌的價錢，幾時報的丁憂；應該是聞訃在前，跌價在後；如今一查不對，倒是沒有聞訃丁憂，他先跌起價來，他好端端的在任上，又沒有要交卸的消息；據此看來，再參以外面人的議論，明明是匿喪無疑了。瞿耐菴問縻雖糊塗，弄錢的本事却精明。既然拿到了這個把柄，一腔怨氣，便想由此發作。立刻請了刑名師爺，替他擬了一個稟稿，謄清用印，稟稿出去。

瞿耐菴這面發稟帖，王柏臣那面也曉得了，急得搔首抓耳，坐立不安，亦請了自己的朋友，前來商議；大家亦是面面相對，一籌莫展。還虧了帳房師爺有主意，一想：『東家自到任以來，外面的口碑，雖然不見得怎樣；幸虧同紳士還聯絡。無論什麼事情，只看紳

士如何說，他便如何辦，有時還拿了公事，走到紳士家中，同他們商量，聽他們的主意；至於他們紳士們自己的事，更不用說了。因此地方上一般紳士，都同他要好，沒有一個願意他去的。如今是丁憂，也叫做沒法。不料他有匿喪的一件事，被後任稟揭出去，果然鬧出來，大家面子不好看，不如叫他同紳士商量的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又問：「電報是那裏送來的。」王柏臣說：「是電報打到裕厚錢莊，由裕厚錢莊送來的。」帳房師爺道：「既然不是一直打到衙門裏來的，這話就更好辦了。」原來這裕厚錢莊，是同王柏臣頂要好的，一個在籍的候補員外郎趙員外開的。論功名，趙員外在興國州，並不算狼闖；但是借着州官同他要好，有此勢力，便覺與衆不同。當下寶東二人想着了他，帳房師爺出主意；先叫廚房裏備了一席酒，叫管家拿了帖子去送給他，說：「敝上本來要請大老爺過去敘敘，因為七中不便，所以叫小的送過來的。」趙員外收了酒席，跟手王柏臣又叫人送給他四件頂好的細毛皮衣，一掛琥珀朝珠。送禮的管家說：「敝上因為就要走了，不能常常同大老爺在一塊兒，這是自己常穿的幾件衣服，一掛朝珠，留在大老爺這裏做個記念罷。」

趙員外無可推託，亦祇得留下。」平時本來要好，受他的好處，已經不少；如今臨走

；忽然又送這些貴重東西，未免令人徬徨不安！莫不是外面傳說他甚麼匿喪，那話是真的？果然真的，倒可趁此又敲他一個竹槓了。」正盤算間，忽見王柏臣着人拿着片子來請，當下連忙換了衣服，坐着轎子到州裏來。此時王柏臣還沒有搬出衙門，因為在苦，自己不便出迎。只好叫帳房師爺接了出來，一直把他領到簽押房，同王柏臣相見。王柏臣做出在苦的樣子，讓趙員外同帳房師爺在高椅子上坐了，自己却坐在一個矮杌子上。先寒暄了幾句；王柏臣一看左右無人，便走近趙員外身旁，同他咕唧了半天；所說無非是：外面風聲不好，後任想出他的花樣。彼此交好，務必要他幫忙的意思。趙員外考究所以，纔曉得電報是他錢莊上轉來，嘴裏雖然諾諾連聲，心上却不住的打主意。等到王柏臣說完，他主意已經打好，連忙接口道：「是呀！老父台不說，治弟爲着這件事，正在這裏替老父台擔心呢！頭一個就是敵錢莊的一個夥計，到治弟家裏來報信。治弟因爲是老父台的事情，一來我們自己人，二來匪喪是革職處分；所以治弟當時就關照他，叫他不要響起；並且同他說：「王大老爺待人厚道，你如今替他出了力，包在我身上，將來總要補報你的。」這個夥計經過治弟囑咐，一定不會多嘴。這話是那裏來的？老父台到要查查考考。」王柏臣道：

「查也無須查得，只要老哥肯幫忙。現在兄弟已被後任稟了出去；這種公事，上頭少不得總要派人來查。上頭派人來查，自然頭一樁要搜尋這電報的底子，只說是老哥替兄弟扣了下來；兄弟始終一個不知情，總不能說兄弟的不是。」趙員外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且等我想來。」於是一個人抱着水煙袋，閉着眼睛，出了一會神，歇了半天，纔說道：「這件事不該這樣辦法。」王柏臣便問：「如何辦法？」趙員外道：「你說電報是我扣下來的，不給你曉得，總算地方上紳士，大家愛戴你，不願你去任，所以纔有此舉。這事情並非不好如此辦；但是光我一個人辦不到，總得還要請出幾位來，大家商量商量，約會齊了纔好辦。」王柏臣一聽不錯，便求他寫信去聯絡衆位。一面說話，一面便把紙墨筆硯，取了出來，請他當面寫信；又親自動手替他磨墨。趙員外又楞了一會道：「且慢！來了電報，不給你曉得，總算是我替你扣下來的；但是你沒有得信，憑空的錢糧跌價，這話總說不過去，總是一個大漏洞。我們應得預先斟酌好了，方纔妥當。」王柏臣聽他說得有理，亦就呆在一旁出神。趙員外道：「這事情，不是三言兩語，可以了結的，等治弟出去商量一個主意，再進來回覆老父台就是了。」列位要曉得，趙員外既然存了主意，要敲王柏臣的竹槓

，人有見面之情，自然當着面，有許多話說不出。王柏臣不懂得，還要起身相留。幸虧帳房師爺明白，丟個眼色給東家，叫他不必留他，又幫着東家，替東家再三拜托，趙員外，說道：『你老先生有甚麼指教，敝居停不能出門，兄弟過來領教就是了。趙員外於是起身別去。

到得晚上，王柏臣急不可耐，差了帳房師爺，前去探聽回音，趙員外見了面，便道：『主意是有一條，亦是兄弟想出來的。不過我們這當中，還有幾位心上不是如此。』帳房師爺急欲請教，趙員外道：『電報是敝錢莊上通知了兄弟，由兄弟通知了各紳士，就是大家意思，要留這位賢父母多做兩天，顯我們地方上愛戴之情；這事只要兄弟領個頭，他們衆人倒也無可無不可。至於錢糧，何以預先跌價？倘說是賢父母體恤百姓的苦處，雖亦說得過去；但是夾着了憂一層，終不免爲人藉口。何如由我們紳士大家頂上一個稟帖，敘說百姓如何苦求他減價的意思，倒填年月，遞了進去，有了這個根子，便見得王老父台，此舉不是爲着了憂了。還有一個備進一層的辦法，索性由我們紳士上個公稟，就說是王老父台在這裏做官，如何清正，如何認真，百姓實在捨他不得。現在國家有事之秋，正當破格

用人之際，可否先由瞿某人代理起來，等他穿孝百日過後，仍舊由他署理，以收爲地擇人之效。稟帖後頭，并可把後任幾天斷的案子，敍了進去，以見眼前非王某人趕緊回任，竭力整頓不可。後任既然會出王老父台的花樣，我們就給他兩拳，也不爲過。不過其中却要同後任做一個大大冤家，因此有幾個人，主意還拿不定。『帳房師爺聽了他話，心上明白，曉得他無非爲兩個錢；只要有，幾個錢，別人的事，都可以作得主意。又想：『這事就要做得快，一天天蹉跎過去，等上頭查了下來，反爲不妙；』於是起身把嘴附在趙員外耳朵旁邊，索性老老實實問他多少數目；又說：『這錢並不是送你老先生的，爲的是諸公跟前，總得點綴點綴。況且敝居停這季錢糧，已經收了九分九，無非是你們諸公所賜，這幾個錢，也是情願出的。趙員外聽他說得冠冕，也就不同他客氣，索性照實說，討了二千的價。禁不起帳房師爺再四蹉磨，答應了一千。彼此定議，回來通知了王柏臣。王柏臣無可說得，只得照辦，次日，一早把銀子劃了過去。』

趙員外跟手送進來一張求減銀價的公呈，倒填年月，還是一個月前頭的事，又把保留他的稿票，也一塊兒請他過目。王柏臣看了，自然歡喜，雖然是銀子買來的，面子上却狠



拿趙員外感激。一會又說要拿女兒，許給趙員外的兒子，同他做親家。一會又說：『倘若上頭能夠批准留任，將來不但你老兄有什麼事情，兄弟一力幫忙；就是老兄的親戚朋友，有了什麼事情，只要囑咐了兄弟，兄弟無不照應。最好就請吾兄，先把自己的親戚朋友名號，開張單子給兄弟，等兄弟拿他貼在簽押房裏，遇見什麼事，兄弟一覽便知，也免得驚動老兄了。』趙員外道：『承情得狠！但願如此，再好沒有。但是批准不批准，其權操之自上，亦非治弟們可能拿穩的。』王柏臣道：『諸公的公稟，並非一人之私言，上憲俯順輿情，沒有不批准的。』趙員外道：『那亦看罷了。』說完辭去。王柏臣重復千恩萬謝的，拿他送到二門口；又叫帳房師爺送出了大門。自此王柏臣便一心一意，靜候回批。

誰知瞿耐菴稟揭他的稟帖，不過虛張聲勢，其實並沒有出去。後來聽說衆紳士遞公稟，保留前任，他便軟了下來；又從新同前任拉攏起來。起先前任王柏臣，還催他早算交代，以便回籍守制。瞿耐菴道：『忙什麼！聽說地方紳士，一齊有稟帖上去保留你，將來這個缺，總是你的，我不過替你看幾天印罷了。依我看起來，這交代狠可以不必算的。』王柏臣道：『雖然地方上愛戴，究竟也要看上頭的憲眷。像你耐翁同制憲的交情，不要說是

一個與國州，就是比與國州再好上十倍的缺也容易！」瞿耐菴道：「這句話，兄弟也不用客氣；倒是拿得穩的。」一連幾天，彼此往來，甚是親熱。

過了一天，上頭的批稟下來，說：『王牧現在既已丁憂，自應開缺回籍守制。州缺業已委人署理，早經稟報接印任事在案。目下非軍務吃緊之際，何得援例奪情；况該牧在任，並無實在政績及民。該紳等率為稟請保留原任，非出自該牧賄囑，以為沽名釣譽地步。紳等此舉，殊屬冒昧；所請着不准行。』一個釘子碰了下來，王柏臣無可說得，只好收拾行李，預備交代起呈。好在囊橐充盈；倒也無所顧戀。

至於瞿耐菴一邊，一到任之後，曉得錢糧已被前任收個淨盡，心上老大不自在，把前任恨如切骨，時時刻刻想出前任的手。後來聽說紳士有稟保留，一來曉得他民情愛戴。二來亦指望他真能留任，自己可以另圖別缺；所以前幾日間，同前任從新和好。等到紳士稟帖被駁，前任既不得留，自己絕了指望，於是一腔怒氣，仍復勾起。自從這日起，便與前任不再見面。逐日督率着師爺們，去算交代欠項款目，自不必說，都要一一斤斤較量；至於細頭關目，下至一張板凳，一盞洋燈，也叫前任開帳點收，缺一不可。

瞿耐菴的帳房，就是他的舅子，名喚賀推仁，本在家鄉教書度日。自從姊丈得了差使，就把他叫到武昌，在公館幫閑爲業，帶着他當當雜差，管管零用帳，一連吃了一二零兩個月閑飯。姊夫得缺，就升他作帳房，自此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通衙門上下，都尊爲舅老爺。下人有點不好，舅老爺雖不敢逕同老爺去說，卻趁便就跑到太太跟前報信，由太太傳話給老爺，將那下人或打或罵。因此舅老爺的作用，更比尋常不同。這賀推仁更有一件本事，專會見風使船，看眼色行事。頭兩天見姊夫同前任不對，他便於中興風作浪！挑剔前任的帳房。後來兩天，姊夫忽同前任又要好起來，他亦請前任帳房吃茶吃酒。近來這兩天，見姊夫同前任翻臉，他的架子，登時亦就水長船高。

向來州縣衙門，凡遇過年過節，以及督撫藩臬道府六重上司，或有喜慶等事；做屬員的孝敬，都有一定數目，甚麼缺應該多少，一任任相沿下來，都不敢增減毫分。此外還有上司衙門裏的幕賓，以及什麼監印文案，文武巡捕，或是年節，或是到任，應得應酬的地方，亦都有一定尺寸。至於門敬矩敬，更是各種衙門所不得免。另外府考院考辦差，總督大閱辦差，欽差過境辦差；還有查驛站的委員，查地了的委員，查錢糧的委員，查監獄的

委員；重重疊疊一時也說他不盡。諸如此類，種種開銷，倘無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，將來開銷起來，少則固惹人言，多則遂成爲例。所以這州縣官的帳房一席，竟非有絕大才幹，不能勝任。每見新官到任，後任同前任，因銀錢交代，雖不免彼此齟齬；而後任帳房，同前任帳房，卻要卑禮厚幣，柔氣低聲，以爲事事叨他地步。缺分無論大小，做帳房的，都有歷代相傳的一本祕書；這本祕書，就是他們開銷的帳簿了。後任帳房，要到前任手裏買這本帳簿，缺分大的，竟是三百五百的討價，至少也得一二百兩，或數十兩不等。這筆本錢，都是做帳房的自己挖腰包，與東家不相干涉。只要前後任帳房，彼此聯絡要好，自然討價也會便宜；倘然有些犄犄，就是拚出價錢，那前任的帳房，亦是不肯輕易出手的。

賀推仁同前任帳房，忽冷忽熱，忽熱忽冷，人家同他會過幾次，早把他的底細，看得穿而又穿。他不請教人，人家也不俯就他。瞿耐菴到任不多幾日，不要說別的，但是本衙門的開銷，什麼差役工食犯人口糧，他胸中毫無主宰，早弄得頭昏眼花，七顛八倒。又不敢去請示東家，只索同首府所薦的一個雜務門上馬二爺商量。馬二爺歷充立幕，這些規矩是懂得的，便問：「舅老爺同前任帳房師爺，接過頭沒有？簿子可曾拿過來？」賀推仁道

：『會是會過多次，却不曉得有什麼簿子。』馬二爺一聽這話，曉得他是外行，因為舅老爺是太太面上的人，不敢給他當上，便把做帳房的訣竅，一五一十，通統告訴了一遍。賀推仁至此，方纔恍然大悟，便道：『據你說，怎麼樣呢？』馬二爺道：『依家人愚見：先把這些應開銷的帳目，暫是擱起，叫他們過天來領。一面自己再去拜望拜望前任的帳房師爺；然後備副帖子，請他們明天吃飯，纔好同他們開口這件事情。』賀推仁道：『吃飯是我已經請過的了。』馬二爺道：『前頭請的不算數，現在是專為叨教來的。』賀推仁道：『倘若我請了他，他再不把簿子交給我，豈不是我又化了冤錢？』馬二爺道：『唉！我的舅老爺！吃頓飯值得什麼，這本簿子是要拿銀子買的！』賀推仁一聽，不禁大為失色，忙問：『多少銀子？』馬二爺道：『五二百兩，三四百兩，都論不定。像這個缺幾十兩是不來的。』賀推仁聽說要許多銀子，嚇得舌頭伸了出來，縮不回去；歇了半天，纔說道：『人家都說帳房是好事，像我來了這幾天，一個錢都沒有見，那裏有許多銀子去買這個呢！』馬二爺道：『這是州縣衙門裏的通例，做了帳房，是說不得的。沒有銀子好借，將來還人家就是了。』賀推仁道：『當了帳房，好處沒他，先叫我去拖債，我可不能，姑且等我

斟酌斟酌再道：「

於是趁空便把這話告訴了他姊姊瞿太太，瞿太太道：「放屁！衙門裏買東西，無論那一項，都有一個九五扣，這是帳房的呆出息。至於做官的，只有拿進兩個，那裏有拿出去給人家的？什麼工食口糧，都是官的好處，我從小就聽見人說，這些都用不着開銷的。他們不要拿那簿子當寶貝，你看我沒有簿子，也辦得來。」一頓話，說得賀推仁無言可答。

過了兩天，忽然府裏聽差的有信來，說本府大人新近添了一位孫少爺，各屬要送禮。瞿耐菴曉得賀推仁不懂得這個規矩，索性不同他說話。叫了雜務們馬二爺上來問他。馬二爺又把前言回了一遍，又說：「這本簿子，是萬萬少不得的。」瞿耐菴默然無言。回來同刑錢老夫子提起此事，錢穀老夫子是個老在行，便道：「怎麼耐翁接印這許多天，賀推翁這件事還沒辦好？這件事向例就有，接印的前頭就要弄好的。幸虧得這帳房，兄弟同他熟識，等兄弟同他去說起來看。」瞿耐翁道：「如此，就拜託了。」錢穀老夫子，果然替他跑了兩天。前任帳房見了面，甚是客氣，不過提到帳簿，前任帳房，便同錢穀老夫子咬耳朵咬了半天，又說：「彼此都是自己人，我兄弟好瞞得你嗎？如今將下情奉告過你老先生

，料想你老先生也不會責備我兄弟了。」錢穀老夫子也曉得這事，非錢不行，只得回來，勸東家送他們一百銀子，又說：「這是起碼價錢。」瞿耐菴是預先聽了太太的吩咐，一個錢不肯往外拿。錢穀老夫子一看，事情不會合攏，亦就搭趣着出去，不來干預這事。

原來前任帳房的爲人，也是精明不過的，曉得瞿耐菴生性吝嗇，決計不肯多拿錢的。不如趁此時簿子還在手中，樂得做他兩注買賣。主意打定，便叫值帳房的傳話出去；凡是常常到帳房裏領錢的主兒，叫他們或是今天，或是明天，分班來見，師爺有話交代他們，衆人還不曉得什麼事情。到了天黑之後，先是把宅門的開了茶房進來，打了一個千，尊了一聲「師老爺」，垂手一旁站着聽吩咐。只見那帳房師爺笑嘻嘻的，對他們先說了一聲「辛苦！」把門的道：「小的當差使，日子雖淺，蒙大老爺師老爺抬舉，不要說沒有推過一下板子，并且連罵都沒有罵一聲。如今大老爺走了，師老爺也要跟着一塊兒去，小的們心上實在捨不得師老爺走。」帳房師爺道：「只要你們曉得就好。所以你們曉得好歹，大老爺同我也有恩典給你們。」他二人一聽有恩典給他，於是又湊前一步；帳房師爺拿帳翻了一翻，先指給把門的看，道：「這是你門下應該領的工食。你每月只領幾個錢，原是歷

任相沿下來的，並不是我剋扣你們。如今我要走了，曉得你們都是苦人，可以替你們想法子的地方，我總肯替你們想法子的。幸虧這簿子還沒有交代過去，等我來做樁好事，替你把簿子改了過來，總說是月月領全的；後任亦不在乎此。」把門的聽了這話，連忙跪下，磕了一個頭，說了聲：「謝師老爺栽培。不但小的感念師老爺的恩典，就是小的家裏的老婆孩子，也沒有一個不感念師老爺的！」帳房師爺也不理他，又指出一條拿給茶房看，說：「這是你領的工食。歷任手裏只領多少，我如今也替你改了過來。」帳房師爺的意思，以為如此，那茶房又要磕頭的了。豈知茶房呆着，昂然不動，停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回師老爺的話：『有例不興，』」無例不滅，」這兩句俗語，料想師老爺是曉得的。師老爺肯照顧小的，小的豈有不知感激之理？但是小的這差使，也不止當了一年了，歷任大老爺，一任去，一任來，少說也伺候過七八任。等到要臨走的時候，帳房師爺總是叫了小的們來，說體恤小的們，那一款，那一款，都替小的們復了舊；不過師爺們改簿子，稍些要化兩個辛苦錢。小的們聽了這個說話，總以為當真的了。心上想：『果然如此，便是一輩子沾光，就是眼前化兩個，也還有限。』連忙回家借錢，或是當當，孝敬師爺；有的寫張領紙，



多借一兩個月工食，以作報効。誰知前任師爺，錢已到手，也不管你後頭了。到了後任帳房手裏，那知扣得更凶，譬如，前任帳房，只發五成的，這後任只發二三成，有的一成都發不發。小的們便上去回說：「師老爺！這個前任有帳，可以查得的。」那帳房便發怒道：「混帳王八蛋！我豈不知道有帳。你可曉得那帳是假的？一齊是你們化了錢，買爛前任，替你們改的？」我的師老爺，你老人家想，這些後帳的帳房，怎麼就會曉得我們化了錢改的，真正眼睛比鏡子還亮，當時小的們已經化了一筆冤錢，孝敬前任，還沒有補上空子，那裏還禁得後任分文不給呢？到了無可奈何之時，只得托了人去疏通，老實對後任說，前任實實在在是個什麼數目。好容易把話說明白，後任還怪小的們不應該預支透付，以致好處都被前任占去，一定還在後來領餉數目裏，一筆一筆的明扣了去，絲毫也不肯讓一點！小的們上過一回當，還不死心；等到第二任，又是如此的一辦。等到再戳破以後，便死心塌地不來想這些好處了。如今蒙師老爺恩典，小的心上實是感激。但求師老爺，還是按照舊帳移交過去，免得後任挑剔，小的們就感恩不淺。小的說的，句句真言；燈光菩薩在這裏，小的倘有一句假話，便不是人生父母養的。」帳房師爺聽了他這這議論，氣的半天

說不出話來。仔細想了想，他的話又實在不錯，無可駁得；只得微微的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『你說的狠是。倒怪我瞎操心了。』說着，拿簿子往桌上一推，取了一根火煤子，就燈上點着了火，兩隻手捧着水煙袋，坐在那裏呼嚕呼嚕吃個不了。茶房碰了釘子，退縮到門外，還不敢就出去。站了好一回，帳房師爺纔吩咐得一句道：『你們還在這裏做什麼？』於是把門的，又向師爺磕了一個頭，說了聲「謝師老爺恩典。」那茶房仍舊昂立不動，搭起着跟着一塊兒退出去。帳房師爺眼望着他們出去了，心上甚是覺着沒趣。幸虧到了次日，別個主顧，狠有幾個相信他的話，仍舊把他鼓起興來。他見了人，總推頭說自己不要錢；不過改簿子的人，不能不略爲點綴。一連做了兩晚上的賣買，居然也弄到大大的一筆錢。然後把簿子過通舅外騰了一遍，預備後任來要。

再說後任瞿耐菴見前任不把簿子交出，便接二連三，一天好幾遍叫人來討。背後頭還說：『他再不交來，我一定稟明上頭。看他在湖北省裏，還想吃飯不吃飯。』瞿太太見爭不了，又從旁代出主意：『現在人心難測，就把簿子交了出來，誰能保他簿子裏不做手脚？總而言之，這裏頭的弊病，前任同後任不對，一定拿數目改大。譬如：孝敬上司

，應該送一百的，他一定要寫二百；開發底下，向來是發一半的，一定要寫發全分；或是七成八成，他們的心上，總要我們多出錢，他纔高興。你在省裏候補的時候，這些事不留心。我是姊妹當中，有些他們的老爺，也做過現在的交卸回來，都把這弊病告訴了我。我都記在心上，所以有些開銷，都瞞不過我，只要這本帳簿拿到我眼睛裏來，是真是假，我都有點數目。現在你姑且答應他一百銀子，同他言明在先；先拿簿子送來看過，果然真的，我自然照送，一個不少；倘若一筆假帳，被我查了出來，非但一個錢沒有，我還要四處八方，寫信去壞他名聲的。」

瞿耐菴聽了太太吩咐，自然奉命如神，仍舊出來去找錢穀老夫子，託作介紹。錢穀老夫子道：「話呢不妨如此說；但是不送銀子，人家的簿子，也決計不肯拿出來的。至於不許他造假帳，這句話我可以同他講的。」無奈瞿耐菴聽了太太的話，決計不肯先送銀子。錢穀老夫子急了，便道：「這一百銀子，暫且算了我的。將來看帳不對，在我的束脩上扣就是了。」在他的意思，以爲如此說法，他們決計無可推却。豈知瞿耐菴夫婦，倒反認以爲真，以爲有他擔待，這一兩百銀子，將來總收得回來的。於是滿口答應，當天就劃了。

張票子，送給錢穀老夫子。

等到錢穀老夫子將簿帳取了過來；太太略爲翻着，看了一眼，以爲這與國州是個大缺，送上司的壽禮節禮，止少一百金一次；豈知簿帳上開的，只有八十元，或是五十元，頂多的也不過百元。從前他老爺也到外府州縣出過差，各府州縣，於例送菲敬之外，一定還有加敬，譬如：菲敬送三十兩，加敬竟加至五六十兩不等；——候補老爺出差，全靠這些；——今看帳簿，菲敬到還不差上下，但是加敬只是四兩六兩，至多也只有十兩。此時他夫婦二人，倒不疑心這簿子是假的了。但是如此一個大缺，孝敬上司，只有這個數目，應酬同寅，也只有這個數目，心上不免疑疑惑惑；既而一想：『州縣缺分，本有明缺暗缺之分；明缺好處在面子上，暗缺好處在骨子裏；在面上的應酬大，在骨子裏的應酬小。照此看來，這個缺倒是一個暗缺，狠可做得。』如此一想，也不疑心了。誰知看到後面，有些開消；或是送同城的，或是開發本衙門書差的數目，反見加大起來；於是瞿太太遂執定說：『這個簿子是前任帳房所改，一百銀子，一定不能照送，要扣錢穀老夫子束脩。』錢穀老夫子不肯，於是又鬧出一番口舌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

歡喜便宜暗中上當……附庸風雅忙裏偷閒

話說：瞿耐菴夫婦吵着，要扣錢穀老夫子一百銀子的束修。錢穀老夫子不肯，鬧着要辭館。瞿耐菴急了，只得又託人出來挽留。裏面太太，還只顧吵着扣束修，又說什麼「一季扣不來，分作四季扣就是了；要少我一個錢，可是不能。」瞿耐菴無奈，只得答應着。

帳房簿子，既已到手，頂要緊的應酬，目下府太尊添了孫少爺，應送多少賀敬。翻開簿子一看，並無專條。瞿太太廣勳才情，於是拿別條來比擬。上頭有一條，是：「本道添少爺，本署送賀敬一百元。」瞿太太道：「就拿這個比比罷。本府比本道差一層，一百塊應得打一個八折，送八十塊。孫少爺又比不得少爺，應再打一個八折，八八六十四，就送他六十四塊罷。」於是叫書啟師爺，把賀票寫好，專人送到府裏交納。

不料本府是個旗人，他自己官名叫喜元。他祖老太爺養他老太爺的那一年，剛正六十

四歲，因此就替他老太爺起了個官名，叫做六十四。旗人有個通病，頂忌的是犯他的諱，不獨湍制台一人爲然。這喜太守，自接府篆，同寅薦了一位書啟師爺，姓的是大耳朵的「陸」字，喜太守見了，心上不願意，便說：『大寫小寫，都是一樣，以後稱呼起來，不好出口，可否請師爺換一個？』師爺道：『別的好改。怎麼叫我改起姓來？』曉得館地不好處，於是棄館而去。喜太尊也無可如何，只得聽其自去。喜太尊雖然不大認得字，有些公事上的日子，總得自己標寫；每逢寫到「六十四」三個字，一定要缺一筆。頭一次標「十」字，也缺一筆。旁邊稿案，便說：『回老爺的話：「十」字缺一筆，不又成了一個「一」字嗎？』他一想不錯，連忙把筆放下，躊躇了半天，沒得法想。還是稿案有主意，叫他橫過一橫之後，一豎只寫一半，不要頭透。他聞言大喜，從此以後，便照辦，每逢寫到「十」字，一豎只豎一半；還誇獎只稿案，說他有才情。又說：『我們現在升官發財，是那裏來的？不是老太爺養咱們，咱們那裏有只個官做呢？如今連他老人家的諱都忘了，還成個人嗎，至於我如今，也是一府之主了，這一府的人，總亦不能犯我的。』於是合衙門上下，摸着老爺這個脾氣，一齊留心，不敢觸犯。

偏偏這回孫少爺做滿月，與國州孝敬的賀禮，簽條上竟寫了個「喜敬六十四元。」先是本府門政大爺，接到手裏一看，還沒有嫌錢少，先看了簽條上寫的字，不覺眉頭一縐，心上轉念道：「真正湊巧！統共六個字，倒犯他老人家父子兩代的諱，一齊都鬧上了。我們如果不說明，照這樣子拿上去，我們就得先碰釘子，又要怪我們不教給他了。」轉了一回念頭，又看到那封門包，也寫得明明白白，是「六元四角，」門政大爺，到此方纔覺得與國州送的賀禮不夠數。於是問來人道：「你們貴上的缺，在湖北省裏，也算得上中字號了。怎麼也不查查帳，祇送這一點點？這個是有老例的。」瞿耐菴派去的管家說道：「例倒查過，是沒有的。敝上怕上頭大人挑眼，所以特特爲查了幾條別的例，纔斟酌了這們一個數目。相煩你替咱費心，拿了上去。」門政大爺一面搖頭，一面又說道：「你們貴上大老爺，這回署缺，是初任，還是做過幾任了？」派去的管家，回稱是初任。門政大爺道：「這也怪不得你們老爺，不曉得這個規矩了。」派去的管家，問什麼規矩。門政大爺道：「你不聽見這簽條上的字嗎？又是「喜元，」又是「六十四，」把他父子兩代的諱，都幹上去？你們老爺，既然做他的下屬，怎麼連他的諱都不打聽打聽？你可曉得他們在旗的

人，犯了他的諱，比當面罵他「混帳王八蛋」，「還要利害？你老爺怎麼不打聽明白了，就出來做官？」一頓話，說得派去的管家呆了，只得拜求費心，說：「求你想個法子，替敝上遮瞞遮瞞。敝上總是感激，總要補報的。」

門政大爺，見他孝敬的錢，不在分寸上，曉得這位老爺，手筆一定不大的；便安心出他的醜，等他以後怕了，好來打點。主意打定，一聲不響，先把六元四角揣起；然後拿了六十四塊，便一直逕奔上房裏來告訴主人。恰巧喜太尊正在上房，同姨太太打麻雀牌哩；打的是兩塊錢一底的小麻雀。喜太尊先前輸了錢，不肯拿出來；其時正和了一副九十六副，姨太太想同他扣帳，他不肯，起身上前要搶姨太太的籌碼。正鬧着，齊巧門政大爺拿着洋錢進來。姨太太道：「不要搶了，送了洋錢來了。」喜太尊一聽有洋錢送來，果然放手，忙問：「洋錢在那裏？」門政大爺不慌不忙；登時把一個手本，一封喜敬，擺在喜太尊面前。喜太尊一看手本，知道是新任興國州知州瞿某人，忽滿想起一樁事來，回頭問門政大爺道：「瞿某人到任，有好多天了，怎麼「到任規」還沒送來？興國州是好缺，他都如此疲玩起來，叫我這本府，指望誰呢？」門政大爺道：「這是送的孫少爺滿月的賀禮。」



他有人在這裏，「到任，」却沒有提起。」於是喜太尊方纔歪過頭去，瞧那一封洋錢，一瞧是「喜敬六十四元」六個小字，面色登時改變，從椅子上直站起來，嘴裏不住的連聲說「啊啊！」啊了兩聲，仍舊回過頭去，問門政大爺道：「怎麼他到任，你們也沒有寫封信去，拿這個教導教導他？」門政大爺道：「這個向來是應該他們來請示的。他們既然做到屬員，這些上頭，就該當心。等到他們來問奴才，奴才自然交代他。他不來問，奴才怎麼好寫信給他呢？」喜太尊道：「寫兩封信也不要緊。你既然沒有寫信通知他們，等他來了，你就該告訴他來人，叫他拿回去，重新寫過再送來。如今拿了這個來給我瞧，可是有心給我下不去不是？」門政大爺道：「老爺且請息怒。請老爺先瞧瞧他送的數目，可對不對。」喜太尊至此，方看出他止送有六十四塊；此時也不管籤條上有他老太爺的名諱，便登的一聲，接着豁瑯兩響，把封洋錢摔在地下，早把包洋錢的紙摔破，洋錢滾了滿地了。喜太尊一頭跺脚，一頭罵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他這明明是瞧不起我本府，我做本府，也不是今天纔做起，到他手裏，要破我的例，可是不能。怎麼他這個知州，腰把子可是比別人硬綳些，就把我本府不放在眼裏！到任規不送，賀禮亦祇送這一點點。哼哼！他不要

眼睛裏沒有人，有些事情，他能逃過我本府的手嗎？把這洋錢還給他。不收。」喜太尊說完這句，麻雀牌也不打了，一個人背着手，自到房裏生氣去了。

這裏門政大爺，方從地板上，把洋錢一塊一塊的拾起，連着手本，捧了出來。那瞿耐菴派去的管家，正坐在外面候信哩。門政大爺，走進門房，也把洋錢和手本往桌上一擡道：「夥計！碰下來了！上頭說『謝謝，』你帶回去罷！」瞿耐菴派去的管家，還要說別的；門政大爺，因見又有人來說話，便去同別人去聒唧，也不來理他了。瞿耐菴管家無奈，只得把洋錢手本，揣了出來。回到下處，曉得事不妙，不敢逕回本州，連夜打了一個稟帖，給主人說明原委，聽示辦理。

等到稟帖寄到，瞿耐菴看過之後，不覺手裏担着一把汗，進來請教太女。誰知太太聽了，反行所無事，連說：「他不收狠好。我的錢本來不在這裏嫌多，一定要孝敬他的，好歹咱們是署事，好便好；不好，到一年之後，他東我西，我不認得他，我也不仰攀他，要他認得，我派去的人，趕緊寫信，叫他回來，就說我眼睛裏沒有本府，我就得起，看他拿我怎樣。」

瞿耐菴聽了太太的話，一想不錯；於是寫了封信，把管家叫了回來，後來本府喜太尊，又等了半個月，不見與國州添送進來，「到任規」也始終沒送，心上奇怪。仔細一打聽，纔曉得他有這們一位仗腰的太太，面子上雖說不出，只好暗地想法子。

閒話少敘。且說瞿耐菴夫婦二人，因見本府尙奈何他不得，以後胆子更大。除了督撫兩司之外，其餘連本道都不在他眼裏。三節兩壽，孝敬上司的錢，雖不敢任情減少，然而總是照着前任，交過來的簿子送的。各位司道大人，都念他同制台有點瓜葛，大家都不與他計較；不過恨在心裏。究竟多送少送，瞿耐菴並不曉得，以爲「照着簿子；我總交代得過了。」只有撫台，是同制台敵體的，有些節敬門包等項，送得少了，便由首縣傳出話來，說他一兩句，或是退了回來。瞿耐菴弄得不懂，告訴人說：「我是照例送的，怎麼他們還貪心不足！」無奈撫台面上，只好補些進去。有時候添過原數，有時候不及原數，總叫使他錢的人，心上總不舒服；這也非止一次了。還有些過境內委員老爺，或是專門來查事件的，他也是照着簿子開發，以致沒一位委員，不同他爭論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覺，瞿耐菴自從到任至今，也有半年了。治下的百

姓；因他聽斷糊塗，一個個痛心疾首，還是平常；甚至上司同寅，也沒有一個喜歡他的。磕來碰去，只有替他說壞話的人，沒有一個說他好的人。他自以爲：『我於上司面上的孝敬，同寅當中的應酬，並沒有少人一個；而且筆筆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。就是到任之初，同本府稍有齟齬；後來前縣前來打圓場，情面難却，一切「到任規」，「孫少爺滿月賀禮」，都按照簿子上，孝敬本道的數目，孝敬本府，也算得盡心的了。』那知本府亦恨之入骨，一處處弄得天怒人怨。在他自己，始終亦莫明其所以然。

不料此時，他太太所依靠的乾外公——湍制台，奉旨進京陛見；接着又有旨意，叫他署理直隸總督，一時不得回任。這裏制台，就奉旨派了撫台升署。撫台一缺，就派了藩台署升。臬台，鹽道，以次遞升。另外委了一位候補道，署理鹽道。省中大局已定，所屬印委各員。送舊迎新，自有一番忙碌，不消細述。

且說這位署理制台的，姓賈，名世文。底子是個拔貢，做過一任教官，後來過班知縣。連升帶保，不到二十年工夫，居然做到封疆大吏，在湖北巡撫任上，也足足有了三個年頭。這年實年紀六十六歲；生平保養的很好，所以到如今，還是精神充足。自稱生平有兩

椿絕技：一椿是畫梅花，一椿是寫字。他的書法，自稱是王右軍一路，常常對人說：「我有一本王羲之寫的前赤壁賦，筆筆真楷，碧波清爽，一筆不壞；聽說還是漢朝一個有名的石匠刻的。兄弟自從得了這部帖，每天總得臨寫一遍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從沒有一天不寫的。」大家聽了他的話——幸虧官場上有學問的人也少，究竟王右軍是那一朝代的人，一百個當中，論不定只有三個兩個曉得——曉得的也不過付之一笑，不曉得的，還當是真的哩。他說近來有名的大員，如同彭玉麟任道谿等，都歡喜畫梅花；他因此也學着畫梅花。他畫梅花，另有一個訣竅，說是只要圈兒畫得圓，梗兒畫得粗，便是能手。每逢畫的時候，或是大堂幅，或是屏幅，自己來不及，便叫管家幫着畫圈；管家畫不圓，他便檢了幾個沙壳子小錢，鋪在紙上，叫管家依着錢畫，沒有不圓的了。等到管家畫完之後，然後再經他的手鉤鬚加點。

有些下屬，想要趨奉他，每於上來稟見的時候，談完了公事，有的便在袖筒管理，或是靴筒子裏，掏出一張紙，或是一把扇子，雙手捧着，說一聲「卑職求大人墨寶，或是求大人法繪。」那是他再要高興沒有，必定還要說一句「你到歡喜我的書畫麼？」

後來大家摸着他的脾氣，就有一位候補知縣，龔衛，名瓊，號占先，因為在省裏窮的實在沒有路子走了，曾於半個月前頭，求過賈制台賞過一幅小堂畫。賈制台的脾氣，是每逢人家求他書畫，一定要詳詳細細，把這人履歷細問一遍，沒差的就可得差，無缺的就可得缺。候補班子當中，有些人因走這條路子得法的很不少。衛占先為此也趕到這條路上來。但是求書畫的人也多了，一個湖北省城，那裏有這許多缺，許多差便，應酬他們，弄到後來，書畫雖還是有求必應，差缺却有點來不及了。衛占先心上躊躇了一回，忽然想出一條主意來，故意的說：『有事面稟。』號房替他傳話進去。賈制台一看手本，記得是上次求過書畫的，分付叫『請。』見衛之後，略為扳談了幾句。衛占先扭扭捏捏，又從袖子管裏掏出一卷紙來，說：『大人畫的梅花，卑職實在愛得狠！意思想再求大人賞畫一張，預備將來傳之子孫，垂之久遠。』賈制台道：『不是我已經給你畫過一張嗎？』衛占先故意把臉一紅，吞吞吐吐的半天，纔回道：『回大人話：卑職該死！卑職沒出息，卑職因為候補的實在窮不過，那張畫卑職領到了兩天，就被人家買了去子。』賈制臺一聽這話，不禁滿臉堆下笑來，忙問道：『我的畫，人家要買嗎？』衛占先正言厲色的答道：

「不但人家要買，並且搶着買。起先人家討價，卑職要值十兩銀子。」賈制臺纔着眉搖着頭道：「不值罷！不值罷！」又忙問：「你到底幾個錢賣的？」衛占先道：「卑職實實在在到手二十塊洋錢。」賈制臺詫異道：「你只要人家十兩，怎麼倒到手二十塊洋錢？」占先道：「卑職討了那人十兩，那人回家去取銀子。忽然來了一個東洋人，說是聽見朋友說起，卑職這裏有大人畫的梅花，也要來買。」賈制臺又驚又喜道：「怎麼東洋人也歡喜我的畫？」衛占先道：「大人容稟。」賈制臺道：「快說！」衛占先道：「東洋人跑來要畫，卑職回他只有一張。他說一張就是一張。卑職拿出來，給他看過之後，他便問：『多少銀子？』卑職回他：『十兩銀子。已經被別的朋友買了去了。』東洋人道：『你退還他的銀子，我給你十四塊洋錢。』卑職說：『人家已經買定，是不好退還的。』東洋人只道卑職不願意，立刻就十六塊，十八塊，一直添到二十塊。不由分說，把洋錢丟下，拿着畫就跑了。後來那個朋友，拿了十兩銀子再來。卑職只好怪他沒有留定錢，所以被別人買了去。那個朋友還滿肚皮不願意，說卑職不是。」賈制臺道：「本來是你不是。」衛占先一聽制臺派他不是，立刻站起來，答應了幾聲「是。」賈制臺道：「你既然十兩銀子許給了

人家，怎麼還可以再賣給東洋人呢？果然東洋人要我的畫，你何妨多約他兩天，進來同我說明，等我畫了再給他。」衛占先連連稱「是，」又說：「卑職也是因為候補的實在苦極了，所以纔斗胆拿這個賣給人的。」賈制台道：「既然有人要，我就替你多畫兩張也使得。」說罷，便分付衛占先，跟着自己，同到簽押房裏來。賈制台進屋之後，便自己除去靴帽，脫去大衣，催管家磨墨，立刻把紙攤開，蘸飽了筆就畫。又分付衛占先，也脫去衣帽，坐在一旁觀看。

正在畫得高興時候，巡捕上來，回：「藩司有公事稟見。」賈制台道：「停一刻兒。」接着又是學台來拜。賈制台道：「剛剛有事，偏偏他們纏不清。替我擋駕！」巡捕出去回頭了。接着又是臬司稟見，說是夏口廳馬同知，捉住幾個維新黨，請示怎麼辦法。夏口廳馬同知，也跟來，預備傳見。還有些客官來稟見的。官廳子上，坐得有如許若干人，只等他老人家請見。他老人家專替衛占先畫梅花，只是不出來。外面學台，雖然擋住，未曾進來。藩臬兩司，以及各項稟見的人，却都等得不耐煩。當下藩台先探問：「到底督憲在裏面會的什麼客，這半天不出來？」探來探去，好容易探到，說是「大人正在簽押房裏，



替候補知縣衛某人畫畫哩。」藩台一向是有毛燥脾氣的，一聽這話，不覺怒氣冲天，在官廳子上，連連說道：「我們是有公事來的，拿我們丟在一邊；倒有閒情別致，在裏頭替人家畫畫兒，真正豈有此理！我做的是皇上家的官，沒有這樣閒工夫，好耐性；去等他；既然不見，等我走。」說着。賭氣走出官廳，上轎去了。

且說這時候，署藩台的，亦是一個旗人，官名喚做噶札騰額，年紀只有三十歲。他父親會做過兵部尙書，去世的時候，他年紀不過二十一歲。早年捐有郎中在身，到部學習行走。父親見背，遂蒙皇上天恩，仍以本部郎中，遇缺即補，服滿補缺。幸虧此時他岳父執掌軍機，歇了三年，齊巧碰到京察年分，本部堂官，就拿他保薦上去。引見下來，奉旨以道府用。不到半年，就放湖北武昌鹽法道；是年祇有二十七歲。倒底年紀輕的人，一心想做好官，很替地方上辦了些事，口碑倒也很好。次年，還是湍制台任上，保薦賢員，有他的政績臚列上陳，奉硃批先行傳旨嘉獎。他裏面有丈人照應，外面又有總督奏保，所以外放未及三年，便已升授本省臬司。這番湍制台調署直隸總督，本省撫台署理督篆，藩台署理撫篆，所以就請他署理藩篆。他到任之後，靠自己內有奧援，總有點心高氣傲。有些

事情，凡是藩司分所應爲的，在別人一定還要請示督撫，在他却不免有點獨斷獨行，不把督撫放在眼裏。此番偶然要好，爲了一件公事，前來請示制台。齊巧賈制台替衛占先書畫，沒有立刻出來相會，叫他在官廳裏等了一會，把他等的不耐煩，賭口氣出門上轎，逕回衙門，公事亦不回了。

歇了一會，賈制台把畫畫完，題了款，用了圖章，又同衛占先賞玩了一回，方纔想起藩台來了半天了，立刻到廳上請見。那知等了一刻，外面傳進話來，說是藩司已經回去了。賈制台聽說藩台已去，便也罷休。只因他平日爲人狠有點號令不常，起居無節，一時高興起來想到那個人，無論是藩台，是臬台，馬上就傳見；等到人家來了，他或是畫畫，或是寫字，竟可以十天不出來，把這人忘記在九霄雲外。巡捕曉得他的脾氣，回過一遍兩遍，多回了，怕他生氣，也只好把那個人丟在官廳上老等。常有早晨傳見的人，到得晚上，還不請見；晚上傳見的人，到得三更四更，還不請見。他睡覺又沒有一定的時刻，會着客，看着公事，坐在那裏，都會朦朧睡去。一天到晚，一夜到天亮，少說也要睡二三十次。幸虧睡的時候不大，只要稍爲朦一朦，仍舊是清清楚楚的了。他還有一個脾氣，是不歡喜

剃頭的，他說剃髮匠拿刀子，剃在頭上，比拿刀子割他的頭還難過；所以往往一兩個月不剃頭，亦不打辮子。人家見了，定要老大的嚇一跳，倘不說明白是制台，不拿他當作囚犯看待，一定拿他當做孤哀子看待了。除了畫梅花寫字之外，最講究的是寫「四六信。」常常同書啓老夫子們討論，說是一個人，只要會做四六信，別的學問，一定是不差的。因爲這「四六信，」對仗既要工整，聲調又要鏗鏘。譬如：千支對千支，卦名對卦名，鳥獸對鳥獸，草木對草木；倘若拿千支對卦名，拿鳥獸對草木，便不算得好手了。至於聲調，更是要緊的，一封信念到完，一直順流水瀉，從不作與有一個隔頓。一班書啓相公，文案老爺，曉得制台講究這個，便一個個在這上頭用心思。至於文理浮泛些，或是用的典故不當，他老人家却也不甚斤斤較量。

閒話少敘。且說他有位堂母舅，敘起來却是他母親的從堂兄弟；不過從前替他批過文章，又算是受過業的老夫子。他外祖家是江西袁州人氏，這位堂母舅，一直是個老貢生，近來爲着年紀大了，家裏人口衆多，處館不能養活，忽然動了做官之興。想來想去，只有這位老賢甥，可以幫助幾百銀子。後來又聽見老賢甥升署總督，越發把他喜歡的了不得，

意思就想自己到湖北來走一盪；一來想看看老賢甥，二來順便弄點事情做做；『倘若事情不成功，幾百銀子總得幫助我的。彼時回來，弄個教官，捐足花樣，倘能補得一缺，也好做下半世的吃着。』主意打定，好容易湊足繡川，待要動身，忽地又害起病來。老年人禁不起病，不到兩三天，便把他病的骨瘦如柴，四肢無力。依他的意思，還要掙扎動身前去。他老婆同兒子，再三諫阻，不容他起身，他只得罷手。於是婉婉曲曲，修了一封書，差自己的大兒子，趁了船，一直來到湖北省城，尋個好客寓住下。他的大兒子，便是買制台的表弟了。

這位老表，有點禿頂，爲他姓蕭，鄉下人都叫他爲蕭禿子，後來念順了嘴，竟其稱爲小兔子。且說小兔子，一直是在家鄉住慣的，沒有見過甚麼大場面。平常在家鄉的時候，見了捕廳老爺，已經當作貴人看待；如今要叫他去見制台，又廳人家說起制台的官，比捕廳老爺還要大個十七八級，就是伺候制台的，以及在制台跟前當底下人的，論起官來，都要比捕廳老爺要大幾成——一路早捏一把汗。如今到得這裏，不見事情不成功，只得硬硬頭皮。穿了一身新衣服，戴了一頂古式大帽子，檢出幾樣土儀，叫棧房裏夥計，替他說到

制台衙門跟前。東探西望，好容易找到一個人。小兔子卑躬屈節，自己拿了「愚表弟蕭慎」的名片，向那人低低說道：「我是大人的表弟，大人是我的表哥。我有事情要見他，相煩你替我通報一聲。」那人拿眼朝他看了兩眼，因聽說是大人的表弟，方纔把嘴努了一努，叫他去找號房。小兔子走到號房門口，又探望了半天，纔見一個人在床上睡覺，於是從床上把那人喚醒。那號房一接名片，曉得是大人親戚，不敢怠慢，立刻通報。傳出話來叫「請，」仍舊由號房替他把土儀拿着，把他領了進去，叩見表哥。賈制台看了老母舅的信，自有一番寒暄，問長問短。小兔子除掉掉諾諾答應之外，更無別話說得。賈制台見他上不得台盤，知道沒有談頭，便吩咐叫他在客棧暫住，「等我寫好回信，連銀子就送過來。」

小兔子本來是見官害怕的，因見表哥叫他住在外面候信，便也不敢再到衙門裏來。賈制台的公事本忙，記性又不好，一閣閣了一個月，竟把這事忘記。後來又接到老母舅一封信，方纔想起。忙請書啓老夫子，替他打信稿子，寫回信，說是送老母舅五百銀子，又對書啓老夫子說：「這是我的老母舅。這封須要信，說幾句家常話，用不着大客氣的。」書啓老夫子回到書房，按照家常信的樣子，寫了一封，送給賈制台過目。賈制台取過來一看

了遍，因爲上頭說的話，如同白話一樣，心中不甚愜意。分付把文案上委員請一位來。委員到來，賈制台仍照前話告訴他一番，又道：「雖是家常信；但是這位舅太爺，我小的時候，曾經跟他批過文章，於家常之中，仍得加點材料纔好，也好叫老夫子曉得我如今的筆墨如何。」委員答應退下，自去構思，約摸有三個鐘頭，做好寫好，上來呈政。無奈當中又用了許多典故，賈制台有點不懂，看了心上氣悶得狠。後來看見信裏有「渭陽」兩個字，不覺顛頭播腦，反而稱讚這位文案有才情；又道：「我這封信，本是給娘舅帶銀子去的。詩經上這兩句，我還記得，是『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陽。』如今用這個典故，可稱確切不移。好好好！但是別的句子，又做得太文雅些，不像我們至親說的話了。爲了這封信，到狠辛苦你們；無奈寫來寫去，總不的當。你們如今也不必費心了，還是等我自己寫罷。」文案退去之後，賈制台拿兩封信給衆人看，說：「不信一個武昌省城，連封信都沒人寫，還要我老頭子自己煩心，真正是難了！」人家總以爲他既如此說，這封信一定馬上自己動手；況且舅太爺還在那裏，指望他寄銀子。

誰知小兔子在棧房裏，一住住了兩個月，不敢來見表哥。他老人家事情又多，幾個打

岔，竟把這件事忘記在九霄雲外。忽然一天接到舅母的電報，說是娘舅已死，懇情立刻打發他兒子回去。賈制台到此，方想起五百銀子未寄，信亦不曾寫，如今已來不及了。無可說得，只得叫人把表弟找來；當面怪表弟：『爲什麼躲着我表哥？自從一面之後，一直不再來見我，我只當你已經動身回去了，我有銀子，我給誰帶呢？』幸虧小兔子是個鋸了嘴的葫蘆，由他埋怨，一聲不響，聽憑賈制台給他幾個錢，次日便起身奔回原籍而去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三回

八座荒唐起居無節……一班醜態堂構相承

話說：小兔子去了三四天，賈制台忽然接到蘄州知州一個夾單，說是「憲台表老爺某人，趁了輪船，路過卑境。停船的時候，上下搭客，混雜不分；偶不小心，包裹裏的銀子，被扒手兒悉數扒去。現在住在敵署，不能前進，請示辦理，」等語。原來小兔子自從上了輪船，東張西望，並不照顧自己的行李，以致遇見扒手。當時齊巧解開包裹，找衣服穿，一摸銀子沒有了，立刻吵着鬧着，要船上人替他捉賊。賊捉不到，就哭着，要船上茶房賠他。一會又說要上岸去告狀。船上的人落得順水推船，趁未輪船還未離岸，馬上動手，把他的行李送到岸上，由他去告狀。他問了問，曉得靠船地方是蘄州該管。忙坐了一輛小車子，奔到州裏來告狀。這州官姓區，號奉仁，一聽是制台的表弟，便也不敢怠慢，立刻請他到衙門裏來住；一面稟明制台，請示辦理。夾單後面，又說：「這銀子是在輪船上



失去的，輪船自有洋人該管，卑職並無治外法權，還求大人詳察。」他的意思，以爲着此一筆，這事便不與他相干，無非欲脫自己的干係。

誰知制台看了這兩句，心上不自在，便道：『不管他岸上水裏，總是他蘄州該管，少了東西，就得問他要，我的親戚，他們尙且如此，別的小民，更不用說了。』說罷，便下了一個札子，將蘄州區牧，嚴行申飭，說他捕務廢弛，限三天人贓並獲，逾限不獲，定行撤委。

區奉仁接到此信，無奈，只好來同小兔子商量。私底下答應小兔子，凡是此番失去的銀子，都歸他賠，額外又送了二十四兩銀子的程儀；又另外替他寫了船票，打發一個家人，兩個練勇，送他回籍。一面自己上省，稟見制台，面陳此事。這位區知州是晚上上了火，就趕着過江的。到了省裏，恐怕制台記掛表弟，立刻上院稟見。幸虧賈制台是個起居無節的，三四更天一樣會客。巡捕號房，曉得他的脾氣，便也不敢回家，大家輪班在院上伺候。雖是三更半夜，轅門裏頭，仍舊熱鬧得狠。區奉仁走到官廳一看，已經有個人在那裏了。這個人歪在首縣，一向坐慣的一張坑上，低着頭打盹；有人走過他的面前，他也不曾

覺得。這裏官廳子共是三間敞廳，只點了一枝指頭細的蠟燭，照得滿屋三間，光是黑沈沈的，看得不十分清楚。區奉仁是久在外任，省城裏這些同寅，素來隔膜，初進來時，見那人坐着不動，便也懶得上前招呼。此時正是十月天氣，忽然起了一陣北風，吹得門窗戶扇，唏哩嘩喇的響。蠟燭火被風一刮，早已蠟油直瀉下來，一支蠟燭，便已賸得無幾了。區奉仁此時也覺得陰氣凜凜，寒毛直豎。正想叫管家取件衣服來穿，尙未開口，只見坑上那個打盹的人，忽然「啊啞」一聲，從坑上下來，站着伸了一個懶腰，仍就歪下。却不知從那裏拖到一件又破又舊的一口鐘；圍在身上，擁抱而臥；一雙腳露在外頭，却是穿了一雙靴子。區奉仁看了，甚是疑心，既不曉得他是個甚麼人；「倘若是個官，何以並無家人伺候，却要在這裏睡覺？」一面尋思，一面看錶，他初進來的時候，是十一點三刻，此時是三點一刻，正在看錶，忽然聽見窗戶外面，一班差人轎夫，蹲在那裏，嘴裏不住的噓哩噓哩的響，好像吃麵條子似的。區奉仁聽得清切，便想：「此時也不早了，肚裏也有些餓了，我何不叫他們也買一碗吃了？一來可以充飢，二來可以抵當寒氣。」主意打定，便想推出門去叫人。誰知外面風大得很，尖風削面，猶如刀子割的一般；尙未開口，管家們早已

瞧見，趕了進來，『動問老爺有何使喚？』區奉仁連忙縮了回來，仍就坐下；喘息稍定，便把買麵的話說了。管家道：『三更半夜，那裏有賣麵的？他們一般人，是凍的在那裏噓哩噓哩的喘氣，並不是吃麵；老爺想是聽錯了。老爺要吃麵，等小人出去，到袁門外面去買了來。』區奉仁點點頭。管家自去買麵。停了好半天，只買得一碗稀粥；說是天將四鼓，麵是沒有的了。區奉仁只得罷休。吃過了粥，登時身上有了熱氣，就問：『上頭爲什麼還不請見？』管家回道：『聽說同首府說話哩。首府從掌燈就進來，一直跑進簽押房，大人留着吃晚飯，談字談畫，一直談到如今，還沒有談完。江漢關道，從白天兩點鐘到這裏，都沒有見着哩。這位大人，只有同首府說得來，有些司道都不如他。』區奉仁道：『首府本來同制台是把兄弟。』管家道：『聽說現在又拜了門生，拜制台做老師，不認把兄弟了。通武昌省城，只有他可以進得內簽押房，別人只好在外頭老等。』區奉仁道：『照這樣子，可曉得他幾時纔見？』管家道：『小的進來就問過號房，馬上就見亦說不定，十天半月亦說不定，就此忘記了，不見也說不定。』區奉仁道：『我是有缺的人，見他一面，把話說過了，我就要回去的。被他如此耽誤下來也好了！』管家道：『這話難說。不是爲

此，怎麼這官廳子上，一個個都怨聲載道呢？」主僕二人正講得高興，忽見坑上圍着一口鐘，睡覺的那個人，一礮碌爬起，一手揉眼睛，一手拿一口鐘推在一邊，又拿兩手拱了一拱，說道：「老同寅，放肆了！你閣下纔來了一雲工夫，已經等的不耐煩，兄弟到這裏，不差有一個月了！」區奉仁一聽這話，大為錯愕，忙站起來，「請教貴姓台甫？」那人便亦起身相迎，回稱：「姓瞿，號耐菴。」區奉仁一聽這瞿耐菴，三字很熟，想了一回，想不起來。

原來這瞿耐菴自從到了興國州，前任因為同他不對，前任帳房，又因需索不遂，就把歷任移交的帳簿子，一齊改了給他。譬如：素來孝敬上司，一百兩銀子的，他簿子上却是改做一百元；應該一百元的，都改做五十元。無論瞿耐菴的太太如何精明，如何在行，見了這個簿子，總信以為真，決不疑心是假造的。誰知道可上了當了，送一處，碰一處，送兩處，碰兩處，連他自己還不明白所以然，已經得罪的人不少了。你道前任帳房的心思，可惡不可惡。起初滿制台在湖北，丫姑爺戴世昌，腰把子挺得起，說得動話；瞿耐菴靠着他的虛火。有些上司曉得他的來歷，大衆看制台分上，都不來同他計較；所以孝敬上司的

數目，就是少些，還不覺得。不料湍制台一朝調離，丫姑爺尙且失勢，他這個假外孫婿，更說不着了。賈制台初署督篆，就有人說他壞話，起先賈制台還看前任的面子，不肯拿他即時撤任；後來說他壞話人多了，又把他在佐上聽斷，如何糊塗，太太如何要錢，一齊揪了出來；齊巧本府上省，賈制台問到首府，首府又替他下了一副藥，因此纔把他撤了任回省。接連上了三天轅門，制台都沒有見他。後來因為要甄別一漂人，忽然想着了他，平空裏忽然傳見。瞿耐菴聞命之後，忙得什麼似的，也沒有坐轎子，就趕到制台衙門裏來。來傳的人，是十二點一刻到他公館；瞿耐菴沒有吃午飯，不到十二點三刻，就趕到轅門，走進官廳，一直坐了老等。誰知左等也不見請，右等也不見請，想要回去，又不敢回去，肚裏餓得難過，只好買些點心充飢。看看天黑下來，找到一個素來認得的巡捕，託他請示。巡捕道：「他老人家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麼？誰敢上去替你回？他一天不見你，就得等一天，他十天不見你，就得等十天，他一個月不見你，就得等一個月。他什麼時候要見，你無論三更半夜，天明雞叫，你都得在這裏伺候着。倘若走了不在這裏，他發起脾氣來，那可不是玩的！」原來這巡捕，當初也因少拿了瞿耐菴的錢，心上亦狠不舒服他，樂得拿

話嚇他，叫他心上難過難過。瞿耐菴本來是個沒有志氣的，又加太太威風一倒，沒了仗腰的人，聽了巡捕的話，早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得諾諾連聲，退回官廳子上靜等。那知等到半夜，裏邊還沒有傳見，這一夜竟是坐了一夜，一直未曾合眼。等到第二天天明，就在官廳子上洗臉，吃點心。停了一刻，上衙門的人都來了，官廳子上人都擠滿。等到制台傳見了幾個，其餘通通散去，又只剩得他一個。仍舊不敢回家，只得又叫管家，到公館裏搬了茶飯來吃。這日又等了一天，還沒請見，又去請教巡捕。巡捕生氣說道：「你這人好麻煩！同你說過，大人的脾氣，是不好打發的。既然來了走不得，怎麼還是問不完？」瞿耐菴嚇的不敢出氣，仍回到官廳上。這夜不比昨夜了，因為昨夜一夜未曾合眼，身子疲倦得狠，偶然往坑上躺躺。誰知一躺就躺着了；這一覺好睡，一直睡到第二天出太陽纔醒。接着又有人來上院，他碰見熟人，也就招呼，好像是特地穿了衣帽專門在官廳子上陪客似的。一霎時各官散去，他仍舊從公館裏搬了茶飯來吃。只因其時天氣，尚不十分寒冷，所以穿了一件袍套，還熬得住。如是者又過了幾天，一直不回公館。太太生了疑心，說：「老爺不要又是到漢口被什麼女人迷住了，所以不同來？」偷偷的自己過江探問。無意之中，又打

聽前次率領家人去打的那個人家，的確是老爺討的小老婆；那女人名喚愛珠，本是漢口響子裏的人。當時不知道，怎樣被夏口廳馬老爺一個鬼串，竟被他蒙住了。後來瞿耐菴到任，狠寄過幾百銀子，給這女人；不過瞿耐菴慎內得很，一直不敢接他上任。那愛珠又是堂子裏出身，楊花水性；幸虧馬老爺願朋友，說道：『倘若照此胡鬧下去，終究不是個了局；』就寫了一封信給瞿耐菴，說愛珠如何不好，『恐怕將來爲盛名之累，已經替你打發了。』瞿耐菴得信之後，無可如何，只索丟開這個念頭。如今這事，全盤被太太訪問，始而不禁大怒，既而曉得人已打發，方纔把氣平下。漢口找不到老爺。於是過江回省。怕家人說的話靠不住，又叫自己貼身老媽，摸到制台衙門州縣官廳上，瞧了一瞧。果然老爺一個人坐在那裏，方始放心。天天派了人送飯送衣服給老爺；過了幾天，又因天氣冷了，夜裏實實熬不住，被頭褥子，無處安放，只送了一件一口鐘，又一條洋毯，以爲夜間禦寒之用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當時區奉仁拿他端詳了一回，方纔想起從前有人提過他，是前任制台的寄外孫婿。聞名不如見面，怎麼今天也會弄到這個樣子！便大略的問了一問。瞿耐菴是

老實人，就一五一十的，把從前如何得缺，後來如何撤任，回省上轅門，制台如何不見，如今平空的傳見，及至傳了，一等等了一個月，不見傳見，以及巡捕又不准他走的話，詳述一遍。區奉仁聽了，一面替他歎息，一面又自己擔心，不覺皺緊眉頭，說道：『吾兄在省候補，是個賦閑的人，有這閑工夫等他。兄弟是實缺人員，地方上有公事，怎麼殼耽擱得許久呢？』瞿耐菴道：『你要不來便罷；既然來了，少不得就要等他。我正苦沒有人作伴，如今好了，有了你老哥，我們空着無事談談；兄弟倒着實可以領教了。』區奉仁道：『不要取笑！他不見終久不是個事！兄弟這盪上省，只帶了中毛衣服來，大毛的都沒帶，原想就好回任的。如今被你老哥這一說，兄弟還要派人回蘄州去拿衣服哩。』瞿耐菴道：『今兒這個樣子，大約是不會傳見的了。你把補褂脫去，也到這坑上來睡一回兒。就是不睡着，我們躺着談心。夜深了，天氣冷，兩個人睡在這坑上，總比外面好些。我這裏有一條洋毯，你拿去蓋蓋腳。我這裏有一口鐘，也可以無須這個了。起先區奉仁還同他客氣，不肯上炕來睡，後來聽聽裏面，杳無消息，夜靜天寒，窗戶又是破碎的，一陣陣的涼風吹了進來，實在有些熬不住了，瞿耐菴又催了三回，方纔上炕睡的；兩個人就拿了兩個炕枕



作枕頭。睡下之後，瞿耐菴又同他說：『不瞞老哥說：這三間屋裏，上面有幾根椽子，每根椽子裏有幾塊磚頭，地下有幾塊方磚，其中有幾塊整的，幾塊破的；兄弟肚子裏有一本帳，早把他記得清清楚楚了。』區奉仁聽他說得奇怪，忙問所以。瞿耐菴方同他說：『兄弟要見不得見，天天在這裏替他們看守老營。別人走了，單賸兄弟一個，空着沒有事做，又沒有人談天，我只好在這裏數磚頭了。』區奉仁聞言，甚爲嘆息，瞿耐菴又說：『我們睡一會罷！停到天亮，又有人來上衙門；一耽誤又是半天哩！』却好區奉仁也有些倦意，便亦朦朧睡去。次日起來，纔穿好衣服，趕早上衙門的人，已經來了。他倆是日又等了三天，仍未傳見。這夜又在官廳上蓋着洋毯，睡了一夜。

到了第三天，區奉仁熬不住了。幸虧他是現任，平時制台衙門裏照例規矩，並沒有錯；人緣亦還好；便找着制台的一個門口，化上一千兩銀子，託他疎通。那人拍胸脯說，各事都在他的身上。齊巧這天有人稟見巡捕，替他把手本一塊兒遞了上去，賈制台叫請進去的時候，惟恐大人見怪，兩手捏着一把汗。及至見了面，制台挨排問話，問到他只說得兩三句。第一句是『你幾時來的？』區奉仁恭恭敬敬回了聲『卑職前天就來了。』上頭又說

：「長江一帶，剪綵賊多得很啊！輪船到的時候，總得多派幾個人彈壓彈壓纔好。」區奉仁答應了兩聲「是。」制台馬上端茶送客。區奉仁方纔把心放下，等到站了起來，又重新請一個安，說：「大人如無什麼吩咐，卑職稟辭，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。」賈制台點點頭道：「你趕緊回去罷！」說罷，把一千人送到宅門，一呵腰制台進去。

然後區奉仁又去上藩臬兩司衙門。從司道衙門裏下來，回到寓處，收拾行李。剛要起身，忽見執帖門上，拿着手本上來，回稱：「新選蘄州吏目，隨太爺特來稟見。」區奉仁一看手本上，寫「藍翎五品頂帶新選蘄州吏目隨鳳占」一行小字，便道：「我馬上就要出城，趕過江的，那裏還有工夫會他？」執帖門道：「自從老爺一到這裏，纔去上制台衙門，不曉得他怎樣打聽着的，當天就奔了來。老爺一直沒回家，他就一連跑了好幾盞。他說老爺是他親臨上司，應得天天到這裏來伺候的。」區奉仁聽他說話還恭順，便說了聲「請。」執帖門出去。一霎時只見隨鳳占隨太爺，戴着五品翎頂，外面一樣是補褂朝珠。因為第一次見面，照例穿着蟒袍，未曾進門，先把馬蹄袖放下來；一進門，只見他把兩隻手往後一擡，恭恭敬敬走到當中跪下，碰了三個頭，起來請了一個安；跟手從袖筒管裏，

：「長江一帶，剪絡賊多得很啊！輪船到的時候，總得多派幾個人彈壓彈壓纔好。」區奉仁答應了兩聲「是。」制台馬上端茶送客。區奉仁方纔把心放下，等到站了起來，又重新請一個安，說：「大人如無什麼吩咐，卑職稟辭，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。」賈制台點點頭道：「你趕緊回去罷！」說罷，把一干人送到宅門，一呵腰制台進去。

然後區奉仁又去上藩臬兩司衙門。從司道衙門裏下來，回到寓處，收拾行李。剛要起身，忽見執帖門上，拿着手本上來，回稱：「新選蘄州吏目，隨太爺特來稟見。」區奉仁一看手本上，寫「藍翎五品頂帶新選蘄州吏目隨鳳占。」一行小字，便道：「我馬上就要出城，趕過江的，那裏還有工夫會他？」執帖門道：「自從老爺一到這裏，纔去上制台衙門，不曉得他怎樣打聽着的，當天就奔了來。老爺一直沒回家，他就一連跑了好幾盪。他說老爺是他親臨上司，應得天天到這裏來伺候的。」區奉仁聽他說話還恭順，便說了聲「請。」執帖門出去。一霎時只見隨鳳占隨太爺，戴着五品翎頂，外面一樣是補褂朝珠。因為第一次見面，照例穿着蟒袍，未曾進門，先把馬蹄袖放了下來；一進門，只見他把兩隻手往後一窩，恭恭敬敬走到當中跪下，碰了三個頭，起來請了一個安；跟手從袖管裏，

去。見面之後，首府無非拿藩台應允的話，述了一遍。隨鳳占請安，謝過栽培。首府見無甚說得，也只好照例送客。

等到隨鳳占出來之後，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，一齊趕上前來，拿他圍住了，問他：「太尊傳見什麼事情？」隨鳳占得意洋洋的，還不肯說真話，只說：「有兩個差使，太尊叫我，我不高興去。太尊叫我保舉幾個人，我一時肚皮裏沒有人，答應明天給他回音。」大衆一聽首府有什麼差使，於是一齊攢聚過來，足足有二三十個，竟把隨鳳占圍在垓心。好在一班都是佐雜太爺，人到窮了，志氣就沒有了，什麼怪像都做得出。其時正在隆冬天氣，有的穿件單外褂，有的竟其還是紗的；個個都釘着黃線織的補子，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；脚下的靴子，多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；有兩個穿着抓地虎，還算是好的咧；至於頭上戴的帽子，呢的也有，絨的也有，都是破舊不堪，間或有一兩頂皮的，也是光板子，沒有毛的了。大堂底下，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裏，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，紅鼻子；還有些一把鬍子的人，眼淚鼻涕，從鬍子上直掛下來，拿着灰色布的手巾，在那裏揩抹。如今聽說首府叫隨鳳占保舉人，便認定了隨鳳占一定有什麼大來頭了，一齊圍住了他，請問「

貴姓台甫。」當中有一個稍些漂亮些的，親自走到大堂暖閣後面一看，瞥見有個萬民傘的傘架子在那裏，他就搬了出來，靠牆擺好，請他坐下談天。隨風占看看沒有板凳，難拂他的美意，只得同他坐下，也請教他的名姓；

那人自稱姓申號守堯，是個府經班子；二十四歲上就出來候補，今年六十八歲了。先捐了個典史，在河南等過幾年，分在衛輝府當差有年，派了個保甲差使。晚上帶了巡勇，出門查夜，有一個吃酒醉的人，攔住當路罵人，被他碰見了；彼時少年氣盛，拉下來就五十板。等道打完了，那人纔說：『我是監生，捐了監的人，不革功名是打不得屁股的。』當時無法，只得拿他開釋。誰知第二天，通城的監生老爺都來，不答應他，說他擅責有功名的人，聲稱要到府裏去告他。他就此一嚇，捲捲行李逃走了。從來還是那個捱打的人，恐怕鬧出來，於自己面子不好看；私自出來，求人家勸大衆不要鬧了，這纔罷休。後來本府也曉得了，明知他是畏罪而逃，樂得把差使委派別人。地方上少掉一個試典史，是不打緊的，倒也沒有人追究。他鬧了這個亂子，河南不能再去。齊巧他兄弟一輩子當中，當初有個捐巡檢的；後來這人死了，他頂了這巡檢名字，化幾個錢，捐免驗看，一直到湖北候

補，正碰着官運亨通，那年修理堤工案，內得了一個異常勞績，保舉免補本班，以府經補用。年代隔得遠了，他自己也常常拿從前的事情，告訴別人，以鳴得意。還說什麼「你們不要瞧我不起！雖然是官卑職小，監生老爺都被我打過的！」人家聽慣了，都當他有些痰氣，沒有人去理會他。此時同隨鳳占拉攏上了，便嘻開了一張鬍子嘴，同隨鳳占一並排坐在傘架之上，扳談起來。隨鳳占難却他這番美意，只得同他坐在一塊兒談天。究竟佐羅太爺們眼眶子淺，見申守堯同隨鳳占如此親熱，以為他二人一定又有什麼淵源，看來太尊所說的什麼差使，論不定就要被申某奪去了。於是有些不看風色的人，偏偏跟了他二人，到暖閣後面，聽他二人講話。又有些醋心重的人，一旁咕嚕說道：「人家好，有門路，巴結得上紅差使，不要說起是一樁事情，掄不到我們頭上，就是有十樁八樁，也早被手長的人搶了去了。我們何必在這裏礙人家的眼，還是走開，省得結一重怨！」又有些人說道：「我偏不服氣，我定要在這裏聽他們說些什麼，有什麼瞞人事情，要這樣鬼鬼祟祟的。」

一千人正在言三語四，刺刺不休，忽見斜刺裏走過一個少年，穿着一身半新的袍套，向一個老頭子，深深一揖道：「梅翁老伯，常遠不見了！小姪昨天回來，就到公館裏請安

，還是老伯母親自出來開門的，一定要小姪裏頭坐。小姪一問老伯不在家，看見老伯母，還只穿了一件單褂子，頭也沒梳，正在那裏燒水煮飯；所以小姪也就出來了。今日湊巧老伯在這裏，正想同老伯談談。」又聽那老頭子道：「失迎得很！兄弟家裏也沒得個客坐，偶然有個客氣些的人來了，兄弟都是叫內人到門外街上頓一刻兒，好讓客人到房裏來，在床上坐坐。連吃烟，連睡覺，連會客，都是這一張床。老兄來了，兄弟不在家，褻瀆得很！」又聽那少年道：「老伯，小姪是自家人，說那裏話來！」又聽老頭子道：「老兄這盪差使，想還得意？」少年道：「小姪記着老伯的教訓：該同人家爭的地方，一點沒有放鬆；所以這盪差使雖苦，除用之外，也贖到八塊洋錢。」老頭子道：「你已經吃了虧了！到底你們年紀輕，是沒有什麼用頭的。」少年聽了不服氣，說道：「銀錢大事，再比小姪年紀輕的人，他也會了是丁卯是卯的；況且我們出來爲的是那一項，豈有不同人家要，白睜着眼，吃人家虧的道理？」老頭子道：「你且不要不服氣。你走了幾個地方？」少年道：「我的札子一共是五處地方，走了半個多月，纔走完的。」老頭子說：「你又來五個地方，只贖得八塊洋錢好算多？不信一處地方，連着兩三塊錢都不要送。如今合算起來，每處

祇送得一塊六角錢。我們是老邁無能了，終年是掄不到一個紅點子；像你們年輕的人，差使到了手了，又如此的辜負那差使，這纔真正可惜哩！」少年道：「依你老伯怎麼樣？」老頭子道：「叫我至少一處三隻大洋，三五一十五塊錢，總得贖的。」少年道：「人家送出來，何嘗不是三塊四塊；但是自家也要用幾文，人家送了這筆洋錢來，力錢總得開銷人家兩個。」老頭子把嘴一披道：「你闕你太爺要賞他們，他們跟慣州縣大老爺的人，那個腰裏不是袋飽的，就稀罕你這幾角洋錢？叫我是老老面皮，來的人請他坐下，倒碗茶讓他吃，同他們謙恭些，是不犯本錢的。至於力錢，抹抹臉，我亦不同他們客氣了。人家見我如此待他，就是我拿出來，他亦不好意思收下。所以這等錢，我就樂得省下，自己亦好多用兩天。至於你說什麼零用，却是沒有底的，倘若要闕一天，有多少都用得完；但是貪圖舒服，也狠可不必再出來當這個差使了。」老頭子只管絮絮叨叨不住，少年聽了，甚不耐煩。

齊巧隨鳳占同申守堯，在暖閣後面談了一回也走了出來。申守堯是認得那兩個人的，便問少年道：「你同梅翁談些什麼？」少年正待開口，却被老頭子搶着說了一遍，無非是



怪少年不知甘苦，不會弄錢的一派話。少年聽了不服氣，又同他爭論。申守堯便從中解勸道：『這話怪不得梅翁要說。你老兄派的幾處地方，總還在上中字號上頭；他們現任大老爺，一年兩三萬的，往腰裏拿，我們面上，他就是多應酬幾文，也不過水牛身上拔一根毛。所以兄弟也是出差，每到一處，等他們把照例的送了出來，我一定要客氣，同他們推上兩下，並不說嫌少不收；我只說：「彼此至好，這個斷斷乎不敢當的。不過在省城裏候補了多少年，光景實在不好，現在情願寫借票，商借幾文。」如此說法，他們總得加你幾文。有些客氣的，借的數目，比送的數目還多。」少年道：「開口問人家借，借多少呢？」申守堯道：「這也沒有一定。總而言之：開口出去，伸出手去，不會落空就是了。」少年道：「到底這借票還寫不寫呢？」申守堯道：「你這人又呆了！錢既到手，抹抹臉皮，還有什麼筆據給人家！倘若一處處都寫起來，要是一年出上三盞差，至少也寫得二十來張借票，這筆帳今輩子還得清嗎？不過是一句好看話罷了。況且幾塊錢的小事，就是寫票據，人家也不肯接手的。倒不如大大方方說聲「多謝，」彼此了事。」

三個人正說得高興，不提防隨風占站在旁邊，一齊聽得明明白白，便插口說道：「守

翁的話呢，固然不錯；然而也要鑒貌辨色，隨風駛船，這當中並沒有什麼一定的。」衆人見他一旁插口，不知道他是什麼人，不覺都楞在那裏。申守堯便替他拉扯，朝着一老一少說：「這位是新選蘄州右堂，姓隨，官印叫鳳占；宦途得意得狠，不日就要到任的。而且是老成練達，真要算我們佐雜班中，出色人員了！」一老一少聽了，連忙作揖，極道仰慕之忱。申守堯又替二人通報姓名，指着年老的道：「這位姓秦號梅士，同兄弟同班，都是府經。」又指年少的道：「這位學槐兄，今年秋天纔驗看，同太尊第二位少奶奶娘家，沾一點親，極蒙太尊照拂到省。不到半年，已經委過好幾個差使了。」隨鳳占亦連稱「久仰」；又道：「恰恰聽見諸公高論，甚是佩服！」秦梅士道：「見笑得很！像你老兄指日就要到任的，比起我們這些終年聽鼓的，到底兩樣。」隨鳳占道：「豈敢豈敢！不過兄弟自從出來做官，一直是捐了花樣，補的實缺，從沒有在省城裏候補過一天。不過這裏頭的經濟，從前常常聽見先君提起，所以其中奧妙，已還曉得一二。」衆人忙問：「老伯大人從前一向那裏得意？」隨鳳占道：「兄弟家裏，自從先祖，就在山東做官。先祖見背之後，先君也就驗看到省，一直是在山左的。等到兄弟，却是一直選了出來，僥倖沒有受過這苦。」

雖然都是佐班，兄弟家裏，也總算得三代做官了。」衆人道：「有你老哥這般大才，真要算得犂牛之子，跨灶之兒了。但是老伯從前是什麼一個訣竅，可否見示一二？」申守堯道：「你們不要吵！且聽他說！老成人的見解，一定是不同的。」

隨鳳占道：「先君從前在山東聽鼓的時候，有年秦首府的札子，叫老人家到各屬去查一件什麼事情。先君到了第二縣，我還記得明明白白的，是長清縣。這長清在山東省裏，也算一個上中缺。這位縣大爺，又同先君稍爲有些淵源。到了長清，見面之後，他就留先君到衙門裏去住。先君一想，住店總得化錢，有得省，樂得省，就把鋪蓋往衙門裏一搬，橫豎衙門裏空房子多得狠。先君住的那間屋子，就在帳房的緊隔壁。當時住了下來，本官又打發門上來招呼，說：「請太爺同帳房一塊兒吃飯。衙門裏大廚房的菜，是不能進嘴的。」帳房師爺要好，又特地添了兩樣菜。先君吃着，到也很舒服。誰知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本官就下鄉相驗去了；離城一百多里路，來回總得三四天。臨走的時候，還同先君說：「老兄不妨在這裏多盤桓幾天。倘若要緊動身，一切我已交代過帳房了。」先君以爲他已經交代過帳房，總不會錯的。第三天先君覺着住在那兒，白擾人家，沒有味兒，就同帳房商

量，說要就走的話。帳房答應了。先君先回到屋裏，收拾行李。停了一會，帳房就叫人送過兩吊京錢來，說是太爺的差費。先君此來，本想他多送兩個的；等到兩吊錢一送出來，氣的話都說不出！」申守堯道：「兩吊錢還比兩塊錢多些，現在一塊洋錢，只換得八百有零。」隨風占道：「呀呀呼！我的太爺！北邊用的小錢，五百錢算一吊，一個算兩個，兩吊只有一千文；合起洋錢來，還不到一元三角！」申守堯道：「那亦太少了。」隨風占道：「就是這句話了。所以當時先君見了，着實動氣，就同送錢來的人說：『我同你家大老爺的交情，並不在錢上頭，這個斷斷乎不好收的。』」那人聽了先君的話，先還不肯拿回去，後來見先君執定不收，纔拿了的。帳房就在隔壁，是聽得見的。那人過去，把先君的話述了一遍；只聽得帳房半天不說話，歇了一回，纔說道：「兩吊不肯，只好再加一吊。這錢又不是我的，我也不便拿東家的錢，亂做好人。」先君一聽隔壁的話，知道不妙。等到第二盪送來，這時候頂爲難；倘若是不推，明明是同他爭這一吊錢，面子上不好看；無奈只得略爲推了一推。那送來的人，自然還不肯拿回去；先君也就自己轉圓說道：「論理呢，這個錢我是不好收的。但是你們大老爺又不在家，我倘若一定不收，又叫你們師老爺爲

難。我只好留在這裏，師老爺前，先替我道謝罷。」諸公！你們想這時候，倘若先君再不收他的，他們索性拿了回去，老實不再送來，你奈何他！你奈何他！所以這些地方，全虧看得亮，好推便推，不好推只得留下；這就叫做見風駛船，鑒貌辨色。這些話，是先君常常教導兄弟的。諸公以爲何如？」大家聽了，一齊點頭稱「妙，」說：「老伯大人的議論，真是我們佐班中的玉律金科！」

正說得高興，忽見一個女老媽，身上穿的，又破又爛，向申守堯說道：「老爺的事情完了沒有？衣裳脫下來，交代給我，我好替你拿回去。家裏今天還沒米下鍋，太太叫我去當當。我要回去了。」申守堯不聽則已；聽了之時，怪這老媽不會說話，伸手一個巴掌，打的這老媽一個趔趄，站腳不穩，躺下了。

後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四回

跌茶碗初次上臺盤……拉辮子兩番爭節禮

却說：申守堯因爲跟他拿衣帽的老媽，說出他的窘況，一時面上落不下去，只得噴怪老媽不會說話，順手一個巴掌，打了過去。不料用力過猛，把老媽打倒了。偏偏這個老媽，又是個潑辣貨，趁勢往地下一躺，說了聲「老爺！你儘管打！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起來了。」說完了這句，就在地下號咷痛哭起來。幸虧這時候有些小老爺，——因爲方纔站班，已經見着首府——他們說話的檔口，早已散去十之八九，此時所賸不過五六個人，被他這一哭，却驚動了許多人，一齊圍住來看。申守堯只得紅着臉，彎了腰，去拖他。拖不起來，只得儘着罵他，罵了又要還嘴，氣極了，舉起腿來又是兩腳。那老媽見老爺動手動腳，索性賴着不起來，只是哭着喊冤枉。府衙門裏的號房把門的，出來吆喝都不聽；後來還虧了本府的門政大爺出來，罵了兩句，又說拿他送到首縣裏去，方纔住了哭。站了起來，拿

手在那裏揉眼睛。此時弄得個申守堯說不出的感激意思，想走到門政大爺跟前，敷衍兩句。誰知等到走上前去，還未開口，早把他看了兩眼，回轉身就進去了。申守堯更覺羞赧，無地自容，意思又想過來，趁勢吆喝老媽兩句。誰知老媽早已跑掉；靴子帽子衣包，都丟在地下，沒有人拿，申守堯更急得沒法。隨風占說：『可惜兄弟還要到別處拜客，否則就叫我的跟班的，替你拾了回去了。』申守堯道：『不消費心。』幾個人當中，畢竟是老頭子秦梅士古道熱腸，便說：『守兄的衣帽脫下來，沒有人拿，我們怎麼走呢？』說完，喊了一聲『小狗子！』只見一個面黃肌瘦的小廝，應了一聲，跑過來，叫了一聲『爸爸，』一旁侍立，却舉起一隻袖子來擦鼻涕。老頭子道：『這位是隨老伯，這位是申老伯，見過沒有？』小狗子說：『申老伯是認得的，只有隨老伯沒有見過。』老頭就叫他請安。小狗子果然請了一個安，叫了聲『老伯。』隨風占便曉得是老頭子的兒子了；於是拉住了手，問長問短，又道：『世兄品貌非凡，將來是要一定發達的。』老頭子道：『承贊承贊。這是三小兒，今年已經十五歲了。不肯讀書，外才倒還有點。每逢兄弟上衙門，省得帶人，總是叫他跟着，或是拿拿衣帽，或是拜客投投帖；這些事情，還做得來。』老頭子一面

說，一面回頭吩咐兒子道：『你在這裏站着聽什麼，還不拿鞋來給我換。』小狗子聽說，立刻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布包，把鞋取出，等他爸爸換好。老頭子亦一面把衣裳脫下摺好，同靴子包在一處；又把申守堯的包裹，靴子帽盒，亦交代兒子拿着。申守堯先還不肯，老頭子一定要好，只得隨他。無奈小狗子兩隻手拿不了許多；幸虧他人還伶俐，便在大堂底下，找了一根棍子，兩頭挑着。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，合在自己頭上，然後挑了衣包，呀呀呀的，一路喊了出去。衆上至此，方曉得老頭子拿兒子當跟班用的。

閑話少敘。單說秦梅士打發兒子，把申守堯的衣帽，送到他的寓處。只見那老媽正坐在堂屋裏哭罵哩，氣得申守堯立刻趕他出去。老媽坐着不肯走，口稱：『要我走容易，把工錢算還了給我，我立刻走。還有老爺許我的天天跟着上衙門拿衣帽，另外加錢給我的。』申守堯道：『那時說明白：有了差使，再貼補付。如今我老爺並沒有得什麼差使，你怎好問我要呢？』老媽道：『這個不貼，送禮的腳錢，總應該給我的了。』申守堯道：『送禮也有限得幾主。』老媽道：『不管他多少，總是我名分上應得的錢。老爺你是做官做府的人，難道還吃我們這幾個腳錢不成？我記得清清楚楚，自從去年五月到如今，大大小



小，也有三塊多錢的腳錢。從你前老爺說過，這筆錢，要提給太太六成，餘下的替我們收着一塊兒分。如今多算點太太名下，算扣掉兩塊大洋；還有一塊多錢的多餘。連着十三個半月的工錢，一個月八角洋錢，八得八，三八兩塊四，再加半個月四角洋錢，一共是十元八角。加上腳錢，老爺我就再讓些你，一共給我十二塊洋錢罷，申守堯一聽老媽要許多錢，急得頭裏火星直迸，恨不得就要伸手打他，嘴裏嚷着罵：『混帳王八蛋！豈有此理！我老爺那裏欠數這許多工錢？我有話約，也不過還該你三個月沒有付。如今倒賴我說是有三個月半月沒付，真正豈有此理！就是送禮的腳錢，我也是筆筆有帳，通共不到一塊錢。除掉太太的六成，所餘不過三四角洋錢，那裏有這許多？明明說人罷哩！本來這錢，我是要立刻給你的；因為你會說人，如今把腳錢罰掉，我不給了。』老媽道：『還有工錢呢？』申守堯道：『依我說三個月工錢，就拿了去。彼此一刀兩斷，永遠不准進我的大門。』老媽道：『好便宜，你倒會打如意算盤。十三個半月工錢，只付三個月，你同我了事，我却不同你干休。還有送禮的腳錢，也不能少我半個的。老爺你試試，你如果少我一個錢，我同你到江夏縣打官司去。賴了人家的工錢，還要吃人家的腳錢，這樣下作，還充什麼老爺

！』申守堯不聽則已，聽了他這番議論，立刻奔上前來，一手把老媽的領口拉住，要同他拚命。老媽索性發起潑來，跳罵不止，口口聲聲「老爺賴工錢，吃腳錢。」他主僕拌嘴的時候，太太正在樓上捉蝨子，所以沒有下來。後來聽得不像樣子了，只得蓬着頭下來解勸。其時小狗子還未走，亦幫着在旁邊，拉申守堯的袖子。小狗子一手拉，一面說道：『申老伯，你不要去理那混帳東西。等他走了以後，老伯要送禮，等我來替你送。就是上衙門，也是我來替你拿衣帽。這些事情，我都會做，不稀罕他，取他的寶。』申守堯道：『世兄！你是我們秦大哥的少爺，我怎麼好常常的煩你送禮拿衣帽呢！』小狗子道：『這些事我都做慣的；況且送禮，是你申老伯挑我賺錢，以後十個錢，我亦只要四個錢罷了。』申守堯聽了他的話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氣；心想：『我們當佐班的，竟不曉得是些什麼東西，養出來的兒子，都如此的下作！』正想着，齊巧太太亦下來了，見是老爺同老媽嘔氣，太太心上是明白的，曉得老爺這兩天是沒有錢，不要說是十二塊，就是三塊亦拿不出，面上只得勸老爺不要生氣；却丟了個眼色把老媽，招呼到後面窩盤他，叫他不要生氣，仍舊做下去，『老爺一時氣頭上的話，是不好作准的。』起先老媽還一口咬定不答應；禁不住

太太左說好話，右說好話，面情難却，也只好住下來再說。

當時秦小狗子，把申守堯拉開之後，即便把衣帽等一點點交清楚。申守堯留他吃茶也不要，留他吃飯也不要。嘴裏雖說不要，兩隻脚只是站着不肯走。申守堯摸不着頭腦，問他：『有什麼話說？』他說：『問申老伯要八個銅錢買唐山查吃。』可憐申守堯的搭連袋，那裏有什麼銅錢！但是小狗子開口，又不好回他沒有，只得仍舊進去，同太太商量。太太道：『我前天當的當，只贖了二十三個大錢，在褥子底下，買半升米也不穀，今日又沒有米下鍋，橫豎總要再當的了；你就數八個給他，餘下的替我收好，我還要兩天呢！』一霎時申守堯把錢拿了出來；小狗子爬在地下，給申老伯磕了一個頭，方纔接過銅錢，一頭走，一頭數了出去。

小狗子去了，申守堯聽了聽，後面沒有聲息，曉得太太已經把老媽窩盤好了，不至於問他要錢，於是一塊石頭放下。

這天仍是太太叫老媽出去當了當，買了米來，纔有飯吃。等到做好，太太一頭吃飯，一頭數錢道：『當初我嫁你的時候，並不想什麼大富大貴；只圖有碗飽飯吃也夠了。後來

你出來做官，我們老人家還說：「如今好了，某人出去做了官，你可以不愁的了。」人家做官，是升官發財；誰曉得我們做官，是越做越窮，眼前當都沒得當了！照此一天一天的下去，叫我怎麼樣呢！」申守堯聽了太太之話，滿面羞慚，說道：「我自從出來做官，也纔算巴結的了，衙門牌期，沒有一回不到。時運不濟，叫我也沒法想！」說罷，連連歎氣。太太更是撲簌簌的淚如雨下，索性飯亦不吃了。申守堯看了這個樣子，亦祇吃了半碗飯；湊巧有朋友來找他，也就出去了。

向來申守堯吃了中飯出門，一定是要半夜裏纔回來。這天出去了，不到兩個鐘頭，就回來了。一進門拍手跳脚，竟把他高興的了不得。太太見了，反覺稀奇，問他：「爲什麼大早就回來？」他說：「好了好了。我們做佐班的，向來是被人家壓住了頭做的，沒有人拿我們當作人的。如今好了，有了出頭之日了。」太太問他：「怎麼有了出頭之日？」申守堯道：「我剛纔同朋友出門，走到素來我同他商量借錢的胡太爺家。齊巧胡太爺出差回來，稟見藩台，藩台同他說：『剛剛從院上下來，制台今天已有過話：自從明天起，凡是佐雜一班，一概有個坐位；不像從前，只是站着見了。制台還說：『大小都是皇上家的官

，我瞧他不起，便是褻瀆朝廷的命官。」坐了下來，他們有什麼話，都可以同他談談。」太太，你想這位制台，也總算好的了。想我候補了十幾年，真正氣也受夠了。到底如此，彼此坐下談兩句，他也好曉得曉得我。你不記得今年八月裏，算命的還說我今年流年，臘月大利？看來就此得法，也未可知。而且還有一樣，藩台見制台，也不過有個坐位；如今我們佐班；竟同藩台一樣，你想這一跳跳的多高！」太太聽了，尋思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慢着！你從前不是對我說，你們做官的，並不分什麼大小，同制台就同哥兒兄弟一樣？怎麼你今兒又說從前都是站着見他呢？站着見他，不就合他的二爺一樣嗎？」申守堯臉上一紅，一時回答不出，歇了好一會，纔說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是用不着站着見他了。」一面支吾，一面心上尋思：「難怪他們婦道之家，不懂得我們當佐雜的，連制台衙門裏的一條狗還不如！能夠比上他的二爺倒好了！」正想着，又聽得太太說道：「你不要騙我了。你站着見也好，坐着見也好，就是跪着見也好，我只要有錢用，有飯吃，不要當當就好了。」申守堯道：「你不要愁，如今與了這個規矩，以後就有了指望了。你等着罷。」太太也不理他。

本來次日申守堯是不上衙門的；因為制台有了這句話，又說檢班次老的，一天先傳見二三十員，自己算了算：『論起資格來，雖然還不得十二分老，論不定制台高興或者多見幾個，也未可知。與其臨傳不到，還是早去伺候的爲是。』主意打定，次日一早，仍舊是老媽拿了衣帽跟着，到了制台衙門。

頭天制台的話，早已傳徧的了；所以到了這天，那些佐貳老爺，都興頭的了不得，上衙門的格外來得多。申守堯到了制台大堂底下，換好衣帽，會見秦梅士隨鳳占一千人。隨鳳占說是昨晚已蒙藩憲掛牌，今天稟見，帶着稟辭；又說蘄州吏目一缺，打聽得近兩年來，全被前任弄壞了；見了制軍，有些話要得當面請請示。秦梅士亦預備下多少話，見了制軍要面稟。一千人正在那裏簇簇私議，只見藩台桌台糧道鹽道，以及各著名目所總辦道班府班首府首縣，同州縣班實缺候補，一起一起的進去出來。從藩臬起，首府止，出來上轎的時候，一班佐雜老爺，都趕着走出來站班。那些大人們，有兩位客氣的，還同他們點點頭；有幾個架子大的，便亦昂頭不顧的走出去了。

各官自清早七點鐘上院，一等等到十二點，制台方纔統通見完。然後巡捕拿手本下來

，說是傳見三十位佐班。某人某人，叫着名字，叫了上去，依着齒序，魚貫而入，不得攙前落後。各位太爺雖然高興；畢竟是第一次上臺盤，由不得戰戰兢兢，上下三十六個牙打對。還有幾個名字在後的，恐怕不能露臉，便越過幾個人跳上前去。前頭的人又不答應，便上前去拉。他們後頭的不服，又同前頭的吵鬧起來。巡捕官等得不耐煩，連連催道：『快些罷！有話下來說。我瞧你這些太爺，怎麼好啊！』那些太爺被巡捕吆喝了兩句，不敢作聲，一齊放放馬蹄袖，跟了進來。走到會客廳上，制台已經站在居中。傳諭不要磕頭，大眾團圍請了一個安。制台攤了一攤手，說了一聲『坐，』便團團的坐了下來。有些人兩隻眼睛，只管看着大帥，沒有照顧後面，也有坐在茶几上的；也有一張椅子上已經有人坐了，這人又坐了下去，以致坐無可坐，又趕到對面，在廳上兜了一個大圈子的；亂了半天，方纔坐定。大家必恭必敬，聲息俱無，靜聽大帥吩咐。只聽得賈制台說道：『現在各處官場體制，佐雜見首府，多半都是站班見的，不要說是督撫了。我如今破除成例，望我們大家都知道自愛纔好。這兩天事情忙，過幾天我還要挨班傳見，當面考考你們。各位聽清爽了沒有？』起先衆人聽制台說要考試，早已彼此面面相覷，一聲回答不出。等到臨了問

「大家聽見了沒有，」方纔有兩個答應了一聲。制台見話已說完，無可再說，只得端起茶碗送客。隨鳳占進來的時候，原預備有許多說話面稟的；及至見了制台，不知不覺，就像被制台把他的氣逼住了，半個字也說不出；衆人答應「是，」也只得答應「是，」衆人端茶碗，也只得端茶碗。剛把茶碗端起，忽聽得拍撻一聲，不知是誰的茶碗跌碎了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右手末二位那位太爺，不知怎樣會把茶碗跌在地下，砸得粉碎，把茶潑了一地，連制台的開氣袍子，都濺潮了。制台一面站起，抖擻衣裳上的水，一面嘴裏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這是怎麼說！」急的那位太爺蹲在地下，拿兩隻馬蹄袖，擄那打碎磁片子，弄得袖子盡濕；嘴裏自言自語的，說：「卑職該死！卑職該死！打碎茶碗，卑職來賠。」制台也不理他。那人擄了一會，無法可想，也只得站了起來。衆人至此，方看明白，打碎茶碗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申守堯。原來他此番得蒙制台賞坐，竟自以爲莫大之榮寵，一時樂得手舞足蹈，心花都開，一見端茶送客，正想趕着出來，以便誇示同僚。豈知那茶碗托子是沒有底的，湊巧他那碗茶，又是纔泡的開水滾湯，連錫托子都燙熱了。他見制台端茶，忙將兩手把碗連托子舉起，不覺燙了一下，一時要放不敢放，一個不當心，誤將指頭伸在



托子底下，往上一頂，那茶碗拍拉托一聲，翻到在地下來了！此時衆人既看清是申守堯，直把他羞得滿面緋紅，無地自容。制台拿他望了兩眼，忽要說他兩句，又實在無可說得；只站起身來，回頭對巡捕說道：『以後還是照舊罷。這些人是上不得台盤，抬舉不來的。』說完了這句，也不送客，一直徑往裏頭去了。

這裏衆人先還不敢走，只見制台的一個跟班進來說道：『諸位太爺不走等甚麼！還想大人再出來送你們嗎？倒合了一句俗話，「鼻子上掛鯊魚，」叫做休想。』衆人聽說，只得相將出來。申守堯思思索索的，跟在衆人後頭，走的很慢。那爺們又說道：『剛纔大人的話，可聽見了沒有？這廳上的椅子，除了今天，明天又沒得坐了。如果捨不得，不妨再進來多坐一會去。』衆人雖明曉得他是奚落的話，但奈何他不得，只好低着頭，退了出去。仍走到大堂低下。秦梅士年老嘴快，首先走來，把申守堯埋怨一頓，說：『我們熬了幾十年，纔熬到這們一個際遇，如今又被你鬧回去了，你一人的成敗有限，這是關係我們做班大局的，怎麼能說不來怪你呢！』申守堯自知理屈，不敢直辯。還是隨風占爲人圓通，忙過來解勸道：『惟其只有今天坐得一次，越顯得難得之機會。將來我們這輩人，千秋之

後，這件事行述上都刻得的。老前輩以爲何如？」衆人議論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

隨鳳占隨又分赴別位大憲衙門，叩謝稟辭，預備上任。且說他這個吏目，在湖北省佐貳實缺當中，雖然算不得好缺，比較起來，還算中中。隨鳳占自己又抱沓了一個宗旨，叫做事在人爲。他的意思，以爲各種樣缺，總要想法自己去倣，決沒有賠累的。他捐了花樣，新選到省，手中本來略有幾文。因爲吏目自從九品上任之後，轎子跟前，祇能打把藍傘；鄉下人不懂得，還說這轎子裏的老爺是穿服的。心想藍傘實在不好看，要捐個五品銜又夠不上。齊巧有人用他十二塊錢抵押，給他一張空白五品翎頂獎札；他得了這個，非凡之喜，立刻穿戴起來；手本上居然加了「藍翎五品頂戴，」六個小字。又想在省裏，做好四副銜牌帶去：一副是「蘄州右堂」，一副是「五品頂戴，」一副是「賞戴藍翎；」那一副湊不出，想了半天，忽然想起：「我的五品翎頂，是軍功上來的；」便湊了一副「軍功加三級。」把四副官銜牌湊齊，找了個漆匠，加工製造，五天包好帶去上任。

到了蘄州，照例先去稟見堂翁區奉仁，知州大老爺，沒有官廳，右堂太爺至此，祇得先下門房，見了門政大爺，送過門包；自然以好顏相向，彼此如兄若弟的，鬼混了半天。

門政大爺隨口編得了幾句恭維的話。隨鳳占亦說了些「諸事拜求關照」的話。等到裏頭堂翁請見，跟着手本進去，一般花衣補服，燦爛奪目。同堂翁區奉仁，雖然在省城裏，已經見過，不能算數，重新磕頭行禮。區奉仁讓他坐下，彼此敷衍了幾句。端茶送客。隨鳳占辭了出來，預先托過執帖門上；凡是堂翁衙裏官親，老夫子打帳房起，錢穀刑名書啓徵收教讀，大少爺，二少爺，姑爺，表少爺，由執帖門上領，着一處處都去拜過；每處一張小字官銜名片。也有見着的，也有擋駕的，連堂翁的一個十二歲的小兒子，他還給他作了一個揖。又託執帖門上，拿手本替他到上房裏給太太請安，太太說不敢當，然後退了出去。其時一個州衙門，已經大半個走徧了。下來之後，仍在門房裏歇腳。門口幾位拿權的大爺，是早已溜的熟而又熟，就是堂翁的跟班，隨鳳占亦都一一招呼過。三小子倒上茶來，還站起來，同他呵一呵腰，說一聲「勞駕！」跟手下來拜同寅，拜紳士，所有大小鋪戶，轎過之處，一概飛片。整整拜了一天客，未曾拜完。

預選吉日，是第二天臘月十九，接鈴任事。到了這天，地保辦差，招了無數若干的化子，替太爺打着傘，抗着牌。又弄了兩個鼓手，一個打鼓，一個吹鎖哨，一路吡哩叭喇

，一直吹進了衙門。隨鳳占身穿朝服，下了轎，一樣三跪九叩首，贊禮生吶喝着，接過了木頭戳子。因爲上有堂翁，放不得炮，只放了兩掛一千頭的鞭炮來。便是改換公服，升堂受賀，啓用木戳，自有他那手下的一班人，向他行禮。退堂之後，接着又到堂翁跟前，稟知任事照例三天，衙門不用細述。

隨鳳占雖係初任，幸虧是世代佐班，一切經絡，都還牢記在心，並不隔膜。他曉得做捕廳的，好處全在三節，所以急急趕來上任，生恐怕節禮被前任預支了。到地頭的頭一天，稟見堂翁下來，就到鹽公堂，以及各當舖等處，拜會管事人。見面之後，無非先拿人家一泡臭恭維，慢慢的談及缺分清苦，以後全仗諸位幫忙，然後再談到年下節敬一層。

蘄州城廂裏外，一共有七家當舖，內中有兩家當舖，是新換擋手，只知道年下送捕廳有此一分禮。那署事的，豫先託人來預借，擋手的不曉得新選實缺就要來的，以爲早晚都是一樣，他既來借，落得送個人情。有兩家老硬的，却板定一定，要到年下再送，預先來借，竟其一毛不拔。那署事的，却也拿他無可如何。還有兩家通融辦理，等他來借，只借給他一半。譬如：一向是送兩塊洋錢的，先叫他帶一塊去，說明白那一塊須留送正任。那

署事的亦只好罷手。內中只有鹽公堂的管事人，因同這位署事的是同鄉，見他來借，另外送了他兩塊，說是彼此鄉情，格外送的程儀。至於正項，須得到年下方好支送。那署事的爲鹽公堂的節禮，向比別處多些，不肯輕輕放過，便道：『從中秋到年下，一共是一百三十五天，我做了一百二十來天，這筆錢應該我得。』他雖如此說，無奈人家只是不肯送，便也無可如何，只得罷手。

單說隨鳳占自到蘄州之後，東也拜客，西也拜客，東也探聽，西也探聽；不上三天，居然把前任署事的一本帳簿，都打聽得清清楚楚，放在肚裏。自己又去同人家講：『兄弟本來今年是不打算到的任了；只因憲恩高厚，曉得年底下總有點出息，所以上頭纔叫兄弟趕了來的。兄弟倘若隨隨便便，不去頂真，不特自己對不住自己，並且辜負上頭的一番美意。至於一切照例規矩，料想諸位都是按照舊章。』說到這裏，禁不住強作歡顏，哈哈一笑，接着又道：『兄弟是實缺，彼此以後相聚的日子正長，將來叨教的地方甚多，諸位一定是照應兄弟的，還要兄弟多慮嗎？』說罷，又哈哈大笑。他一連走了多處，都是如此說法。有幾家年禮，未被前任收去的，聽了他話，樂得送個順水人情。有兩家不懂得這裏頭

決疑，已經預先在前任面上，做過好人，聽此說話，却不免有點後悔。

閑話少敘。却說隨鳳占接印下來，忙叫自己的內弟，同了一個心腹跟班，追着前班，清算交代，一草一木，不能短少，別的更不消說了。前任移交下來，一共是五隻吃茶的蓋碗，內中有一隻，沒有蓋子。這邊點收的時候，那個跟班的一個不當心，又跌碎了一隻蓋子。無奈這跟班的，又想自己討好，不肯說是跌碎了，見了老爺，只推頭說是前任只交過來三隻有蓋子的；以爲一隻茶碗蓋子，爲價有限，推頭在前任身上，老爺或者不好意思再去問他討，這事就過去了。誰知這位太爺，一根針也不肯放鬆，定規不答應，偏着跟班的找前任去討蓋子：「倘若沒有，就剝下他的王八蓋來給我。」那跟班心上是明白的，自己打破了，怎麼好向人家去討呢？於是賴着不肯去。隨鳳占罵他班說：「跟了我這許多年，如今越發好了，幫着別人，不幫着我老爺，一點忠心都沒有了！」跟班被他備得無可如何，只得出去，打了一個轉身，仍舊空着手回來，說「沒有。」隨鳳占不免又拿他埋怨了一頓，怪他無用；一定要自己去討，後來還是被舅老爺勸下的。

交代算清，聽說前任明天就要回省。他一聽不妙，忙忙的連夜出門，找齊了城廂內外

地保，叫他們去吩咐各煙館，各賭場，以及私門頭簷子，凡是右堂太爺衙門有規矩的，都通知他們，一概不准付。『倘若私自傳授，我太爺一定不算，從新要第二分的。況且他是署事，我是實缺，將來他們這些人，都是要在手下過日子的。如果不聽吩咐，叫他們以後小心。』着地保分頭傳命去後，他一想：『烟館賭場簷子等處，是我吃得住的。唯獨當舖，都是些有勢力的紳衿開的；有兩家已被前任收了去，年下未必肯再送我，豈不白白的吃虧！這事須得趁早向前任算了回來，倘若被他走了，這錢問誰去找呢？』主意打定，立刻親自去拜望前任。

前任聽說他來，只得出來相見。只見他進門之後，勉強強作了一個揖。歸坐之後，把臉紅了幾陣，要說又不爽快快的說，吞吞吐吐了半天，纔說道：『兄弟今日過來，有一樁事情要請教……』說到這裏，又咽住了，歇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『論理呢，兄弟世代爲官，這幾個錢也見過的。但是既然犯了本錢出來做官，所爲何事，倘若一處不計較，兩處不在乎，這也可以不必出來現世了。這事論不定，還是他們因我們新交舊替，趁空蒙蔽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兄弟不得不過來言語一聲，大家明明心迹，這就不爲小人所欺了。』前

任署事的，見他說了半天，只是繞圈子裏，還沒有說到本題；雖然心上也有點數，究竟爲何事，不得而知；楞在那裏，不作一聲。隨鳳占見他不答，只得又說道：「所爲的並非別事，就是年下節禮一層；這筆錢雖然有限，也是名分所關，所謂『有其舉之，莫敢廢之，』我們也犯不着做什麼好人不要。但是這筆錢，兄弟一向是曉得的，總得拖到年下，他們方肯還來。有幾處脾氣不好的，弄到大年三十，還不送來；總要派了人到他們店裏去等，等到三更半夜，方纔封了出來。我說他們這些人是犯賤的，一定要弄得人家上門，不知是何打算。」前任署事的，聽他如此講，方纔順着他的嘴說道：「這班人真是可惡得狠，不到年下，早一天決計不肯通融的。」隨鳳占忽然把臉一板道：「兄弟說的是別省外府州縣，都是這個樣子。誰知此地這些人家，竟其大謬不然。」前任聽了他的說話，曉得他指的是自己面子上，只得做出詫愕的神氣，裝作不懂。隨鳳占又笑嘻嘻說道：「做官的苦處，你老哥是曉得的。我們這個缺，一年之計，在於三節；所以兄弟一接印之後，就忙忙的先去打聽這個，這也瞞不過我兄；這是我們養命之源，豈有不上勁之理！誰知連走幾家，他們都說這分年禮，已被老兄支來用了。兄弟想兄弟是實缺，老兄不過署事，倘若兄弟是六年



初一接印，這筆錢自然是歸老兄所得；倘若是二十九接印，年裏還有一天，這錢就應兄弟得了。兄弟聽他們說話奇怪，心想吾兄是個要面子的人，決不至於如此無恥。而且他們這筆錢，一向非到年下不付，何以此番忽然慷慨肯借？所狠疑心他們，趁我們新舊交替，兩面影射。兄弟一向是事事留心，所以今天特地過來，請教一聲，以免爲所蒙蔽。」前任署事的，聽他此話，一句回答不出。隨鳳占又道：「我曉得老哥決不做對不住朋友的事情，咱倆一同到兩家當舖裏去，把話說說明白，也明明你老哥的心迹。」說罷，起身要走。前任署事的，只是推頭明天要動身，收拾行李，實在沒有工夫出門。隨鳳占道：「老哥不去，豈不被人家瞧着真果的同他們串通，已經支用了嗎？」前任一想：「這事遮遮掩掩，終不是個了局，不如說穿了，看他如何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哼哼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你老哥也太精明了！固然你是實缺，兄弟是署事，你說你是憲恩高厚，叫你來收節禮的；難道兄弟不是上憲栽培，就會到這裏來嗎？辛苦了一節，好容易熬到年下，纔收人家這分節禮。我們算算日子看，你到任不過十幾天，我兄弟在任一百多天，論理年下的這分禮，通通都應該我收纔是。你是實缺，做得日子長着哩，自然該我門署事的占點便宜。」隨鳳占見他

直認不辭，不覺氣憤填膺，狠狠的說道：「那可不能，通天底下沒有這個道理。照此說來，一定這個錢，已經被你支了用了。我趕了來做什麼的，我同你老實說：彼此顧交情，留個臉，小小不言的事情，我也不追究了。你把這預支的年禮，乖乖的替我吐了出來，大家客客氣氣；如果要賴不肯往外拿，哼，我不同你講理，我們同去見堂翁，等堂翁替我評評這道理去。」前任署事的，聽他說話強橫，便也不肯相讓，連連說道：「見堂翁就見堂翁，我亦不怕他什麼。」隨鳳占見他不怕，立刻走上前去，一拍胸脯，說了聲「我們同去！」前任署事的，見他動手，也乘勢一把辮子。兩個人從右堂扭了出來，一扭扭到正堂的宅門裏頭。把門的是認得的，連忙上前相勸；誰知兩個人都用死力揪住不放，再三的拉亦拉不開。兩家的管家都跟着。

一揪揪到門房裏，只見執帖門上，同了幾位門政大爺，正在那裏打麻雀牌哩。見了這個樣子，一齊上前喝阻。隨鳳占說：「他眼睛裏太沒有我實缺了。我要見堂翁，請堂翁替我評評這個理。」前任亦說：「一共總我祇收到人家四塊錢的節禮，這錢也是我名分應得的。他要見堂翁，我就陪他來見堂翁。我沒有短處，不怕什麼，」幾位門政大爺，聽了他

二人說話，無可袒護；只得上來勸的勸，拉的拉，好容易纔把他兩位拉開。州裏執帖門蹀着脚說道：「你二位這是怎麼說呢！說起來大小是個官，怎麼連着一點官禮都不要了？快別這個樣子，叫上頭聽見了生氣，就是旁人瞧着，也要笑話的！有什麼話，我們當面講講開，俗語說的好，叫做是「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；怎麼你二位連這兩句話都不曉得嗎？」他倆扭進來的時候，各人都覺着自己理長，恨不得見了堂翁，各人把各人苦處訴說一頓。及至被接帖大爺，訓斥一番，登時啞口無言，不知不覺，氣餒矮了大半截，坐在那裏一聲不響。

執帖門上，又叫三小子統手巾，給他倆擦臉；又叫泡蓋碗茶，着實殷勤。那班打麻雀牌的人，也不打了，一齊拿眼睛釘住他倆，聽他說些什麼。始終隨風占熬了半天，熬不住了，把前任預支年禮的話，原原本本述了一遍。前任見他開口，也搶着把他的苦况，陳說一番，又說：「可憐我到了臨安交卸的幾天，是一點勢力也沒有了！那些人真正勢力，向他們開口，說到舌敝唇焦，止有一家兩家，拿出來兩塊大洋，一共總止有四塊大洋。你看，他就鬧到這個樣子。」隨風占道：「怎麼四塊還嫌少，依你要多少？」前任還未開口，

只聽一個打牌的人說道：「真是你們這些太爺眼眶子淺，四塊錢也值得鬧得到這個樣子！我們打麻雀，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；旁家和一百副，做莊還不要。四塊洋錢，什麼稀奇，我昨天還輸了四十多塊哩！執帖門道：『老哥，誰能比得上你？你們錢漕大爺，一年好幾千的掙；人家當小老爺，做上十年官，還不曉得能夠賺到這個數目不能。』錢漕道：『我有錢賺，我可惜做不着老爺；他們大小總是皇上家的官。』又一個同賭的道：『罷罷罷！你們沒聽見他們剛纔一路扭進來的時候，爲了四塊洋錢？這個官簡直也不在他二位心上；倘若有幾千銀子給他賺，只怕叫他不做官都情願的。你老哥眼饞他倆做官，我來做個中人，你倆就換一換，可好不好？』錢漕門道：『我有了錢，我不會自己捐官；我爲什麼要人家的？』那個同賭的道：『我只要有錢賺，就是給我官做，我亦不要。』衆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直把個隨鳳占同前任羞得無地自容；也深悔自己孟浪，如今坍塌坍在他們這一班奴才手裏。當下隨鳳占也沒有再說別的，淡淡的談了兩句，自行回去。至於那前任，另有同他說得來的人，早拉他到別的屋裏去了。一天大事，瓦解冰消。

一直等到年下，隨鳳占還差人到那兩家當舖去討年禮。人家回稱早就送過了。隨鳳占

道：「我沒有收到，不能算數。」後首說來說去；大家總念他大小是個朝廷的官，將來論不定，或者有仰仗他的地方，也就不肯過於同他計較，又每家送了他一隻大洋，方纔過去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轉瞬間三春易過，已到四月。向例各屬犯人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定須解往省城，由大憲訂期會訊詳察，有無冤枉。這日巡撫司道，統通朝服升坐，提犯勘驗。其名謂之「秋審大典」；其實不過點名過堂，大員之中，有好名的，還捐幾文錢，買些蒲扇痧藥之類，賞給那些犯人，實則爲數亦甚有限。名字說是「秋審」；及至犯入上堂之後，就是有冤枉，那坐在頭上的幾位大人，實在也沒閑工夫同犯人說話；所以這一番，俱是虛應故事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蘄州是黃州府該管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府太尊便把屬屬的捕廳，開了單子。酌派兩位。解犯進省，這邊到省，不定有一月半月耽擱，本缺未便久懸。例在分府候補佐貳當中，輪派兩人前往代理，亦是調劑屬員的意思。這年府太尊所委兩人，徧徧有隨鳳占在內。到得四月初十邊，本府公事，跟着府委代理的，一同下來。隨鳳占照例交卸，

解犯上省。倘若到省沒有耽擱，約計四月底，五月初，就可回來，趕收節禮，尚不爲晚。設遇有事，遲至節後，亦未可知。隨鳳占牽到此札，心上甚是懷悶。但是太尊所委，便也無可如何，只得將鈴記交與代理人看管，自己跟手整頓行裝，急急進省。

不料到省之後，各屬犯人，剛剛這天到齊。臬台正要請撫台幾時秋審，徧徧這天得了病症，請了幾個大夫，都醫不好。又有人說：撫台犯的是外症，面目浮腫，狠不好看；嘴裏還有一股氣味，叫人聞了噁心。後首來請到一位外國大夫，方纔有了把握，配了幾瓶藥水，送給撫台吃過。據外國大夫說：吃了這個藥水，有什麼病症，一齊從小便裏出去，決不會上頭面的了。但是一時總得避風，不能出外見客。因此就把這「秋審」一事，耽誤下來。一班實缺捕廳太爺，眼巴巴望着，恨不得早把此事辦過，也可以早些回任；無奈撫台病着，一時不能舉行；公事不完，又不敢擅離省城一步，各位太爺異常焦躁。

書中單表隨鳳占隨太爺，只因端節就在目前，一時不能回任，眼看着一分節禮，要被人家奪去，更是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安。等到四月二十六這一天，聽得同寅說起撫台的病，雖有轉機；但一時總難出外，必須節後方能舉行秋審。他一聽此信，猶如渾身澆了一盆冷

永一般。回寓後一言不發，躊躇了半夜，方想出一條主意來。他想：「照此樣子下去，不過閑居在省，一無事事，我何如趕此擋口，趕回蘄州，就騙人家，說是公事已完。人家見我回來，自然這節禮決計不會再送到別人手中去了。等到節禮收齊，安安穩穩，過完了節，我再回省。神不知，鬼不覺，豈不大妙！」主意打定，立刻叫家人收拾行李，出城過江，趁了下水輪船，逕向蘄州進發。臨走的時候，有同地住在一起一位同差的，問他那裏去。他說：「接到家信，太太在蘄州生產，家裏沒人照應，不得不親自回去。這裏的事，千萬拜託老兄，不要說破。」人家見他說得如此懇切，這種順水人情，自然樂得送的，便亦無話，聽其自去。

誰知他老人家回到蘄州，既不稟見堂翁，亦不拜客，並不與代理的見面，天天鑽在那幾間當舖裏，或是鹽公堂裏走走。同人家說：「我已經回來了，幾時幾日接的印。」人家都信以為真。到了五月初三，所有的禮物，都被他收了去了。

那代理的人，起先聽說撫台有病，把「秋審」一事閣起，曉得實缺一時不得回來，滿心歡喜，以為這分節禮，逃不出我的掌握之中。那知等到初五早上，依然杳無消息，趕緊

着人出去打聽，纔知道早被隨太爺半路上截了去了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立刻出門查訪，後在一月小客棧裏，把隨大爺找着。見面之後，不由分說，拿隨大爺一把辮子，說他擅離職守，捏稱回任，定要扭他到堂翁跟前，請堂翁稟明太尊，請示定奪。隨太爺亦不肯相讓，因此彼此又衝突起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五回

擅受民詞聲名掃地……渥承憲香氣燄薰天

却說：正任蘄州吏目隨風占，被代理的找着，扭罵了一頓。隨風占不服，就同他衝突起來。代理的要拉了他去見堂翁，說他擅離差次，私自回任，問他當個什麼處分。隨風占說：『我來了又沒有要你交印，怎麼好說我私自回任？』代理的說：『你沒接印，怎麼私底下好受人家的節禮。』隨風占說：『我是正任，自然這個應歸我收。』代理的不服，一定要上稟帖告他。畢竟是隨風占理短，敵不過人家，只得連夜到州裏，叩見堂翁，托堂翁代為斡旋。

這日州官區奉仁，正辦了兩席酒，請一班幕友官親，慶賞端陽。正待入座，人報前任捕廳隨太爺坐在帳房裏，請帳房師爺說話。帳房師爺不及入席，趕過來同他相見。只見他穿着行裝，一見面先磕頭拜節，帳房師爺還禮不迭。磕頭起來，分賓歸坐。帳房師爺未及

開談，隨風占先說道：「兄弟有件事，總得老夫子幫忙。」帳房師爺到此，方問他差使是幾時交卸的，幾時回來的。隨風占見問，只得把生怕節禮，被人受去，私自趕回來的苦衷，細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代理的爲了此事，要稟揭兄弟。所以兄弟特地先來求求老夫子，堂翁跟前，務求好言一聲，感激不盡！」說完，又一連請了兩個安。帳房師爺因爲他時常進來拍馬屁，彼此極熟，不好意思駁他。讓他一人帳房裏坐，自己到廳上，一五一十告訴了東家區奉仁。奉仁亦念他素來恪守下屬體制，聽了帳房的話，有心替他幫忙。便讓衆位吃完了酒，等到席散也有十點多鐘了，然後再把隨風占傳上去。面子上說話，少不得派他幾句不是；隨風占亦再三自己引錯，只求堂翁栽培。區奉仁答應他，等把代理的請了來，替他把話說開。

正待送客，齊巧代理的拿着手本也來了。區奉仁連忙讓隨風占仍到帳房裏坐，然後把代理的請了進來。代理的見了堂翁，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區奉仁道：「有話起來好說，爲什麼要這個樣子呢！」代理的道：「堂翁替卑職作主，卑職纔起來。」區奉仁道：「到底什麼事情呢？」代理的道：「卑職的飯，都被隨某人一個人吃完了。卑職這個缺，情願

不做了。」區奉仁道：「你起來，我們商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拉了他一把，於是起立歸坐。區奉仁又問：「到底什麼事情？」代理的道：「卑職分府當差，整整二十七個年頭，前頭洪太尊，陸太尊，卑職通統伺候過。就是代理大小，也有五六次，也有一月的，也有半月的。」區奉仁道：「這些我都曉得，你不用說了。你但說現在隨某人同你怎樣。」代理的道：「分府當差的人，不論差使署缺，都是輪流得的，卑職好容易熬到代理這個缺。偏偏碰着隨某人，一時不能信任，節下有些卑職應得的規矩，……：不想說到這裏，區奉仁故意的把臉一板道：「什麼規矩，怎麼我不曉得？你倒說說看？」代理的一見堂翁頂起真來，不由得戰戰兢兢的，陪着笑臉回道：「堂翁明鑒：就是外邊有些人家送的節禮。」區奉仁聽了，哼哼冷笑兩聲道：「呔！原來是節禮啊！」又正言厲色問道：「多少呢？」代理的道：「也有四塊的，也有兩塊的，頂多的不過六塊，一古腦兒也有三十多塊錢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代理的撇着哭聲回道：「都被隨某人收了去了，卑職一個沒有撈着！卑職這一盞代理，不是白白的代理，一點好處都沒有了麼！所以卑職要求堂翁作主。」說罷，從袖筒裏抽出一個稟帖，雙手捧上，又請了一個安。看那樣子，兩個眼眶裏

含着眼淚，恨不得馬上就哭出來了。區奉仁接在手中，先看紅稟由頭，只見上面寫的是「代理蘄州吏目，試用從九品錢瓊光稟：爲前任吏目儉離省城，私是回任，冒收節敬，懇恩作主由。」區奉仁一頭看，一頭說道：「他是正任，你是代理，祇好稱他做「正任。」又念到「私是回任，」想了一回道：「呸！私自的「自」字寫錯了！但是他沒有要你交卸，說不到「回任」兩個字。」又念過末了一句說道：「亦沒有自稱「節敬」的道理。虧你做了二十七年官，還沒有曉得節敬是個私的。」順手又看白稟，只見「敬稟者」底下頭一句，就是「竊卑職前任右堂隨某人。」區奉仁也不往下再看，就往桌子上一擦，說道：「這稟帖可是老哥的手筆？」錢瓊光答應一聲「是！」又說：「卑職寫得不好，」區奉仁道：「高明之極！但是這件事，兄弟也不好辦。隨某人呢，私自回來，原是不應該的；但是你老哥告他「冒收節敬，」這「節敬」可是上得稟帖的？我倘若把你這稟帖通詳上去，隨某人固不必說，於你老哥，恐怕亦不大便當罷！」錢瓊光一聽堂翁如此一番教訓，不禁恍然大悟，生怕堂翁作起真來，於自己前程有礙，立刻站了起來，意思想上前收回那個稟帖。區奉仁懂得他的來意，連忙拿手一掀，說道：「慢着！公事公辦，既然動了公事，那有敢

回之理？你老哥且請回去聽信。兄弟自有辦法。」說罷，端茶送客。錢瓊光只得出來。這裏奉仁便把帳房請了來，叫他出去，替他們二人調處此事。『隨鳳占私離差次，本是不應該的。現在罰他把已收到的節禮，退出一半，津貼後任。』隨鳳占聽了，本不願意。後見堂翁動了氣，要上稟帖給本府，方纔服了軟，拿出十六塊大洋，交到帳房手裏。稟辭過堂翁，仍自回省，等候秋審不提。

這裏錢瓊光自從見了堂翁下來，一個錢沒有撈着，反留個把柄在堂翁手裏，心上害怕。在門房裏坐了半天，不得主意，只得回去。次日大早，仍舊勸了過來。門口的人一齊勸他上去見帳房師爺，他一想沒法，只得照辦。其時隨鳳占吐出來的十六塊洋錢，已到帳房手裏。只因他的人緣，不及隨鳳占來的圓通，及至見面之後，吱聲墜墜，又把臭唾沫，吐了帳房師爺一臉，還沒有把話講明白，帳房師爺看他可憐，意思想把十六塊洋錢拿出來給他；回頭一想：『倘若就此付給他，他一定不承情的。』只得先把東家要通稟上頭的話，加上些枝葉，說給他聽，直把他嚇得跪在地下磕頭。然後帳房師爺，又裝着出去見東家，替他求得。鬼鬼祟祟了半天，回來同他說，東家已答應，不題這事了，錢瓊光不勝感激。

至此，方慢慢的講到：「我兄弟念你老兄是個苦腦子，特地再三替你同隨某人商量，把節禮分給你一半，你倆也就不再用鬧了。」錢瓊光見了起初的情形，但求堂翁不要拿他的稟帖，通詳上去，已經是非常之幸；斷想不到後來帳房師爺，又拿出十六塊洋錢給他。把他感激的那副情形，真是畫也畫不出，立刻爬在地下，磕了八個頭；磕起來少說作了十來個揖，千「費心」，萬「費心」，說個不了。又託帳房師爺帶他到堂翁跟前叩謝憲恩。帳房師爺說：「他現在有公事，我替你說到一樣的了。」於是錢瓊光又作了一個揖，然後拿了洋錢，告辭出去。

回到自己捕廳裏，把十六塊洋錢拿出來，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。又一塊一塊的在桌上，釘了好幾回，一聽響聲不錯，格外感激州裏帳房照應他，連一塊啞板的都沒有，總想如何酬謝酬謝他纔好。一面想，一面取塊小手巾，把洋錢包好，放在枕頭旁邊。跟手出去解手，解手回來，一個人低着頭走，忽然想到：「四月底城外河裏，新到了一隻檣子班的船，一共有七八個江西女人，有兩個長的狠標緻。南街上的毡帽鋪裏掌櫃王二瞎子，請過我一遍，臨行的時候，還再三的托我照應他們。我不如明天到那裏，叫他們替我弄幾樣菜，化

上一兩塊錢，請這位老夫子補補他的情纒好。」主意打定，回到屋裏，不知不覺，把兩纒十六塊洋錢，陡然忘記放在那裏去了。桌子抽屜書箱裏面，通通找到，無奈只是無影無蹤，直把他急的出了一身大汗。找了半天，仍舊找不着，恍恍惚惚，自己也不辨是真是夢。於是和衣往床上躺下，慢慢的想：『倒底我剛纒放在那裏的？』一會又怪自己記性不好，恨的像打什麼似的！不料偶一轉側，忽聽得噹的一聲。原來一包洋錢，小手巾未曾包好，被個小枕頭碰了一下，所以響的，錢瓊光翻過身來，一看洋錢有了，立刻打開來。數了一數不錯，還是十六塊，這一喜更非同小可；連忙拿手巾包好。塞在身上袋裏。便起身叫管家到南街上，招呼王二瞎子，托他去到檔子班船上，叫他們明天晚上到館子裏，叫幾樣菜，說是要請州裏帳房師老爺吃飯；交代館子裏，菜要弄好些；再把船上收拾收拾乾淨。

底下人奉命去後，他自己又盤算道：『明天請的客，自然是帳房舅夫子首座。』忽又想起：『我今兒在帳房裏，看見本官的二老爺，見了我，還問我這盪代理，弄得有好幾個錢；看來着實關切，也不好不請請他。我們在外頭，那裏不拉個朋友呢！屈指一算：』帳房老夫子一位，本官二老爺兩位，王二瞎子三位，連自己一共纒有四個人。人頭太少，索

性多請兩位；把南關裏鹹肉鋪老板孫老輩，東門外豐大藥材行跑街周小驢子，一齊請了來，大家熱鬧。料想他們聽見我請的是州裏二老爺，帳房師爺，他們一齊都要趕得來的。況且如此一請，人家曉得我同州裏要好，目下於我的事情，也不爲無益。」

主意打定，正在洋洋自得，那差出去的管家，也回來了，回稱：「王二爺聽說老爺請州裏師爺吃飯，忙的他立刻自己出城，到船上去交代，連館子裏也是自己去的。」錢瓊光點點頭又道：「我請的不但帳房師爺，還有區大老爺的二老爺哩。」管家出去，錢瓊光也就安寢。

畢竟有事在心，睡不大着。次日一早起身，洗臉之後，就趕過來，自己請客。先落門房，取出一張官銜名片，先上去稟見二老爺。執帖門上進去了一回出來，說道：「二老爺昨兒在房裏，叉了半夜麻雀。到了後半夜，忽然發起痧來，鬧到天亮纔好的。如今睡着了，只好擋你老的駕罷！」錢瓊光一聽這話，不覺心中一個失望，嘴裏還說：「我今天備了酒席，誠要請他老人家賞光的。怎麼病起來了，真真不湊巧了！」

於是又親身到帳房裏，想當面去約帳房師爺。不料走到帳房裏，只見裏間外間桌子上



面，以及床上，堆着無數若干的簿子；帳房師爺手裏捻着一管筆，一頭查，一頭念；旁邊兩個書辦，在那裏幫着寫。帳房一見他來，也不及招呼，只說得一句「請坐！兄弟忙着哩。」錢瓊光見煙不下嘴——一人悶坐了半天。值帳房的送上水烟袋，一吃吃了五根火煤子。無奈帳房還沒有忙完，只得站起身來告辭，意思想帳房出來送客的時候，可以把請他吃飯的話，通知於他。誰知錢瓊光這裏說「失陪，」帳房把身子欠了一欠，說了聲「對不住，我這裏忙着，不能送了，過天再會罷！」說完，仍舊查他的簿子。

錢瓊光無法，只得出來，心想：「今天特特爲爲請他們吃飯，一個也不來，化了冤錢事小，被王二瞎子一班人瞧着，我這個臉擺在那裏去呢！」一回又怪帳房師爺道：「我專誠來請你吃飯，你不該只顧做你的事情，拿我攔在旁邊，一理不理。諒你不過靠着東家，騙碗飯吃，也不是什麼大好老，就這樣的大模大樣，瞧人不起！至於那位二老爺，昨天不病，明天不病，偏偏今兒我定了菜，他今兒病了，得知是真是假。他們既然不來，我也不稀罕他們來。」

一面想，一而又走到門房裏，執帖門上見他沒精打彩的，便問：「錢太爺心上轉什麼

念頭，很像滿肚皮心事似的？」誰知一句話，倒把錢瓊光提醒，一想：「二老爺帳房既然不來，我不如拿這桌菜，請請底下的朋友，人家看起來，一樣是州裏的人。只怕這幾位拿權的大爺，到堂翁跟前，說起話來，還比什麼帳房二老爺格外香些！況且我自從到任至今，也沒有請過他們，今兒這局，豈不一當兩便？」於是就把這話，告訴了執帖門上，託他把錢漕，稿案，雜務，簽押，書票，用印幾位有名目的大爺，統通請到；跟班人多，不能遍約，只約得跟班頭一位；說明今天是夜局。執帖門上，明曉得他是請上頭請不到，所以改請他們的；便推頭「沒有空，謝謝罷。」錢瓊光也沒聽見，忙着又託這屋裏的三小子，替他去請客，一霎時三小子回來說：「稿案毛大爺，簽押盧大爺，恐怕晚上有堂事，不敢走開。雜務上朱大爺，用印的馬大爺，爲了這兩天，上頭常常有呼喚，亦抽不得身。錢漕上陸大爺，爲他二奶奶養孩子，請了假，已經兩天不來了。只有跟班上蕭二爺，說是等到老爺睡睡覺，一定過來奉擾的。」三小子未說完，執帖門上又道：「他們統通不來，你爲我一個人，何必要費事呢！」錢瓊光道：「還有蕭二爺同你倆呢。他們掃我的面子，難道咱們老兄弟，你還好說不來嗎？」於是又千叮萬囑：直至執帖門上點頭應允，方纔告別。

回到自己衙內，心想：「他們竟如此瞧我不起，竟其一個不來；肯來的，又是拿不到權的人。真正越越氣！好容易熬到下午，王二瞎子親自跑來，說：『一切都預備好了。館子裏聽說請的是州裏師老爺，貼本都情願。但不知這位師爺，甚麼時候纔過來？』只見錢瓊光臉上紅了一陣，說道：『他們一齊體諒我，不肯叫我化錢，一定還要拉我在衙門裏吃飯。說着，就吩咐大廚房裏添菜。』我想我今天的菜，已經託了你了，他們既然不來，我不好叫你爲難。只得又請了兩位別的客。』王二瞎子道：『你早告訴了我，這菜可以退得掉的。但不知請的又是那兩位？』錢瓊光不好說請的是跟班上的，只含糊說了聲『還是衙門裏的。』王二瞎子一聽，仍是衙門裏的人，就是聲光比帳房差些，尙屬慰情，聊勝於無。依王二瞎子意思，還想着衙門裏的人到齊，一塊陪出城，似乎面上有光彩些。錢瓊光是曉得的跟班上蕭二爺，非得老爺睡了覺，是不得出來的，便說：『不必罷。我們先出去吃着烟，等他們罷。』

於是兩人步行出城，到了船上，一班女戲子迎了出來，一個個擦着粉，戴着花，妖妖燒燒的，「錢太爺」「王二爺」叫的應天響。錢太爺走進艙裏，只見居中擺了一張烟鋪。

王二瞎子是大癮，見了烟鋪，就躺下了。船上女老班也進艙招呼，問衙門裏的老爺，幾時好來。王二瞎子不等錢太爺開口，拿指頭算着時候，說道：『現在是五點鐘，州裏大老爺吃點心；六點鐘看公事；七點鐘坐堂。大約這幾位老爺，八點鐘可以出城。』錢瓊光說：『那可來不及。我們這位堂翁，也是個大癮頭，每日吃三頓烟。一頓總得吃上一個時辰，這個時辰單是抽烟，專門替他裝烟的，一共有五六個，還來不及！此處五點鐘，不過纔升帳先過癮；到六點鐘吃點心；七點鐘看公事；八點鐘吃中飯；九點鐘坐堂；碰着堂事少，十點鐘也可以完了，回到上房吃晚飯過癮；十二點半鐘，再到簽押房看公事；打過兩點，再到上房抽烟；這頓烟一直要抽到天亮。不過以後有上房裏的人伺候，跟班上的爺們，都可以沒事了。』王二瞎子道：『他老這們大的癮，設若有起事來，怎麼樣呢？』錢瓊光道：『有起事來，或是進省上衙門，總是求吞生烟。』正說着，孫老爺先來了，曉得要陪州裏的老夫子吃飯，特地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。王二瞎子道：『老爺，今兒錢太爺是請你來做陪客的，不是請你來招女婿的，爲什麼穿的衣服，同新女婿一樣呢？』孫老爺道：『難得錢老父臺賞飯吃，請的又是州裏的老夫子，自然應該穿件新衣服恭敬些。』二個人閑

談了好一回，船上又搬出些點心來吃過。王二瞎子掏出表來一看，九點鐘只差得五分了。不但州裏的客沒來，連着周小驢子也沒音信，大家甚是奇怪。又等了半個鐘頭，忽聽見船頭上有人叫喚，大家總以為是請的特客來了，一齊起身相迎。及至進艙一看，原來就是周小驢子，跑的滿身是汗，一件官紗大衫，已濕透了半截了，一隻手只拿扇子扇個不了。王二瞎子勸他脫去長衫，又叫船上打盆水，給他洗臉。錢瓊光便問他爲何來得如此之晚。周小驢子道：『也是治弟的一個鄉親，他有個姑表妹妹，從前他姑媽在世的時候，有過話允許，把這個女兒，給我們這個鄉親做媳婦的；後來姑媽死了，姑夫變了卦，嫌這內姪不學好，把女兒又許給別人了。』錢瓊光道：『當初媒人是誰？』周小驢子道：『有了媒人倒好了！爲的是至親姑媽親口許的，用不着媒人。』錢瓊光道：『婚書總有。』周小驢子道：『這個不曉得有沒有。治弟爲了這件事，今天替他們跑了一天，無奈說不合攏，看來恐怕要成訟的了。』錢瓊光道：『一無媒證，二無婚書，這官司是走天邊亦打不贏的。』周小驢子道：『現在我們這鄉親情願……』說到這裏，又不說了。王二瞎子會意，拿嘴朝着錢瓊光一努，對周小驢子道：『擺着我們錢老父臺在這裏，你不託該應怎麼辦法？大家商

量好了，只要替你鄉親爭口氣。再不然，錢老父臺同州裏上頭下頭都說得來，還怕有辦不到的事嗎？」一句話提醒了周小驢子，忙說道：「他姑夫那邊只要出張票，不怕他不遵。

」錢瓊光道：「單是出張票容易。兄弟自從到任之後，承諸位鄉親照顧，一共出過十多張票。不瞞諸位說：這票都是諸位照顧兄弟的。這件事兄弟衙門裏很可辦得，用不着驚動州裏的。」周小驢子道：「你老父臺肯辦這件事，那還有什麼說的。包管一張票出去，不怕他姑夫不把女兒送過來。捕衙的規矩，治弟是懂得的；如今我們這鄉親，他是有錢的主兒，我一定叫他多出幾文，俗語說得好，叫做「爭氣不爭財，」只要這件扳過來，不但治弟面子上有光彩，將來敵鄉親還要送老父臺的萬民傘咧。」錢瓊光道：「全仗費心！你老哥今兒回去？叫他明天一早就把呈子送過來。兄弟這邊簽稿并行，當天就出票的。」

幾個人又閑談了一回。王二瞎子躺在烟鋪上，一連打了幾個呵欠。都說：「天不早了！怎麼請的客還不來？不要是忘記了罷？」錢瓊光道：「我有數的。他們早不得來，這時候也快了。」又停了一會，只聽得岸上咕咕呱呱的，一片說笑之聲；走到岸灘上，又哼兒哈兒的，叫船上打扶手。霎時上得船來，錢瓊光急忙迎出去一看，原來來的止有一個蕭二

爺。還有一個小爺們，是常常替堂翁裝水烟的，雖然面善得很，却不曉得他姓甚名誰。當下不便動問，只問得一聲「爲什麼某人不在？」小爺們搶着說道：「老爺派他進省，他不得來！所以叫我來代理的。」蕭大爺今天來代理執帖門，你說他闊不闊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走進艙中，衆人一齊起身相迎。見面之後，都恭恭敬敬的作揖。不料這小爺們，是打千打慣的，見了人一伸腿就灣下去了。衆人之中，亦止有錢瓊光還安穩得快；那三個却都不在行。王二瞎子幸虧被錢瓊光扶了一把，否則幾乎跌倒。當下都勸他倆寬衣。只見這小爺們身胚狠小，却穿了一件又長又大的紗大褂。錢瓊光認得這件大褂，是堂翁天天穿着會客的；再看手裏的朝州扇子，指頭上撒指，腰裏的表帕荷包，沒有一件不是堂翁的；當面不便說破，心上却也好笑。一會歸坐奉茶，錢瓊光先問：「二位爲什麼來的這麼晚？」蕭大爺先回答道：「九點半鐘，本來就可以來的；齊巧我們東家接到省裏一封信……外頭還沒有人知道，先送個信給你，你明天一早好穿了衣裳，過來道喜。」錢瓊光忙問道：「堂翁有什麼喜事？」小爺們搶着說道：「我們老爺升了官了！」蕭大爺進來的時候，當着王二瞎子一班人，自己還想充做師爺，所以一口一聲的「我們東家。」今見小爺們說了聲「我們

老爺，」他便把小爺們瞧了一眼，幸虧在場的人，都沒留意。錢瓊光又接着問道：「堂翁高升到那裏？」小爺們又搶着說道：「或者武昌府，或者黃州府，都論不定。」蕭大爺道：「你別聽他胡說。我們東家，他身上本有個補缺後的同知直隸州，如今又保了個。保了個什麼……你看，我的記性真不好，偏偏又忘記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低着頭，縲着眉，閉着眼睛，想了半天，還是想不出，又拿自己的拳頭，打着自己的頭，說道：「保得個什麼……。怎麼我說不上來！」小爺們又搶着說道：「蕭大爺，這封信是雜務上拿進來的。那時候我正在椅子後頭，替他老人家裝烟。他老指着信上一句，對雜務上說：『你看我在他背後，亦就掂着腳望了一望，原來這信上有我的名字，——有「應升」兩個字，我自己的名字，我是認得的。』錢瓊光是在官場上閱歷久的了，曉得保案上有「應升」兩個字，一定是應升之缺升用，便道：「他老人家已有了同知直隸州，再升什麼，自然一定是知府了。明天應得過去道喜。費心二位關照！」蕭大爺道：「自家人說那裏話來！」此時錢瓊光正因不曉得小爺們的尊姓大名，心上悶悶；因此一番酬答，倒曉得了。

當因時候不早，忙命擺席，自然是蕭大爺首座，小爺們二座。布席面上，蕭大爺還覺



身分，提到州官，口口聲聲「我們東家，」在座人始終瞧不破他的底細。只有小爺們吃無吃相，坐無坐相，夜裏天熱，打赤了膊，把條辮子盤在頭上，拿兩條腿蹲在椅子上，儘性的喝酒吃菜。檔子班的女人，叫名頭是賣技不賣身的；他偏要同他們動手動腳。有兩個女人，在人面前，一定要撇清；被他這一鬧，一個個都咕嘟着嘴，說什麼「你們老爺，手要放尊重些！」說罷，把手一摔走開。小爺們生氣，罵聲「混帳王八蛋！你瞧不起我老爺，明兒回去一定告訴本官，出票拿你們，看你怕不怕。」船上女人也不理他。主人錢瓊光只好起身相勸。好容易一席酒吃完，看看已將天亮。小爺們是帶着跑上房的，怕誤了差使，老爺要罵，立刻披衣要走。主人還再三相留，吃了稀飯再去。蕭大爺亦勸他慢些，「我同錢太爺還有句話說。」小爺們等不及，只是蹀脚，說：「誤了差使，釘子是我碰。你飽人不知餓人飢。我勸你快走罷！」蕭大爺被他催得無奈，只得穿衣告辭。等到主人送到船頭上，小爺們早披了又長又大的那件長褂，站在岸上了。當時他二人自回衙門不提。

且說錢瓊光回到艙中，王二瞎子便埋怨他道：「怎麼請到這位寶貝。」錢瓊光把臉一紅，想了想說道：「你不要看輕了他！他在本州大老爺跟前，倒是頭一分的紅人呢！」

天到晚，除掉睡覺，那有一刻工夫離得掉他。總而言之。我們做官，總要隨機應變，能屈能伸，纔不會吃虧。卽如他們所說的州裏大老爺得了保舉，他們就肯送信給我；我既然先得信，今天我就頭一個去道喜，上司瞧着，自然歡喜。倘若不請他們吃飯，誰有這閑工夫來通知我？可見同人拉攏，是沒有吃虧的，這叫做做官的訣竅，王二瞎子被他說得瞪口無言。周小驢子起身先行，說：『要辦那件事去。治晚馬上就去同前途接頭，儘兩個鐘頭，趕來回復老父臺。』錢瓊光道：『兄弟就回去，一面先把票子寫好，空着名字等填。等老兄來過，兄弟再到州裏賀喜。專候專候。』說罷，拱手而別。錢瓊光也同王孫兩個，各自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錢瓊光雖然熬了一夜，只因有利可圖，便也不覺勞乏。回到捕衙，業已紅日高升，急忙翻出舊卷，查照舊票的底子，把票寫好，只空着案由，及原被告的名字未填。寫好之後，看了兩遍，索性又取出木頭戳子用好，又拿硃筆把日子填好。其時已有八點鐘了，算算時候已不止兩個鐘頭，無奈不見周小驢子前來，心上異常着急。看看時候不早，又須趕到州衙門裏道喜，急得他什麼似的！無奈只得穿好衣帽靜坐，專等周小驢子一到，交割

清楚，便好贖了過來。

事有湊巧，剛剛衣服穿得一半，周小驢子來了。二人相見大喜。周小驢子在袖子裏，取出那張稟帖。錢瓊光大略一看，只見上面狼有些不懂得的句子。忙把原被告名字記清；又再三斟酌一番，把案由摘敘了三四句；從抽屜裏取出票來填好；立刻派了一個人，叫他「跟着周先生一同去。」然後周小驢子，從大襟袋裏取出一個紅封袋，雙手奉上。錢瓊光接在手裏一掂，似乎覺得甚輕，忙問：「這裏頭是若干？」周小驢子道：「這裏頭是四塊折席，不成意思，不過送老父臺吃杯酒的。」錢瓊光躊躇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不瞞老哥說：兄弟是代理，就要交卸的人。同老哥相好，承老哥照顧這件事，兄弟多也不敢望，只望他一個全數。不要說別的，單是遞張票，兄弟從城外一回來，就連忙弄好了，專等你老哥來。這票上的字，都是兄弟自己寫的。倘若照衙門裏的規矩辦起來，至少也得十天起碼，那裏有這樣快！此事落在別人身上，哼哼，至少也得要他三十隻洋。如今只要你十塊，真是格外克己的了。」周小驢子聽了他這一番話，又見他不肯收那四塊，知道事情不得過場，於是從袋裏又挖出兩塊洋錢，還說：「這兩塊是治弟代墊的。替朋友辦事，少不得也要替

他作三分主。錢瓊光道：「兄弟是個爽快人，你老哥替朋友辦事，也是義氣，你索性爽快些再替他添兩塊。一共兄弟受他八塊，你回去開銷他十塊，我們弄個二八扣。你費了心，我也不另外替你道乏了。」周小驢子又思思索索的半天，好容易纔添了一塊，說了無數的叨情話，說什麼「這總是老父臺照應治弟的，多賞治弟一塊買鞋穿罷」錢瓊光無奈。

周小驢子去後，方急忙趕到州裏去。雖然曉得堂翁是起得遲的，但是爲了道喜，不得不早些過來。此時合衙門的人，因爲老爺得了保案，都是喜氣沖沖的，錢瓊光蟒袍補褂，照例先下門房。常見的那位執帖大爺，已經奉派進省。這天是雜務門的執帖，錢瓊光也是認得的，急忙取出手本，交給託他上去代回，說是稟賀稟見。雜務門進去了一回，忽然滿頭是汗，怒沖沖的走回門房，把大帽子摘下，往桌子上一擦，說道：「媽的晦氣。他升官，人家就該死了。幸虧他得的保舉，不過是個虛好看；倘若真正做了知府，那架子更要大呢；倘若做了道臺，天都可以撐破；再大更不用說了。總而言之。我們當奴才的不是人。錢太爺，大小像你這樣，總得是個官纔好！」錢瓊光聽了他半天說話，也摸不着頭腦，只得搭趣着，站起來說道：「堂翁可曾升帳沒有？我還是就進去，還是等一會兒？」雜務門

道：「得了保舉，早把他喜的睡不着了。今天一早就起來了，忙着做官衙牌，糊對子。因為做牌的來的晚了些，開口就罵人。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，攔得住被他「混帳王八蛋」，罵了去，鳴了來？大爺，越想越氣，不吃這碗飯了！」錢瓊光一聽堂翁已經起來多時，心上看急，恨不得馬上進去纔好；後來直等得雜務門氣平了，然後領了他進去見的。

這時候區奉仁正在大廳上，把昨夜接的那封喜信，攔在面前；旁邊坐着幾位朋友官親，如帳房書啓二老爺之類，都在那裏湊趣。錢瓊光進了大廳，恭恭敬敬跪下，磕了三個頭，替堂翁叩喜；又與各位師爺及二老爺相見。堂翁讓他坐，然後坐下。區奉仁一面孔得意之色，先開口道：「你是幾時曉得的？」錢瓊光一想，不好說是昨夜裏得信，只得回稱：「剛剛得信。」區奉仁道：「還是你一個人曉得，還是同城統通曉得？」錢瓊光道：「只有卑職一個人得信，所以趕過來，先替堂翁叩喜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是啊！我料想他們是不會曉得的。我得的是密保，——上頭只有撫臺自己曉得，連藩臺都還不明白哩。——還是那年獲盜案內，撫臺親口許我的。到如今果然保了出來，可見做上憲的人，又要賞罰分明，又要記性好，夫然後叫人心服。這位撫臺，兄弟同他也不算投緣的了，將來倒要送副門生

帖子去纔是。」說着，便回帳房說：「我的話，可不是？」帳房說：「是極！」區奉仁又道：「我已經有了同知直隸州了，再升用升個什麼，自然一定是知府了。你看這些混帳王八蛋！我從早上叫他們趕做一付「升用府正堂」的官銜牌，到如今木匠還不來，真正可惡！此時同城雖然還不曉得，馬上他們得了信，都要來道喜的。今天他們來過，明天我去謝步，這副牌是執事裏一定要用的。況且這是恩出自上，比捐的總體面些。」師爺們一齊應了一聲「是。」區奉仁又望着錢瓊光說道：「我們湖北的體制：佐貳見知府，是沒得坐位的。兄弟雖然不講究這個；但是體制所關，將來過了班，就是要隨隨便便也就不能了！」錢瓊光明曉得這句話說的是他，想了半天，無可回答，只應了一聲「是。」正說着，書辦上來請示，說是裏裏外外，或是柱子上，或是門上，有些對聯都要另換新的，要請師爺擬好了句子，好交代書辦去寫。區奉仁忙回過臉，去對書啓老夫子說道：「這個要請你老夫子費心了。」書啓師爺忙又應一聲「是，」隨手請教是怎麼做法。區奉仁道：「前頭的對子，都是按着州縣官做的。如今兄弟得了升用知府，有些什麼「五馬黃堂」等類的字眼，都可以用得着了。兄弟如今一來公事忙，二來上了年紀，也不肯用這個心思了。至於緩

閣當中，我倒想好了一句成句，就是貼「一品當朝」四個字的地方，你們拿紅紙比好尺寸，替我寫「憲眷優隆」四個字，照樣貼在屏門當中。」回頭又問書啟：「老夫子以爲何如？」書啟尙未答言，二老爺接着說道：「這四個字似乎太俗。」區奉仁聽了似不願意道：「這四個字，人家四六信裏常常用的，又是成句，總比「一品當朝」四個字來得文雅。」二老爺道：「煖閣當中，不是「當朝一品，」就是「指日高陞，」從沒有用過別的字眼。」區奉仁更發怒道：「你們這些人真正不通！不靠着憲眷，怎麼能夠陞官呢？我這四個字，把你所說的兩句，統通包括在內。所以一等人有一等人的材料，老弟，不是我瞧你不起，像你這樣執迷不化，將來能夠趕到愚兄這個分兒還早咧！」二老爺見哥哥動了氣，也就撇起了嘴，不言語了。

區奉仁正待再說下去，忽聽外面一片人聲，大家不覺嚇了一跳，忙叫人出去查問。只見稿案門飛跑似的進來，回道：「有些人來告饒太爺受了人家的狀子，又出票子拿人，逼得人家吃了鴉片烟。現在趕來求老爺替他伸冤，那個吃大烟的也棧了來了，還不知有氣沒氣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混帳！我的衙門裏准他們把屍首抬來的嗎？你跟官跟了這許多年，這

「一點點規矩還不曉得，今天老爺有喜事，連點忌諱都沒有了。混帳王八蛋！還不替我轟出去！」稿案門道：「這是錢太爺不該受人家的狀子，人家無路伸冤，所以纔來上控的。」區奉仁聽得「上控」二字，忽然明白，方纔回過臉去，對準錢太爺發作道：「你做的好官啊！這是你鬧的亂子，弄得人家到我這裏來上控。我自己公事累不了，你還要弄點事情出來，叫我忙忙，現在怎樣說？」錢瓊光起先聽了稿案門的話，早已嚇得瑟瑟的抖，後來又聽了堂翁的教訓，便拍託一聲，身不由己的跪下了。區奉仁並不讓他起來，又拉着長腔，說什麼「擅受民詞，有干例禁；你既出來做官，連這個還不曉得嗎？我也顧不得你，我是照例要揭參的。」錢瓊光一聽要參官。更嚇的魂不附體，只是跪在地下磕響頭，不起來，求堂翁開恩。區奉仁拿他訓斥了半天，還不曉得外面究竟鬧的是什麼事情，便道：「你就在這裏朝我跪到天黑，也不中用。你自己鬧的亂子，快自己出去了結過，再來見我。」錢瓊光跪在地下，還是不動，區奉仁問他爲什麼不出去。錢瓊光道：「不瞞堂翁說：卑職這一出去，可沒有命了！」區奉仁道：「倒底爲着什麼事情，你自己總該有點數的。」錢瓊光又磕頭道：「卑職該死！卑職同他們來往，共有好兩件事，實在不曉得是那一件。」區



奉仁道：「好個不安本分的人！」錢瓊光道：「都是他們來找卑職的，卑職也只盼能夠替他們把事情了掉，也免得堂翁操心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承情。」至此方回頭，問稿案門：「倒底外面爲了什麼事情？」稿案門回稱：「爲的是一個人家，有個女兒，有個光棍想要娶他；那家不肯，這光棍就託人化了錢給錢太爺，託錢太爺出票子抓那個，該女兒的人，說是抓了來要打板子；那人急了，就吃了生大烟；鄉鄰不服，所以鬧到這裏來的。」錢瓊光至此，方纔明白就是早上的那椿事，深恨周小驢子事情辦得不妥當。裏面說了半天話，外面的人聲已住。稿案門再出去問了問，纔知已被雜務門吆喝住，只等老爺坐堂審問，不敢囉唆了。區奉仁一聽外頭人聲已息，纔說：「那個吞烟的，趕緊拿鍾藥水給他吃，或者有救。」人回：「已經灌過了，聽說吃的不多，大約可以救得的。」區奉仁於是把心放下，又朝着錢瓊光發作了幾句，方纔自往簽押房裏而去。

錢瓊光不免跟了帳房師爺，回到帳房，就左一個安，右一個安。一面請安，一面軟求道：「晚生一時荒謬，總得求你老夫子成全。」師爺道：「你老哥就要交卸的人了，何必再去多事！這事你自己鬧的亂子，還不快去想個法子，壓伏壓伏他們？等到堂翁坐堂，

那事就不好辦了。」一句話提醒了錢瓊光，立刻退出帳房，走到雜務門的門房裏。雜務門正在外面幫着灌那香烟的人，一霎回來，見了面，少不得又是一番埋怨，說：「我的太爺！幾乎玩成功，一條人命，虧我亦不曉得你是怎樣鬧的！」停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現在你放心罷，人命是沒有的了。你今天算好運氣，偏偏碰着我們這位老爺，有喜事不坐堂。你有這半天一夜的工夫，能夠完結，趕快去完結了再來；完結不了，明天再審。」錢瓊光於是再三感謝方纔辭別出來。

回到捕衙，蟒袍補褂，統通汗透的了。馬上叫人去找周小驢子，周小驢子逃走了不在家。錢瓊光無奈，只得去找王二瞎子，因他地面上人頭還熟，託他找個人出來勸和勸和。王二瞎子昨夜擾過他的酒，少不得出來幫忙。當時就找到了兩個人；一個是善堂董事；一個是從前做過圖正的，後來因為上了歲數，就把圖正一應事務，統通交代兒子承受，自己不管。他倆都是年高望重的人，又是捕廳老父臺見委之事，一想彼此都有仰仗的地方，樂得藉此交結交結。王瞎二子見他倆已允，便先尋了本圖地保，同着原差，又找到原告，在小茶館裏會齊，開議此事。幸虧原告那邊吞烟吞的不多，一經施治，便無妨礙。又經王二瞎

子善堂董事一千人，連騙帶嚇，原告一面，只求太爺不逼他把女兒嫁與那個光棍，他亦情願息訟。錢瓊光就答應他：『前頭那張票不算數，立刻弔銷。所有你們婚嫁之事，我太爺一概不管。』於是一天大事，瓦解冰消。

錢瓊光又進去求了帳房師爺，錢穀師爺，替他到堂翁面前講情。湊巧堂翁這兩天，正因升官一事，滿心快活，只圖省事，便也不來問信。過了兩日，正任吏目隨鳳占回任，錢瓊光照例交卸，自行回府銷差，這事也就完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六回

却洋貨尙書挽利權……換銀票公子工心計

且說：靳州州官區奉仁，自從得了保舉之後，同城齊來道喜，少不得一一答拜；又辦了酒席，請他們吃喝；一連忙了幾日，方纔停當。後來奉到部文核准，行知下來，自己又特地進了一盪省，叩謝憲恩。正想回任，忽然奉到藩台公事，說他從前當過好幾處局子的收支委員，帳目清楚，公事在行；現在北京，派有欽差大人前來清查財政，由江皖各省，一路而來，目下已到南京，指日就臨湖北，所有本省司庫局所，凡屬銀錢出入之地，均須造冊報銷，以備欽差查考；因此特地留下區奉仁在省，辦理此事；靳州本缺，另委一位候補同知，前去代理。雖說是短局；然而區奉仁放着一個實缺，不得回任，却在省裏幫人家清理帳目，心上狠不願意。但是迫於憲令，亦叫做無可奈何而已。

且說這位欽差姓童，表字子良，原籍山西人氏；乃是兩榜出身，由部曹外放知府，一

直升到封疆大吏；三年前調京當差，改以侍郎候補，第二年就補了缺，做了兩年侍郎；目下正奉旨署理戶部尚書。此時朝廷正因府庫空虛，有些因辦的事，都因沒有款項，停住了手。便有人上了一個摺子，說：「現在東南各省，如兩江湖廣閩浙兩粵等處，均係財賦之區，錢糧釐稅，歲入以數千萬計。然而錢漕有積欠，釐金有中飽；如能加意搜剔，一年之中，定可有益公家不少。無如各省督撫狃於積習，苟且因循，決不肯破除情面，認真釐剔。近來又有了什麼外銷名目，說是籌了款項，只能辦理本省之事；將來不過一紙空文咨部塞責。似此不顧大局，自便私圖，若非欽派親信大員，前往各省詳細稽查，認真清理，將來財政竭蹶，根本動搖，其弊當不可勝言！」各等語。朝廷看了這個摺子，甚是動聽，馬上召見軍機大臣，戶部尚書，商議此事。童子良亦以此舉爲然，並且自己保舉自己，說：「臣在外省做官，做了二十年，一切情形都熟。先下江南，後到閩廣，大約有半年工夫，就可回京覆命。」朝廷准奏。跟手就下一條上諭，派童某人前往江南等處查辦事件。次日童大人謝恩，召見下來，就在本部裏選了八位司員，又在別部裏奏調了幾位，此外還有軍機囑託，老公囑託，大小一共又收了五十多張條子，一齊派爲隨員。又因爲自己膝下，祇有

一個大兒子，是前頭正太太所生，餘外都是妾生的幾個小兒子；若把大的留在家裏，恐怕他欺負小的，只得把大的帶了出門。安排停當，方纔檢了日子陸續出京。

且說童子良生平，却有一個脾氣，最犯惡的是洋人。無論什麼東西吃的用的，凡帶着一個「洋」字，他決計不肯親近。所以他渾身上下，穿的都是鄉下人自織的粗布；洋布，洋呢，之類，是找不出一點的。但是到了五十多歲上頭，爲生病抽上了鴉片烟，再戒不脫。一天在朝房裏，有位王爺，同他說笑話道：「子良你不是犯惡洋貨嗎？你爲什麼抽洋烟呢？」一句說話惱了他，回得家來，就把烟燈烟鎗，統通摔掉，對家裏人說：「我從今再不吃這勞什子了。」誰知他老人家烟癮很大，兩個時辰不抽，眼淚鼻涕，一齊來了。家裏人看他難過，想要勸他，又不敢十分相勸，纔勸得一句，他便回道：「你們隨我罷。我甯可死，也不破戒的了。」後來實在熬不過了，一息奄奄，說不出話來，拿眼睛望着他大兒子，意思想叫他大少爺，替他備辦後事。他大少爺此時，也有十八九歲了，讀書雖不成，外才是有的；見了父親這個樣子，便追問所以立志戒烟的原故。當時就有人提起，只因某王爺說了一句笑話，所以把老頭子害到這步田地。到底大少爺有主意，想了一想道：「說

了洋烟，無怪乎他老人家不吃了。如今你們只說是雲南土熬的廣膏，雲南廣東，都是中國地方，並不是外洋來的，自然他老人家沒得說了？」家人遵命，慌忙另外取了一付烟盤，端到房中。童子良見了，連忙搖手，意思不要他們進來。後來家人照着大少爺的話回了，方纔一連呼了幾口，這一頓，竟比平時多吃了三錢，方纔過癮。過了幾天，齊巧前頭同他說笑話的那位王爺，請他吃飯。見面之後，童子良便叫着自己名字，告訴王爺說道：「童某現在不吃洋烟了。」王爺一聽大喜，連連誇獎他，說道：「有志不在年高。你老先生竟能立志戒烟，打起精神，替主子辦事，真正是國家之福！」一面吃酒，一面留心看他，到底吃不吃。誰知他吃到一半，叫值席的倒了一碗熱茶給他，趁人不見，從荷包裏摸出一個烟泡，化在茶裏吃了。這位王爺，是同他向來說慣笑話的，今天拿住了這個把柄，便問他：「既然不抽洋烟，爲什麼還要吞烟泡呢？」他便正言厲色的答道：「童某吃的是本土，是不相干的。」王爺說：「吃烟吞泡，還不是一樣嗎？怎麼叫做不相干呢？」童子良道：「回王爺話：所謂戒烟者，原戒的是洋藥，本不是戒的本土。但看各關報銷冊，洋藥進口稅，一年有多少，便曉得我們中國人吃洋烟的多少。如今先從童某起，頭一個不抽洋烟

，拿本土來抵制他；以後慢慢勸他人。倘或天下—齊都吃本土，不吃洋烟，還愁甚麼利源外溢呢？董某並不是歡喜一定要吃這個勞什子，原不過以身作法，叫天下人曉得我是爲洋藥節流，便是爲本土開源，如此一片苦心而已。」王爺道：『不想老先生抽抽鴉片烟，却有如此的一番大經濟在內，可佩可佩！』這是一樁事。

還有一樁。這一樁乃是要錢。做官的人要錢，本來算不得什麼。但是他却另有一副脾氣，是專要銀子，不要洋錢；爲的洋錢的「洋」字，又犯了他的忌諱。從前京城裏面，本來是不用什麼洋錢的，用的全是當十大錢，無非銀子換錢，錢換銀子，到也爽快。近來幾年，洋錢漸漸的用慣了，北京城也有了。有些會打小算盤的人，譬如一向是孝敬一百兩的，如今只消一百塊錢，化上七十多兩銀子，也甚覺得冠冕。無奈這位董大人，要是人家送他洋錢，他一定璧還不受。送他錢的人，不是門生，便是故吏，總是有求於他的人；如今見他不受，大家心上都要詫異。後來訪着緣故，只得換了銀子再去送，合起數目來，總比洋錢還要多些，他到此亦不謙讓了。除掉現銀子，便是銀票：一千兩，二千兩，三百兩，五百兩，白紙寫的居多，還有些人，因爲寫的白紙票子，恐怕忌諱，竟用大紅緞子寫的，



倒也新鮮得狠。他生平雖愛錢，却是一文不肯浪費。凡是人家送給他的票銀，上房後面，另有一間小屋；這間屋是墨測黑，連個窗戶都沒有的。然而一步一鎖，無論是麼人，不准進去的；就是兒子，亦祇准站在門外。一天老頭子在這屋裏有事情。大少爺進來回話，因為受過父親的教訓，不敢逕入房中，站在門外老等。等了一回，忽聽老頭子在小屋裏叫喚起來；方見姨太太點了個亮，掀開門簾，在門口站着，亦不敢進去。彷彿老頭子在地下摸索了一回，忽然一跳就起，說道：「還好！有了！」隨手出來，把門鎖好。姨太太照火的時候，大少爺留心觀看。只見這間小屋裏，四面牆上貼的，一張一張，很像帳條子一樣，及至仔細一看，纔曉得牆上貼的都是銀票。大少爺把舌頭一伸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原來老人家有這許多家當，這間小屋，却是他老人家的一間銀庫。

又過了兩年，有幾省督撫，奏請置辦機器，試造中國洋錢。他老先生見了這個摺子，老大不以爲然。無奈朝廷已經批准，他也無可挽回。只得回轉家中，生了兩天氣，說：「好好一個中國，爲什麼要用夷變夏！中國用慣銀子的，如今偏要學外國的樣，鑄什麼中國洋錢。這個洋錢，日後倘若用開，豈不是全國成了他們外國人的世界，那還了得！我情願

「死一天，眼睛閉了乾淨，免得日後叫我瞧着難過。」他雖如此說，人家亦不來睬他。到了第二年，有兩省銀元造成，解到部裏。——其時他老人家已掌戶部司員，——檢了一包，請他過目。他閉着眼睛說道：「我不忍看這些亡國東西，你們拿了去罷！」司官聽得他素來脾氣，只得退了下來。後來這話傳開了京城裏，都以為笑話。

有天有個門生。本是個翰林底子，因得京察記名，奉旨簡放江西九江府知府。召見下來，到老師跟前辭行，童子良道：「聽說九江地方是狠熱鬧的。」門生道：「本是個通商碼頭，各國的商人，都有那裏，是很不好做的。門生特地來請請老師的教訓。」童子良歎口氣道：「那裏有這許多國度！總而言之句話：他們外國人，想出法子，來騙我們錢的。我不相信他們外國人，就窮到這步地田，自己家裏做不出生意，一定要趕到我們中國做生意。偏偏就有我們這些不掙氣的督撫，去隨和他們的，洋錢不夠使，我們又特地買了機器，鑄出洋錢來，給他們使。不曉得他們外國人，有何功何德到我們，我們要如此的巴結他。我真正不懂！」門生道：「我們中國，自鑄的洋錢，本不叫做洋錢，有的叫做銀元，亦叫龍圓。」童子良道：「亦不過多換幾個名字，騙騙皇上罷了。還不同外國洋錢一個樣

子嗎？」門生道：「大小雖一個樣子，花樣却是不同。我們的龍圓，正中盤的是一條龍，所以叫做龍圓。」童子良聽說花樣不同外國一樣，不覺心上一動，說道：「你有沒有？可拿個來我瞧瞧。」這位門生齊巧身邊有兩塊洋錢，一塊鷹洋，一塊龍元，便取出來，說聲「老師請看。」童子良接在手中，一見有一塊鷹洋在內，便縐着眉頭說道：「怎麼老弟你亦用這個！」隨手就拿這塊洋錢，在炕几上一丟；却拿了那塊龍元，不住的端詳。後來看見有龍的一面，四轉亦有洋字，他老人家便把面孔一板道：「老弟！怎麼你也來欺我！如果不是造了送給外國人的，爲什麼要刻上這些外國字呢？我總疑心現在的人，一定是吃了外國人的迷混藥，所以樣樣都幫着外國人，真正不解。」後來這個門生，又再三告訴他：「中國所以鑄造龍元，原是想出法子抵制外國洋錢的意思，就同老師單吃本土，不吃洋烟，同一用意。」童子良經此一番警解，雖然明白了許多；然而總爲這龍元上面刻了洋字，決計不肯使用。

閑話少敘。單說他此番派了九省欽差，到處查帳籌款，不但那九省大小官員，聽得他來，個個不安其位；就是別省聽着，也爲擔心。當時他上去請訓，奏稱道：「臣這邊出京

，要由旱道而走，十八站到清江浦；然後坐了民船，再下江甯。」上頭問他：「爲什麼不坐火車，到天津，再換輪船到上海，豈不快些？」他便磕頭奏道：「臣是天朝的大臣，該按照國家的制度辦事。什麼火車輪船走的雖快，總不外乎奇技淫巧；臣若坐了，有傷國體，所以斷斷不敢。」上頭聽他說的話很冠冕，而且曉得他爲人古板，也就隨他去了。但是按照官站，須要經過山東，朝廷便諭他，順便帶看河工。他亦說：「山東黃河，年來時常決口，聽說其中弊端百出，臣到山東後，定當嚴密稽查，決不敢有負委任。」上頭聽了，無甚說得。

過了一天，次早又上去陛辭下來，便在那裏支了盤川，帶了隨員，逕向北道旱路進發。未曾動身的前頭，發信給各地方大員，叫他們傳諭所屬，無非說「本大臣砥礪廉隅，一介不取。所到之處，一概不許辦差。倘敢不遵，定行參處。」如此通飭下去，總以爲這位欽差，是清廉自矢，決計不用地方上破費銀錢的了。豈知他所費的更多。你道是何緣故呢？現在不說別的，單指轎馬一項而論：欽差坐的是長轎，轎子的每班四人，每天要換三班。一位少大人。隨員六七十位：有的坐轎，有的坐車。欽差隨員各人，都有跟人，都有

行李。通扯起來；轎子至少，亦得二三十頂，轎車大車，一百多輛，馬亦要二百多匹。這筆費用，一天共需幾何！那裏支得盤川，如何彀使？欽差每到一處，總要面諭地方官：『所有夫價，即便寫了領紙，交給巡捕官，到我這裏來領。』地方官當時只得諾諾遵命。等到下來，一一發付之後，那裏還敢向欽差大人手裏討取？然而等到欽差臨動身的時候，這張領紙，又一定要討來取去的；地方官又不敢不照寫。然而只見領紙進來，從不見銀子出去。好在地方官，亦早已自認晦氣，決不要欽差還的。至於欽差自己心上，亦未始不明白；但是不如此，不能顯得清廉；況且自己亦那裏貼得出許多呢？

最要緊的，是：每到一處，地方官辦差太省儉了，固然不好；太華麗了，也不相宜。欽差尚未來到，便有欽差的巡捕，先趕早一步來，名字叫做先站；其實是同地方官講價錢來的。看缺分大小，一千八百，儘着量要。若是地方官孝敬的能夠如願，他便把欽差脾氣歡喜什麼，不歡喜什麼，都說了出來。地方官摸着欽差的脾氣，這差事，自然是好辦了。倘若送的不能如願，他便不肯以實相告，儘着地方官去瞎碰。

此番欽差，因奉旨查辦河工，所以繞道濟南。撫台恐怕首縣辦差，一個人兼顧不到，

特地派了兩個同知，兩個知縣，幫着去辦。使用銀子，都在善後局裏支領。偏偏所派的四位當中，有一位同知，手筆極緊，除掉行轅應用的物件，不得不辦了送去，其餘小錢一文不肯浪費。巡捕官預先下來，只有首縣，私下答應他八百銀子。那巡捕官一定要三千，說：『欽差到你們這裏，總得多住幾天，隨時可以挑眼的。咱們勸你多破費幾文，爲的是彼此平安，省得欽差挑眼之後，大家沒味。』首縣聽了，甚以爲然。無奈那位同知大老爺，執定不肯。首縣無奈，只得又自己暗裏送了這巡捕五百金。此時山東省城，是早已曉得欽差脾氣，不喜歡洋貨的。所以行轅之內，一切擺設鋪陳，凡是洋鐘，洋表，洋毯，洋燈，洋桌，洋椅，之類，一概不用。等到晚上，點了無數若干的牛油蠟燭，不拿洋燈比較，也還覺得明亮。至於其他一切陳設，都是中國土貨。吃的東西，又無非照例的燕菜席。滿漢席。欽差住了幾天，尙無話說。

其時已是四月，天氣漸熱。跟班的出來，說大人嫌吃的水不乾淨，就是攪出手巾來，也有股氣味。辦差的聽見了，立刻就叫人到趵突泉，打了水來，給欽差吃。又買了一打林文烟香水，交給跟班上，說每逢欽差洗臉，面盆裏冲上些香水，就沒有氣味了；而且還香

噴噴的好聞。誰知拿了進，去欽差還沒有聞着，打手巾把子的人，已經挑眼了，拿着香水，送到欽差面前說：『這是外國人的藥水，他們拿來藥你的。』欽差聽了，便氣的了不得，寫信給撫台，要查辦辦差的。撫台忙傳那四個辦差的到轅問話。四個人據實稟明，說那香水原是可以避暑氣的，而且還可以避疫氣。撫台復了欽差。欽差又查問那裏買的。後來聽說洋貨店裏買的，欽差愈加不高興，說：『我就同女人一樣。守節已經到了六七十歲；難道還要半路上失節不成？你們這些人，都不是好人，總要想出法子來害我，到底是何居心！』

這個風聲，傳了出去，不但辦差的人，處處小心；就是合省官員來稟見的，凡是稍微帶點洋氣的東西，都不敢叫他聽見。有天同司道談論公事，談得時候多了些，忘記了時辰，便問：『現在是什麼時辰了？』有位候補道，無意之中，說了聲『現在大約有一點鐘了。』那童子良不聽則已；聽了之時，便把眉頭一縐。眼睛一楞說：『你老哥說的什麼？兄弟不懂。』嘴裏說不懂，心上却是明白的曉得他們所說的，一定是表上的時刻；便想到這些人身上，一定帶着有表；半天不言語，側着耳朵一聽。偏偏同他坐的頂近一位道台，外

掛裏面，剔剔的響。童子良聽了一會，便問這位道台：「你老哥身上有什麼東西，一剔一剔的響？」又問：「你們衆位，可會聽見沒有？」衆人都不敢言語。直把那位道台羞得耳根都紅，坐立不穩。童子良還算忠厚，未曾當面揭穿；祇第二天見了撫台，說：「某道人，是漂亮的；但是漂亮人，總不免華面無實，不肯務正。所以兄弟取人，總在樸實無華一路。」撫台聽了，先還摸不着頭腦，還以為某人辦事不誠實，所以欽差纔加了他這個考語。後聽別位司道說起，曉得是爲帶着表，方纔付之一笑了事。

欽差在濟南，住了十來天。所查辦的事，無非是河工局裏。多孝敬他幾萬銀子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河工局送的是公款，爲的是保全大局起見。欽差受了，自無話說。撫台又另外送了程儀。下來便是司道孝敬，府縣孝敬，還有些相好處的孝敬。欽差亦一一笑納。另外又有位平度州知州，這州官，乃是在旗，名喚巴吉，表字祥甫。平度州缺，在東三府裏，也算得中等的缺。巴祥甫到任，已經做過五六年了。這年又得了卓異，照例送部引見。他身上本有在任候補直隸州字樣，等到引見下來，又得了個回任候升。回省之後，上司都拿他當老州縣看待，自然立即飭回本任的。回任不多幾時，偏偏臨清州出缺；臨清州乃



是直隸州。巴祥甫因爲自己資格已到，不免有覬覦之心。親自進省，託人在大憲面前吹噓，意思想求大人，拿他升補。上頭尙在游移兩可。這個擋口，齊巧欽差來到，一連忙了十幾天，就把這事攔起。巴祥甫心上雖然着急，也屬無可如何。巴祥甫有個哥哥，從前曾經拜在欽差門下。巴祥甫因此淵源，也就拿着門生的帖子，前去叩見。居然傳見，留下談了半天，甚是親熱。

等到見了下來，就有他的親家，也在省裏候補的，勸他送分重禮給欽差，趁勢託欽差說兩句好話，撫台一定答應。巴祥甫亦以爲然，意思想送欽差八千銀子。親家道：『銀子不及送東西的體面。』原來巴祥甫省城裏，有什麼事情，都是託他這位親家，替他經手的。他親家新近亦是替一個朋友，送了一分禮，說是送給一位什麼大人的。後來這分禮沒有收，那個朋友的錢，亦就一直沒有拿出來。這分禮物，總共值到五吊來往銀子，一齊擔在他親家身上；所以他親家急於想要出脫。齊巧碰着巴祥甫要送欽差的禮，他親家面子上，勸他置辦東西；內骨子實是要卸自己的干係，因此一力攛掇。那分禮物當中，如珠寶翡翠之類，狠有兩件值錢的。巴祥甫瞧了，因見親家討他六千，他看過六千還值，便爾應允。

但是巴祥甫的爲人，是有點糊糊的，把禮物大概看了一遍，面子上很覺過得去，便對親家說了聲「費心」，吩咐開寫禮單，即刻派人送去。不料送禮的家人，去不多時，忽然趕回來找老爺，說是禮單之中，有盤珠打璜金表一打，欵差巡捕說：「這是大人頂頂犯忌的東西，怎麼拿這送他。非但不落好，倘或欵差生了氣，還怕於你老爺功名有礙！」巴祥甫道：「既然承他關照，我們就把表拿回來，再配一樣別的送去亦好。」家人道：「小的亦是如此說。無奈巡捕老爺，不准我們拿回來。」

巴祥甫急了，只好親自趕去。走到那裏，巡捕拿他一味恫嚇，說：「已回過少大人了，不能由你拿回去掉換。你要太平無事，除非送三千銀子給少大人，託他替你想法子，還是個辦法。」巴祥甫無奈，只得同他磋磨了半天，跌倒二千。巡捕果然進去，向大少爺說明。大少爺說：「叫他把銀子拿來，保他無事。」巴祥甫只得又回來，找到他親家，打了二千銀子的一張票子，送了進去。然後巡捕連表連銀子，統通拿進去，交代了大少爺。大少爺又教了巡捕若干話，巡捕會意。

直等到裏頭傳開飯，童子良剛剛坐下。只見巡捕拿了手本禮單，從外面走了進來。方

纔走到院子裏，劈面大少爺從廂房裏走了出來，不由分說，攔住櫃盒，瞞了一瞞，順手在盒子裏取出一捧東西，手裏拿着，却嘴裏嚷着說道：「這人真正豈有此理！他不曉得這裏大人犯惡這個嗎？竟其大膽，敢拿這個往這裏送嗎？」一頭說，一頭搶在盒子前頭，上來報信。其時拿手本禮單的人，已經到了童子良跟前了。童子良看了禮單，一見有金表在內，心上一個不高興，面孔登時沉了下來，要待發作，尙未發作。不料少爺纔上得一層台階，一個滑脚，早滑倒了；嘩哪一聲，一大捧東西，一齊丟在地下，還有些珠子，的溜溜在地下亂滾。看上去，有兩個黃澄澄的的確像個金表，珠子早灑了滿地了。童子良一見大少爺跌倒，忙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大少爺喘吁吁的站起來，把衣服揮了兩揮，也不拾地上的東西，便跑在他父親身邊問道：「我正爲巴某人送的禮奇怪，所以搶着拿了來，給你老人家聽。」童子良此時早看清是表，便發話道：「你不曉得我頂頂恨這個東西嗎？還要拿了來氣我？替我把他地下的東西掃出去，就是跌破了，也不准放在這裏。」家人們答應一聲，早有幾個人，把表搶着拿了去。又一連兩三落帚，地下一顆珠子，都掃的沒有了。童子良見表拿出去，方把巡捕埋怨道：「他們說不曉得；怎麼你們在我這裏當差使，連這個

都不知道嗎？」也不通知他們一聲，由着他們拿這僱來氣我！」

巡捕見表拿了出去，沒了對證，方慢慢的辨道：「同大人的話：巴牧有兩句說話來，本要緊告大人知道的。倘若巴牧沒有那兩句話，標下亦決計不敢替他拿上來了。」童子良忙問什麼話。巡捕道：「他說他這個表，不是外國來的，是本地匠人自己造的。」童子良道：「怎麼本地人也會造表？表造出來，做什麼用呢？」巡捕便按照大少爺吩咐他的話回道：「巴牧的意思：因為外國進來的表太多了，頂好中國人不買。無奈中國人有幾個能像大人這樣正派，不用這些東西呢？但是外國進來的多了，中國的銀錢，就不免慢慢的一齊淌出去了。現在也是萬不得已，纔想出這個抵制的法子；叫自己的匠人，仿照外國人的樣子，造出一個表來，一樣報時報刻。中間的關捩子，就同鎖璜一樣，所以叫做璜金表。面上上盤了多少珍珠，無非取其值錢好看的意思，所以叫做盤珠打璜金表。大人沒有瞧見，那底下一面還有「大清光緒年製」六個字；上頭外國字，一個都沒有；真正是自己本國土製的。」童子良聽了，居然信以為真，便道：「果然如此，還說得過去。如今跌碎了他的，倒辜負他這一片盛意了！」

巡捕見欽差怒氣已平，便笑着朝大少爺說道：「巴某人送禮來的時候，他自己倒也很明白。」童子良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巡捕道：「他說：『我巴某人，拿了這東西孝敬欽差，不把話說明白，欽差一定要生氣的。說明白了，或者還念這片苦心，亦就包涵過去了。』」巴某人還說：「欽差是個正人。自古道『邪不勝正，』所以不歡喜這些東西的。」如今可被他一句話說着了。表是大人犯惡的，一進了院子門，大人老遠的盪了一眼，自然而然，那東西就會跌在地下，跌碎不能近大人的身。這也不怪少大人拿的不好跌碎的，暗地裏自有神道，在少大人手裏奪過來，摔在地下的。真正是「邪不勝正，」那話是萬不得錯的。」

童子良聽了這番恭惟，方纔一面吃飯，一面慢慢的說道：「神道自有的。我們老太爺，從前在山西做知縣，凡是出了疑難命盜案件，自己弄得沒有法子想，總是去求城隍老爺幫忙。洗過澡，換過新衣服，吃的是淨素，住在城隍廟裏，城隍老爺，就託夢給他。或是強盜，或是凶犯，依着方向去找，回回都找到的。後來老太爺升天之後，老太太還做夢，說是老太爺也做了那一縣的城隍了。神道的確是有的，不可不相信！」巡捕道：「像大人這樣的職分，一定有值日功曹，暗中保護；城隍老爺位分小，還設不上哩。」童子良把臉

一板道：「這話不是可以混說的。那年陸中堂死了，他家是南方人，都按照南方風俗辦的事。當天化了多少錫箔！什麼望鄉台，地獄門，十八殿閻王，一齊都上了錢糧。城隍廟裏，自從城隍老爺起，一直到小鬼土地，一齊都有燒化。人死了，頭一重先要到城隍老爺跟前掛號；任憑你中堂尙書，再大點的官，都逃不過的。這話都可以混說，真正瞎胡鬧了！」

一席話說完，飯亦停當，方走下來，把巴祥甫送的禮物，仔仔細細看了一遍。有個翡翠搬指，狠中他老人家的意。帶了手上，給大少爺瞧，問大少爺道：「你瞧這搬指，也不輸給你丈人的那一個了。」大少爺答應了一聲「是。」童子良又看別的禮物，也都過得去，便吩咐一齊收下；表已打碎，亦不追究。因此一個搬指，對了他的胃口，却狠替巴祥甫出力，在撫台面前替他許多好話。後來巴祥甫竟其如願以償，補授臨清州缺。這是後話不提。

單說大少爺憑空得着了十二隻金表，自然滿心歡喜。且說他此番跟了老頭子出來，人家孝敬欽差，少不得也要孝敬少大人。銀子雖然也弄得不少，不過人心總無壓足之時，自

然越多越好。老頭子自到山東，總共收了人家若干現金，若干票子，就帳上看起來，也就不在少數。後來老頭子，又嫌現的累墜，於是又一概換了票子，床頭上有個拜匣，一齊鎖在裏面。莫說別人不能經手，就是自己兒子，也不准近前一步。這間屋一步一鎖，鑰匙是老頭子自己帶着。老頭子或是清晨起來，或是燈下無事，一定一天要早晚查點三次。統計在山東境內，得了十五萬六千銀子。少爺勸他與其自己帶在身邊，不如早些託票號裏匯到京城，也可存莊生息。無奈老頭子總覺放心不下，不以少爺之言爲然。過了些時，山東銀子收齊了，便吩咐起馬，九站旱道，直到清江浦換船南下。在旱道上，這個拜匣，就放在轎子裏面。每逢打尖住宿，等到無人之時，依舊每日二次查點銀票。十五萬六千銀子的銀票，也有二千一張的，也有一千一張的，三百五百也有，一百二百也有；統算起來，共有三百幾十張。查點一次，亦很費半天工夫。他在屋裏點票，一向是一個人不准入內；就是有客來拜，也不敢回。必須等到他老人家點完了數，鎖入拜匣，親隨人等方敢進見。及至到了清江，坐的是大號南灣子船，欵差自己一隻，少爺一隻，隨員人等，一共是二十多隻，一字兒排在河心。少爺因爲老頭子一個人在船上，未免冷清，同老頭子說：「情願同老

大家同船，以便早晚伺候。」老頭子怕兒子偷他銀子，執意不肯。少爺見老頭子不允，也只好遵命。南灣子船極大，房艙又多。童子良特爲爲叫辦差替他做了兩扇牢固的門，以便隨時好鎖。到了清江，漕台請他吃飯，都是鎖了艙門纔去的。漕台見了面，同他說：「我這裏有的是小火輪，我派兩條，送你到蘇州，免得路上耽擱。」童子良連連作揖推辭道：「你老哥還不曉得兄弟的脾氣嗎？我甯可天天頂風，一天走不上三里路；我是情願的。小火輪雖快，是洋人的東西，兄弟生平頂頂恨的是洋貨，已經守了這幾十年，現在要兄弟失節，是萬萬不能的了。況且兄弟苟其貪圖走的快，早由天津坐了火輪船到上海，也不到山東，繞這一個大灣兒了。」漕台見他如此說法，曉得他牛性發作，也只好一笑置之。

單說大少爺見老人家有這許多銀子，自己到不了手，總覺有點難過，變盡方法，總想偷老頭子一漂，方纔稱心。如此者處心積慮，已非一日。從清江一路行來，早晚靠了船，大少爺一定要過來請安。等到老頭子查點票子的時候，一定要把大少爺趕回自己船上去。大少爺也曉得老頭子的用意，生恐被他偷用了，將來輪不到小兒小女；無奈放不下，總放不下。有天船靠常州，到了晚上，時候還早，父子二人，吃過了飯，隨便談了幾句，童子



良就急急的催兒子過船。大少爺心上有點氣不服，走到船頭，盤算了一回。恰喜這夜並無月色，對面不見人影，他便悄悄的分咐船家，說：『我要在這船沿上出恭。』船上人道：『這裏河面寬，要當心，滑了脚，不是玩的！船上有的是馬桶，還是艙裏穩當些。』大少爺道：『我歡喜如此。不准響，鬧得大人知道。』船上人見說他不聽，也只好隨他了。大少爺便依着船沿，慢慢的扶到後面，約摸老人家住的那間艙屋。幸喜窗板露着有縫，趁勢蹲下，朝裏一望。可巧老頭子正是一個人，在那裏點票子哩。大少爺看看眼饑，一頭看，一頭想主意。只見老頭子，只是一張一張的點數，並不細看票子上的數目。一搭五十張，望上去有七八搭的光景。點完之後，用紙包了一個總包，仍舊放在那個拜匣之內，拿鎖鎖好，擺在床頭。他老人家亦就順勢躺在床上，看那樣子，甚爲怡然自得。大少爺隨即回到自己船上。

一宵易過，容易天明。第二天開船，是日船到無錫。到了晚上，大少爺又過來偷着看了一回，也是如此。他便心上想道：『像他這種點法，正點票子的數，並不點銀子的數。倘若有人，暗地裏替他換下幾張，他曾曉得嗎？有。等我到了蘇州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

般。這銀子雖然不能全數到我的手，十成裏頭，總有六七成可以弄到手的。」主意打定，便買囑上下人等。

等到船泊蘇州之後，偷個空上岸。先把自己的現銀子，取出幾個大元寶，到錢鋪裏，託他們一齊寫了銀票；也有十兩的，也有八兩的。極少也有四兩。錢鋪問他做什麼用。他說是賞人的，人家也不疑心了。回到船上，專等欽差上岸，或是拜客，或是赴宴。這個擋口，大少爺便開了老頭子住的艙門，鑰匙都是預先配好的。開了艙門，尋到拜匣所在，取出銀票，拿掉幾張大數目的，放上幾張小數目的，仍舊包好放好。等到晚上，老頭子點票子的時候，大少爺又去偷看了一回。只見老頭子依然是一張一張的，點了個總數不差，無甚說得。因此大少爺胆子愈大，第二天又換上十來張，老頭子仍未看出。如此者不上五天，便把他老人家整千整百大數目的銀票，統通偷換了去。童欽差雖然仍舊逐日查點，無奈只個弊病，始終沒有查出。又幸虧這童欽差，平時一個錢不肯用的；這些銀票，將來回京之後，也不過送到黑屋裏爲糊牆之用。大約這重公案，他老人家在世一日，總不會破的了。於是大少爺把心放下，後來手脚做的越多，胆子越大；老頭子道盞差使弄來的錢，足足

曾樹觀影記 第四十六回

有八九成到他兒子手裏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